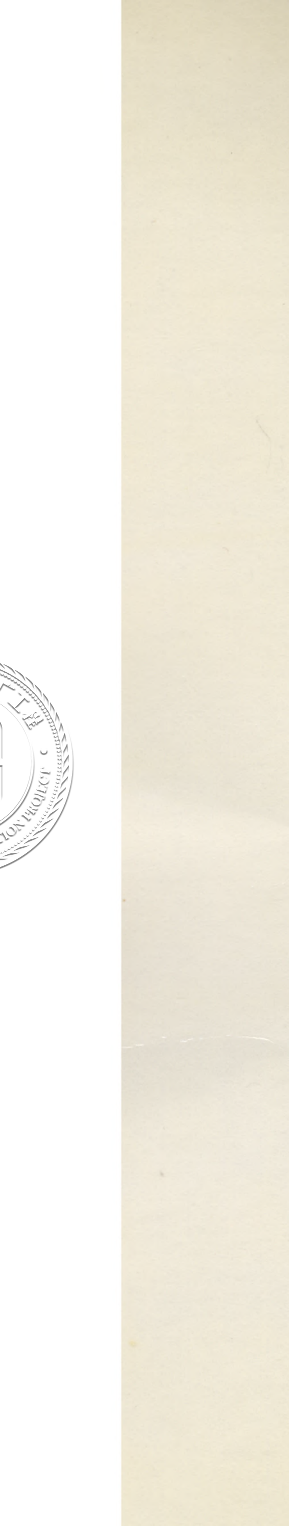
黄奕培诗集

赵朴初题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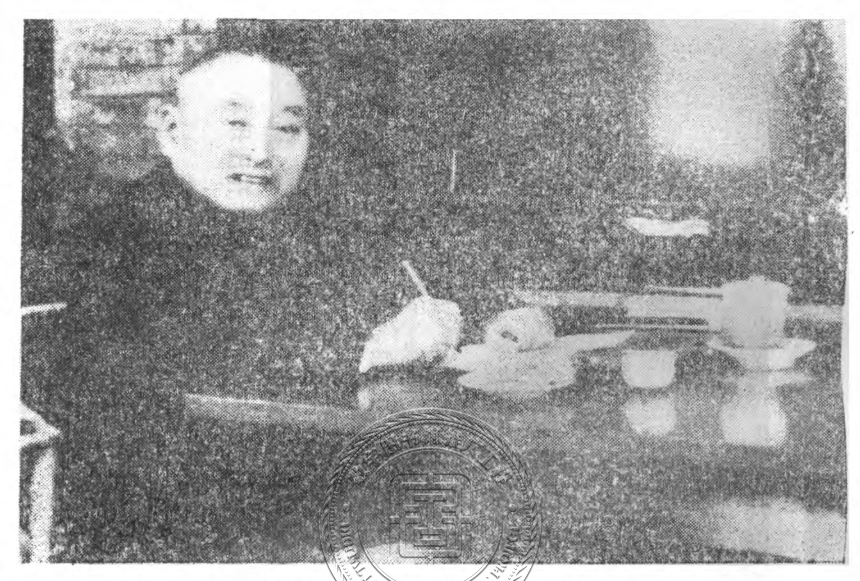
黄炎培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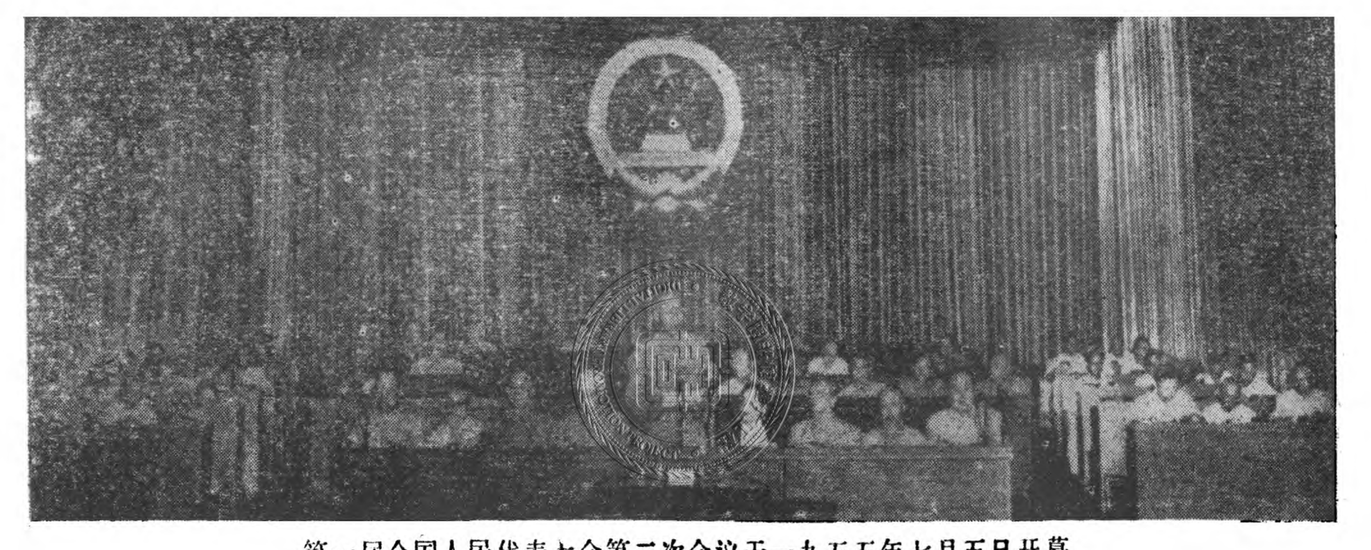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吕长赋 沈美娟



黄炎培诗集
黄 炎 培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北京顺义冠中装订厂装订
*
1987年6月第一版·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1/8 插页：2 字数：374千字
印数：1—6,000册 定价：3.30元
统一书号：11224·233



黄炎培在北京安儿胡同家中
一九六〇年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开幕

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少奇主持会议

（前排右起第一人为黄炎培）



合　家　欢

一九三七年摄于上海

（中坐者为黄炎培及夫人王纠思）



黄炎培与夫人姚维钧及子女在北戴河

一九五二年八月

事閒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無欲則剛
和若春風肅若秋霜取象於錢外圓內方

黃炎培墨迹

題記

黄炎培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傑出的職業教育家，也是在詩歌創作上具有特色的、蜚聲藝苑的詩人。他長期擔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今年是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七十周年，又恰逢黄炎培先生誕生一百一十年，我們特編印他的詩集，以資紀念，希望通過這部詩集，有助於對我國近現代民主運動和詩歌創作發展的瞭解。

黄炎培先生成長於清季，目睹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災難，青年时代就投身於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他早年從事教育事業，抱着啓發民智、開通民情的真切願望，希望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從而促進祖國的獨立富强。他所創辦並始終其事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研究、倡導職業教育的人民教育團体，对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和教育事業，起過積極的作用，有過較大的社會影響。黄炎培先生又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尤其是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時期，他受到中國共産黨統一戰綫光輝思想的感召，竭盡全力爲團結進步人士，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而奔走呼號。他爲推翻「三座大山」的統治，迎接新中國的誕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他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自己的崗位工作和社會活動中，爲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他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摯的朋友，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情參加者和建設者。

黃炎培先生在其一生繁忙的社會活動中，撰寫了不少詩文，總計約逾百萬言。

作爲一位熱忱的愛國者，精干的社會活動家，黃炎培先生有一個特點，卽才思敏捷，勤於著述，又具有赤子之心。他幼年卽學爲詩，受過嚴格的中國古典詩詞格律的訓練。他自述早年曾學晚唐詩人李商隱、溫庭筠的詩，他從溫、李入手，並未沾染其綺艷繁縟，却得其整飭凝煉。隨着社會活動不斷豐富，詩的內容也日益廣泛，風格既有沈鬱頓挫的一面，又有自然流暢的一面。他面臨清季民族危亡時所寫的憂時傷事之什，在辛亥革命後以及抗戰、解放戰爭時期的抨擊黑暗，關心民瘼的抒憤詩作，都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有些抒寫個人生活和情懷的詩篇，也出於真率坦誠，可以看出這位愛國民主戰士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心靈歷程，可以看出他是怎樣隨着時代脈搏而與國家、人民的命運共同前進的。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黃炎培先生具有明確的作詩主張。在作於抗戰勝利不久的《苞桑集》自序中，他認爲作詩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詩必須可以唱，並且可以與音樂配合」；「第二個條件，就是詩的辭句必須通俗，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第一個條件，就是講詩歌創作必

須從自身的藝術特點出發，黃先生在別的地方講到作詩要有詩味，也是這個意思。第二個件，講的是詩歌要面向廣大羣衆，詩人不能把自己關在狹小的圈子裏，要盡可能地使自己的品爲羣衆所理解和接受。這後一點是他十分强調的，他的詩歌的强烈現實內容也要求詩的式的變革。他不僅在傳統詩歌形式內作了種種通俗化的嘗試，而且在從六十歲起，更大膽地起白話詩來，這對於一位有傳統修養的老詩人來說確實需要有非凡的勇氣和才力。新中國建後，他更用接近口語的白話詩來謳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建設，把詩歌題材擴大到取世界和平、開展國際交往等新的領域。這些嘗試，表現了黃炎培先生向往真理、追求進步可貴努力，也反映了我國近現代詩歌發展的一個側面，因而具有極可寶貴的價值。

江問漁先生在爲《苞桑集》所作的序中，曾對黃炎培先生的詩作過概括的評述，說黃先生詩思力沉厚，趣味雋永，音調鏗鏘，又說他「寫景能體物入微，剪裁精妙，抒情能一唱三歎，意深長，用思則神識超越，一空拘滯，用筆則流轉爽利，左右逢源，且時有奇句警語，令人讀之神心動。其爲古體長篇，則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律詩絶句，更是筆勢遒峭，不落恆蹊，殆真能取宋諸家之長而自成一種新製者。」江問漁先生主要是對黃詩的風格特點作了藝術上的評析總體來說，是符合作品實際的。

黃炎培先生的詩作，成集的有：《苞桑集》，起自一九〇三年（癸卯），至抗日戰爭勝利，開

書店一九六四年出版。《天長集》，將《苞桑集》中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所作，輯出單行，一九四三年六月桂林科學書店初版。《白桑》，亦作於抗戰時期，收白話詩，一九四一年印於香港。《紅桑》，一九五四年上海展望週刊社出版，收集新中國建立以後的白話詩，以及一部分抗戰勝利後及建國初的舊體詩。這次整理時，因《天長集》所作已見於《苞桑》、《白桑》二集，就不再編入。黃先生還有一些詩散見於報刊及日記，搜集不易；拾遺補缺，只好俟之異日。因此，這本《黃炎培詩集》，卽包括《苞桑》、《白桑》、《紅桑》三集，黃先生的詩作基本卽見於此編。

《苞桑集》原來只有斷句，爲便於閱讀，這次重新改成新式標點。《白桑》、《紅桑》原來是有標點的，爲尊重作者原意及保存原貌，除少數明顯刊刻錯誤外，一般不加改動。有些當時特用的語助字，也不予改動。原書中的錯字盡可能改正。有些地方爲便於今日的讀者了解歷史情況，簡要地作了編者注。本書在編校、標點方面容有不足，敬希高明者以教正。

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華職業教育社

一九八七年三月

目録

苞桑集

卷二從「九一八」至民紀廿六年「七七」止

卷三從「七七」起至抗戰勝利結束

白桑

紅桑

苞桑集以後詩選

苞桑集

自序

詩有兩個很名貴的條件，自從這兩個條件先後消失，詩的效能可云「若存若亡」。

第一個條件，就是詩必須可以唱，並且可以與音樂配合。我的認識，詩天然備具着這條件的。古時所謂「依咏」，所謂「和聲」，就是這個道理。後來演變成不可以唱，不可以入樂，於是另設可以唱可以入樂部分，例如樂府，例如詞曲都是。從此，其他部分簡直認爲當然不可以唱、不可以入樂的了。偶然被人唱出，或譜入管弦，如唐朝旂亭一班伶人唱出「黃河遠上白雲間」，作者王之渙便大大地驕傲起來。再到後來，使得可以唱、可以入樂部分，例如詞曲，也就漸漸地消失這條件了。而那些還可以唱、可以入樂的部分，和詩的距離卻又一天遠一天，遠到簡直完全沒有詩的意味，如昆曲，多少還有些文藝氣息，至西皮、二簧等，有許多簡直讀不下了。蜀中所唱川戲，許多詞句，至重煩趙香宋先生替它重製，希望保存一些文藝氣息。

第二個條件，就是詩的辭句必須通俗，使一般人都能了解。現今所傳最古的「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歌詞，依我聽來，倒是很通俗的，因爲我是生長在上海黃浦以東

地方，我們家鄉俗語，「是哉」，「是也」，這「哉」字和那「也」字，都還保留着幾千年前通用的語助。《三百篇》中間，許多作品，讀出來越是覺得粗淺，覺得幼稚，覺得鄙俚，愈是顯出當時通俗。漢魏以後，便大大地分家了。這當然是受全部文章和俗語分了家的影響，只剩下童謡和村歌，還保留通俗的文藝。到了現在，全國通行的國歌中「矢勤矢勇」句，某地中學生考試，還解釋做「一枝箭射得很勤快，一枝箭射得很勇敢」，可以推想這歌詞在全國國人心理上究竟有多少影響了。當時白香山的詩，説是老嫗能解的，我對這句話還有些懷疑，也許巧值這位老太太多少讀過書的。並且到了今天，如果僅僅讀過語體文，還是不能了解舊式的詩。我家裏除了維鈞夫人以外，一羣女兒，只讀過白話文，我的舊詩，給她們讀，簡直感不到興味。

原來詩具有絕大魔力的。孔子説，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現在呢，既不可以唱，又不可以入樂，讀出來一般人更不能了解，彷彿一個人五官被蒙住了，四肢被砍斷了，還能叫唤得起，鼓舞得起羣衆的情感麼？

這樣的詩，到現在只留下一種作用，就是孔子所説「可以觀」，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和性情，以及作者的年齡、身分和他的環境，間接還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和作者所處的地域和時代，以及從詩料中間看出種種文物制度，更如孔子所説，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可是僅僅這些，哪够代表詩的神妙和詩的偉大呢！

最近，爲了對日抗戰，發見了不少新流行的詩歌，有的也可以唱，唱出來也能使一般人了解，同時也有可以入樂的。可是內容方面，究含有多少文學意味，似乎有些還是問題。

這是我對於詩的一種見解。

請略述我學詩的經過。開蒙時，讀了唐詩三百首。九歲，師出題「家在江南黄葉村」，命我演繹成四句。我的首二句是「處士家何在，江南第幾村」，大得師的褒勉，把這兩句加上了密圈。有一天，某親長來，出一聯「相對一庭花，久而生厭」。我立對：「縱談千古事，快也何如」。小孩子經不起大人們誇奬的，從此我對於詩特別感覺興趣，入人家的書齋，見有詩集，必亂翻，必借閱。十四歲時，秦介侯師錫圭指示我，學詩須從整飭凝鍊下手，到後來工夫純熟，轉入自然；若舍難圖易，清空變爲浮滑，病將無法矯正。命我讀温飛卿李義山一派詩，因此常覺欲寫寫不成。自弱冠後，受了新教育，更抛入九霄雲外了。到後來，走上了奇艱極險的世路，家國的憂危，身世的悲哀，越積越豐富，越激烈，情感湧發，無所宣泄，一齊寫入詩裏來。我天性愛好旅行，其中十之二三被迫逃亡，其餘七八，自動地考察游覽，任何動機，耳所聽到，目所見到，心所感想到，大都寫入詩裏。民十四，《幷門草》；十六，《遼東草》，都是小册，分贈友好。早年所寫國內國外各種考察筆記，以及後來《黄海環游記》、《之

到對日抗戰開始，詩囊裝得更豐滿了，可是自己認爲滿意的還是很少。

我本没有意思把所作的詩印成專集，抗戰流亡中，或歌或哭，只想博取友好的共鳴。民廿七，在廣西曾印一小册，名《苞桑吟》，因爲一月間在西江月夜曾寫一首《西江月》詞，末句「擔當家國匹夫肩，繫住苞桑一綫」，就取以爲名。越積越多，到民廿九，在瀘州，承秦光銀先生過愛，拉雜付印，即名《苞桑集》。民廿九之末，以及卅、卅一年間，大多數爲痛念先王夫人而作，又印小册，名《天長集》。老友葉聖陶先生以爲我的詩尚有可存的價值，在成都取《苞桑集》爲我重加排比，準備付印。當民卅秋，在馬尼剌，老友顏文初先生曾慨然以重印《苞桑集》自任，不料斐島陷敵，顏先生殉國，而我的詩倒積得更多了，頑敵也終於投降了，葉先生和傅彬然先生更督促我擴大收集起來，一併付印，就把歷年作品，包括許多小册，直到抗戰結束爲止，加以嚴格選剔，合成這本，總名《苞桑集》，分爲三卷，共三百八十題，七百六十七首。最早是廿六歲江户寓樓雨坐聯句，到末首，先後跨着四十二年了。

上文不是提出過我對於詩的見解麽，既然認定詩有兩個名貴條件，何以這本集子還都是不可以唱，不可以入樂，讀出來一般人還是不能了解的呢？這得説明一下，我曾經不自量力，想做一種嘗試工夫。我有姪今吾，名自，被人稱爲當今中國數一數二作曲家的，我對

他說：我歡喜寫詩，而不會唱，你能作曲，又能音樂，能唱，我們合作起來，倘能完成這志願，不好麼？今吾不但能作曲，也能詩，於古今人作品，研究得相當精熟。不料工作還沒有開端，在抗戰初期，他纔過三十歲，忽然下世了。

我從六十歲那年起，決心試寫一般民衆能讀的詩，一時意興有所觸發，試爲解放體。民卅，在香港積成七十多首的時候，老友秦翰才先生爲我付印，名叫《白桑》，到現在積成百餘首了。維鈞夫人很鼓勵我，她爲我作《天長集》序，希望我繼續努力，在文學史上造出一條新的軌道（這序文附在集後）。可是我對過去這些作品，並沒有都滿意，其中一部分還和白話合得攏來，有的不過規律上解放些。凡學過規律的，回頭學解放體，反而爲難，難在既要白話，又要有詩味。須知規律的詩，雖詩味少些，規律會掩蓋牠的醜陋；白話詩而沒有詩味，醜陋完全暴露，簡直會使人家讀不下去。天假我年的話，我對這種工作還想努力幹一下的。

「不薄今人愛古人」，我同時繼續願寫和本集一樣的詩。

末了，我還得說明一下「苞桑」兩字命名的意思。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這是古語。《易》的否卦爻辭引用這古語，而略去了上文的主名。「其亡其亡」，這逃亡的，究是什麼？應是畜類。苞桑是初放葉的桑，畜類繫在初放葉的

桑樹下，因飼料不絕地取得，而不至於逃亡，象徵着中華民族，遭遇國難，正在垂危的時候，因天然生活力的腴厚，國命有託，不至於滅亡。苞桑是象徵新中華憑着她的天賦，發出蓬蓬勃勃的生氣；這蓬蓬勃勃的新的生氣，不怕淒風暴雨的外患，也不怕蟲蝕鳥啄的內憂，它的生命自然存在。對日抗戰這樣，以後還是這樣。我愛中華，我愛《苞桑》！

民紀三十四年十一月對日抗戰勝利結束第三個月，黃炎培，渝都。

江序

最近黃任之先生把他抗戰勝利以前，歷年所作詩歌，選録了七百餘首，名曰《苞桑集》，將付印，自己並在集前做了一篇長序，詳述他的作詩經歷和見解。寫定後，特地託我替他校閲一次，並要我爲他做一篇序文。以我的譾陋，哪裏能爲他老的詩做序呢？可是，以我平素愛讀先生之詩，與先生有三十年的交誼，可以算是能深知先生之爲人，因此遂決定來嘗試一下。

要敍先生之詩，先要略述先生之爲人，要述先生之爲人，更要先敍我與先生知交的經過。

我知道任之先生還是在遜清末年。那時，先生在江蘇諮議局當議員，報上登出他所提議案，我看到了，覺得這位先生很有見地和勇氣，便非常表示欽佩。民國成立以後，先生在江蘇省府主持全省教育行政，次第籌辦省立各中學，曾約我任蘇州第二中學校長。我以年輕學淺，未敢應聘。當時，記得曾通過一兩次信，到了民國四年，纔在北京會面。神交既久，握談極歡，從此便不斷通信了。正式共事，算是在民國十七年，我到中華職業教育社擔

任辦事部主任以後，從十七年一直到現在，可以說皆在一起，偶爾離開若干日，會見時先生必出示所作詩，通信時也往往在信後餘紙或夾入小紙條，寫示他的近作。記得在民國三十一年，先生曾寫贈我一聯，云：「愛則兄事，敬則師事，形影相依，交君二十載；出處與偕，患難與共，河山未復，勉此一雙肩。」先生所謂「二十載」，殆指十七年共事以後，實則合神交時期計之，竟有四十多年了。先生對我真有點太客氣，論年紀，他老長我七歲，論學問、文章、事業，他老哪一項都强過我，如何能說「兄事師事」呢？這樣說法，未免使我太慚悚了。至說到「形影相依，出處與偕，患難與共」，那卻是事實。再說做詩罷，我更是異常幼稚粗疏，偶有撰作，得暇時也嘗寫出來向他請教，他老高興起來，也曾爲我指示或加改正，因此我嘗以「詩夫子」呼之，先生輒爲之莞爾。

任之先生是天生成一副俠骨慈腸、錦心繡口。就他一生來說，得之於天者，真是有厚而無薄，可是得之於人者，就不能不說是厚薄相間了。此處我要特別聲明一下，所謂「得於天」，是指他的性格天分，所謂「得於人」，是指社會對他的待遇，並不如通常人所說的先天後天。

先生早歲失怙恃，這是在他的詩中常常提到的，尤其對於慈母，哀念最深，集中載有哭母詩好多首。先生既少處貧困，又是天才超卓，立志向上，在二十歲左右，經過一個較長時

期的刻苦勤學，便把國學根柢深深的植立起來，寫出文章，峭拔清健，傲岸不羣，有時也能筆歌墨舞，酣鬯淋漓。學詩從温、李入手（如自序中所言），也是在這個時期。

先生不但是邃於學，雄於文，而且是長於處理事務。聞其鄉友言：先生在少年時，凡親戚鄰里有喪葬事，多是請他任帳房的一類繁劇事務。先生也很有興趣的願爲人家幫忙。他更是儒而兼俠，好急人之急，拯人之難。有時爲人打抱不平，竟忘卻了自身的利害。這一股傻勁，直到現在年將七十，猶未見鬆減。看他的五十自勵詩，有「化汝臂爲雞，一聲天下白。化汝尻爲輪，度人累千百。一日不縣解，中道敢汝晝」；又「太歲在癸卯，六月命未畢，恐此復偶然，舌存尚奚恤」等句，也可以明白他的個性了。

通常文人總是好靜的居多，獨有這位老先生恰恰相反，一味主動，且動得不休。因爲他生長在距離上海很近的江蘇川沙縣（在前清爲川沙廳，學在上海，所以先生是以上海縣學的諸生，中式江南鄉試舉人），吸收新知，比較便利，同時感發的機會也最多。先生在中舉前已入南洋公學特班，從國內有名的維新大師蔡孑民先生肄業，旋加入「同盟會」。大概他是痛心清廷政治之腐敗，以及種種喪權辱國的情形，比常人格外來得深切。此時先生慷慨奮發，精力彌滿，卓然以改革舊社會爲己任，在鄉聯合同志，到處倡導革新，視舊科名已同敝屣，所以兩次會試，均未參加。有一次，偕友赴鄰縣南匯演說，被縣令逮捕入獄，申詳

以「私運軍火，潛謀不軌」的罪名，江督電令就地正法。幸電到前半小時爲美籍某教士保出，至是乃亡命走日本，經年始歸。辛亥革命前數年，助南通張季直先生等創設江蘇學務總會（後來卽改爲江蘇省教育會），任江蘇諮議局議員，不畏强禦，提出彈劾大吏及整理教育各議案，直聲震遐邇。武昌義軍起，先生奔走革命，工作尤力，集中壽程雪樓先生詩，有「黃鶴樓前江水飛，如瓦砉解存者稀」；「我銜衆命軍門揖，早開英斷赤幟立」等句，自是紀實之言。江蘇都督府成立，旋又成立江蘇民政長公署，先生任第一任教育司長。他真是有理想，有辦法，首先便確定了縣辦初等教育、省辦中等教育的原則，把舊時全省各府各直隸州所設的中學一律改爲省立。同時有一種「實用教育主義」的主張提出，此項主張在今日已成常談，而在當時則不能不說是卓識。其他關於全省教育經費的整理，職業教育機關的籌設（當時稱實業學校），社會教育的實施，各國留學生的遣派，無一不是排除舊障，創立新規。江蘇教育，在抗戰前二十多年來能有長足的進步，未嘗不是最初基礎打得比較好。我想縱是極不滿於先生的人，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罷。

先生在江蘇教育司長任時，爲籌畫高等教育，首先注意到師範。當時曾請於中央政府教育部，就南京前清兩江師範學堂舊址，設立高等師範學校，以養成中等教育師資，籌備經年，始得成立。先生於此，出力不少。此校就是後來東南大學、今日中央大學的前身。現

在出身此校的人才，對國家社會貢獻怎樣，恐怕也是有目共見的事罷。

先生在蘇把教育行政上幾件大事辦得有頭緒後，卽飄然去職。但是他的去職，並非消極的退避，乃是更謀積極的進展。此時大概是在民國三四年間罷，他以申報旅行記者的資格，到國內各地去遊歷，隨時發表《教育考察日記》於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教育雜誌》。這時我猶未識先生之面，卻已愛讀先生之文。大致遊蹤所及，發爲吟咏，旅行中詩也不少（可是此次《苞桑集》中所錄入的並不多）。未幾復有美國之行，秉精銳的眼光，運深湛的思考，既深明國內教育實況，復詳察新大陸文化發展的淵源。返國以後，深感國內有急切提倡職業教育的必要，因於民國六年聯合國內教育界及實業界負有聲望人士，發起組織中華職業教育社。斯時江蘇省教育會在海內雅負重望，長會事者前爲張季直等諸先生，後爲袁觀瀾先生，而先生與沈信卿先生在會中實居中堅地位。中華職業教育社最初卽分借教育會一部分房屋辦公，後乃自設學校，自辦工廠，且自建社所，至今中華職業學校、中華鐵工廠，猶在不斷發展進行中。二十八年來，職業學校畢業生散布在國內外公私各機關服務者，已有七千餘人。先生於職教社成立後，卽赴南洋羣島，聯絡華僑，返國卽籌復暨南學校，後來此校便發展爲暨南大學。記得在八年至十年，又曾繼續去過南洋兩次。先生既純以「動」的精神創辦各種文化事業，同時又勤於記載，敏於思索，善於組織，每一度旅行，歸必著成一

書，而書的條理無不精密，內容無不豐富，其文筆的條達精美，尤具有吸引讀者的特殊魔力，當時我便是被吸引的一人。

先生此時在全國教育界已經是名望大著，聲光炯然，因此北京政府兩度任命他擔任教育總長，他皆是辭而不就。可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至是猜忌他和毀謗他的人也就免起來了。他的不願投身政界，不願從事政治工作，在當時卻有他的見解和理由。他以爲報國之道甚多，而教育實爲之本，故傾注其全力在教育文化方面，尤其特別側重在職業教育方面。先生對於高等教育則注重師範，注意實科，既經發起創設了南京高等師範，旋又奔走籌劃在南京設立了河海工程學校，復和袁觀瀾、沈信卿兩先生籌設成吴淞同濟學校。後來河海併入中央大學，同濟進成大學，此兩校畢業生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恐怕也不能算小罷。

大概先生發起創辦一事，成功以後，付託有人，卽不復十分過問，只有中華職業教育社及其所附屬的事業，先生認爲是他一身生命之所寄託，始終其事，未嘗脫離。此外在民國十三年又曾約集幾位同志，創辦了一個「人文社」，專用以搜集史料，加以編製。後來經過不斷發展，社內復有圖書雜誌索引的印行，月刊叢書的出版。經費不足，一再募集，費盡苦心，其中一部分便是現在上海市的私立「鴻英圖書館」。這兩種文化事業機關，可以說是他

老一生心血傾注最多之地。

在民國十六七年間，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有一部分人對於先生抨擊頗力。斯時先生也頗有意休息一下，因將中華職業教育社辦事部主任辭掉，謝却一切，杜門著書。當時曾有幾首詩寫他的特殊心境。未幾又復有朝鮮之行，歸來未兩月，卽有一厚册《朝鮮》著成出版。歷時不久，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對他也就完全諒解了，雖然一小部分反對他的人還有。先生此時雖不做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當家人，但仍照舊擔任社董事，且兼管一部分農村職業教育工作，有時社内同人到他處集會或參觀旅行，先生也還是欣然參加。平時舟車往來，我與他同在一處起居時特多。他老除和同人談話外，總是手執一卷，或批或摘，不肯稍停。好像在民國十八九年間，先生正編著一部中國教育史，他爲搜集各書中資料，在乘車時皆是帶了古書若干册。是時職教社在江蘇崑山縣東鄉徐公橋地方辦了一個「農村改進會」，先生和我不斷地到彼處視察，先生樂其地風物之美，且喜其事工之將成，曾作有幾首興趣閒適的律詩絶詩，載在集内。

先生忽然熱心到政治方面，可説是始於民國二十年春一度日本之行。當時我也是和他同去的。去的目的，是在考察日本中學改制後的職業教育及社會教育，補習教育，農村教育，職業指導等實施狀況。結果，在教育方面，竟發現了日本許多進行侵略我國的毒辣

陰謀。老先生於驚心動魄之餘，竟把他平昔的思想轉變了另一個方向。返國以後，他曾以在日所見聞，進言於政府當局，冀其有所準備。果然，時隔半年，「九一八」的事變發生了；接着次年，淞滬又發動了「一二八」的抗日大戰。此時先生爲了國事，奔走聯絡，竟至廢寢忘餐，由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進而改組上海市地方協會，均是先生任會中秘書長，純以一人聯絡各界，且以一身當萬分繁難之衝，絕對不知何爲艱苦，何爲勞瘁。其精神感召，風行草偃，願和先生共負艱鉅、同賣氣力的，若老輩，若青年，所在多有。從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至二十六年「八一三」，在此五六年間，可以說先生竟無一時一刻忘却了或停止了救國行動，有時發爲詩歌，也皆是於極度悲憤沈鬱中寓有發揚蹈厲之氣。初則集合同志，編印一種《救國通訊》，以通各方聲氣，嗣經發展，改成《國訊》。先生曾經與同人商定，爲此期刊寫成四大信條，曰：「高尚純潔的人格，博愛互助的精神，游俠好義的氣概，刻苦耐勞的習慣。」這便是他老人生觀的寫照。迄今《國訊》這個刊物還是在繼續編行中。

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全面抗戰發動，先生和我初則來往於京蘇徐魯，聯合進行救濟工作，迨國軍西撤，乃西行至漢至渝。先生初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繼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從此奔走西南各省市，爲川康建設期成會瀘州辦事處主任，爲政府勸募戰時公債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長，同時爲中華職業教育社籌辦各種事業，爲各大學青年講演，精神奕

奕，老而彌健。中間不幸，曾遭受了一個「斷弦」的打擊。以先生的情感熱烈，猝然失去了四十年來賢內助，當然異常感傷，其見於詩歌者，有《天長》等詩載集內，眞是一字一淚，令人讀之感動。所幸後來續娶得一位能詩能文而又善理家政的姚女士，閨門倡和，其樂融融。但是先生愛國的熱情並未因之稍減，在敵人投降前的二三年，更竭力鼓吹並拚命奔走於和平團結統一，持有「三合作」說，卽「政府與人民合作，中央與地方合作，此黨與彼黨合作」。其見之於詩者，有「早從不息識天行，亦仰猶龍悟不爭，憂國心腸三合作，照人肝膽兩同盟」等句。先生早歲入同盟會，如上述，自任「政治協商會議」會員，既以一己廁身於「中國民主同盟」，遂慨然以愛國救國的中間性政團一分子自居自勉，因之外界未深知先生的爲人而對他不諒解且加以不滿的批評者，也未嘗没有，但先生總是本着一己良心，不顧毁譽，盡其在我。故東歸以後，曾有詩云：「老叩吾心矩或違，十年回首衹無衣。立身不管人推挽，鑠口寧愁衆是非。淵静被毆魚忍逝，巢空猶戀燕知歸。誰仁誰暴終須問，那許西山託采薇！」（此詩爲三十五年二月以後所作，故未録入集内。）有一次先生對同人說：「我近讀羅斯福自傳，他有『在中立的大道上略略偏左』一語，可謂『實獲吾心』。因爲我也是持穩健前進的主張。中立不偏不倚，便是穩健，隨時前進便是略略偏左。」於此也就可以明瞭先生對於政治的看法和態度了。

總計先生在社會服務五十年，最初熱心於革命，繼乃努力於教育文化，終則奔走國事，又復轉變到政治一方，可謂無一時不以人羣國族爲念。因此在努力服務的長途中，遇到坎坷荆棘，却也不少，但先生從不因之短氣灰心，卽如詩歌所表現的，憤慨的情緒，雖然不免，而消極的態度，則絕未之見。

先生持躬嚴正，言笑不苟，但也不是没有風趣，一味板住面孔的人。有時作諧語，也令人解頤。往往和我小別相逢，談次，便手拿小皮包，開取出一小紙來，笑容可掬的說：「我們來先公後『私』（詩與私同音）一下，看看近作如何。」可是，有時因爲情感衝動，也會小發脾氣。發脾氣的時候，言語不免有一些雜亂，恐怕不深知先生的人，因此不加諒解的，也不能說没有。

先生今年雖六十有九，而身體之健，精神之好，往往四五十歲的人還不能及。做起事來，可以繼續經過較長時間，不感疲倦，作起文來，更是精神飽滿，一字不肯放鬆。他從事教育、文化、政治各工作，終日用腦、用口、用腿、用筆，幾無一息之停，忙裏偷閑的惟一自娛方法，就是做詩。可是，先生也頗好遊覽，所以他的詩内說：「天生萬物皆吾輿，論交四海恨猶窄。問客何好惟好遊，七萬里程接几席。」遊覽時，當然詩的材料供給比較多，做詩的興趣也比較好了。加以他的情感濃厚，精力過剩，更是促進他成詩的重要因素。先生做詩，

皆是興到落筆，雖然語必求工，却是絶不把這件事當做他的重要工作，所以吟成以後，並不另録成册，多是隨手記在日記本上，或寫在零碎的廢紙條上。綜計四五十年來所作之詩，尚未滿三千首，此次《苞桑集》所選録的，衹有七百餘首，古近各體咸備，且各體俱佳。以我所知，還有若干首解放式的白話詩，皆未列入集内。他老自序文内説過「作詩是先從温、李下手的」，就這一點看，先生的詩，比較重詞藻，重鍛鍊，却是事實。但是我通觀全集，認爲先生之詩，是不主宗派不立門户的，若是主觀一些來説，其中沈鬱頓挫一類，似乎近於少陵的成分居多，而新奇飄逸一類，又似乎和太白、東坡相近。我平常論詩，主張「思力」、「趣味」、「音調」要三者並重，而先生之詩，確是思力沈厚，趣味雋永，音調鏗鏘。本來先生是天分極高而又注意工鍊，所以寫景能體物入微，剪裁精妙，抒情能一唱三歎，意味深長，用思則神識超越，一空拘滯，用筆則流轉爽利，左右逢源，且時有奇句警語，令人讀之神移心動。其爲古體長篇，則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律詩絶句，更是筆勢遒峭，不落恆蹊，殆真能取唐宋諸家之長而自成一種新製者。

先生近十年來，因痛心國家和人民遭受了空前災難，除以文字口頭沈痛表示外，在詩歌一方面，所有描寫，所有呼籲，所有感歎，尤與少陵偏重「寫實」的一派作風相近，其中有一部分，却也近於香山。我曾記得有人論唐代詩人李、杜兩家的異同，謂李爲浪漫，杜爲敦

厚，李爲出世，杜爲入世，李爲發攄個人頹廢的心情，杜則好描寫社會的實況，李是個人主義，杜是利他主義，李於社稷蒼生不甚注意，杜則時以民生疾苦爲念。若依這個標準來論《苞桑集》，則先生五十歲後的詩，更可確認其與少陵相近了。若論其才思卓犖，筆氣超脱，有時或竟勝過少陵。這也是因爲先生先天的才力優異，而感受的時代影響又今古不同，「青出於藍」，殆無足怪。少陵論詩絶句曾有「不薄今人愛古人」，及「轉益多師是我師」的話，可知在少陵自身，已經是以「取法前人，擴大自我」自命了。後來之士，承受了前人遺産，而又善於運用，益以時代和社會日趨繁複，所見、所聞、所感，範圍不斷開展，材料也不斷增新，則今人作品勝過前人，那更是自然之理，必然之勢。

先生之詩，既不專主一家一派，而又能兼取諸家之長，當然於「繼往」以外，兼具「開來」。因此細繹全集中，各詩的前後線索，的確可以指出他有一部分創造作用，存乎其間。本來中國歷代較著名的詩家，雖然説他所作的是祖某宗某，實則在繼述他的祖若宗時，已不免有一部分的開拓和變化，不過分量程度高下各有不同罷了。到了今日，中西棣通，更感覺到人類社會，一切一切，皆是天天在動與變的過程中。人事如此，附麗於人的文藝，當然也不能例外。因爲新環境，新事實，新理想，確有促使他不能不變的一種力量在那裏。前人論到詩文變遷，皆説是「風會所趨，無可如何」。實則所謂「風會」，也就是人類社會的

變動。先生既是一位絶頂聰明的人，又是性情愛動的人，自然是好「進」好「新」了。性格如此，行動如此，在藝術方面又如何能停滯不變不進呢。先生的創作品白話詩，此次未列入《苞桑集》，大概他老是以爲集中所録的，皆是舊式詩，體裁既不一致，故爾將它割棄了。實則通觀這七百多首的舊式詩，其中革新之處，已著實不少，甚且如英文「V」，也可用作材料，那還不算新麽？做詩要向「新」的一方面發展，先生在自序文中已有這樣説法，我很希望他老能在這一方面再繼續努力下去。

我在上文，業經一再説過，先生並不是專以做詩爲事的一個詩人。他的做詩，純粹是以工作的餘時餘力，遇到感興，偶一爲之耳。若説是「言爲心聲」或「詩言志」呢，那末讀一讀這七百多首的《苞桑集》，也可以看出這位老先生爲人的大概。

我實在不敢冒昧大膽來爲先生之詩做序，但因知道先生較深，相處又極親密，同時我對於詩也還有一些興趣，平昔又是愛讀先生之詩的人，所以竟情不自禁的寫出這一大篇雜亂無章的序文來，還請先生有以教我。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江恆源寫於滬寓補學齋。

卷一 民紀二十年「九一八」以前，凡四十二題八十一首

秋意 戊申年十月

秋意蕭蕭冷到門，江城重九又黄昏。客懷淡浸籬花影，世味濃分社酒樽。醉放高吟動寥廓，閒尋古趣費繙帤。西風葵葉輸心久，欲掃重霾出曉暾。

婺源道中 民國三年四月

十日山行九日坐，無涯知送有涯生。每驚村犬迎新客，漸見巖花辨土名。四月茶香忙婦稚，百年風美闢柴荆。誰能廣魯風天下，載道清謳移我情。

上黄山 三年四月

一往境幽絶，唯心與搆成。近山偏不見，下谷盡無聲。水共人争道，雲封嶺作城。劫餘遊屐少，卅六失峰名。

自滬過寧之濟南　三年十月

又携笠屐上征程，人事天時併此行。春酒宵張全市火，秋風野哭萬家聲。蟲蟲天壓淮南北，鶴鶴官忙客送迎。凝望總愁青未了，絃歌況奈魯諸生。

題秋燈草疏圖　五年五月

辛亥鄂垣既發難，江蘇巡撫程德全疏請清帝后遜位，其稿出張謇手，草疏之地則蘇州閶門外惟盈旅館也。

時危不覺陳言激，事過翻教感涕新。前席有靈終造漢，後哀無盡暇談秦。誰知素幅雙緘淚，早種黃臺再度因。灩澦灘頭新白骨，老懷何以慰酸辛。

滇越鐵道中　十二年

繚天一線矗雲鬟，盡日紆行蒼翠間。失喜前車出幽谷，却尋來路見他山。飛身拔海驚千尺，照髮迴塘得一灣。終古長虹橫絶澗，匠心端合讓紅顏。最高處水塘出海面一千八百密達，有長橋跨深谷，諸工師束手，一女子製圖應徵，橋乃成。

太原道中　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羣峯蟠鬱拱名都，一曲汾流入遠蕪。多難未容綿上隱，悲懷忍笑雁邱迂。元遺山見一雁被弋，一雁哀鳴以死，瘞之汾河旁，號其地曰雁邱。雲山風物成千載，耕鑿謳歌得一隅。晉水自清龍不起，萬方何以慰來蘇。

偕內子糾思自包頭綏遠還京師，將重赴太原，糾思送我登車而自還南　十四年九月六日

千里陰山秋未雪，九渠河水月如銀。驅車易盡天涯路，握手難親夢裏身。東去伯勞西燕子，君還江海我風塵。牽衣兒女憐無恙，笑語聲中少一人。

忻州留贈陳芷莊陳乙和　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君懷野史亭邊草，吾愛寥天閣外山。儘許鄰嬰分井汲，偏投客轄禁車還。廿年世故才宜斂，百疊愁心鬢欲斑。教得綠窗紅女熟，機聲隱隱訴民瘝。

介廟　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寥天閣爲忻州城樓圖書館所在，余題聯：「村男于耜，村女爲裳，古風猶及今時見，樓外雲山，樓中書卷，一般不厭百回看。」

功名以外此完人，千古綿山廟貌新。愉色巖花紅剪剪，清標庭栝白鱗鱗。龍蛇海内嗤餘子，霜露江南泣鮮民。敦薄廉頑吾尚信，承顏堂外易沾巾。廟壁有承顏二字，傅青主書。

綿山　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綿山綿以深，吾來謝塵鞅。行行指大巖，得路如修綆。鹿橋復兔橋，仙蹤恣冥想。橋寬差容趾，其下澗百丈。絶纓仰危壁，微雲滃高莽。忽愁秋意深，霜花紅三兩。面谷一長嘯，四山盪遥響。

大勝關東南大學農場二首　十五年

江雲壓冷颯成圍，短艦呼風奮欲飛。十里沙洲孕生意，幾家茆屋媚斜暉。漫迎海客談瀛異，合坐場師問壤肥。金甲未銷春已及，攀舷詼笑雜哀晞。

卽今喬木厭言兵，胡馬橫江夜有聲。三户楚頑嗟未盡，一軍宰嚭訝無名。雞蟲往往翻奇劫，耕讀陶陶夢太平。折戟沙中多白骨，諸君何以慰蒼生！

懷梅庵梅二首　十五年

骨格清從天賦，芳馨幽絶人知。誰覰東君愛護？未愁雪壓霜欺。

鳥縮僵拳不語，溪捫堅腹無聲。一片冷清清地，數枝牆外峥嵘。

湖樓坐雨，翌晨弔雷峯塔有贈二首　十五年

夢裏雷峯我欲扶，煙雲終古此明湖。顛狂花市閙蜂蜨，收拾春聲老鵓鴣。人外逢君一慨慷，吟邊坐雨百模糊。天涯何地無芳草，剖取冰心共玉壺。

乍見林暾放曉晴，緑波雙槳帶煙迎。人才怒笋千頭迸，君骨癯梅一樣清。歌哭文章根至性，舟車汗漫遣浮生。却從有美湖山裏，聽徹禽言「不得行」。

偕袁觀瀾希濤諸人游蜀山四首。方惟一還約而未至　十五年

乍過細雨東西氿，小泊清溪罨畫船。樵斧數聲迷蘚洞，芒鞋兩脚破蒼煙。偶然看竹何須問，

直爲尋詩也是賢。桃蕈秔糜香在口，東坡饞甚老求田。

那許詩人一舸歸，賓筵百計挽征衣。要揩雨後看山眼，來扣雲端卧佛扉。匝地竹林留活計，遥天梵磬息塵機。憑君莫問西施洞，往歲桃源路已非。

五峯紺宇白雲隈，象鼻坡迴一逕開。地下僧齋三絶去，寺前嶺合二川來。空傳釋甲經臺拜，忍聽驚鼙野哭哀。居士風旛心動否？會分禪榻斂詩才。

大野玄黄莽莽塵，吾徒肝膽勝輪囷。三章約出如椽筆，五嶽遊歸未老身。不厭百回看雲海，爲分餘勇上城闉。東方錯過瑶池會，盡日開顔少一人。

自江寧之句容，出通濟門五首　十五年

句曲東南勝，山程百里長。出闉森警衛，上阪散牛羊。水逐市聲遠，雲尋驛路荒。兒笘坐何處，深柳有書堂。

微雨迎曦出，輕車背郭迴。秦淮一衣帶，蕭選兩書臺。蠹簡尊文化，牛刀賤吏才。空聞原野草，絡緯訴秋哀。

半墮鱗鱗瓦，長飢策策驢。鶉衣閒話茗，鶴髮老飛芻。乍喜多田稼，猶聞嘯澤苻。有人權子母，坐食晝呼盧。

急鼓鳴江介，鋒車出石頭。年年問虞臘，稍稍慰䕺憂。事定還思痛，民勞迄小休。射潮三萬弩，衡雁又驚秋。

江山爲誰秀，水土得天肥。菜甲初挑白，楓枝欲染緋。鄧林有遺杖，京洛未緇衣。十步尋芳過，琴聲燕子磯。

橫沙築堤楗保坍粲海若作 十五年

不知東海幾揚塵，眠底滄桑小劫新。高岸豈勝陵谷恨，橫流誰捨橇欙身。桃源世外愁無地，袒裼蘆中問有人。此意天教勞者穫，秋陽皎若告明神。

星浦感舊 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爲尋皂帽遼東隱，早謝緇衣洛下淹。定坐忽驚身是客，勞生始笑突無黔。十年宿草才餘艷，萬古昆岡火自炎。慘慘山花紅欲醉，海潮音裏讀《楞嚴》。

五十自勵五首 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化汝臂爲雞，一聲天下白。化汝尻爲輪，度人累千百。一日不懸解，中道敢汝畫。二毛何

斑斑，頭我空相責。有涯逐無涯，得失爭寸尺。曒然物外心，虛窗月當夕。

蘄福爲多人，名論創英儒。邊沁。東哲曰否否，不獲念一夫。廣狹異心量，施政乃殊塗。彼此一是非，末流極所趨。雄者壑其鄰，貪夫便私圖。一幟之所建，積骨山丘枯。大哉東人仁，卓立天人樞。

一仁所推曁，孰不愛其生。史書五千年，水火與刀兵。水火降自天，刀兵復何名！觳觫堂下過，哀哀猶死鳴。曾謂遠庖廚，仁人心所寧。一將枯萬骨，一筵糜千牲。歌舞帳前塵，呼號刀下聲。少歲讀《西銘》，吾物與同情。乙卯北墨遊，丁巳香海行。口腹亦何爲？於今心怦怦。

我生實鮮民，二親早相失。依依令伯情，孝養亦無日。海曲有猛虎，餘生逃斧鑕。太歲在癸卯，六月命未畢。恐此復偶然，舌存尚奚恤。汝身非汝有，脫然謝物桎。材與不材間，兩無自全術。世人皆欲殺，憐才少陵筆。

海甸莽煙塵，極天猶闕塞。民氣方矜隆，敵情狡且耐。伺隙萬一逞，憂端齊東岱。功成在一心，摘瓜胡可再。居者與行者，赴役審所逮。努力培本根，平生志有在。無嘗故自得，至樂方寸內。貧無一瓦覆，富有五車載。出門友如雲，入室古人對。四十九年事，九死其未悔。

兒方剛與美女結婚，詩以勖之　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汝生好思亦好學，求師五年海外身。書來告我得良耦，別國殊種非所論。凡愛汝者爲汝懼，咄咄三黨嗟四鄰。坐中無如母氏急，煩憂不寐鬱怒嗔。冥鴻萬里書十反，最後款款女自陳。婦姑意投分乃定，至性鬱勃我所尊。昔我論婚事，與汝意常迕。大小絃始調，剛柔道相助。汝意所求在同趣，其人萬一旦暮遇，終身不得寧絕娶。彼此一是非，力行顧何如。從今黽勉宜無怒，鶼鶼學海樂有餘。茲事十九匪易得，俗尚異宜邦異籍。惟學有得情有真，膠結性靈超象迹。翩翩佳婦能文章，肯從姑性調羹湯。齊家義不異中外，執鍼織紝都尋常。請爲莘莘一灑恥，婦德於國良有光。優生學者額手頌，羣衆演進此濫觴。百福無所私，惟汝求得之。廿年讀書尋真理，與俗牴牾誠不辭。真理何所尋，實驗非冥思。學說起仆彌近真，事例日積論據移。哈佛大庠盛文藻，雙影一燈青窈窕。學成何以報羣恩，入世應須致身早。故國陰霾誰與掃，少年智勇爲國寶。有書忍付蠹魚飽，有蔬猶樂菜根齩。弟妹念兄丱角好，彩雲新陸初迎嫂。二親五十頭未霜，歸帆快拂蓬萊島。

糾思同遊渤海縱談身世詮次爲詩　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歲月苦不留，金石誰同壽。忽忽結婚年，於今二十九。憶君初入門，言吶不出口。二親痛先背，羹湯獻大母。夜夜話家常，朝朝執箕帚。育子已恩勤，見客猶怩忸。奇禍從口出，孤身海外走。偶然脫羅網，誓欲謝塵垢。斯時夫婦情，有如絲斷藕。人事易變化，歸途重抖擻。我來雨雪霏，我往依依柳。黃流何湯湯，簪裙集師友。惟君伴二妹，學業一門受。脫簪當束脩，入校仍襁負。辛苦學小成，硯田耕且耦。猶求一技長，陌上學蠶婦。書聲刀尺聲，往往卯及酉。成羣膝下兒，刺線燈前手。負甑數移家，求藥親療舅。君才三黨驚，能者勞自取。而我日碌碌，曾不顧其後。修學殊未嫥，得名良足醜。自笑砥隅廉，徒惡亂苗莠。平生弄柔翰，不足覆醬瓿。滿目悲生事，四壁我何有！想像杜陵廈，局促梁廡臼。墨行突不黔，孔貌喪家狗。何以慰君心，一毛倏在首。少安我有詞，此理君宜剖。多欲徒自苦，知足百无咎。卅年我與君，綢繆非不久。貧未釜生魚，病未柳生肘。眼前八九兒，聰彊若天牖。好游每携手，足跡遍林藪。浮海窮煙波，升嶽小培塿。樓攀黃鶴巔，沙踏陰山右。即今渡遼來，所遇都非偶。星浦浴海濤，雲林調鸚鴝。人生行樂耳，食報差已厚。富貴等浮雲，既沒問誰某。致身一爲羣，豈受脅與誘。固知生有涯，何用名不朽。清白遺子孫，此福君知否？

答贈大連宗風、浩然兩詩社中日諸友　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天生萬物皆吾與，論交四海恨猶窄。問客無好惟好遊，七萬里程接几席。朅來渤海一舸閒，挂書牛角行看山。相逢談笑尊酒外，百日文字時往還。方今交道成灰燼，朝結金蘭暮白刃，家國洶洶貉一丘，覆雨翻雲焉取信。君不見，星浦潮，南山月，潮信分明夕與朝，月光不改圓和缺。吾徒懷此向誰說，各抱孤雲自怡悅。

星浦中秋望月五首　十六年九月十日

海水砰訇夜樂張，山雲浛浛幕無光。靚妝兒女齊看月，隔着籠紗十幅長。

乍明忽墮陣雲深，愁絶孤陽戰衆陰。合坐酒人拚獨醒，一杯涼飲入冰心。

土風伐鼓迓清輝，海伎籠燈醉不歸。驚起林鳥啼遠夜，繞枝百匝欲何依。

萬喚千呼白玉盤，舉頭望斷海天寬。瓊樓高處猶惆悵，誰識鮫宮深更寒。

去去迴眸對碧霄，山妻鼓興約明朝。酒闌燈滅人聲絶，却放清光入帳綃。

秋之星浦　十六年十月二日

大宇滄無極，數峯青奈何。忽疑天入定，真見海平波。得勢蕭蕭葉，禁寒薄薄羅。夕陽紅没處，山外亂雲多。

朝鮮道中七首 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馬訾浿列訂名難，馬訾水今考定爲鴨緑江，浿水列水尚未考定。黄土千年戰骨寒。風水蕭蕭人不返，過江白盡客衣冠。

二八生成説九疇，洛書精義待誰籀。大同江上傳疑冢，箕子冢在平壤玄武門外。石不能言水自流。

祕苑牧深箭道封，君王無復走花驄。應門老監頭如雪，相映宫槐火樣紅。

彼美西方覺路開，楊枝一滴喚春回。如何北漢山頭月，盼斷雲中君不來。一九一九年，威爾遜倡民族自決，朝鮮人因之運動獨立，每夜北漢山下集數萬人，盼威爾遜坐飛機來援。

夢轂奔雷語未通，使君劍佩氣如虹。春霆一震天無色，誰識霜髯六十翁！一九一九年九月，總督齋藤實赴任，車抵京城，爆彈突發，擲者朝鮮六十餘齡老翁也。

麗伎山高緑蔭新，頻婆拳大玉圓勻。杭眉亭外波如鏡，捧出東施一段顰。水源西湖旁有亭，題曰杭眉，取東坡詩句意。

占蟬古碣委蒿萊，王李雄圖付劫灰。此日江山猶號漢，重來那得不低徊！

題袁觀瀾之先人霓孫畫與泉塘吴蓉書合裝卷子　十七年

淞江臘盡霜風吼，昏霾凍壓寒空厚。袁安掃雪飲客酒，泫然一卷先人手。開卷何所有？邈焉太古不可攀。山川深深居人閒，遠村流水灣復灣。題詩却拾六如句，坐愁筆研生涯艱。歲在戊寅吾以降，吾與此圖緣未慳。悲哉生後百憂集，翻羨初生太平及。金陵罷兵逾十年，人心天意求兵戢。斯時才智猶勤劬，弦歌聲動江海隅。思泉欲放殊未放，新知舊學挾與俱。公方盛年遠從政，委蛇退食閒操觚。射潮奮念溺由己，趺宕自障元規汙。平生好倣子畏筆，桃塢風流矩未失。亦有吴生橅漢碑，古意鬱蟠兩堪匹。吁嗟君莫小藝術，運會汙隆見粗密。開元大李繪水聲，康熙承平四王出。卽今海内多風塵，亂墨横絺恣揮疾。一簚桑海五十春，音塵渺矣墨色新。我聞雅操堅絶倫，傳家長物惟清貧。滿屋飢寒曾不呻，但愁天下久苦秦。讀公家集如數珍，更讀兹畫長沾巾，桃源圖出桃源人。

滬寧道車站卽景三首　十七年

昏野濁龍飛，鼓掌來羣兒。鼓掌此何心？羣兒不自知。

羣蛾撲一燈，垂涕救不得。天明燈亦滅，日射殘肢翼。

昨夜雨和風，無恙秋堤柳。辛苦萬千條，綰得征人否？

答仰弇病中有贈二首　十七年

柳下三公寧易介，杜陵萬廈總無私。敢因夢櫟安材散，生恐亡羊爲路歧。大好養心惟病榻，最難解縛是情絲。智能有盡悲無盡，此子津梁亦稍疲。

積毀豈愁銷骨硬！入時深恥畫眉纖。寥天獨往雙翎鶴，終古空明一鏡蟾。與世忘時觀物澈，無人知處律身嚴。大川與子褰裳涉，六吉爻陳德在謙。

贈友　十八年一月十八日

愁絕江南老畫師，含毫綿邈欲何之？縱將詩酒扶元氣，攫取風雲壯筆姿。畫裏桃源容住我，街頭菜色作圖誰？曼殊已矣師曾死，一代雄才誰與期？

題沈肖韻姑丈毓慶遺像　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問川沙近百年來文化中心，必推我姑丈沈肖韻先生家。先生稟承家學，器識文藝爲時推重，與物無忤，對之如飲醇醪。甲午後，銳然以新知授我後進，兼倡實業，今濱海萬家，機聲亙日夕，

皆先生所手創，而未及見，並未及料者也。炎培二十五歲前寢饋於先生書齋，受教最早，印象亦最深。世運遷流，重思舊德，低徊無極，敬題一章，綴於遺像後幅，付吾表弟湘之，本强昆季藏之。

上德故不德，土風化清嘉。至譽故無譽，舉火待萬家。先生雲鶴姿，瑩潔心無瑕。天資秉純厚，世胄承清華。金石無盡藏，富甲江南誇。衆觚識急就，百城擁周遮。小子日夕陪，緒論拾齒牙。檢卷執絳蠟，學書塗墨鴉。於學無不窺，餘事篆龍蛇。胸中青白眼，於人愼所加。斯時俗尚淳，新知方萌芽。偶輸邛竹杖，未摘黃臺瓜。甲午海水飛，投筆逐怒笳。歸來長太息，伊人卧蒼葭。濱海紅女多，素手翻輕紗。纖纖乞針巧，軋軋鳴機車。滄桑彈指間，良田成聚沙。一隄蒼波卧，千笠紅日斜。白圭善審時，去取人我差。誰知卅年後，萬户樂桑麻。荒荒漢石經，室邇人已遐。墓門柏盈拱，庭階蘭發葩。小子百無成，披圖空長嗟。

哀梁任公啓超　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任公政業之在民國，自有千秋論定。就文章論，戊戌迄今三十年來，自士夫以至婦人豎子，外薄四海，惟先生力能攝取其思想，而盡解其拘束，一其視聽，此誠誘導國人迎吸世界新潮最有價值之第一步工夫也。晚歲稍稍示人以科學方法治國學之途逕，凡所箸書，俱未告成，圖書辭

典亦甫著手，遂齎以歿。要之近世紀來，文章震力之大，應聲之廣，誰則如之，誰則如之！

丙辰以後千場夢，歌哭爲文萬象蘇。新舊一罏發奇彩，昨今百戰見眞吾。盡收情感歸椽筆，欲問遺編到石渠。東北風雲莽無際，驚心海外有焚書。日本政府禁公文入朝鮮，昨歲往遊見之。

徐公橋曉行五首 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中華職業教育社就崑山徐公橋試辦改進農村，築堂曰無逸，村人蔡望之蘊之助最力。

楚歌荒祠廟，徐公尚有橋。車聲全市夢，帆影半江潮。兄弟雙人望，珠璣十信條。欲迎機械巧，稍代桔槔勞。

堂念周無逸，里尊歸有光。一村孕詩意，諸女倦時妝。野水天然美，春塍到處忙。江城嫌早熱，此地獨清涼。

曲尺池塘路，中心學舍鐘。歌聲趨黑夜，燈影散黃童。問字茶香美，懸書米價同。祇愁新稅重，不問歲凶豐。

野行識天大，犬熟乞人憐。丱角毛毛雨，窗泥小小船。康莊新闢路，尺寸不争田。霸業孫吳盡，菩提寺巋然。

聖人有憂患，歲歲報添丁。地力肥收廏，人功火絕螟。三時艱一飽，衆醉忌孤醒。野老忘

秦漢，惟聞甲子腥。

杭州雜咏四首　十八年九月十六日

一水沈沈數劫灰，幾番金碧幾蒿萊。夢回苦憶雷峯塔，誰是湖山再造才？

雨後狂泉響破空，清遊直許擣黃龍。妙門玄牝誰能識？洞口松雲十丈封。

樊榭風流二百年，交蘆和夢銷蒼煙。文章畢竟關風會，開卷於今一惘然。

十里秋江柿子肥，村鬟八九槳如飛。詞人何用新祠宇，風雨幽魂那肯歸！

壽程雪庵居士德全七十　十八年十月六日

黃鶴樓前江水飛，如瓦耆解存者稀。吳楓欲火不知冷，洶洶争掣梁公衣。我銜衆命軍門揖，早開英斷赤幟立。其後瓜洲稍用兵，江南略定干戈戢。江南再告軍符急，投簪有淚朱袍溼。公功在國德在民，萬家生佛拜且泣。憶歲庚子黑水黑，巖疆雲壓胡天墨。公無官守有天職，願碎一身全萬億。六種震動日薄色，精誠直奪驕胡魄。有碑不共江山泐，七十年來飽苦辛。秋非秋兮春非春，塵塵萬劫那可數！忍話開天白髮人，公來爲此一大事。飼虎捨身何足異，此身不壞金剛智。一杯一衲軒天地，長嘯當門有虎眠，法雲永護吳山寺。

吾宗允之叔守孚出侯廣成與黄陶庵論學書副札索題 十八年十二月二日

按《明史》，廣成以崇禎七年入都，兵部尚書張鳳翼薦爲職方郎中，力辭，乃改南京文選司主事。此札有「入都不匝月，決意請南」諸語，疑是年所作。時爲陶庵館於侯之二年，母喪哀毁，往復論學，疑在母喪前也。更十年而兩公俱殉國矣。

少讀陶庵集，游心古疁邑，匪以私吾宗，大節足歌泣。古疁吾宗今有人，老泉東坡和穎濱。穎濱入門手長卷，光彩赫奕如有神。傷心三百年前事，胡塵飛赤江南地。匹夫授命父老前，生與城俱死不避。七月四日天雨血，城崩矢盡外援絶。西林有庵葉有池，於今行路兩烏咽。此書寫自燕臺墨，自嗟不慣長安食。疑是崇禎之七年，先生初謝職方職。斯時陶庵蓄潛德，蕭然未脱諸生籍。郵筒論學日往還，但讀副牋意深刻。歷劫今歸袖海樓，其人與物俱千秋。試合陶庵子翼札，裝成浩氣凌斗牛。

祝馬相伯先生良九十一齡壽 十九年六月五日

嶽嶽甘泉第一流，南京九十杖藜游。丁橋舊接忘年席，江蘇諮議局在丁家橋，余與先生同爲議員。仙屋今添紀海籌。絶學口頭秦劫火，深心皮裏晉陽秋。艱難千古傳薪事，未許先生便白頭。

湛甘泉以九十高年遊南京，見《明史》，先生其有意乎？一笑。不數年先生果移居南京矣。

答友問近狀　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足繭音曉病不侵，刹那合眼抵山深。忙來接物閒來讀，市樣臣門水樣心。

徐公橋秋望三首　十九年十月

朝携鐮月試新禾，晚跨歸牛唱踏歌。雞犬安閒花自在，回頭村外亂雲多。

人在詩情畫意中，幾灣緑水小橋通。秋林雲去疏留罅，補得斜陽一抹紅。

農忙過了讀書忙，無逸堂前柳未黄。千古田疇我師事，徐無山色接微芒。

大雪獨遊雞鳴寺　二十年一月九日

天雞伏不鳴，曉室眩虚白。鍾山忽匿影，雪合雲一色。出門重徘徊，六街踝没尺。獨遊得真趣，悄焉攀北極。却鑒前車仆，一步一審擇。平生恃腰脚，不惜吟筇力。時復縱豪躅，亦遂忘艱仄。固知險與夷，在心匪在迹。山僧爾何利，掃雪盼遊屐。臺城想像間，古寺坐今客。夙攬五洲小，局促況几席。風號萬木死，惟見青青柏。貴人遞新舊，投戈學題壁。終

憐凍枝雀，敢奪飢鳳食。詩思寧待尋，洶涌苦相逼。赳赳少年人，下坡爲扶掖。此人吾未識，此意俗可激。珍重念茲遊，歸襟忍拂拭。

遊鄧尉蔡孑民師元培、張仲仁一麐、黄齊生、何夢麟等三十六人俱四首

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久聞香雪海，山閣此尋詩。似愧梅枝少，天教雪補之。

今年梅苦雪，老幹雪摧殘。此後惟松柏，孤標伴歲寒。

四柏清奇甚，荒寒古殿陰。入天可憐色，斷幹不凋心。

但見柔雲綠，不聞浮月香。詩材兼畫本，盡割與蠶娘。

徐匯之曉 二十年六月一日

淡絶猶分隔院香，曉風吹緑上層牆。鐘聲杵破千家夢，塔勢雲穿一線陽。佳句每於行路得，客心肯爲餞春忙。車塵廿里偏勝醉，小勺村流當玉漿。

江户寓樓雨坐與顧冰一、劉三仿柏梁體，限順次盡覃韻　癸卯年九月一日

冥心獨往思淵覃劉，上窮霄漢下江潭顧。鬱勃久乃發狂譚黃，奇情奔放追驂驔劉。蒲團坐對疑瞿曇顧，妙語傚詭禪理參黃。忽接家書催歸驂劉，夢魂飛落江之南顧。人物故鄉思荆枏黃，眼前落落無奇男劉。黃虀紫蟹風味諳顧，豈宜詩酒老窮庵黃。欲哭不哭淚空含劉，側身西望海渾涵顧。擬挾匕首入殽函黃，虹氣百丈落青嵐劉。么麽小醜僵春蠶顧，戢戢吾黨朋盍簪黃。此意願與共鉤探劉，誓不忍見豺狼貪顧。裂眥相向空眈眈黃，劍書三册我所耽劉。還我江山樂且湛顧，南北渾合爲一龕黃。年來心緒百弗堪劉，渭城唱徹慟何戡顧。南箕北斗口侈弇黃，窮愁著書擬史談劉。沈沈夜漏心如惔顧，常睨鼎鑊如飴甘黃。直到何往不黜三劉，登臺慷慨酒半酣顧。黃花采采香滿籃黃，和孃爲我擘霜柑劉。迴波一曲顏赬慚顧，祝君壽考齊彭聃黃。琉璃杯盞雜銀坩劉，貼地氍毹鋪淺藍顧。興酣起舞揮長鋑黃，月明笑倩碧雲擔劉。我起致詞休嘲哈顧，禮失求野聊問郯黃。揭來空谷足音谽劉，歐風墨雨羣情妉顧。豈知亞粹濃於泔黃，閉關守秦師章邯劉。真宰上訴氣馣馣顧，踟躇搔盡雙鬢鬖黃。却哀餘子皆贏蝻劉，叔孫制作無人儋顧。一室難春愁定龕黃，楚囚南冠額髮鬖劉。東方局促如螺蚶顧，四萬萬衆何癡憨黃。蛾蠓處瓮聲諳諳劉，可憐殿柳踠地毿顧。猶誇十萬磨霜鐔黃，前事應鑒齊滅鄲劉。漏舟難塞

江水淦顧，如病在肺核結痰黃。　睡獅睡獅長昏寢劉，前有毒蛇後猛彪顧。　吸膏扑髓索之嫳黃，
偶一攖之鋒巉崱劉。　窮檐蕭索無石甔顧，室家漂泊泛萍藫黃。　澤鴻嗷嗷輸籬鴿劉，河決魚爛
堤岸洴顧。　宅憂全國皆亮闇黃，我恨禍水朱晦菴劉。　儒緩不掉胡牛頷顧，其言詹詹行傪傪黃。
絶無生氣雄兕鍎劉，外族遇之如叱犪顧。　卿曹顏甲堅於苷黃，猶復抱經誦諵諵劉。　鴆羽畫酒
常荒酖顧，何年出此幽谷甜黃。　匪惟不出墮深峆劉，偉哉蚡冒啓蓽襤顧。　鎮慴百怪静以倓黃，
見山高高水澹澹劉。　若藥瞑眩無取菡顧，南瞻五嶺森如鐕黃。　春雷震醒羣蘷嗿劉，熱腸潮起
顏面酩顧。　豎儒却走舌爲玥黃，重與君倒酒一壜劉。　商量提挈師徒餤顧，幟紅以茜灰以橝黃。
蛟龍得勢起深㴝劉，筆硯焚盡書飽蟫顧。　間關杖策走趍趍黃，汗流足繭猶趲趲劉。　男兒氣節
慎勿嫌顧，君不見黃龍之酒味醰醰黃。

東京丸山福山町二番地東櫻館之夜作

卷二　從「九一八」至民紀廿六年「七七」止，凡九十題二百二十五首

哀徐志摩空行機墮死三首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縱奇才死亦奇，雲車風馬想威儀。卅年哀樂春婆夢，留與人間幾卷詩。
白門衰柳鎮斜煙，黑水寒蘗動九邊。料得神州無死所，故飛吟蛻入寥天。
新月娟娟筆一枝，是清非薄不凡姿。光華十里聯秋駕，哭到交情意已私。

西湖　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倦涉人間世，貪看雪後湖。埋名謝塵客，息慮覓真吾。洗眼呵嵐凍，招羣伴鶴孤。湖山與民物，併入夢縈紆。

追悼「一二八」淞滬抗日陣亡將士二首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怒角驚迴歇浦潮，蟲沙小劫一軍驕。早知輕敵攻堅失，定悔行師襲遠勞。壯志更成秦博浪，威名終屬漢嫖姚。男兒報國輕生死，歌哭壺漿付《大招》。

由來神勇仗精誠，到處天陰殺賊聲。賢聖百年皆有死，英雄千古半無名。誰翻世界和平局，應博春秋義戰評。留取精忠好模範，嘉名十九錫初生。恰後「一二八」一個月得孫，爲紀念十九路軍，取名「十九」。

弔吴淞　二十一年六月五日

百里吴淞草不春，可堪黄海倦遊身。小東杼柚拚孤注，極北關山盡虜塵。賈傅書成惟有淚，繞朝策在豈無人。亂離那許從頭說，但見滄江戰骨新。

晚步湖濱成一首　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長愁梅子黄時雨，小别淞南緑後波。適意且呼湖艇坐，變名暫謝客軒過。寫將史事梅村熟，吟到民生白傅多。詩卷一囊雜今古，觀人觀我兩如何？

晨湖雨　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晴湖不樂樂雨湖，如展米家新畫圖。雨過湖光轉瑩潔，四山如沐纖塵絶。一抹斜陽緑樹平，兩峯缺處晚霞明。蛙鳴蚓唱足生意，却聽湖民愁歎聲。湖濱劫後少遊躅，蠶娘賣絲不果腹。

香客三分減二分，香積塵封僧乞粥。此時吾手詩僧詩，天才幽艷筆一枝。飄蕭風柳畫更奇，是逸非神年限之，獨上孤山酹一卮。

歷下懷舊六首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十年敎我人中鳳，剩向碑林結古歡。千古精魂此留戀，珠泉暮月一燈殘。姚柳屏古風。

百不分明死彼傖，人生到此問蒼蒼。西州門外塋三尺，桑海於今淚萬行。張易吾。

老去亭林塞外驂，牛羊千澤謝江南。鄒平盡識耕夫字，欲向源頭證苦甘。王鴻一朝俊。

桃李陰成滿眼春，掀髯一笑未愁貧。飄蕭英武街前雪，奇俠雄冠大匠門。鞠思敏。抱犢崮孫美英出先生門下。

丁許師承一脈通，藏書十咏出齊東。羅泉樓裏摩挲遍，欲奪河間姹女工。王獻唐。

廿年五度此經過，生死交情付逝波。磊磊濟南幾名士，迴天倘仗魯陽戈。

悼方惟一還五首　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余初識先生，爲清光緒乙巳江蘇學會始創之際，先生蓋猶張姓也。嗣是興學議政，罔不與偕。自先生迴翔宣南、南通、白下，迄於歸卧玉山，春秋佳日，杯酒言歡，往往篝燈縱談，夜分無倦。

蓋先生和易詼諧，所至令人意興百倍，故咸樂與之游。獨談及國政鄉政，剛正之氣，立見眉宇。齊盧一役，先生搘拄尤苦，丙寅、丁卯後，絕口不復談時事矣。先生道德文章政事，漸漬於人心，膾炙於人口，不殫述。一慟之餘，率成五絕，恨不得起先生地下復共推敲也。

名場卅載儘趑趄，正氣長留十畝庵。苦憶少年騰踔日，亭林絕學一肩擔。

白茆湯湯欲念誰，玉山還我仗扶持。北平遠接南通席，兩地春風坐女師。

丁橋西畔象坊東，嘖室今成三代風。一座吳音清可聽，却從鯁直見明通。

訪古同拏甪直舟，濠南唱和集名流。不堪生死分元白，此是千秋第一秋。樂天哭微之句。

雜談今古酒千杯，得句驚人亦快哉。無恙錢家塘裏月，幾時蠟屐復能來。

中秋携家人泛西湖簡友人四首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斜陽微雨洗層霄，午夜雲開玉宇高。冷絕四山齊入睡，厭聞絃管隔船招。

一抹雲羅束兩峯，聲聲哀雁散秋空。更無人識雷峯塔，只在詩翁想像中。

去年湖酒不曾沽，今歲孤山鶴不孤。差喜成囊詩料足，來源一半是西湖。

曾向吳山說劍來，新詩封送故人開。漢家東北煙塵裏，盼斷乘鰲海客迴。

程雲岑得孫吳古泉文曰大泉五千以名其室題四絶　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燕人明邑作泉刀，越二千年散布遥。抽斷牡丹臺下水，一江流恨到今朝。明刀爲現代最古泉幣之一，日本滅朝鮮掘獲甚多。余於平壤見之。

古泉論重次論枚，解悟從今不費猜。一卷滇黔丁氏記，羅泉樓裏笑顏開。丁在君(文江)漫遊記，貴州西部狆家子，腰插小天秤，秤制錢。蓋貴州西部一帶用制錢，都不用數，而論幾斤幾兩。日照王獻唐精研古泉幣，方有所懷疑，舉以告，大喜。

錢鎛音差物則同，千年古國重農功。玉函手澤摩挲遍，一例先民簡樸風。獻唐長山東圖書館，收得馬竹吾玉函山房藏泉全部，考訂精確，首列錢鎛二物。

書生倘有多金癖，清絶書齋牓大泉。魚略已殘陳志缺，仗君食貨補新編。

哀于瑾懷定一　二十一年十月六日

瑾懷江蘇諮議局同席，入民國，長丹徒縣，精幹廉潔，有善政。偕其同志創戚墅堰電廠，稻田資以灌溉者萬家，有造於農工至大。悲懷家國，侘傺以死。

瑾懷吾好友，世亂念交深。戚墅千畦水，江城百里琴。命妨才發越，愁共病侵尋。東北煙

塵裏，長懸未死心。

尋夢　二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壬申秋莫顧冰畦（次英）、張心九（尚思）、張伯初（志鶴）約余爲三十年尋夢之遊，假松城醉白池設宴，爲步惠廉教士壽。蓋吾四人者三十年前以演説被嫌倡革命，瀕受刑而獲救。救者誰？步公是也。賦謝。陳陶遺、錢選青、張嘯眉、毛子堅、葉漢丞作陪，兼答陸規亮有贈。

海曲霜飛六月囚，夢回人醉五茸秋。重陽節去猶黃菊，三十年來未白頭。樓上豪情長卧隱，雲間賦手老風流。劫灰冷後何恩怨，塔外鐘聲兀未休。

三十年前瀕受刑地實爲南匯，因復偕遊南城，讌集香光樓留贈　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

東西潭子綠波摇，城郭何年浩劫逃。訪舊客尋今日醉，立身人競此樓高。興亡有責誠知愧，生死無憑祇偶遭。空撫頭顱煙水裏，蘆花和我兩飄蕭。

題南滙葉超宗鳳毛清乾隆辛丑六月手臨三藏聖教序帖，適遊新場訪公故居歸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乾隆紀元四十六，初平金川戢囘族。先生棄官卧海曲，臨池自樂忘炎伏。先生之書如其人，先生之詩尤清新。死生窮達何所有，南屏水石期終身。志稱戀主恩莫報，豈識先生霜雪摻。百曲長留表墓詩，自對慚顏烈士廟。桑海流傳手澤珍，老屋猶卧荒江春。後公一百五十載，說學齋頭尋夢人。

登中山陵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龍虎江山幾廢興，登高欲賦我何能。滄桑六百年間事，風雨相望此二陵。

觀靈谷陣亡將士墓旁油畫惠州之役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不畫吳淞畫惠州，東江十邏骨成丘。何須更憶卑翁語，翠蘚蒼松盡掩羞。卑士麥問李鴻章：「生平戰績何役最著？」李盛稱太平天國之役。卑正容言：「吾德意志人却以殺同胞爲恥。」李大慚。

義軍行五首　二十一年十二月七日

男兒身許國，國破焉用家。入塞復出塞，履險勇有加。不抗彼何心，萬邦騰笑嗟。誓將血和肉，遍塗沙場沙！

堅冰豈無橇，青紗亦有帳。四時與方便，自助天所貺。掉頭謝妻孥，生悲死尤壯。叱咤豎閻雲，嗚咽黑水漲。

一擊出不意，乍合倏又分。萬衆一其心，利器徒紛紛。飛鴉仰射翻，軋軋空復聞。浴血一騎過，日暮千山雲。

龍沙一馬先，雞林丁李競。拔幟遼東唐，守律鳳城鄧。無名尤足豪，秉氣兩間正。桓桓蘇將軍，雖敗猶堪敬。黑龍江馬占山、蘇炳文，吉林丁超、李杜，遼寧唐聚五、鄧鐵梅。

滬瀆有奇女，髫齡姚瑞芳。邂逅燕臺秋，矯若猛隼翔。長驅敵陣間，孤身雙手槍。一從去遼西，生死今不詳。

癸酉一月北游雜感七首　二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昔放南溟跨赤躔，今從臘尾涉冰天。朱門繡幔家家火，門外鶉衣不蔽肩。

一棹明湖凍不封，朝暾染得鵠華紅。講筵相見嚴箴勉，餘興呼盧隔夜濃。

千秋恩怨付茫茫，忍淚驅車問北邙。天遣法官非法死，蕭蕭斜日照衰楊。張易吾墓。

百感迴環夢不成，天雞聲裏送殘更。不知緣雪還緣月，一白虛窗徹夜明。

宣南臘盡天初霰，浦口風號雪壓江。北地減寒南減暖，天時人事各非常。

藩籬盡壞到長城，擢髮誰能數罪名。十萬健兒拚一死，單衣裹雪上征程。

壺漿千里走相迎，力盡猶聞殺賊聲。不愛身家惟愛國，諸君何以答忠誠？

熱河避暑山莊感賦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王氣偏隨暑氣消，鼎湖終古翠華遙。萬松斧盡鳴濤寂，一石槌空出嶺高。春到關山渾不覺，劫餘人物百無聊。朝陽鼙鼓聲聲急，盼斷登壇大將旄。

壬申「一二八」之役，蔡望之奔走最力，常携其兒輩爲輸送役。題其所著國難日記　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漫天彈雨走孤身，二月江蕪慘不春。極目安亭連滬瀆，傷心甲子又壬申。移山累世愚公鍤，飽士千鍾子敬囷。留伴徐公橋不朽，人間何惜謗書新。

穆恕再湘瑶六十歲賦贈三絶句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見説鴛湖十里春，煙波長護老詩人。千金三散誰能識，一舸悠然問水濱。
山谷慚吟五六翁，放翁六二感懷同。難忘徐匯聯牀夜，三十年前學舍鐘。
了無善狀報君知，萬里歸從絶塞遲。落日大旗人不見，蕭條留得一囊詩。

令儀將遊西湖，示我二詞，吐秀成春，鎸愁到骨，報四絶句以廣之　二十二年四月四日

夢裏畫梁雙宿穩，眼前危厦獨支難。迴腸漱玉詞千首，愁煞江南李易安。
三月晴湖柳浪柔，吟懷萬種一囊收。華年如夢春如海，那許輕舟載得愁。
紅卍亭成畫本新，雷峯再造更何人。寒松自挺霜崖秀，轉眼天開大地春。
大塊文章總不平，一春鳩語倐陰晴。悲歡冷被湖山笑，賦到閑情見至情。

題西湖汪惕予宅　二十二年五月三日

過西湖汪惕予宅，俗呼汪莊，幽蘭在室，古琴在臺，新茶在璣，一花一石，皆主人手澤。頓憶童

年先外祖蔭餘老人經營東野草堂之勝，感不去懷。

兒時清福老難忘，一曲明漪百畝桑。少長田園知疾苦，家傳詩酒戒疏狂。十尋大木環村緑，四座名花静晝香。此日汪綸臨水築，當年東野舊書堂。

既序蔡蔚挺敬襄手輯江西省城塼圖譜，更題一律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十九年前惜此行，叫囂聲裏壞長城。蟲沙莽莽悲天淚，家國悁悁弔古情。儘有風懷酬土物，勝將文字慰平生。灤陽盾鼻何堪録，一例荒寒塞月明。

重六教師節揚州留題　二十二年六月六日

虎虎江風浪打頭，黄梅細雨過揚州。衣冠嶺上花新淚，歌管橋邊月舊愁。小院緑楊温客夢，大隄白骨壓春流。津梁諸子何曾倦，佳日山堂稍獻酬。

携家人玄武湖泛月　二十二年七月五日

波光澹沱一鏡涵，小航六七人受堪。陂塘盛夏忽秋意，五洲一夕窮幽探。如此江山如此月，滿懷憂樂與誰説？絮絮家常一棹歸，湖雲片片補襟缺。

哀彭禹廷　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禹廷在其鄉鎮平立民團，倡自治三年，家給人足，文教大昌，匪不得入，苛捐雜稅亦不得行。方承簡邀往觀，三月二十五夜猝遭仇害，全鄉憤起，罪人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已。

大野潛龍用在鄉，罡風一夕隕元良。蒼生水火森千劫，青史恩仇夢一場。身可贖兮人且百，魂歸來些帝之旁。汝南范子荒前約，遺札重開淚滿裳。

鄒平歸途寫景寄別梁漱溟、王柄程諸子四首　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揮手孤城夕照明，輕車卅里出鄒平。斜看林壑西南秀，恰過楊堤一半程。亦有黃山連白嶽，尚留女織佐男耕。征夫惆悵農夫喜，溝澮宵來雨已盈。

茅檐處處掛斜暉，六月村娘不解衣。有脚陽和今日見，無心惡諍此邦稀。涼分瓜果人情厚，綠透桑麻土脈肥。用我期年差已可，誰能廣魯遍鄉畿。

入暮山容淡欲無，周村行近得通衢。於陵高節歸黃壤，范子書堂勝碧蕪。白梃士爲知己用，青騾女倩愛卿扶。皆所見事實。萬方戢戢牛羊性，誰爲勤求牧與芻。

悟到亡羊路已迷，不甘家釀乞鄰醯。儘誇善政張春帖，誰憫勞農到夏畦。諸子有懷皆卓

卓，我生無似愧栖栖。山城早建圖書府，零落知交認舊題。二十八年前，錢琳叔（以振）宰此，所創圖書書館，題額尚存。

不忍歌 二十二年七月

大梁七月賓筵開，洛河雪酒名香浮金罍。猴頭之菌石花薹，天生野蔌嵩山隈。酒半主人颯起敬，宰夫手鯉肅聽令。云自黄河新網來，揚鰭撥刺猶堪證。切之爲膾菹作羹，一魚三俎惟客命。斯言未已鯉致哀，波濤故國永不回。刀鑊奇禍須臾開，奮鱗震怖赤暴鰓。雪沫直濺賓筵來，衆賓相顧慘無色。我起致詞先太息，好生惡死物性然，吾與衆生同一脈。古傳數罟不入池，孔釣不綱宿不弋。遠庖聊養不忍心，悠然而逝彼所得。天下安危治亂原，惟仁與暴念之積。我持素食十六年，吾心滋安體滋適。主人盛意雖足多，滿堂不樂難爲客。主人遜謝立拜嘉，請始自隗此風革。方今大陸龍蛇腥，殺機一發不可停。君不見，文章殺身湘丁玲，自殺日記窮幽靈，吾手兹編方涕零。衆生相殺且自殺，殺有有形有無形。無形者欲有形刑，恩仇愛憎不可名。嗚呼世界何由寧，嗚呼世界何由寧！

十月三十日曉湖 二十二年

獨客輕艭遠俗氛，高林初日淡秋旻。諸峯笑沐中宵雨，孤塔愁撐北嶺雲。味到深吟天與溷，身丁離亂我何文。百年短景供憂樂，冥寂空驚雁叫羣。

湖吟十二絶　二十二年

南海蕉琴一徑荒，百年祠榜鏟曾彭。湖山今日當王貴，門第金張海外裝。

湖上陰晴閒日翻，釀寒天氣客愁煩。萬蟲號命戀秋砌，一月媚涼窺客軒。

南湖盡處可誅茅，有客南冠物外逃。人與此樓兩幽絶，一燈呵鬼讀莊騷。汪千仞築樓南湖盡處，人少知者。

作琴五百墨五百，千今百古工鐫鑱。皖南人物多深刻，此老丘壑胸巉巉。汪莊主人惕予，雅士也，取雷峯塔材製琴五百，依琴式製墨五百，署名千今百古齋。

清泠第一虎跑泉，半勺軍持不值錢。好事近題九一八，行人個個爲停鞭。泉從九溪十八澗來，取名九一八。

後八百年血淚新，國族不亡大義伸。戲戲宋史精忠傳，萬古心香第一人。

老我鴛湖穆且庵，一樽風雨赴清談。定除君外無人識，逆旅門題訝楚南。我舊號楚南，久少人知矣。

樓外紅爐乍雪時，天才拈出妙風姿。駸駸欲奪唐賢席，千二百年楊惠之。樓外樓主人洪君塑雪像，綽有楊惠之風。

先秋裙屐已闌珊，一夜西風緑盡删。入手《霜紅龕》一卷，卷中人物眼中山。

入夢雷峯愴十霜，秋塍雲錦不成章。南屏山下無人到，深巷嚴扃卧二汪。汪千仞、汪惕予。

竟天清才陳曉江，卍紅亭子倚層岡。八功德水諸天佛，一大事緣人不詳。陳，青年美術家，留法歸，繪阿彌陀經境地人物，共十大幅，脱稿未踰月歿，年僅二十八。今就岳墳西建亭張設，非經特介，不得入覽。

土崩魚爛亦奇哀，事有因緣物有媒。民物湖山紛淚眼，吾生懷抱向誰開？

偕張表方、盧作孚、鮮特生遊莫干山十首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杭郊西去緑雲屯，百里峯迴到庾村。猶見山堂課耕讀，滿園生意長雞豚。

下山省力上山難，老路紆迴新路寬。一逕松陰人不見，隔峯笑語出林端。

山翠無心欲染衣，望雲亭角立斜暉。鳴泉啼鳥一時寂，風捲松濤聲入微。

幽居無燭室昏黃，眼送諸峯入莽蒼。開户自來雲片片，貪尋詩料不嫌涼。

隔宵一雨瀑添肥，誰向天池試劍歸。入谷不愁窮百級，愛看嶺上白雲飛。

隱隱羊腸電轂通，迢迢碧浪海門東。漫憎雲海規模小，一白連峯絮萬重。

除却登山滴汗時，幽齋盡日鼓涼飈。猩紅一朵翹羣緑，艷絕山花欲媚誰？
解甲何曾厭鼓鼙，撫髀心事託幽棲。買山倘許依風雅，獵取詩情作榜題。
山頭瓜李會嘉賓，山半筠籃血汗身。誰識朱門紅燭夜，壓肩猶有未歸人。
傾蓋眼前二三子，救時胸次萬千兵。愁看海色連山色，好借泉聲洗市聲。

題曾文正清咸豐九年八月十七日黃州行營手批梁令稟帖墨蹟二絕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居官第一飭廉隅，內外交修躁妄除。想見江城刁斗急，危襟月夜寫軍書。
文章豈爲功名重，事業須從道義求。萬衆瓣香拜文正，幾人領悟到源頭？

蔡蔚挺寄示程柏廬時煃三年前被拘南平詩及其和作三絕句 却寄，并寄柏廬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百日南平禍最奇，於今回首重驚疑。翻徵修養工夫好，歸獻一囊悟道詩。
緹騎深宵縛上賓，是官是賊不分明。是官爾我同僚耳，是賊今猶擁大兵。
學道應無寵辱驚，天將大任降君身。龍場了悟生和死，一點良知付後人。

里居主修川沙縣志，聚父老子弟，宿觀瀾小學文照堂水榭，日課一詩，得六首　二十三年一月

安得松陰晝掩關，讀書坐擁海雲閒。冷觀世變尋因果，遠屏塵囂謝往還。索悟玄之又玄外，全生材與不材間。抱殘何惜繙帑役，少長相携此展顏。

頗訝懸車竟杜門，衹因伏案禁窺園。林坰日落留雲久，水榭童歸剩鳥喧。罏子紅泥春自在，湯婆布被夜温存。草堂晨夕從頭數，國故家常語一樽。

久客還鄉不當家，忍從劫後問桑麻。先人名字陳編淚，早歲風波泛海槎。殘隸熹平摩漢石，初春東野賞山茶。童年消息留心影，説與西風雪鬢斜。先父五十年前參與修志，列名。

歷劫金絲壁未灰，登堂一爲笑顏開。即今蓬累方聞士，自昔蕭條異代才。獨念回天投責大，何須斫地放歌哀。艱難海曲求文獻，家國愁腸日九迴。

猿鳥風雲鬱草堂，干戈冰雪夢河湟。時危誰蓄三年艾，日蹙何祇百里疆。九仞高從平地起，百川細納衆流長。安排宇宙吾徒事，國族於斯敢助忘。

喬氏成城靖寇氛，欽公捍海亦奇勳。百年生聚彈丸小，一卷叢殘載筆勤。南北東西纔煖席，黃吴蔡艾早修文。蓬山東望風波惡，隔歲驚聲匝地聞。先伯平齋琮、吴丈恭之福梓、蔡崧甫宗

崁、艾誦劬曾恪，皆致力甚勤，未及志成，先歿。

川沙城西北，真武臺道觀也。住持比丘尼諦香募成新築借居修志三宿留題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苦行緇流餉美蔬，蕭條城闕見精廬。樓臺彈指曾何有，仙佛同龕了得無。野哭千家收戰骨，橫流百里蕩民居。抱殘此日空桑客，有筆應和血淚書。

過杭即景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車後桃花車前雪，西湖春深寒轉烈。湖濱別業賓筵開，愁心千疊壓酒杯，寫真攝影都無才。安得神力呵風雷，天雞一聲兩峯曉。初陽殘雪相輝照，一鞭人共桃花笑。

柯巖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紹興柯巖石佛寺旁，居民多開礦采石，有深至數十丈者。七星巖昔人稱爲天然廣廈，今就其中設小學校，壁有彭剛直畫梅，雲骨一峯，平地陡起，與曩年遊熱河所見棒錘峯極肖。

依山閣墮千塵劫，鑿壁龕供丈佛身。地不及泉藏磊磊，天然成廈樂莘莘。濺空雪沫七星

濕，畫壁梅魂萬古春。却憶棒錘峯不見，仰看雲骨一酸辛。

禹廟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南來尋禹穴，不見謫仙人。極目干戈際，偏隅熙皞春。畫船三月暮，朱笏一時新。酒箔傳高税，年年十萬緡。

紹興農村所見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鶯花流毒少，天足得春先。吾祝會稽郡，長留耕鑿天。村容全在望，里老更相傳。二五減租後，勞農漸有田。

紹興東湖　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見說東湖别有天，繞門山下水淪漣。卧虹曲曲愁無路，垂柳絲絲不礙船。小稷孤峯疑疊假，桃源一棹未逢仙。荒苔踏遍園無主，戊戌於今卅六年。

吼山　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吼山，相傳陸放翁讀書處，平地而起，奇峭秀拔。

吼山突兀得奇趣，放翁當年讀書處。數峯離立煙雲中，孤高下削上則豐。挺如倒插水晶葱，綻如長柄青蓮蓬。覆巔危石肖斜笠，莫之敢指愁墮空。高僧苦行發奇想，升巔坐鎛歸路窮。嗟哉此物來何許，欲尋根底石無語。祇見千層斧有痕，自頂放踵如束縷。或歸神力巨靈劈，或訝天工女媧補。豈知伐石出尋常，轉瞬千年事非古。試觀采石掘井深，丁丁空空續斷音。井間四壁層層鑿，彼凹此凸迹可尋。當日施工自高下，井井相通成百鎛。迅雷一聲地火發，豁然開朗餘谽谺。若者植立若者覆，天然翻若人工假。物情人事了不奇，吾從伐石得新知。重輕高下如人意，舍用轆轤將恃誰。漢陰丈人殆常技，前百千年早有之。今非盡巧古非拙，歸自吼山有所思。

雪竇　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從奉化之溪口，經入山亭上山，登妙高臺，四望峯巒環抱，有瀑從千丈巖直下，更有上下隱潭。雪竇之得名以瀑故。雪竇寺實名資聖寺，今爲釋太虛主持。

天童阿育王，莊嚴兩道場。欲覽溪山秀，甬東惟雪竇。雪竇溪山秀更雄，煙雲無際峯外峯。妙高臺頂試極目，周遭萬朵青芙蓉。水從千丈巖間落，如雷發聲出幽窒。長過匡廬三疊

泉，肥似黃山九龍瀑。杜鵑初苞桃怒華，異香風送巖洞茶。上下隱潭更奇絶，石磴百級通懸崖。山水文章一而已，快心惟在不平耳。誰謂和平天性然，無心流露乃如此。世途夷險有避趨，人心矛盾信有諸。莫尋資聖寺，未堪叩太虛。

奉化至新昌道中九首　二十三年四月三日

此道所經皆是溪山深處。溪口爲剡溪九曲之口，自此至新昌一百三十里，經公棠村、康嶺村、六詔村，過剡界嶺，而入新昌境。嶺以下，水皆入甬江，其上入曹娥江。日暮天雨，借宿竹岸村。明晨，經拔茅村而至新昌城。

論老披襟支遁才，到門訪戴子猷回。風流剡曲無人問，我向溪山深處來。

溪口山頭綠樹稠，萬千氣象樂亭收。華燈白遍緣溪路，襏襫人歸夜筏浮。

公棠社裏拂雲旗，康嶺廟前捫蘚碑。以此坊民吾欲式，剡源先正百年祠。

架木編枝成略彴，橫篙浮竹下溪渦。康莊一路成功日，無復林巒深處過。

盡日穿林度澗行，桃花流水若爲情。偶然合眼輕輿坐，勝聽隔溪鳥語聲。

六詔錢祠金碧輝，四明花谷散芳菲。新昌入境蕭條甚，兩邑村容有瘠肥。

雨脚濃圍日隱㫳，荒村一枕夢能甜。當罏秀慧年十一，不見主人陳押炎。

裹糧曉發更精神，放却籃輿自在身。行盡拔茅村外路，溪橋廿丈嚇行人。
現説山城息吠厖，縣官戢暴建奇功。昨宵竹岸羈眠穩，往歲萑苻嘯聚凶。

新昌

二十三年四月三日

新昌寶相寺前，有米書「南明山」三字刻石。白深標縣長見告，朱晦庵昔在此注《大學》，今其手稿猶珍藏於上塘村梁姓家。縣故多匪，自今縣長來三年，匪幾絶跡，地方傳述如此。

百里巖疆五代開，半分剡縣半天台。爲憐溪雨侵游屐，恰借桃花勸酒杯。海岳大書猶在石，考亭手稿不曾灰。我來處處原田誦，戢暴驚聞邑令才。

天台

二十三年四月四日——七日

第一日，自新昌縣城發，由天台之西北經觀音嶺上山，宿萬年寺。第二日，適清明節日，訪方廣寺，觀石梁瀑布，瀑合大興坑及金谿，五百五十四尺。是夜宿華頂寺。第三日，平明上山，山頂有智者大師拜經臺、降魔塔，天風浪浪，萬山俯伏。下向東南行訪覓螺溪鈞艇。螺溪鈞艇者，一瀑下經曲折之螺溪，遇一獨立之峯，當溪中心，瀑自峯下通出，峯有籐，自巔下垂，著於瀑際，若鈞絲然，故名，今此籐無有矣。是行艱險萬狀。至高明寺，有智者大師所遺袈裟及

鉢，有楢溪大師即傳燈和尚寫經瘞筆之家。是夜宿國清寺。第四日，入天台縣，從城外望山半赤城，孫綽賦赤城霞起以建標，極肖。

少讀興公賦，神游赤霞城。其歲甲戌節清明，其人以畫以詩鳴。誠動天鑒玉汝成，縱目三日攝萬形。雲霓晴雨風雷霆，我所尤奇在雲海。初仰諸峯若覆鬘，少焉輕寒拂煩頮。隔澗高巖失磷礌，停笻游侶駭相待。不知雲裏吾身在，忽焉照耀五色霞。尼姑嶺頭日漏斜，俯視下界相驚嗟。赤者沙壤青桑麻，雞鳴隱隱千人家。颼颸一陣山風作，團團雪絮出幽壑。須臾大地張輕幕，稍讓諸峯露頭角。諸峯黝然雲一罅，終焉滅頂遭兇惡。百無一見惟渾噩，斯時吾身殊分明。天風鸞鶴游太清，但愁四海方況冥。一宿萬年寺，再宿華頂峯。中覽石梁瀑布雄，雨脚滴瀝泉琤琮。大興坑左金谿右，交流傾瀉如奔龍。直注深淵復旁溢，噴沫高射天微濛。長梁屹然横當衝，梁寬及咫魚背隆。奪門下出何洶洶，坐令觀者耳欲聾。梁端小殿精鑄銅，勇夫渡梁矜奇逢。凡所有得貪天功，罷遊少憩方廣寺。僧言雨後瀑奇異，岫雲昨出非無心。天公釀雨有深意，傳燈筆冢古有碑。螺溪釣艇今失絲，欲窮造化發奇趣。縋幽涉險寧告疲，最後乃登天台寺。智者大師開宗地，止觀性相通顯祕。千三百年道未墜，一衣一鉢長留記。拜經臺，降魔塔，登高拂曉風蕭颯。歸途仰首萬峯雲，赤城天半開閶闔。

下雁蕩過上馬石村留贈胡仲侯　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朝發能仁寺，言尋上馬石。輕雲幕四山，不掩疊嶂碧。飛泉得雨肥，翻空五百尺。愛山不忍出，依依兩遊屐。重賴主人賢，爲黍餉過客。家釀甘始升，楊梅紫新摘。殷勤見二子，欲別意還惜。明朝天放晴，雁湖探祕蹟。

雁蕩　二十三年四月九日——十二日

第一日，從大荆鎮入雁蕩，鎮逢三六九日有市，是日陰曆逢六，山市如雲。鎮中心培風閣，可眺雁山外表。遊石門潭，元李五峯孝光住此。過老僧巖，下登謝公嶺，轉入靈峯道。中爲鳴玉溪，溪南爲連雲嶂，有峯若犀牛望月，溪北則天冠超雲諸峯，尤雄偉。峯下有半月洞，均可於溪橋見之。靈峯第一亭，旁有雙笋峯、騰波巖，下有照膽潭，上有金雞峯，有道觀名北斗洞天。樂清縣長張叔梅置酒於此，導遊者蔣叔南、蔡旅平二君亦至。蔡君奏三絃秋江夜泊、思顏操各一闋。夜赴靈巖寺宿。第二日，晨起，則見天柱、展旗二峯，偉大莊嚴，左右對峙。其後屏霞峯，旁爲藏珠巖、卓筆峯、大獅巖、小龍湫，美不勝述。六十五齡周如立，能自拔地七百五十尺之天柱峯頂用長繩自縋而下，翻空蕩漾，從容采取絕壁幽蘭以贈。叔南有廬在屏霞峯

上，以祀其先燧堂先生，展謁留題三絶而行。過馬鞍嶺、玉霄峯，又名觀音峯，峙於上蓮台，嶂承於下，深移我情。是夜宿能仁寺，有大鑊，宋元祐年製。左近七賢書院，今廢矣。第三日，更前行，雁蕩瀑布，若梅雨潭、梯雲谷、西石梁，皆極可觀，以及靈巖寺之小龍湫，能仁寺之燕尾瀑，雖小亦有致，而以大龍湫爲最高大，最精麗。旁爲雲門峯與雙剪峯對峙若門。既觀止，乃投上馬石胡仲侯君家宿。雁蕩最高爲百岡尖，出海面三千五百九十三尺，既爲遊程所限不及上。頗思遊雁湖，湖在山巔，多水草，雁蕩得名以此。連日苦雨，是晚有晴意，不意第四日晨雨轉甚，乃渡黄金溪至良園，飯於蔡君家而下山。

天台觀雲發奇趣，石梁雙瀑雄可怖。若論峯巒絶世姿，所見無如雁蕩奇。我從東北大荆入，市逢六日如雲集。培風閣上縱遐矚，千巖萬壑秀堪挹。石門深深碧水潭，五峯會此留茅庵。峯巔老僧狀傴僂，儼然長揖迎客驂。斯時遊侣氣驚沮，謝公嶺外峯無數。文章楔子此開篇，雄奇尚在雲深處。峯迴路轉山陰道，前驅拍掌靈峯到。一溪鳴玉戛清妙，溪南列嶂連雲繞。犀牛望月喘可笑，溪北天冠峯逼肖。佐以超雲意孤峭，洞開半月鑿天竅。自餘巖巖絶名號，如召巨靈對蒼昊，如列笙鏞會清廟。上插九霄掩七曜，溪橋小坐收清眺。更上靈峯第一亭，插天雙笋何青青。騰波巖水清可聽，碧潭照膽長淵渟。金雞一聲天下醒，北斗洞天通帝庭。故人置酒肝腸熱，秋江一闋思高潔。秉燭夜遊興未歇，星斗飄垂路百

折。不見靈巖古寺來，但看峯影峙雙鐵。靈巖奇出靈峯上，展旂天柱兀相向。巍巍寺後屏霞嶂，藏珠卓筆名之當。大獅巖與小龍湫，陰森幽怪莫可狀。六十五翁老好奇，猱升天柱如履夷。長繩縛若倒綳兒，翻身翩翩驚鴻嬉。忽捫絶壁采蘭芝，從容及地絶喘嘶。長繩蜿蜒吾度之，七百五十尺有奇，觀者額汗驚淋漓。屏霞山半廬精絶，樓頭栗主供先哲。燧堂先生魂可招，思親淚共泉嗚咽。二靈自昔縈客懷，吾愛馬鞍嶺亦佳。玉霄一柱聳天半，蓮臺列嶂青可階。能仁寺榻何妨借，千年大鑊今無價。七賢書院付荒榛，朱希晦李孝光王十朋胡彥卿章綸二謝鐸、省。橫峯側嶺天下無，卽論瀑布亦絶殊。碧瀉雨潭梅五出，珠跳雲谷桃千株。西石梁邊清洗耳，琤琮亦頗雄一隅。小龍湫小燕尾短，俯拾卽是姑舍諸。凡茲諸瀑佐遊賞，大龍湫實爲之長。奇峯雙剪雲門敞，白虹上貫天垂象。目測何止五十丈，壁凹巖凸淼奔放。團團滾雪下銀潢，串串垂珠結珊網。因風翻空欲化煙，入池失勢難成響。朝霞一色捲文綃，夕曛五采張羅幌。飄飄著潤肌欲酥，津津滴膩魂全蕩。持與石梁絜短長，此何精麗彼粗獷。彼如壯士拔劍雄，此如仙子出塵想。除却美邦衲割雷，神州吾見殆無兩。百怪千奇不可圖，一斑窺豹殊粗疏。歸程阻雨上馬石，悵望愁雲幕雁湖。

永嘉中山公園所見　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斜日江亭逝水沉，飛霞庭幹飽霜侵。吟魂入地祠塵黯，戰血迴天碣意深。紅粟太倉因舊積，青衿城闕嗣新音。事功性學都何有，我欲千秋起水心。

舟山半日遊　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成仁祠，在定海城鎮鰲山下，以祀明季官民爲國捐軀者。宮井爲魯王妃嬪殉節處，雪交亭爲張肯堂守舟山時所葺，具詳全謝山《舟山宮井記》及近人所作《明季諸先烈舟山殉國始末記》。

吾遊定海城，言登鎮鰲山，山下弦歌聲，列隊皆童丱。尋聲下訪迷失道，道旁宮井埋青草。三百年來碧血新，謝山一記猶堪考。雪交亭前梅樹肥，成仁祠外風滿旂。摩挲栗主百二十，在昔何盛今何稀。徘徊周覽興未歇，倉河頭巷碑留跋。道光庚子年六月，殉國義民李昌達。城可拔，地可割，匹夫有志不可奪，庶幾强虜凶威遏。嗟嗟東北好河山，亦有義民無義官。官不生降即生還，低徊今昔空長嘆。爲語莘莘諸學子，與子同仇雪此耻。

千齡宴第二集壽馬相伯先生九十五呈四絶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年年春榼市西開，爲祝無疆競舉杯。今歲先生登九五，飛龍乾健自天來。
九二蘇門孫夏峯，西河九四亦稀逢。一編今古疑年録，碩學耆齡獨讓公。
艱難計算到傳薪，曾比甘泉九十春。一歲願投詩一首，不才準備百篇新。
佳日千齡會唱酬，新祠子野老風流。關山東北愁無限，那許先生便白頭。宴罷先生填詞一闋，傳示同席。

江行 二十三年七月九日

江城未暑已蒸溽，赤雲挾火作三伏。高樓文縠飽涼飈，枯畦望斷雨霑足。南皮有會非浮瓜，清談勝侶忘日斜。鄱陽雖詎匪傷雅，一編新舊思紛拏。金焦雙墮江心緑，濁流不礙繁星浴。却聽新聲摧肺肝，凄涼破網《漁光曲》。

廣昌歸來 二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百里盱江十駕遥，村雲殘破見新碉。軍中人物森頭角，刼後山川鎖寂寥。小隊郊坰親畚鍤，頭陂砲火燭層霄。書生别有憂天淚，終盼仁霖長愛苗。自南昌南行至梁家渡七十里，臨川百八十里，南城三百三十里，南豐四百五十里，廣昌五百七十里，皆沿盱江行。三日往返，車停十次，凡一千一百四十里。

匡廬謠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共和建元之三年，四月匡廬成遊記。一十三年我再來，二十三年我三至。逢三總是入山年，十年一至期未愆。諸峯青葱不改色，喜我亦無霜上顛。翻觀大陸龍蛇走，雲衣百變成蒼狗。衆人皆醉誰與醒，天遣此江變春酒。名山政局亦屢翻，大事無如漢逐蕃。碉樓嵯峨山之樊，盡除道茀張戎幡。桓桓始識山靈尊，蘆林花徑皆新村。王坡抉發瀑怒噴，小亭鑿引靈湯温。山南山北雲列屯，散者整齊疏者繁。幽閴者通寂者喧，人力所至鑿混元。從此更無捨身者，危崖設障安神魂。山僧人事殊弗省，變色而談苛虎猛。我聞匡廬三士陳三立李一平嚴立三，欲破雲扃期得請。

四海　二十三年七月三十日

四海爲家盡弟昆，物猶吾與況同倫。素琴獨奏娛羣耳，緑樹親栽蔭後人。凡事有成事到收功何必我，惟天無外天如私覆莫非不成春。平生未逮知多少，百歲勞勞七尺身。

小天池梁和甫手創楊翼之分寓廬，招宿十日，留贈　二十三年八月三日

天池雖小天生成，一隅占勝名不争。兩崖蒼蒼障南北，在山終讓流泉清。丹甍白石屋八九，鄱陽湖水堂坳傾。我來三伏不知熱，交蘆冷與伊人別。蜀亭一席聊樂分，相期更賞梁園雪。祇愁山外亂雲多，巖阿叢桂空提挈。揮手西崦送夕陽，回頭素月升東方，雙丸終古出没忙。天地生我何堂堂，無使等閒雙鬢霜。

漕河涇農學團屋前兩桐樹二絶　二十三年九月一日

當軒瑟瑟兩株桐，無恙秋來落葉風。儘汝孤高成百尺，敢貪雨露上天功。

高山流水夢中尋，相賞牙期何處琴。留爲後人作梁棟，園丁自抱百年心。

重九西湖謝客，讀琴隱園詩，寄秋水山莊主人史量才家修　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冷絶重陽客裏天，打門風雨晝深鍵。未荒籬菊如人淡，得飽園蔬勝蟹鮮。白髮詩翁猶殉國，碧山琴侶漫尋仙。平生總坐浮名累，小隱能令意灑然。白髮句指湯貞愍，不意史君於十一月十三日自杭返滬途中被狙殞命，不及一月此語竟成詩讖。余哭君詩有「碧山殉國詩成讖，白日陳尸帝不知」句。

題湯貞愍雨生小像，應其曾孫定之屬　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我讀琴隱詩，卓犖詩中傑。雋雅何曾似武人，風流絶未妨奇節。自公出塞詩益工，太平詩將海内空。意愜能飛眉宇色，句奇時挾幽并風。題罏手澤珍信國，易服豐采鷲子容。風亭月榭坐琴侶，謂公清福宜考終。一身殺賊作露布，卽此才名已千古。琴心畫意書手兼，任取一端誰比數。一官投老栖江城，死生一擲千人驚。不死王官死天職，新街血戰如聞聲。卽今國步艱難久，披圖愧對蒼髯叟。曾元好學似而翁，公詩集卷十五題愜手一編圖句。努力無忘忠孝後。

趙竹君鳳昌八十，馬雋卿士杰七十，李耆卿錫純六十，江問漁恆源五十，集趙惜陰堂公祝　二十三年十一月六日

惜陰清閟隱人海，真靈相業山中在。溯從庚子迄辛亥，興亡夢覺驚風采。皤皤一老秦亭來，盛年珥筆遊蓬臺。大隄鄣水溝江淮，長髯風雪日往迴。鄣侯早隱有仙骨，善藏民富用不竭。佛號聲中呵豕突，善氣縈結未華髮。古傳三壽宜作朋，八七六十如塔層。就中江令最年少，却因讀《易》寡過能。白門柳換梁園雪，摩頂匪恤餘鬅鬙。淞波一翦秋如畫，卅年陳績付清話。有獻於國倘已多，有錫自天不須介。相看九五白眉翁，此正壯年日月邁。嗟哉東北多封狼，荒荒山川阻且長。諸公若定指揮策，人慶無疆國有疆。

樂農招遊太湖衛玉惠泉明劍偕　二十四年一月九日

銜波短艇駭電掣，挂林斜照眩雲纈。天心釀寒不成雪，賺得梅花暗香洩。梅園南望何溶溶，貼水朶朶青芙蓉。長橋百丈眠春虹，匠朱梅春天巧奪百工。雖曰未學神已通，寶界山根叩紺宇。世情茶味證甘苦，如飲冷煖君自知。除却山靈誰與語，嗟哉成功非等閒。萬家衣食齊歡顏，餘事經營湖外山。主人含笑答客問，功成有意無意間。樂農縷述偕其兄宗敬創紗廠、麵粉廠之經過，但知刻苦猛進，其成功實以無意得之。

非有齋額字書成，被竊，改題非非有綴以兩絶　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身外我何有？何嘗有我身。林陰容小住，非有當齋名。

君子梁上來，賞奇負之走。詔我以真理，非有非非有。

壽相老人九十六齡　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民國紀元二十四年，相伯先生春秋九十有六，時正手譯基督傳記，將完所業，同人以三月十九日集上海土山灣恭祝。是爲千齡宴第三集，退而賦呈，全詩九十六字，如先生之齡，願歲獻一

詩，雖千言不敢辭。

端居玩羣動，衆生戀小年。小年大年何用絜長短，正懼碌碌羞彭籛。巍巍相老人，今之徐文定，學遊歐亞通，道籥天人應。政海偶迴翔，聖功必以正。皎如日，明如月，如風風人雨雨人，登樓神采長輝發。譯完基督遺經千八百年前，先生大年八十又二八。

寫懷二首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積小功成大，求精道在專。扶危彼相手，任重匹夫肩。智眼寰中遠，憂心天下先。同胞騰萬口，誰爲念顛連！

神交千里合，物性一誠通。富教談何補，明夷道豈窮。孑黎風偃草，晚翠歲寒松。吾亦行吾是，東西心理同。

河車雜詩二十首　二十四年四月五日——五月六日

輕車千里破黃埃，忽地橫江暮色開。不辨柁翻和轂轉，滿裝名士過江來。

滿眼楊花舞嫩晴，全無主意撲窗櫺。便教化作池萍活，總是輕浮過一生。

三月夏正桐始華，東人製屐美材誇。紫英萬樹能留客，芒碭山高欲下車。

先人壯歲此邦遊，五十年前屐雪留。終古黃流成大患，貫台口外蕩廬疇。

銅瓦廂堤接貫台，豫齊燕界易成災。事權學派爭無已，百萬生靈豈暇哀！

桐槐西院午陰清，相對傾談蓄舊情。倘許梅庵溫昔夢，六朝松下讀書聲。

待人如日烘冬暖，說理如磚落水圓。困勉半生吾未信，誓將斯意餞華顛。

忽聞人笑忘年老，始感吾生歷世多。五十津梁人忍倦，又攜綠鬢看黃河。

莽莽關河渺渺思，猶龍此去欲何之。一言合補五千注，莫認無爲是不爲。

渭南瀟洒似江南，風柳絲絲漾碧潭。使我渭川千畝竹，爲君佳處一茅庵。

灞橋銷盡古今魂，流水斜陽尚屐痕。一笑書生留本色，故人迎我到郊門。

百錢百觔梁上櫰，一金一口懷中兒。廿年兩陝傷心史，耆舊從頭說亂離。

到此民勞汔小休，家家物物罷誅求。官民情重成師弟，叔子雍容自帶裘。

涇原鄭白早開渠，唐宋明清代濬疏。終仗水泥精鍊力，今人敢笑古人粗。

摶摶大野莽塵黃，風雨姬姜墓草荒。想像三千年以上，招招一水造舟梁。

歷劫衣冠見苦心，蝶盃無恙放喉吟。古秦聲異今秦俗，亢激迂徐演變深。

少陵祠與玄師塔，寂寞城南弔古情。詩史千篇篇有淚，相宗八識識無明。

太華岧嶢削不成，五峯兩日盡遊程。愛山更愛山民好，一夕兒笘見性情。

落日關城畫角哀，河聲嶽色客心摧。片帆欲喚楓林渡，太息橫流去不回。
大好河山我欲歌，興亡今古感懷多。八千子弟須磨勵，與子同揮塞外戈。

觀涇惠渠留贈諸工師，並懷李宜之協　二十四年五月三日

萬峯深處響飛泉，不信人工竟勝天。大脈平行仍挹注，伏流涌現忽洄漩。三年畚鍤千夫汗，一碧禾棉萬頃田。盡力溝渠吾何間，漫將工拙較前賢。

華山　二十四年五月五日

往者轅固生，華嶽寫遊記，讀之神欲飛，廿年後君至。太歲在乙亥，夏正其月四。姚生惠泉我良侶，資糧供維備。二車辨色發，輕掠華陰鄙。三峯何岧嶢，望影已心悸。院門叩玉泉，山根得少憩。竹兜未童習，下溝俯欲墜。五里第一關，十里莎蘿坪。毛女樂洞居，神話留咸京。與夫指山凹，白蛇遺難形。行行二十里，青柯坪不扃。鍊師惠我多，布鞵易革輕。有石號迴心，客心始屏營。陡壁鑿斜級，下臨溪莽青。壁孔容半足，左右鐵鍊縈。是名千尺幢，登山此初桄。上有百尺峽，舉趾危欲傾。仰見下峽者，頭汗喘有聲。巨石老君犁，更進愁猢猻。一過車箱谷，巉險難具名。惴惴登雲臺，北峯窮崢嶸。青柯坪以上，何止十里

程。道人闢精舍，餉我以黃精。雖樂敢流連，舍此還復行。一梯斜上天，垂直如引繩。其上擦耳崖，側身修未能。崖盡得山脊，蒼龍嶺見稱。浪浪激天風，氣噫喚不膺。自下上峯頂，非此無由升。遂從五雲峯，上攀玉女宮。玉女正乎中，東西南北通。此外峯無數，羅拜兒孫同。既安危未忘，少休力轉充。朝陽鳳不鳴，乘風吾欲東。直上復直下，矯捷如行空。論位玉女尊，論高數南峯。巍巍金天宮，一覽諸山窮。其陽有大脈，西北迷所終。少華似弱弟，徐行兄是從。東北瞰黃河，夭矯龍門龍。渭水東注之，雲樹春蒙龍。受溉者萬家，方卦鋪青葱。倏然白日匿，作雲雨意濃。黃冠下賓榻，丹房停游筇。全山四十里，盡此一日功。功成敢告勞，餘興猶能作。輿夫招使來，班荆以爲樂。六人占姓二，四李加兩郭。家在上洞兒，力田殊不惡。不染阿芙蓉，亦不嗜賭博。所苦不識字，惟恃健腰脚。作書試教之，顛倒認無錯。成言授之誦，欣然若大穫。往時茅塞心，一旦雲開幕。尊我以爲師，情意良非薄。中華千年來，嗟此未彫璞。明朝覓歸路，掖我加殷勤。西上蓮花峯，五峯遍遊身。朝暾紅四山，巨幅斧劈皴。下坡輿倒坐，臨別還逡巡。吾誠愛華山，尤愛華山民。

乙亥七月青島有贈 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神州東盡碧一灣，有山巉巉不可攀。向陽繡錯通瀛寰，殊方異種輻輳乎其間。國魂何地雄

堪叫，雲開喜見田橫島。四十年來海水飛，憎主何分甲乙盜。揭來江海愁轉蓬，一隅猶樂熙皡風，五十萬人謳歌同。雙山葡萄秋釀醲，丹山亭隖春花紅。一廛許我衣褐從，與君日夕談神農。

勞山記遊十二首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

偶合萍蓬信有緣，羊兒紀月豕兒年。翁齡七二童齡八，聽水看雲各任天。同遊二十三人，漸盦沈恩孚年七十二，梁女八齡。

一徑斜通柳樹臺，綠雲深處酒旂開。早聞村落新弦誦，石屋金絲付刦灰。勞山舊有石屋書院。

驚看破壁玉龍飛，靜聽潮音入妙微。天爲游人足幽趣，隔宵一雨瀑添肥。

行行一水至九水，處處茅廬是石廬。歸去夕陽王子澗，一囊詩思壓輕輿。

潭月橋邊納午涼，石門峽口挹嵐光。勞人合住勞山未，却笑奔泉一例忙。

再上勞山一惘然，聊齋文字憶因緣。上清庭院今無恙，不見耐冬三十年。

萬里歸帆千梵筴，百年臨海一漁村。無終無始山頭石，歷盡滄桑噤不言。

法道法天法自然，末流丹竈誤師傳。是誰真解長生訣，慈儉不爲天下先。

華嚴寺外斐然亭，更上明霞洞不扃。絶愛憨山詩一首，海雲深護閣藏經。

三上勞山息大勞，蕭森一院響松濤。白雲仙卷空持誦，身在誰能世外逃！
萬峯深處花花浪，滿地荒榛挂玉泉。恰似村姑饒嫵媚，亂頭粗服得天全。
歸路仍趨柳樹臺，隔溪碧嶂畫圖開。勞山畫石兼諸勝，劈斧披麻任剪裁。

虞山懷舊三絕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失足成千古恨，空携雄涕弔江潭。多君博雅饒風趣，隔舍鄉音趁夜譚。殷次伊（崇亮）
書生作宰亦精神，枌社弦歌轉眼新。晚歲鄉邦考文獻，滄江遺恨失傳人。丁初我（芝孫）
孽海煙花漫品題，懺將綺夢付鷩聲。詞人老去留仙蛻，白髮秋娘日夕啼。曾孟樸（樸）

江行十首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二月二十日

到眼蓬蓬未是春，淞波剪恨送征人。遲遲雪柳歸何處，莽莽江山着此身。老癖圖書外何有，客心魚鳥壹相親。廟行薤曲聲悲壯，鍛鍊千年蜀碧新。
騰騰一水沸金焦，寂寂五峯江海交。季子文章餘事在，小姑詩酒廿年遙。魂歸楚尾無青草，星落旄頭有赤熛。到底英雄論成敗，素車怒射燕磯潮。
黃鶴樓前散舳艫，百年陵谷見乘除。抱冰互保扶危後，易幟共和建國初。金箭美才無晉

楚，漢江遊女有詩書。神廬吾亦東湖愛，奈此煢煢野哭餘。

壬戌曾追赤壁舟，歸途亦上岳陽樓。十年野血羣龍戰，一夕天門萬骨浮。赤地刀兵兼水火，朱門歌管自春秋。荒荒象鼻山前土，楚國書成寶未收。

身後功名那可憑，相才吾欲起江陵。當年吳蜀曾爭地，今日西南倘得朋。差喜拂雲棠蔭美，定看揮日魯戈能。尊前舊雨逢今雨，一夕園遊感不勝。

金甲春農事可嘉，東山忠骨枉蟲沙。急須飛將豐毛羽，忍對諸生惜齒牙。入座南冠猶有禮，隨陽北雁已無家。長沙終見登宣室，吾愛清才柳劍霞。

夷陵西去萬山雲，六六巫峯一水分。隨地花鹽堪入味，成圖拳石亦能軍。靈風屈子祠前拜，夢雨《高唐》賦裏聞。白帝孤城誰許臥，亭邊百戰舊時裙。

空冷灘接洩青灘，入蜀於今路未難。到處雄奇大斧劈，幻成慈孝合家歡。兵戈想像留書劍，牛馬忠勤見肺肝。吹氣蒲蘭碑下過，幾人天職似君完。

不夜園林禁客眠，紅梅萬本拂吟鞭。燭奴密樹惟窺影，罩子（蜀稱霧曰罩子）遥山不見天。何物雨雲幻神女，祇今涪萬少春鵑。瀟瀟一枕江聲裏，歸夢吳閶曉泊船。

夔府西來渝萬東，巖城盡在白雲中。平沙金礫憑君取，小縣樓臺亦自雄。峽裏人家生有養，峯頭碉壁盜無蹤。長纓一騎桃花血，請向蓬山去掛弓。

青城山　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既觀都江堰，遂趨青城山。一肩滑竿三十里，禾麻雞犬居民閒。范賢故居未及式，但聞流水聲潺潺。一亭引勝暝煙裏，第五洞天不可攀。鍊師何惓惓，籠燭自開徑。侵晨溪雨阻遊屐，長日甌茶助談興。我聞老聃三寶首曰慈，無爲而爲非不爲。陰氏責金惠窮乏，鳴鵠治病百姓師。逍遥千家倡自衞，思邈千金方廣醫。凡諸求仙者，匪敢以自私。方今嗷鴻遍海宇，掉頭忍與人世辭。師贊我言非河漢，五千真諦知者罕。少年憤世求入山，荒荒天職良可嘆。高談未已雲入房，張我軍者兒方剛，詩成各盡酒一觴。垂乳銀杏老生子，大脚玉茹香調羹。爲語飛昇今有術，我曾拔宅雲中翔。

劍門　二十五年三月十日

飇車上阪扶摇勢，峯迴逕逼不可制。坡陀行盡變山容，鏟天疊嶂白日蔽。砉然雙闕摩雲開，當門巨石何崔嵬。誰歟鬬此五丁鎚，鬬成小徑容身纔。真疑太華崖擦耳，視彼夔門猶恢恢。其旁小劍門，丸泥封荒萊。別逕不許捫蒼苔，除却飛將從天來。摩挲絶壁驚奇采，大小母子石磷礌。高崖百丈皆磊磊，誰盪成圓壓成磈。始知過去萬千年，此地滔滔猶大

海。出關千里秦隴行，插空萬劍天爲驚。迎面諸山盡北向，隨陽獨雁猶南征。巖巖天險正多故，有關不守真庸懦。我聞昨歲赤熛怒，當關奇扼官兵住，蟲沙猿鶴悲無數。

温泉峽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深江峽束奔流住，幻作琉璃碧凝沍。春山憮憮雲醉之，破曉初醒還睡去。山樓百丈臨江開，絳桃玉蘭錦繡堆。佛殿鐵瓦青崔巍，琴爐磬室相依偎。藤根温瀑若潑醅，我身既澡心絶埃，善與衆樂誠快哉。抱雲一枕客夢回，江聲泉聲驚喧豗。千軍萬騎疑敵來，與子同仇寧徘徊。棹謳上瀨淒以哀，如訴民隱心爲摧。何處笙歌沸遥夕，雲外樓臺自金碧，嘉陵江上神仙宅。

北碚温泉公園三宿留題三絶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嘉陵江水碧於油，夾岸春雲懶不收。勞者有聲誰會得，清宵幽怨棹人謳。

數帆樓外數風帆，峽過觀音見兩三。未必中皆名利客，探幽我亦泛煙嵐。

桃花細雨銷山門，鐵瓦班斕古殿存。清絶頭銜山學士，見無佛處且稱尊。白桃花有紅點者名山學士。

成渝行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

成渝之間八百九十里，鷹巖百折仆復起，自餘如繩又如砥。我來何見去何聞，嗟嗟吾僕亦痛矣。內江之糖富榮鹽，地中有火明夷占。富媼美利誰能兼，盜天國氏何傷廉。忽聞道左啼飢者，當街餓莩赤兩踝。鶉衣百千走牛馬，有虎有虎泰山下。

兒方剛生日，同上峨眉金頂作　二十五年四月四日

母兮生汝劬勞日，墮地於今卅五年。迢遞迎從霄漢下，閶闔扶上大峨巔。功名期望皆身外，天地莊嚴在眼前。此體此心都付汝，母心純善體純堅。

留題峨眉縣城兩絕　二十五年四月六日

山市清明冷夕曛，女牆流水虎溪分。平生此事傷廉甚，飽掠峨峯兩袖雲。

密密疏疏三萬家，錦屏風下李桃花。愛山更愛山民好，栽了山秧去賣茶。峨眉縣三萬零四百四十三戶。

大宇歌自鄂飛陝空中作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宇窣窣風浪浪，千山萬山明夕陽。俯看太華小培塿，終南大脈橫脊梁。江長漢廣行潦耳，自餘糾結難名詳。中有千年民人未睹世界大，亦有溝猶小儒讀書自娛不問國族之興亡。龍蛇大澤靡不有，豈無鸞鳳棲高岡。刀兵水火一劫白萬骨，亂極思治還復修農桑。以此搆成周秦兩漢晉隋唐宋朱明大史册，共和五族稍稍流曙光。旁風上雨來重洋，江帆海舶争輸將。人人蹶起求生本自力，中州元氣猶靈長。我生其間天職寧自忘，誰披荆棘修康莊。游心八極目四海，補苴罅漏汲汲殊未遑。九邊寇烽日夕張，奮我神威收巖疆。人心不平有如地，山川糾繆心憂惶。無情白日自西匿，惟見大塊煙雲餘莽蒼。

大風中空行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到此真浮博望槎，手捫日月弄雲霞。紅黃疊浪珊瑚海，黑白翻空玳瑁花。直欲孤身犯牛斗，應憐下界慘蟲沙。開襟無際成高朗，何用人間更憶家！

悲王光祈客死歐洲 二十五年

誰遣天涯死此才，交情江海幾銜杯。萬千劫後心能定，十二年前首忍回。砥柱橫流君所志，廣陵斷響我尤哀。絶憐雨覆雲翻地，一紙清容出積埃。去歲尚從舊《申報》內檢得共君攝影一紙。

壽韓止石國鈞八十齡三首 二十五年

淮海維揚一老成，早年卓犖秉忠誠。案無積牘驚精力，政有餘寛見性情。身退終惟洪水懼，官高不改舉家清。歸裝袖得峨眉雪，恰藉綏桃勸一觥。

塞外珠槃早捧函，江南虎帳更親參。和光亂裏銷凶燄，雅量忙中耐客談。餘事盛聞傳墨妙，循聲亦遍蔭棠甘。平生調護扶持力，大抵深心未盡諳。

一雁雞林重社枌，瞻園百日廁班紳。簿書雖困良知在，溟渤相期語意真。甲子年來餘涕淚，滄桑隱後尚經綸。椿庭生與公同歲，祝嘏聲中有鮮民。

哀顧君義兩首 二十五年

不堪三峽倦遊身，天奪維揚一俊人。到死猶聞語清澈，平生留得膽輪囷。亦從柱簡搜殘蠹，未許池蓮染點塵。交到深時無幾日，每懷此意極酸辛。

一夕談心各悔遲，津橋逆旅訂新知。君平世未相忘日，太白人皆欲殺時。獨掃陰霾開直

道，更從鄉國證交期。廛廛十五年來事，零落江雲酒一巵。

九九歌三首爲兄濟北洪培壽 二十五年

少年少年，雙影翩翩。兄乎讀書肇溪寶訓堂西偏，弟也就學東野孟氏之齋前，兩兒秀發衆所憐。依依父執，珍此玉雪，請闢甥館居其一。萱闈鶴髮歷劫存，百無可望望兩孫。

中年中年何勤勤，弟也東西南北人，居者行者勞乃分。莎城有衆，惟兄董之。公款公産，兄實筦之。濱海有田，棼者紀之，煩者理之。弟致其虛，兄則實之。不求人知，惟天質之。

老年老年勞未息，兄年六十，弟年五九，天賦吾力能自食。五十年前事休憶，攬鏡顏紅髮且黑，入門妯娌兩相得，聰强兒孫各在側。兄生九九天所錫，黄華黄酒香兼色，一事老懷長惻惻，危邦逼仄復逼仄。智矣吾家兮，何以存吾國？

蕪湖築懷爽樓紀念袁爽秋昶寄題二首 二十五年

六君子後哭三忠，文采如公海內宗。勝地獨遺千古愛，靈旗常滿一江風。舍生天地扶元氣，落筆煙雲抉化工。庚子朝臣少相識，雲間海上想游蹤。

卽今學海盡桑田，鶴返吾園一惘然。先生嘗讀書上海龍門書院，有園名吾園，後改師範學校，今夷爲商場。

經國長才曾照世，成仁短晌欲呼天。忍從敵騎攻心日，重憶神京喋血年。空慰忠魂支半壁，惜陰終隱剩霜顚。

浙贛道中　二十六年四月

杭州西轉下南昌，直越仙霞過弋陽。匝地雲英翻日紫，驚天崖石破泥黃。一車山下雨初足，二月田間人未忙。却爲深秋催夢熟，已聞弦誦近蓮塘。

青雲譜　二十六年四月

南昌城南水一涯，青青被野肥禾麻。我來清明日未斜，青雲草閣烹新芽。主人徵詩迎客車，蠣牆曾不禁塗鴉。林塘一逕紆修蛇，入門衆妙搜丹砂。小園水木何清華，一亭當午白日遮。油菜初筧紫荆花，黃冠坐奕檐之牙。如雲士女樂勿譁，此邦土風清且嘉。庭陰延佇驚槎枒，老桂獨幹五椏杈。中華五族今一家，山人復生毋咨嗟。明末宗室八大山人朱良才隱此，手植雙桂，一幹包五枝。

西江八首　二十六年四月

人去西江水自流，從今賣劍買村牛。傷心劫火青樟樹，傾耳春絃白鷺洲。敦厚嘉名擬詩國，吉安雄賈長神州。莫談十七年前事，百變雲衣眼底收。

八景城樓二水交，鬱孤臺院俯西郊。早傳一叟黃壚恨，最早所識贛州友人劉芋珊下世久矣。苦說千家赤舌燒。此去灘名記惶恐，何來海市入蕭條？瓊花孤本空垂淚，珍重園丁禁野樵。贛州公園從揚州移植瓊花，色青白，每花細心結蕊，圍以小花八朵。毀於兵火，現僅存新植之一株。

江從絕徼探源遠，大庾有水爲章江之源。山爲神州拱衞嚴。古洞蛻真虛石座，鐘鼓巖有洞，洞中有修道石座。危松植界挺峯尖。大梅嶺頂，贛粵於此分界，有二松挺立爲界。千崖渥赭光騰寶，一路濃葩景入炎。山崖作赤色，鎢錫皆產此，植物作濃綠色。兩戒於今歸一統，梅枝南北更何嫌？

名區布政迓新輶，光照臨川筆底秋。攀桂有靈爭夢鹿，添籌無恙試呼牛。滄浪勝地籾三熟，湖海交情茗一甌。教得鵬溪敦禮讓，機聲鋤影盡和柔。臨川有攀桂峯，中秋人民爭睡峯下祈夢鵬溪農村實驗區，民衆彬彬有禮，牛有患疫，爲之治療，自辦耕牛保險，牛命以全。此區主持者王貞木，縣長夏景岑，專員周直孽，皆二十年老友，三年前邂逅於茶肆。

小別南城景物非，漸芟荊棘長芳菲。終憐白骨春閨夢，坐廢青苗繡壤肥。慘淡土花郊拾鏃，荒涼燈蕊巷鳴機。盱江何處迎帆影，草長王孫歸未歸。南城以上，壯丁大半死亡，致多嫠婦，多荒地。寧都一帶土產夏布，年額一百餘萬圓，今僅四萬餘圓。

寧都卅里望金精，拔地奇峯削不成。一線天開容俯入，千尋壁立試攀行。脚無插處身嫌贅，首一回時骨亦驚。五十武夫半迴駕，翻教文士肯輕生。翠微峯爲寧都西北金精峯之一部，前年軍官參觀團來此不能上者半數。

黋黋九子易堂開，勝地於今剩劫灰。四面寇深無路下，二年望斷有援來。茲山同命青千古，爾骨誰收白一堆。民族精魂憑此寄，臨危不苟掬餘哀。翠微峯舊有易堂，明末魏叔子禧等九人避亂講學於此，稱易堂九子。民二十、二十一年紛擾中，不肯從者，避登峯頂，以其絕險可守也，卒以糧盡援絕，殲焉。峯頂有新建殉難紀念碑。

微聞金碗出人間，花樣新翻古色斑。一水蓮塘滿生意，廿年蓬巷化雄闤。浮梁三月茶邊客，破缽千家屋外山。猶有殘苻戒行旅，征車乍濺血花殷。景德鎮二十三年前嘗遊此，自設陶業管理局，產瓷品質及式樣皆改良，產量亦大增。去年由產額三百萬圓增爲八百萬圓，市況大盛。鎮有蓮花塘爲風景勝處。自浮梁至樂平間，有殘寇伏山中，閏月前某官過此，衛隊被殺十人。

宿臨川温泉　二十六年四月

我聞西江多温泉，温涼適度數臨川。歸從贛水車左旋，昏暮試叩求之便。入門磅礴骨欲仙，詰朝蓮峯散曉煙。蓬蓬生意盈陌阡，居人惜泉引灌田。天然肥蓐不論錢，土氣蒸發若

沸煎。香粳三熟粒實堅，無災無害長有年。舍耒解衣魚戲蓮，村童村婦咸歡然。五濁既盡勞亦蠲，全村醉入陶陶天。會攀仙桂登峯巔，欲爲衆生祈夢圓，夢見兹泉遍大千。

民国二十六年重五節，訪沈衡山、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鄒韜奮、李公樸於吴門羈所，題其畫册　二十六年

澒洞煙塵白日昏，端陽風雨叩圜門。長城萬里梅千樹，隨意揮毫見國魂。

卷三　從「七七」起至抗戰勝利結束，凡二百四十八題四百六十一首

自京之漢舟次，王仲武出示明季龔半千輩江南名士畫十二幀，題四絕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王生珍重啓新裝，妙極秋毫喜欲狂。讀到遠峯疏樹本，長天山翠落江艭。
文章冠冕屬南州，衰亂猶堪予取求。各尚精嚴謝荒率，幾曾浮薄墮時流。
掃葉樓荒憶半千，一編畫史幾遺賢。歐風挾勢來中土，此在東周變雅前。
姓氏遺民認是非，風流王謝愴烏衣。不堪三百年前後，再見江南敵騎飛。

自武昌之長沙二首，時京滬既陷矣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忽焉幻滅訝無名，大好河山却曲行。淚盡湘江來作客，夢回歇浦去鏖兵。二陵風雨先靈在，一部蟲沙兒戲成。水火十年荒大計，盈廷今日已銷聲。
風急船飛走百官，攀舷露泣滿江干。已空杼柚嗟微命，每獻芻蕘感萬端。遍唱攘夷求助

寡，盡排異己歎才難。千秋滂毋傷時語，生死何心義在安！

登嶽麓拜丁在君文江墓　二十六年十二年二十六日

天寒湘江深，亂流客争渡。行行望大麓，丹甍巖蘚護。魯殿猶巋然，思新制存故。考亭與南軒，卽此倡酬處。忽聞泉琤瑽，一亭山之跗。行盡逕犖确，村人指丁墓。丁生樸學者，大塊究元素。於學無不窺，密察文理具。亦善策天人，乘時稍展布。翳惟吾與君，笑談雜攻錯。齗齗曾勿辭，席終無牴牾。丁卯星浦潮，衮生溘朝露。遺蛻何所歸，買山共營厝。豈意不十年，哭君旣封樹。中邦正殄瘁，人亡一何遽。君生亦何堪，兩京寇全踞。東南惜上腴，長城北失據。我聞元兵來，玆郡策防固。守者舍生百，臨危無反顧。城亡盡俱亡，高義泣行路。諸生今踔發，投筆戰場赴。忠孝與廉節，心源遠堪泝。嶽雲鬱森森，江海迴流怒。龍蛇發殺機，大地若或遇。中興一成夏，亡秦三户楚。以此慰九京，策功豈旦暮。嗟哉吾中華，艱難困天步。水火亦有年，到今促微悟。於己求自立，於人求多助。遺言尊先識，到堪察加去。「到堪察加去」文殆丁君最後發表文字。

民國二十六年除夕自長沙抵桂林　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板蕩奇愁逐劫塵，山河碎影奏孤身。辭家短短三千里，生我勞勞六十春。二水源頭湘合桂，一年日脚舊更新。請纓寫遍千門帖，三户興亡卜楚秦。

雷渭南就其親家易熙吾宅餉我精美素食，座有林烈尃，暢談欲醉，時敵陷兩京矣！索詩率應　二十七年一月三日

當筵水陸食單齊，妙手烹調出玉閨。故事朱陳村想像，高人梅鶴座提携。桂林豆腐蒸成乳，荔浦芋魁搗作泥。「易」味口同天下嗜，「素餐」詩索客中題。葡萄得母新升釀，萊菔生兒或乞醯。却爲雙睿茶韻美，燕雲北望一悲悽。

題林烈尃西陲紀畫册　二十七年一月六日

始我識林子，快讀林子文。遠慮排衆喧，西北張一軍。孤身萬里行，立馬天山雲。人物與山川，載筆何精勤。忽忽二十年，朝野空齗齗。胡爲左右袒，毋乃私其羣。自兹談西北，國論滋益紛。怯者畏蛇蝎，昵者中酒醺。國策之不立，迎拒兩何云。支離東北風，倏焉揚寇氛。長城既崩壞，兩京全掠焚。命如縷不絕，酷哉甚瓜分。嗟嗟諸少年，如市歸河汾。亟肆誠多方，曷策中興勳。乃者山南北，異軍特起聞。六政洽内外，有衆鼓大昕。中土敗官邪，斯

邦葆清芬。大命倘攸寄，一成田是耘。朅來五嶺春，邂逅加慇懃。名畫劫火餘，葉葉哀香芸。秦策贈繞朝，吴簫悲伍員。擲筆一長歎，天涯吾與君。

西江行　二十七年一月九日

嵯峨五嶺限南北，湘灕相合源可識，勞勞何地征塵息？榕裏山城誰畫得？桂林之山天下稀，就中尤數陽朔奇。如錐如几如累棋，如佛趺坐如伏獅，如齒齦露蓮瓣垂。小姑江上化身億，大河鵲華此拾遺。隨地靈峯開雁蕩，夔門劍閣成等夷。浮灕涉柳二千里，停車往往情欲移。我從山川考文物，澤絶萑苻道無茀。絃歌逐隊皆雄冠，嘖室議從鄉校出。小康亦復念民勞，同仇大義衆心一。嗟嗟！匹夫何罪璧是懷？慢藏盜入誰誨來！如此江山信美哉，中興端賴非常才，西江偪仄空徘徊。

登貴縣石達開紀念亭有感四首　二十七年一月十日

東湖罨畫翼王亭，五嶺南來此地經。上國衣冠淪落恨，千秋心跡照丹青。

豐碑追記石家村，稱寇稱王未足論。別有胸懷誰省得？東南苦念遍啼痕。石詩：「東南到處有啼痕」。

覆轍相尋不自知，二陵風雨有同悲。河山還我今安在？萁豆燃其又一時。胡漢民題此亭句：「金陵構煽何爲者，萁豆燃其快一時。」及今思之，萁豆燃其又一時矣。

西江開出太平春，想見風雲際會辰。此日金甌驚破碎，中原豪傑屬何人！

自梧州東下，留連廣州香港間十首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羅浮仙蝶夢徘徊，庾嶺陽光洩早梅。孤負南天好風景，此行不爲看山來。

炎洲臘月已春風，天憫號寒故輟冬。一夕千人橫砌遍，抱衾何往旭曈曈。香港每夜露宿街頭者千人，晨樸被送公廁，守者懸之廁屋梁頭，日酬銅元一枚。

粵語吳音往往通，「五」「魚」「二」「日」讀相同。椒聊衍自神州遠，一派南來一派東。粵語讀「五」「魚」皆鼻音，讀「二」如「膩」，「日」如「暱」，與吳音完全相同，知民族之來源一也。

江左滇西問使槎，滇語與金陵土音同，滇人之先多明初沐英征滇時遷往者，滇老輩爲言如此。湖湘子姓遍三巴。我遊蜀，問蜀人之先，多從長江中部來者。嶺南一脈蒸蒸起，來自中原號客家。

儋州國語出東坡，自東坡守儋州，至今儋州之十五鄉操中州語。余親聆之，瓊崖人猶能道其來歷。曼谷兒笘葛亮和。暹羅甚崇拜武侯。余遊暹京曼谷，土人言舊以《三國演義》武侯舌戰羣儒段譯爲暹語，充兒童讀物。東亞大中華族大，殊方絕徼入包羅。

百丈春虹臥不波，當年人未隔銀河。却因萬户「推籠」遍，想像從來市虎多。龍濟光時代，從學督署至觀音山間建有天橋。民六，朱子橋省長嘗導余行一過。今橋廢矣！粤俗當門密置横軸，左右推動，門外可望不可即，名曰推籠，以禦暴客。

美妙西江碧漲平，無端一日數回驚。廣三夾道千家哭，驀地煙塵霹靂鳴。

每因强慰益哀唏，客路相看笑語稀。多謝主人杯酒熱，此身飲罷已無歸。

黃花岡上草芊芊，還我河山亦有年。千里即今成日蹙，一卮何以告重泉！

賣牛買劍復何言，杼柚雖空敢訴寃！拋却耰耡來敵愾，諸君何以慰黎元？

素食答客問二首　二十七月一月二十六日

不爲長生讀《五千》，稍繙梵筴未逃禪。每勞客問更番答，只養天和一念堅。幻佩《西銘》吾與物，壯遊南海殺生憐。廿年菜甲香無比，忘却烹鮮更逐羶。

江海無端鬭戰場，將於成敗決興亡。苟安幾見全民命，自衞焉能廢國防？與子同仇寧得已，謂子戒殺兩何妨。止戈他日還須記，自古惟兵總不祥。

自離上海七十日來，行七千里矣。寄懷諸友好兼示吾家兄弟子姪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生國恤付栖皇，六十翻憐鬢未霜。絢爛經過平淡好，神明堅定毁譽忘。家風先輩肝腸熱，閨夢征夫道路長。到處後生滋可畏，中興老見喜應狂。

榕城即事十二絶　二十七年二月三日

寒雲薄薄壓山城，過了王正又夏正。雨滴六街紅滿地，隔宵爆竹萬千聲。

獨秀峯前麗旭輝，曉風斜拂長官衣。一籃春色關生計，笑伴家人買菜歸。

扶風絳帳有傳人，帝子爭歸博士門。佳日看山郊外去，蒲輪簇擁大師尊。

陽朔看山眼欲疲，千峯拔地盡尖錐。學名省識「揩斯德」，見説中歐有此奇。陽朔諸峯，平地突起而離立者，學名「揩斯德」(Karst)，意大利北部亦有之。李先生四光説。

榕陰十畝自閑閑，緑滿春城繞屋山。笑謝樵斤吾有術，全生材與不材間。

滿街大布衛文衣，斜日從公退食歸。六計上廉風草力，縣官一月百金微。

習齋存治更存人，報最歸來百里尊。爲説東南民力盡，講筵圖出鄭監門。

征衣萬里寄江城，卜盡燈花夢不成。結伴明朝工讀去，織機聲裏讀書聲。
耦耕相敬事尋常，健婦田間力作忙。新歲家家脂粉艷，一肩曉汲壓濃妝。
點名未及亦隨征，一隊光榮志願兵。有母送兒趨大府，乞分餘額許偕行。
梁家紅玉亦援桴，天職何曾限匹夫。一片赤心忠即孝，垂髫別母上征途。
消夏無如風洞山，成仁二子此山間。山樓九九白眉叟，一聞破敵開心顏。

贈林隱青將軍虎　二十七年二月五日

將軍百戰敵莫抗，肯爲共和作保障。由來虎氣必騰上，以虎自名名固當。翻然披髮下大荒，手剪榛莽驅狐狼。盜天有得金滿囊，萬家擧火相仰望，殺人生人咸所長。將軍老屋深山住，累唏雷嘆鬱無語。忽掣龍泉作虓怒，咄咄天塹敵飛渡。

百歲凱旋長句凡九十九言，爲九十九齡馬相伯先生壽　二十七年二月九日

撑霄徐匯雙窣堵，扃雲靈谷千楓樹。高齡好游不遑處，愛此山奇甲寰宇，一星南極輝當户。山半畫堂開，酒暖春歸早。片語發羣蒙，彼懦亦强矯。我聞桂林山多患人少，何以作人惟壽考？相期明歲迎歸橈，碧淞作酒黃牆桃。百歲坊臨歇浦濤，凱旋一柱擎天高。

赴徐州敵三面包圍中，人心轉安，士氣大盛。車過芒碭間，董西銘得大風句足成之　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興滅復何常？平民幾帝王。大風龍虎氣，微日釣遊鄉。百戰憐焦土，千年夢熟粱。祇今尊國族，肯與子同裳。

潢川觀青年訓練　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潢川平野貫西東，窈窕雙城夾峙中。三月淮南見殘雪，一車郊外聽哀鴻。逃威没地萑苻聚，敲骨成年杼柚空。抗暴扶元誰辦得？忍將衛國讓汪童。

梧桂道中　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三度梧州又柳州，西江道長未歸休。鬱東大嶺雲開頂，陽朔千峯地出頭。慣見釵裙親畚鍤，盡將嬌健化温柔。人人爲國輕生死，一柱南天涕淚流。

興安訪湘灕同源處有分水塘在縣東五里許不果往　二十七年五月十日

見說雲深處，湘灕二水分。秦隄飛石在，漢蹟伏波聞。桑土艱民力，瓜臺召寇氛。河淮今苦戰，吾忍息勞筋！

孤懷　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每放孤懷小九州，翻因後樂得先憂。稍知世味知書味，善爲人謀爲己謀。南北東西荒足跡，酸甜苦辣雜心頭。百年鼎鼎曾何有？幾度天風引斗牛。

自桃源之沅陵五絕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秦時衣服晉時人，一抹溪雲戀古春。漁父不歸流水赤，桃花源裏弔遺民。懷宋遜初。

處處林坳老屋藏，山深六月感陰涼。澧蘭沅芷都無種，斬却榛菅滿地香。

法衰童子抑豪强，野獲難禁歎禮亡。百兩臨流争片筏，有聲載道發飢腸。多車争渡，賴童子軍維秩序。

山重溪複古辰州，神祕須從學理求。問俗西陲成一片，沅江上泝見纏頭。

險過鷹巖蜀道難，功成不日路千盤。靈臺經始稱民樂，欲向風詩深處看。

我生第二戊寅年七月，對日抗戰一年矣　二十七年七月一日

秋風轉瞬豈相期，禍水滔天未已時。九首橫行人戲弄，重霄震發地傾欹。凡諸慘辱難言者，嗟爾生靈盡受之。東望況擊雙淚眼，河淮高浪壓飢疲。

自己亥結婚于今四十年矣，爲長句寫之箋，寄贈糾思上海　二十七年七月四日

悲歡苦樂境窮通，四十年來與子同。再度戊寅驚齒長，新正己亥憶桃穠。《蓼莪》篇廢埋頭讀，玉鏡臺迎鉅眼逢。新婦三朝方靜好，太姑七十未龍鍾。霜飛六月愁磨蝎，浪逐重洋信斷鴻。再造家庭辭海曲，相攜姑嫂上城東。共和五族基粗定，從政三年術豈工。自爾勞勞南北走，得君往往影形從。六橋短棹煙波綠，千步平沙旭日紅。黄海鷗羣撩客夢，青山狼嘯絶人蹤。峨眉雪碚吟邊月，熊岳温泉浴後風。樂共羣狙戲朝暮，貪看二瀑鬥雌雄。友淹病榻悲遼令，兒挽歸輿謁岱宗。北漢山前尋祕苑，西京寺裏聽疏鐘。亦曾雲表仙風御，不信湖尻刦火封。判袂殷勤書剖鯉，入門勞瘁首飛蓬。全家衣食從無缺，我室恩勤信有功。四女少雙痛慈母，五男失一悔癡翁。教成養大勞過半，樂盡悲來數或窮。勝事良辰園剪影，

清才猶子巷停春。赴音國破家亡裏，情緒先憂後樂中。一自死聲沈戰鼓，剩將生趣託郵筒。我行却曲神猶王，君病全瘳體轉充。待盡天年捐一切，瀕危國族矢孤忠。但看齊牓非非有，早悟塵緣在在空。聊發長吟貽遠道，倘因便面接芳容。

贈女作家湖南謝冰瑩又將赴前敵得三絶句　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早讀冰瑩美妙文，雲中何地識湘君？可憐相見滄江晚，九派潯陽壓寇氛。
投筆班生已自豪，如君不櫛亦戎刀。文章覆瓿誰論價，獨讓《從軍日記》高。
曾從入獄哭丁玲，老愛才人眼獨青。亦俠亦文誰爾匹？沙場風雨兩湘靈。

国民參政會開幕　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經邦策士書千上，報國忠魂骨一堆。稍見民情開嘖室，誰量物力到謻臺。隔垣有意迎鄰耳，立幟何心逞辯才。杖逐曾惟一夸父，天遺處處鄧林材。

自漢飛渝途中四首　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萬壑雲奇脚底生，一江界破綠縱橫。漫愁蜀道登天險，携爾夔門頂上行。

江東回首盡烽煙，未聽猿啼已黯然。百絶舊多危苦調，詩成猶在太平年。
忽然風力壓輕艭，怒翼堅撑未肯降。恰數行程發遐想，瀟瀟暮雨過高唐。
不盡炎涼變態多，忽棉忽葛欲如何。君愁高處瓊樓冷，我念農畦汗滴禾。

過内江訪諸舊好，談酒精製造廠、甘蔗試驗場諸新建設　二十七年八月五日

歷劫交情趁劇譚，茹哀忍復賦江南。山圍蜀道千盤險，市枕沱江一碧涵。未藉麴塵天意醉，稍回蔗味客心甘。勸農敬教曾愁晚，鍛鍊心兵大亂戡。

戊寅八月宿成都諸兒女茅舍七日留題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

萬里橋邊尚草堂，亂離忍復戀空桑。稍知書味因人事，偶話家常趁月光。蛇門終凶嗟蜀碧，馬當初陷又蘄黄。平生修學曾何用，敵騎縱横滿故鄉！

川黔行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渝筑之間七百三十餘里長，千山萬山森蒼蒼，臨溪脂韡發海棠。其右赤水左烏江，蜿蜒綦江流中央。白石齒齒，怒湍淙淙，瓦屋鱗鱗，緑陰深藏。非無丹甍斑剥之野刹，亦有茅龍禱

褷之溪堂。盡日不見一窣堵，此景殊異吾江鄉。墓草棲幽甃礎石，梯田含潤足稻粱。路出東溪走桐梓，千盤百折成蒼黃。更無餘地容並馬，却少歧路愁亡羊。行近茅台百里香，安得白衣送酒嘗！請式先賢西南一人鄭子尹，經師人師詩文書畫舉莫項背望。知行真諦受鞭辟，敢從捷徑趁龍場。我聞梵淨之山富幽祕，山足跨有黔蜀湘。遠峯一抹卧天際，其民太古夢羲皇。摩肩趕墟樂汗雨，纏頭追遠哀鬢霜。山深不覺罕行跡，其或有之力作忙。或效鰲戴或鼎扛，或負在背若堵牆，行行與地爲低昂。靚妝斜跨當安步，黔驢之技偏馴良。嗟嗟有物毒天下，强者使羸沃使荒。殺人何必借矛戟，失今不圖魚爛亡。謂天險可憑，百年胡爲幾帝王，謂地富可資，鶉衣胡爲在路旁。駸駸敵騎從東來，救亡端賴人謀臧。

貴陽雨中訪達德學校舊好新知，生離死別感而賦此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抵掌京華付逝波，燼餘重許聽弦歌。興邦大難天庸玉，留客深情雨故多。貞幹堂前悲墓草，徐公橋畔慘兵戈。定將達德追經世，一代人文入網羅。貞幹堂紀念創校者黃幹夫祿貞。

吳達詮省主席鼎昌陪遊黔靈山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城西十里黔靈峯，一逕百折盤游龍。我從深處停吟筇，幕天一綠成穹窿。峯巔小立雲盪胸，

城郭人民凝望中。生機欲問山鞠藭，稍分宵旰資從容。秋郊佳日裙屐從，西南得朋聲氣同。桓桓江漢旌旗紅，資糧屝屨誰則供。塞者使通嗇使豐，治行第一期吳公。

贈達詮五絶，既讀前溪詩草，復數度傾談，以此期之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千家猛虎哭聲哀，爭誦使君何暮來。民亦能歌復能怨，春風何以活枯荄。

萬方敵愾出丹忱，堂奧齊開入寇深。日者一言今有力，復誰利用到人心。辛亥革命軍起武漢，達詮在南昌，拈黎字問拆者，答成功了。黎利用人心也。

牆傾何地還容鬩，室毀無戈那許操！百矢祇應趍一的，可堪予尾已翛翛。

聰明每自喜沾沾，難得沈深智勇兼。家國擔當仁者事，大愚大拙復何嫌？

不因從政廢清吟，歌哭人天總此心。廿載論交真似水，一回相見一回深。

黔行十絶句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大師漢氅式巢經，絶學獨山懷郘亭。隨地心香禮先哲，風流一代剩丹青。

見說嚴陵使者輶，玉峯講席起潛幽。卿雲散作諸天錦，四十賢人在上頭。

千巖環拱一城尊，八十名州此駿奔。試上黔靈峯絶頂，萬家攢聚洗頭盆。

六月巖城却暑蒸，炎威到此已無能。深山別自成天地，臘盡長空見「落淩」。

百年尤物戀罌花，多少亡身更破家。瘦骨一稜生意盡，西陲行遍飽憂嗟。

從此民間廢早餐，百凡窳惰策功難。姍姍入肆當亭午，日未沈山力已殫。

蕭條百户斗城間，千八百家縣籍編。試向册亭稽子姓，料民到此欲呼天。

論稱論擔復論挑，地價因緣物價高。弱者益貧豪益富，一時經界墮紛呶。

忽報金兵夜渡河，偏隅亦負魯陽戈。司空有令如山屹，十萬飢疲奈爾何。

滇蜀之間闢坦途，發皇正學與時趨。相期廣魯成天下，邪許聲中大廈扶。

汪崑生、蔭青夫婦及許克誠妹倩招飲耦耕亭賦贈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五嶺南來似轉蓬，耦耕亭下一樽同。亂離桑梓鄉音慰，情話葭莩氣誼通。忍憶海波三月赤，坐憐劫火卅年紅。乾坤旋轉吾徒事，吟罷江山氣自雄。

朱吟江、顧吉生同遊賓陽有所見，吉生謂不可無詩，因成四絶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垂垂盛鬋入時妝，知是誰家窈窕娘。一色玄裳渾不辨，襯將六寸雪趺雙。

端凝風格訝天人，活計操勞蹀躞身。深巷晚涼初雨過，綠波柔壓一肩春。
雙雙鸂鶒意相親，綺思無端上黛顰。佳婿去將身許國，誓撑門户慰征人。
賓州小駐耳春絃，戎服汪童報國年。有女能勞士能勇，橫流一柱立南天。

偕吟江、吉生重過貴縣樂羣社留題，遠望東湖翼王亭，依依弗釋　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

一雨收晴綠漲肥，風荷香拂釣魚磯。延賓掃榻成留戀，獻國移金仗解圍。石上英雄千古恨，燼餘門巷一年違。翻愁抗暴功成日，大好湖山忍別歸！

哭劉三并跋　二十七年九月十日

苦憶江村撤講帷，後堂絃韻酒千卮。固知君性偏疏放，見笑吾心太執持。晚歲無柯空有斧，平生鬱感一宣詩。哀哀胥眼猶堪抉，信美河山閃敵旗。

嗟我劉三，江户酒樓，華涇講幄。城東朝課，一鞭小院春風；市北宵縲，廿里荒郊涼月。高原瘞骨，妥志士之英魂；深巷賣花，補雅人之活計。傷時痛飲，臣叔清興有加；去國聯吟，顧二靈光無恙。凡我與君往事，復誰寫此生平！既而似水交情，如蓬脚跡，故家喬木，厭言十載之兵戈；

京國緇塵，閒殺一廷之獬豸。偶銜杯於白下，猶流恨於紅牋。中郎有女，絕妙簪花，伯道無兒，空傳置篋。斗廬寂寂，謝華轂之往來，雪鬢蕭蕭，飽塵襟之哀樂。身在朝而仍隱，境疑菀而終枯。今者敵騎江東，君魂泉下，村醬野莩，萬劫紅羊，剩水殘山，一樓黃葉。劍南詩卷，羸祭告於他年，嶺右哀聞，極氿瀾於此日已。

內子久病獲愈，相見香港，題合影　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一病經年纔勿藥，萬方何日遍其蘇。死生骨肉都何有，家國悲歡抵得無。忽地市腥掀海氣，極天兵火爛秋蕪。共慚趙母肝腸熱，頭白燕郊振臂呼。

寄懷滬上滄會江浙父老兄弟兼悼張鎔西耀曾寫箑傳觀以贈座中年最少者

二十七年九月

慘別成年隔里閭，夢邊兵火尚淞雲。一齊伐我何愁九，三户亡秦仗善羣。游子無家猶有國，丁年不櫛亦能軍。月村他日尋顏色，鐃吹聲中哭此君。

論畫一絕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王精製始康雍，繪水皇唐郅治中。藝事即今關世變，花枝滿壁盡蛇龍。

寫贈黃子静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部芸香千古友，一簾嵐翠九龍秋。主人長日樓中坐，濩落身先天下憂。

贈天文臺主編者陳向元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塵塵無盡寰中劫，往往陶成天下才。漫許六弢祕今古，仗將寸管挾風雷。虛懷精學成名後，妙算先機料敵來。抗暴收功珍一帙，策勳即此是雲臺。

五度梧柳　二十七年十月七日

五度梧州又柳州，一年于役數從頭。秋哀大別嘶風馬，夜熟西江泛月舟。急劫何心稽勝負？遠嫌失計混薰蕕。有味於敵我不兩立之勢與義，徘徊歧路，致遭非命者。教兒移孝今曾母，東望修仁淚欲流。修仁縣曾大娘教其子温淑賢去從軍，勿以家爲念。

百言長律祝馬相老百齡　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國有千齡宴，天全百歲身。萬方多難日，一個老成人。悟道因劬學，觀光得善鄰。心傳究天理，躬踐篤人倫。憂國誰如熱，移風欲使淳。忘年交卅載，說法轉千輪。與議丁橋席，恭書甲社紳。蒲輪迎已晚，稿本譯猶新。見說風巖住，探聞露布真。生如公不忝，壽與世長春。

民紀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當陰曆戊寅九月六日，吾生及六十周歲矣！寫懷三首，時自桂之渝次獨山

六十年前墮地來，一生襟抱向人開。早醒覆鹿求名夢，頗小雕龍作賦才。水火瘡痍長在念，棟梁雨露倘成材。但求吾學差堪用，餘事斯文拾墜灰。

魯叟彌縫欲使淳，柴桑片語最傳真。繁霜小雅傷離亂，黍谷窮陰盼好春。居肆百工皆悅學，觀鄉期月亦興仁。可堪棟折榱崩際，猶有綢繆拮据人。

凡諸功罪復何言，嗟爾公私一念間。國破始聞寬黨禁，民勞終肯體時艱。百官忽報南疆散，一士從無易水還。朝暮何知途正遠，秋鼙聲裏跨黔山。

戊寅重九黔蜀道中　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彌天浩劫北南東，人在重陽客路中。久隔不勝珍友札，老來漸少夢慈容。高巖雲斧斜皴白，微雨霜花冷絢紅。驚報漢湘雙舶火，千人一夕化沙蟲。

西陲可守也 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柳筑巴渝路幾千，雄深富麗孕天然。苗家村密馴相市，松坎溪平淺可船。地利空防巖窟室，山含脈潤水梯田。西南緬越煩通道，東北荊湘暫下鞬。

題丁希農藏王陽明講學書札墨蹟卷子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宋學何多門，煩瑣歐中紀。陽明磊落人，良知發精理。滿街皆聖賢，嘉卉況童子。老釋占二室，惟孔通其裏。此心知卽行，大道一而已。朅來黔蜀間，龍場接尺咫。捷徑寧敢趨，心香我遥企。少坐解塵鞅，吉光忽騰紙。臨池行有餘，卽此已茂美。試誦尺素書，論學戒自是。心外了無物，格物者格此。屛角呵凍墨，箋尾燦朱璽。匪物翳其人，見重良有以。先生文武資，勳名赫蘭錡。至誠大無畏，不惑百世俟。中原今板蕩，誰歟橫流砥。東人竊緒餘，大懼羿愈己。轟天金鼓聲，束卷其起起。

邛海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民紀廿八年五月視察川康建設，至西昌，以諸友好之招，遨泛乎邛海，感懷時事，俯仰身世，爲此長歌。

建昌城外山，莽莽不可數。其東南諸峯，林壑秀所聚。邛海渟其下，略與滇池伍。客從蜀江來，清遊趁晴午。鹿葱何鬱鬱，撥雲尋土主。鹿葱山爲瀘山分支，上有土主廟。惓惓東道賢，楊劉唐康杜。縣主善臨民，春風恣噢咻。情話酒杯深，水陸紛登俎。素餐我有慚，赤趺佛無語。古寺投光福，雙柏愛摩撫。頗疑楊惠之，傑製留庭廡。吟雲高閣下，晚鐘警一杵。歸來浮海桴，落日波容與。漁舠去悠然，草深不知處。同遊林子隱青句。今時復何時？寇氛迫荆楚。老馬顧其後，百廢嗟莫舉。烏蠻肆猾夏，白晝攫人去。至今行路人，變色若談虎。羣山濯濯姿，洪流發一雨。彌望石成田，何地堪禾黍。坐令水哉嘆，患深功不補。憂貧金在沙，啼飢飯盈釜。天乎復人乎，民生爲誰苦？廟策今不疑，朝氣莫可沮。在蘇堪察加，在夏一成旅。興亡争瞬息，有力及今努。我生東海頭，海乎吾與汝。東望念家山，家山在何許？

會理道中　二十八年六月六日

金江水急倘容舠，木本棉長喜欲苞。日出迷陽因積潦，時邪痛僕究行庖。無鹽半老多癭帶，有價零沽折爛鈔。稍見復興新氣象，少年忠孝樹雙標。

會理道中贈同行諸子四首　二十八年六月七日

百戰歸耕後，智深兼勇沈。天教藏尺蠖，地不愛黃金。名異如其相，心遐闕爾音。一鞭蠻嶺外，浩氣鬱清吟。隱青

才大功偏實，名藏位自高。十年聊補罅，一炬可憐焦。陰滿黃墟樹，雄鳴歇浦潮。江山重整頓，携手上歸橈。禦秋

少歲偏文史，清聲足治裘。誰如城北美，同紀蜀南游。憂樂關天下，家山念海頭。春蠶絲不盡，爾我一綢繆。子爲

愛國奇男自不羣，少年一騎入邊雲。前程遠大須加勉，百歲三分過一分。慕萍。余三十三歲時，讀鎮江趙伯先詩，首句「百年已過三分一」，大感動，書之齋壁，長日警惕。今君亦三十三，而余且近三分百歲之二矣。

留贈黃水鄉小學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

黃水烏蠻劫，良田毒種多。十年成校舍，一綠喜庭柯。門外啼飢苦，堂前上學歌。匹夫有

天職，何以衞山河？

宿黃水鄉小學有感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

燼餘人物愴凋零，畫裏山川閟秀靈。擾夜雨珠庭葉響，媚晴雲絮石根停。赤貧束脯賒求苦，白腐殘肢叫乞腥。到此人間復何世，浩歌吾黨忍終聽！

蕭山何庚良伉儷招飲即席贈之　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

湖上雙鵜憶舊家，一尊同是在天涯。籓牙先醉珠蘭飲，椀乳還分玉豆花。見愛吾書足風趣，驚聞斯語出柔嘉。西興鐘鼓縈歸夢，明歲鐃歌共海槎。

題張伯常篤倫藏其外曾祖李竹泉守礌畫册　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尚想衣冠勝代前，講餘拂几坐龍泉。不名家數徵功力，超越時流在性天。國恤已成文字劫，吾生猶及太平年。衙齋一峡香初爇，家國惓惓伉儷賢。

民紀廿八年夏于役西昌，張君伯常方主軍事委員會長行轅事，公餘招飲，偕夫人綬箴女士出其外曾祖李竹泉先生畫册索題。先生以理學名家，分講院餘晷，臨橅諸大家畫本，精嚴雋雅，

自有其獨到處，使讀者想見其爲人。按題語，畫始作於同治九年庚午，最後幅爲光緒十三年丁亥，是年先生六十七歲，蓋已下逮我生之初，在先生則皆晚年之作也。

贈耿季釗心薛健之樹薰招餐 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螺峯小院勸加餐，花氣迎人襲午欄。素手瓜仁調菽乳，禪心蔬食對蒲團。眼前碧海琉璃界，席上寒天瑪瑙盤。誰是主人誰是客？江鄉露布共歸鞍。

贈吴適均二絶 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

忽地同搴土主雲，廿年舊好我惟君。就中世味嘗多少？倘許官商苦樂分。

委地琴書人去後，極天兵火敵來時。狼山京觀誰能憶？百變滄桑付鬢絲。二十年前吴君來滬，曾介見南通張季直先生。

奉答康陶然二首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危時喜見老成人，浩劫猶存不壞身。爲乞良田除惡種，忍聽杜宇叫歸春。牛槎早許河湟引，螺髻常陪歲月新。自斷此身更無分，閒齋詩酒遣蕭晨。先生官甘肅久，爲言黄河上游交通所恃牛皮

排子，長江上游安寧河先已行之。

邛南風物似江南，此語椎心百不堪。垂暮無家猶有國，中興實力莫空談。後先憂樂吾鄉范，利害爲争上壽聃。總仗耆英扶正氣，匹夫天職老分擔。

留別黃忠昭二絶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想像詩翁雪滿顛，當前慘緑訝翩翩。香山歌遍生民病，萬一前賢畏後賢。

歸去山程又水程，大丞相嶺一輿輕。長途獨獻心香處，斷碣周侯勒姓名。周達武

越嶲道中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十尋龍柏侍宫牆，一盞蟲茶送野香。絶澗引泉開畎畝，斜坡長草飽牛羊。天然有給山居足，民爾何爲道殣望。黑籍已嗟傷膂力，白碉又報掠行裝。蟲茶，蟲食茶樹葉，以其矢煮茶。白碉，村名，城南里許。

隨筆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士勿憚爲犧，以戰則克之。國家何所賴？人盡舍其私。

寧羼歸經漢源道中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灼灼河流沙，白白女真花。麥潤菸葉肥，稻水不用車。整服跨驢嫗，背筐兒髻丫。經絲與辮桿，俯拾皆生涯。大河若限之，苑枯南北差。土候曾匆殊，人事良足嗟。越巂迄會理，田蕪屋圮斜。壯者之四方，不且掠爲娃。吾思鄧秀廷，平蠻威有加。蠻平蠻亦安，功豈限漢家！

建昌歸途重過大丞相嶺八絶句　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大渡河邊望太清，大丞相嶺暮雲平。漢源已感高岡冷，尚是登山第一程。
山高早識攀躋苦，路熟翻教戒備嚴。入谷風來寒料峭，隔山雲起雨廉纖。
山下榴花紅怒然，山頭斷續叫春鵑。行行踏破千峯霧，卸却單衣更着棉。
奇峯不厭百回看，盡日穿雲九折盤。他日輕車飛坦蕩，翻愁勝地再來難。
到此塵容洗一清，難忘山外正鏖兵。偶然合眼輕輿坐，欲誤泉聲是鼓聲。
雨餘百卉樂生生，一綠斜坡長紫英。艷絶山花人不識，英雄大半是無名。
百斤山半鐵肩馱，任重其如道遠何！一日一圓聊食力，歸囊食盡已無多。

素帕求桑疊緑柔，當壚蓬鬢亦風流。此邦自昔多佳秀，一代宮禁出雅州。清慈禧生雅州。

贈三臺東北大學一首有序　二十八年七月九日

當九一八難作以前，因事赴日本，道出瀋陽，兒方剛迎居東北大學教授住宅者旬日。頃又以方剛故，來三臺參觀。青青衿佩，杳杳河山，鏗然壞壁之金絲，燦若墜灰之圖籍。斯地何地，彼時何時？繞朝有策，空迴海外之帆；庾信無歸，再緑江南之草。一成一旅，可泣可歌。悲喜驚憂，百端坌集，率賦一律。

不歸夜鶴遼城寂，無限春鵑蜀道悲。一例山川號天府，十年子弟愧人師。諸生吾與俱東耳，彼虜天其弗相之。莫競空談須實力，當年斷尾憚爲犧。

三臺即事二絶句　二十八年七月九日

曲曲涪江遠際天，東山寺檻俯平川。尋常勝地因人重，競說東坡洗研泉。

別有琴聲度水來，緑陰斜日講筵開。令威歸挾春秋筆，城郭人民盡史材。東北大學丁丁山教授方假琴泉寺修歷代藝文志。

潼川鹽務局後園有梅，云是唐時物，題壁　二十八年七月九日

人品真同寒歲柏，園花艷說古唐梅。惟鹽調得酸鹹味，若作和羹爾有才。

渝瀘江舶中寄贈章行嚴士釗姪孟超卓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囊詩淚江頭路，障眼青山莽無數。紅陳倉粟足輓飛，白棓童汪競奔赴。人心不與鼓聲死，興亡國族爭孤注。入蜀祇應念武侯，抱膝躬耕俱無求。一生知爲誰辛苦，烈烈兩表輝千秋。飄蕭華髮渝瀘道，平生結客兼老少。心傷棟折尚綢繆，眼前國破民無告。吾家阿咸能自修，裁寄長句療客愁。忽憶荒村「一碗水」村名，春弦聲裏人白頭。少參議席今老矣，虎虎後生掌紛抵。文章有伯法有家，衆中坐隱春藏几。無端往事卅六春，退筆不枯猶有神。哀君才華照當世，飢驅歲歲蘆中人。新都十丈緇塵醉，不教霄彈走山魅。一例貴人車馬聲，上清何似靜安寺！

泡糖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泡糖惟納谿江干桂林春肆最美，味甘脆，以泡菜下松江泡飯，佐以泡糖，可稱三絕。即爲三絕

句以張之，讀若愼勿涎垂三尺。

風錫揉作玉玲瓏，實者虛之美在中。粒粒脂麻塗附着，大含細嚼味無窮。

車掠眉山饜老饕，納谿夜市又停橈。菜根香嫩糖絲脆，没齒無忘蜀二泡。

吾鄉炒飯亦宜泡，朝食家家白水淘。此菜此糖將此飯，戰時猶許食單鈔。

嘉定楊氏鳳灣新村一首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結廬城闕抵山深，冬障風寒夏日陰。潛識知機三窟宅，奇材作棟百年林。同堂九世矜新俗，廣廈千間發大心。獨上重闉開淚眼，燼餘何以慰呻吟！

留題楊氏鳳灣新村六絕句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鳥門庭盎盎春，無端井幹見情真。茶煙半榻花三徑，着個東西南北人。

不知巴蜀幾離堆，漫左蘇臺右郭臺。天半三峩青入暝，此行忍爲看山來。

有如皎日思同穴，奈此孤寒作大裘。欲泣三千門下客，盡揮長鋏快同仇。

千二百人一夕悲，呼天有恨欲何之？重來稍慰遼東鶴，城闕莘莘懷壁絲。

蒼生儘許入長吟，傲到霜英尚滿金。慚愧名園詩十首，敢亂後約醉山林。

此來何事去何由，冷佛枯崖笑未休。一曲女牆流水遠，客心早逐海東頭。

留贈王獻唐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皛皛三泧雲，三江實抱之。王生栖其間，彌勒若不知。魯石廣天下，臨危堅自隨。悲君曾不磷，既別留此詩。

隨筆一首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臨財無苟得，臨危無苟全。操存在平時，浩然養吾天。

再贈楊伯臯及其羣季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三度嘉州游，入門客不速。家風尊喬木，休戚一舉國。浩劫誰造之？霜英尚金菊。登閬望大峨，憂端齊黛綠。君家尚共產，豈不畏刑僇。楊氏昆季累代不分家產。

玄灘場渠，自新、良民演講至深切處皆大哭　二十九年二月八日

地僻疏文網，民窮聳債臺。稍談忠孝事，便墮涕洟來。無使空東柚，休煩畀北豺。睚眦曾

足報，敵愾見奇侅。

讀邵潭秋培風樓詩續集題贈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斯才胡便作詩人，更厄詩人使不辰。同是天涯珍一握，偏因國恤起長淪。心情苦入沱茶澀，境遇窮翻蜀道新。自屑紆懷娛俗耳，巴人何用愧陽春！

自張園上觀音巖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雨洗山綠，諸天奏市喧。紅羊誰實構？白骨不知冤。流坂羸車急，飄空壯語繁。雙江翻日夜，心碎到啼猿。

渝州南山暫宿　二十九年四月二日

雲水深深洗眼還，雙江一碧自巴山。忍從抗戰三年苦，抽取勞生半日閒。喜揖蓬門佳子弟，愁親匡阜舊容顏。平生四海爲家願，争奈秋淞血浪殷。

宜賓空警　二十九年五月三日

孤城三面臨江㶕，金岷二水左右之。其西孔道通涼夷，如臼受杵囊納椎。白日天半鳴怪鴟，刑天舞戚爭逃威。生命十萬緣一絲，我來三宿晝三出。亂山如夢冥行疾，兒愁脫屨婦散髮。萬衆無聲蟻移垤，民勞曾不聞欷歔。前方健兒血滿渠，人欲愛國誰不如！

留題方山雲峯寺，在敵機四襲聲中，舉辦地方行政幹部訓練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松間山月笑相迎，禪榻靈娥冷有情。此夕清光成禍水，不曾傾國已傾城。
小市危崖響怒湍，山房一枕夢粗安。又驚白驛齒飛慘，前夕渝州血未乾。
諸生從此勉修行，警耳鐘聲又角聲。袖得山堂雲片片，歸爲靈雨灑春耕。
九九峯名不自居，白雲終古閟沖虛。至名祇是無名耳，落到言詮一卷書。
蜀國山川態萬千，此山方正禮諸天。蔭人喬木今餘幾？寄語樵斤倘見憐。

奉答梁叔子七十生日感賦廣其意以爲壽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酒與長年盡在君，可堪念亂百憂焚。罷官翻見名增重，多難祇應耄益勤。壽世文章惟食貨，獻身子弟亦風雲。鄧林遺杖還須逐，陶令深心吾所聞。

述百年來浦東學派悼秦丈硯畦錫田兼示顧冰一次英、奚挺筠世幹、張伯初志鶴、沈湘之錡、秦翰才、姚惠泉、顧向文諸子及濟北家兄洪培、孟超姪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淵淵舒萩叟，張文虎號嘯山，南匯周浦人，治學精博，著有《舒萩室集》。歇浦一衣帶，中外寰瀛通。其左蔚人文，百年學有宗。學海尊主峯。熹平沈氏石，父子玄與同。川沙沈樹鏞，號韻初，毓慶號肖韻，父子俱精金石學，藏有漢熹平石經殘字，號所居曰漢石經室。香草説羣經，周浦于鬯，號香草，治經學。建義奇翻空。西奚周浦西召稼樓奚氏。與東顧，周浦東黑橋顧氏，多治樸學，奚世幹號挺筠，香草之甥，清光緒間建書樓於周浦倡新學。相尚拾殘叢。無忌似其舅，書樓坐苦聾。粲粲諸門子，百里交蘿松。川廣非一源，迴合光昭融。其間有大師，矯矯溫毅翁。於學無不窺，渾灝真體充。課實以致用，一時靡然從。我既師潁濱，進乃識長公。長公樸學者，硯田一勞農。苦學如苦耕，樂歲非倖逢。窮年治乙部，魯叟志彌縫。兄弟補《晉書》，發憤謝雕蟲。坐令十七家，家家成附庸。既珥蘭臺筆，遂聽鄂渚鐘。一官非所志，斗米腰折慵。父作子述之，鹿首迴五茸。世尊秦氏學，非徒文采豐。用以澤邦國，經濟羅心胸。三林學舍成，百千莘莘童。農田曷興利，歲歲勤

水功。有院曰課勤，題橋記遺蹤。蒸蒸式善俗，教孝亦教忠。温毅始創之，繼起如日中。楊氏毀其家，立校曰浦東。綢繆三十年，以始亦以終。白下始議政，嘖室見和衷。問誰故實諳，謝彼詭辨雄。一方飲公醇，有守兼有容。民勞思小康，相期慰喁喁。嗟嗟余小子，累代噓春風。自公之歸矣，一鄉首羣龍。忘年不自知，略分滋益恭。有役靡弗與，相負若蛩蛩。固知大地大，滔滔春流洪。内外鄭門蛇，東西洛應銅。一隅復何有？莫補四海窮。東鄰國狗瘈，惡浪翻秋淞。一哭二陵骨，再斷江漢鴻。凡茲戰血碧，盡入襟痕紅。西行何間關，足音亦已跫。有作苟成囊，必以煩郵筒。最近得公詩，琢句老益工。入學六十年，何地尋辟雍。結褵六十年，恩情皓首濃。有家不得歸，垂暮遺閔凶。諷誦未終篇，奉赴淚溼封。公壽已綿綿，公去何匆匆。汶上終返田，蓬山且挂弓。公魂去不還，夢斷峽口篷。興亡俄頃間，後死責萬重。戰酣哀絶涕，客久愁入醲。公德我所尊，鄉學我所崇。相思不相見，餘子付萍蓬。詩成急投穴，敵彈礴遥穹。

輓吴表姑母沈太夫人并跋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五十年前首忍回，先人門下執經來。嫁衣分得笞餘物，桑海都成劫後灰。兒報劬勞勵風節，婦修定省待泉臺。三巴游屐無家恨，兩代仙軿遺世哀。

湖帆三弟，先從徐景微兄處獲諗潘夫人之耗，展讀墓狀，哀愴萬端，欲有所作，以綢悲思，卒卒未果，而我姑母之訃又至。回憶童丱朝夕，惟吾姑母爲最親，此詩第三句，當時事實也。國變蒼黃，海桑反復，傳聞姑母年來，每勸戚友砥厲名節。我國今當存亡生死之交，幸獲中興，吾弟將爲康雍之四王，不則寫八大之煙雲，署義熙之甲子，藝苑傳其正氣，德門光其遺暉，忠孝兩全，弟之謂矣。拙詩輾轉付郵，失晨之雞，自慚落落，喪家之犬，應諒皇皇。

奉和褚慧僧輔成六八初度之作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新邦三十載，吾識褚先生。論治分而合，持身拙且誠。艱難天步折，浩蕩蜀江行。民族珍元氣，龍蛇不足驚。

自瀘州之赤水河道中二首　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山色溪聲忍與娛，飈輪長路儘盤紆。土風素帕修容古，巒穴蒼巖瘞骨枯。衆力負舟争一髮，斜空鳴瀑濺千珠。數峯陽朔偏相似，總仗西南半壁扶。

苗苗山市晚無人，川路間山脈名苗苗山。九九江峯秋有聲。瀘州方山有九十九峯，隔江可望。詩補蜀南游紀缺，夢回淞曲旅魂驚。當空老黑樹人立，未夜昏黃雲炬行。惱絶赤河河水赤，戰機天發血縱橫。

憶華西壩　二十九年十月十日

吾愛華西壩，風雲聚學人。舞空絲柳活，醉雨錦江春。有屋因兒憶，將書慰我貧。不其憂樂意，天下奈黃巾。

成都空警，散步西郊，歸爲鄉人演説亭林故事三絶句　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背郭堂空掩夕霞，江南游子老無家。白頭多恐傷遲暮，紅到交蘆一片花。百花潭西紅蘆艷絶。

蜀西秋老似江南，密竹疏楓映綠潭。國破家亡人健在，河山一擔我猶堪。

慚愧亭林尚有田，雁門雪墾華陰煙。誰人解得沈深意，辛苦牛羊澤滿千。

贈謝无量　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否極祈新命，兵餘念舊交。綠衣一燈共，焦土兩萍漂。國釁難爲別，才奇易就弢。驚君勤掇拾，零墨仰山高。於君案頭見所新購沈寐叟師遺墨精絶。

贈淩竹銘鴻勛　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交友輪囷膽，從公黽勉身。廿年空汗血，五嶺忽蒿塵。藍篳山林事，綢繆牖户人。不須感

焦萃，珠玉在峨岷。

霧四絶　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鬱鬱雙江霧罩天，曉笳吹散廢墟煙。憑君莫問兵間事，冬雪衣單夏暑棉。
渝州野望盡培塿，隨意青松長道周。却喜山田冬水足，明年貽我熟春辫。
山家白米飽饞涎，囊裏飛蚨欲滿天。物價盡隨人意長，大筐橘柚細論錢。
從今官賤識民尊，退食倉皇有淚痕。拔盡金釵艱一飽，悔教夫壻入公門。

何叙甫遂繪西北游程長卷奉題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路入西陲總不平，黃塵一片怒笳聲。河山畫意兼詩意，歌哭民生了我生。得道豈求多助效，策功終仗好謀成。諸君爲國須相忍，西北天高莫便傾。

天長七首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誰説天長地久來，吾生萬念一時灰。悲歡聚散尋常事，渾厚精明未易才。去後茅檐猶待火，來時玉鏡不成臺。庸庸四十年閒福，迸作昆魚永夜哀。

早年平地作風波，晚歲深根起宿痾。愧我身謀百無似，驚君能事一何多！凡諸鄰舍都親洽，任爾乖張化太和。最憶宵燈縱情話，從頭苦厄數經過。

爲誰辛苦老天涯，那許綢繆到室家。空有文章揚懿美，恨無兒女踵才華。操心總爲多男累，遠足何曾好景賒！一夕蜀江成百絶，記曾索笑向梅花。

富士湖凥試水嬉，大峨寺角伴山兒。慣携雙影留真遍，縱許重游觸景悲。見我有緣除是夢，哭君以外更無詩。風情絮語歸何處，一枕惺忪幻想時。

出門曾弗御鉛華，得句常勞護壁紗。不爲龍鍾辭僕去，偏因犬癖每恩加。彌留遠道猶將帕，最後危城忍聽笳。着個老鰥更何有，寡妻孤子等恆沙。

老鰥淒寂少孤貧，四種窮愁一半分。天許壯時叨福澤，花從落後戀穠春。葉家園樹尊前影，熊岳山泉浴後身。樂盡教嘗無告苦，茶香衾暖更何人。

青史千年血寫之，即今大地盡瘡痍。人生有味應知苦，老佛何心總是慈。衆怨自天天自若，君生惟我我惟誰。拚將心力殘年獻，報答閨門國士知。

附　先室王糾思夫人行略

夫人姓王，糾思其字，以公曆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生於江蘇省南匯縣之周浦鎮。父母謝。喬，號筱雲，附貢生。母謝。幼讀書家塾，年十八，來歸。時余家川沙城，先父母早

世，祖母在堂，無兄弟，有妹二，從兄弟多同居，夫人周旋其間，無違忤，顧亦未見重於戚鄙間也。既，余以辦學演說，清廷目爲鼓吹革命，被逮，瀕就刑，獲救，得不死，走日本。既而歸，執教上海城東女學，夫人亦就學焉。不數年，能事大顯，善鑒別品物真贋，雖金寶珠玉能立辨。滬市多虛幻，獨夫人購物不受紿，亦不苛其值，故易成。而鄉里有所求，亦争以屬夫人。有所親居鄉僻，病幾殆，夫人爲延滬名醫，不屑往，夫人盡出誠懇之態度，婉妙之言語，卒首肯，又輾轉雇得一汽艇，載以行。病獲救，一鄉震驚，而余服夫人之才，實亦始此。余家故貧，余又主勤事而薄受酬。夫人習師範，育蠶，課隙則自哺兒乳，理家事，蓋所入殊無以自贍，徒以夫人勞且儉故無所乏。當民紀三年，余辭江蘇教育司長職，積俸入得六百圓，以畀夫人。其後大羣男女，以養以教，成年者資入國內外大學，余則服役社會，終歲僕僕作牛馬走，絶不問家事，而舟車行李有費，遇孤寒學子而周給之也有費，見所欲圖書而購取之也有費，壹以責之夫人，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夫人之經紀家用也，集親友爲錢會，或參親友所爲會，整入而零出，零出而整入，借諸甲，貸諸乙，息率之厚薄，約期之長短，其所致意焉惟信，故有借於人無所拒，惟誠，故有貸於人，人亦不忍背之。而地價物價貨幣證券價之上下，國內外金銀之換算，皆所精悉。顧絶不欲厚取於人。遇貧者，匪直不取償，且別佽與焉。性好客，就

食於夫人者，終歲無閒。每出，必囊錢行，以周途次窮乏。男女童僕，苟非自求退，無被斥者，以故勞工貧困者之恃以舉火不絕。四十二年間，出則施惠於人人，入則一家溫飽，服食日用所需，纍纍筐筥筴筩間，無或缺。其歿也，一絲一銖無所逋，所蓄足自了喪葬，雖在抗戰中，不以累余。雖余去家，不以累親友也。夫人善排解人紛難，嘗百計以成人之美，而其人不必相知也。偕友創家庭日新會，每週相聚切磋，以正風習，爲公益爲國難募金，自領隊，不後人也。親友病，經指導醫藥，輒有效，蓋醫孰良，孰長某科，夫人深加意焉，而病嬰之經指導施治獲活者尤無算。夫人酷愛犬，嘗入滬租界犬牢，出重金贖以歸。有虐待犬者，苟爲夫人知，必奔往怒責，虐止乃已。數度臨危不亂。深夜鄰家火，夫人從容整所有，呼諸兒起，携以行，泰然也。登高臨深，亦未嘗怯也。夫人自始無脂粉習，風度大方，言動於自律中見天真。見客赴會，男女間無所避。余交友多，嘗與異性友密談久，僕陰以告，夫人切責僕，謂：「汝毋得言，黃先生品是金，汝毋得言。」余夜歸遲，夫人必屏息以待。然余之於夫人亦復然。余生好游，中年後，夫人往往與偕。自北平、太原，出張家口，走綏遠、包頭；其東濟南、青島、大連、旅順、瀋陽，經朝鮮，渡海走日本；其西溯長江上，經南昌，登匡廬，歷漢口、重慶而成都，上峨眉；南則經香港、廣東以迄桂林、柳州，西趨貴陽，其間皆有余夫婦足跡焉。苟非與偕

者，出必送，歸必迎，立於水之湄，道之左右，最前一人，則夫人也。夫人至愛余所作詩文及字。余之獲儷於夫人，蓋由先外舅覯余所作，謂此兒異日非無望故也。夫人生子女各六，而殤其三。長男方剛，治哲學，今武漢大學教授；次敬武，治經濟學，服務中央銀行；三萬里，治水利工程，方督涪江工；四大能，治土木工學，助教復旦大學；五必信，肄業中央工業專科學校電機科；長女路，修畢金陵女子大學文科業，壻張心一；次小同，燕京大學肄業，壻王國楨；三學潮，肄業滬江大學；四素回，肄業成都樹德中學。孫男十九、海川、岷江、觀鴻；孫女路舍、且圓；外孫男張孔來、王賓方、王平華。夫人以民紀二十六年秋患腦溢血，經年略愈，語余：「在抗戰中，苟非病者，東西南北，惢從君所之耳。」二十九年十二月，在滬病復發，僅三日，家人電告，以十五日下午四時歿，年五十有九。余友王君艮仲自滬來渝，十三日，謁夫人於病榻，堅囑勿以病告，親檢取豆一器，手帕三寄贈。嗚呼！夫人往矣！此物以永相思，吾淚尚勝揾邪！

余略夫人生平既竟，痛念夫人平日恆言：「君之生非爲國乎？我則爲君耳。」今夫人一生所以助我者至矣，而我之所以報國何如者！

民紀二十九年十二月，夫人既歿之七日，黃炎培銜淚撰並書。

寫懷二絕示流亡諸子　三十年一月十一日

惜死貪生患有身，人情歌哭亦天真。不堪滿地花飛日，獨坐濃陰送好春。
富麗河山劫後非，蒼涼民物願猶違。共君一點詩腸熱，頭白江南人未歸。

劫後張園散步三絕　三十年三月十六日

危坡麗旭盪炊煙，欹磴攤書綠鬢鮮。無恙山花紅更怒，幾曾人禍損天然！
曲曲巖坳斷復通，敗垣門草樂村童。桃花滿谷春無主，況憶隔年人面紅。
黪黪屏嵐障日陰，移山空許辨丹心。悠悠歲月勞勞客，遺仗相期作鄧林。

亡妻百日祭　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夢破驚疑尚此身，雙江淒雨送蕭晨。那容逐汝拋羣衆，直欲呼天鑒苦辛。花落呪歸清瀞土，門開愁見去來人。剖心殘熱傾何處？腸斷淞南草不春。

懺愁丙子百日祭之明日，張家花園作。　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團團山旭吐危椒，滃滃江雲墮淺坳。萬壑陰晴關世變，百年憂樂課吾曹。學園易牓尊初姓，防洞班荊慰舊交。一息祇應重抖擻，懺將愁緒染霜毛。

渝州初謁趙香宋先生熙奉呈　三十年四月六日

岷峨珠玉閟靈奇，散作人間嶽嶽姿。一代挺生尊國老，萬流迴向拜人師。與親談笑春如海，餘力恢張酒入詩。那許亂離問耆舊，雙江以後復何之！

香宋先生退隱三十年矣，頃者，門弟子自其籍榮縣車迎來渝，文燕無虛日，獨北泉禊集，余未獲與，纕蘅代拈得長字，因賦呈兼示諸君子　三十年四月十七日

我生倔彊，有可有不可；我行却曲，俛退還俛進。側身天地幾玄黃，吾國吾家存亦僅。蝺來蜀道秋復春，憂端歲積齊峨岷。危時天以畀健者，宿學公乃名詩人。好奇車問子雲字，從

遊雨塾林宗巾。識公公臥滄江上，顧我卅年空道長。拾墜聊爲杯酒歡，結習不離文字障。此身飲罷復何歸？數帆樓外咽春漲。結語原稿「五千江水破春漲」，遵香宋先生教改正。數帆樓，北泉風景最勝處。

成都雷雨　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驚雷昏夜識何心？五月成都空緑陰。老愛江山成獨往，醉搴民物入哀吟。久辭鮮食猶艱粒，未息生機爲雨金。北望太行正愁絶，馮河知懼倘從今。

飛滇募戰債　三十年七月一日

拚與周旋此一行，破空短瞬又昆明。四時駐得春如海，衆緑封將樹作城。不分江南斷歸夢，俄傳域外更佳兵。健兒百萬聊相慰，輸出家家金滿籯。

黑龍潭明薛爾望全家殉國於此　三十年七月三日

昆明城北祠水黑，屈蟠千歲梅與柏。風雷呵護碣三尺，此事經年蓋三百。闔門躍水水盡赤，談者至今長太息。佳日心香萬衆趨，誰識先生來自吳！錫山薛，虞山瞿，哀哀風洞此與

俱，始信南風競有餘。還我江山抉眼胥，會心有在我獨吁。得其所哉一生死，悠悠長逝子其魚。

答由夔舉雲龍　三十年七月七日

高峣只合臥高人，猿鶴生愁俗駕嗔。廿載江湖幾摇落，平生肝膽一輪囷。久違不省身衰健，未見先輸意苦辛。帶草有香應怫鬱，不其山外盡黃巾。

李希平培炎見招餐宿温泉別墅留贈　三十年七月十六日

滇南六月涼勝秋，一車山雨百里游。流潦頗增痡僕苦，盈溝已慰勞農求。雨山翻比晴山好，幅幅米家新畫稿。有泉可浴蔬可茹，自笑一時志温飽。花裝百合玉削葱，斫之暴長神雞葼。燈筵話雨石電紅，吾與主人名所同。嘖室三年言已窮，方寸未亂吾欲東，夢回血浪翻秋淞。

既辭川康建設期成會第二辦事處主任職，留贈蜀南諸友好二首　三十年八月二日

風雨江舠十往還，瀘宜樂永路迴環。玄灘講幄良民淚，玄灘場，良民訓練所。受訓者皆舊日土匪。余講至深切處，多痛哭失聲。方嶽齋堂鄉正班。方山靈峯寺，設行政人員訓練班，爲講鄉鎮長須知。小別何須嗟契闊，重來復許問痌瘝。健兒百萬猶酣戰，愁絶荆襄雨血殷。東坡陽羨老求田，西蜀清嘉吾愛焉。到眼總憐風物好，同胞應念弟兄賢。敢寬國族興亡責，況值兵戈搶攘年。有我有人斯有土，江山鐵鑄一般堅。

寫贈楊臨澤　三十年八月五日

劫後論交晚，忙中聚首多。苦心三合作，余於抗戰，願助成：(一)民衆與政府合作，(二)地方與中央合作，(三)各黨各派間合作。嘗爲楊君言。小別幾長歌。志節期相映，文章勉弗磨。難忘建瀘處，風雨倘重過。

贈羅慈威將軍卓英　三十年八月八日

將軍百戰萬夫豪，最近奇勛說上高。再鼓已衰知敵老，三軍無恙念民勞。天才武略參文治，日課千詩寫六弢。往事憑君更休問，廣昌故壘長新蒿。三十年七月始見將軍於劫後之廣昌。

贈林繼庸長經濟部工礦調整處，主持工廠遷川成功　三十年八月九日

全民苦戰古來無，生衆方知用乃舒。關內饑糈蕭相績，漢陰機械苶園書。其人於祿寧言及，此事論功尚闕如。抗暴凱旋應有日，翻愁璧返費工夫。

壽馮煥章將軍玉祥六十　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壽翁可無逃，彭殤不用嘲。祇應念吾母，劬勞始今朝。
將軍行權奇，一事衆道之。長城夜迴師，公爾舍其私。
有才不自掩，武略兼文章。是平民食糧，白話歌琅琅。
將軍今六十，我是過來人。高唱平民尊，俱不是平民。

敵機夜襲　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江城怒沸千家火，山月寒轟萬壑雷。老許吾身親戰陣，廣驅物命返塵埃。深巖鐍穴驚波動，磐石飛霄壓屋來。一刹那前誰更憶，撐雲金碧盡樓臺。

青山道哭亡者　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海山雙繾綣，爾我一徘徊。秋水碧無語，伊人去不回。彼蒼鑒孤影，此地忍重來！不信心頭熱，能然既死灰。

題吳江徐孝穆印存　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刀善藏宜慎，材逢匠不凡。文章出雕琢，造化入鎸鑱。戰血淞波皺，鄉思笠澤帆。手痕淚俱下，心印口仍緘。照耀名千古，堅貞骨一函。浯溪猶待頌，刻畫上雲巖。

題王濟遠畫張仲仁一麐小像　三十年八月三十一日

國破九伐我，天留一個臣。聰明應壽考，志行最忠純。神靜意太古，文多境不貧。能軍知未老，造字日求新。極諫難回帝，勞傭總爲民。無心埋箠札，有膽見輪囷。誅伐猶薑桂，和平亦苦辛。硯田殊弗惡，池花況長春。海外驚蘇誤，吳中陷寇真。福君全伉儷，嗟我獨風塵。鞭弭新邦始，葭莩晚歲親。江山鐃吹裏，貌此老成人。先生爲文章，自署民傭。辛亥改元，余實偕先生從蘇軍幕，故第五、第十一聯云然。

贈杜月笙鏞　三十年九月五日

君家少陵爲壯言，天下安得千萬間，今君大庇寒士寒。春陵平孟君之門，廿年江海拱一尊，以此多君抑何淺！君量豁達性剛蹇，當路荆榛仗君翦。胸中獨具青白眼，有行必果言必踐。行善勸善無伐善，及門大義此交勉。偉哉英雄弗名王弗冕，以此多君豈盡君，支離東北悲風塵，喧喧怒鼓春淞濱。大呼救國如救焚，化君身作億萬身。所部時時立奇勳，誓弗戴天共此鄰。我生倔彊有可有不可，男兒許國寧復避坎坷！哀此衆煢誰尚哿，將誠格天或悔禍。鄉雲千里莽烽火，一卮介壽眉猶鎖，同是天涯君與我。

香港太平山道晚眺　三十年九月十日

滄海落日微生潮，煙嶼點點秋萍漂。九龍交卧覆紫綃，束雲一徑巖之腰。不知吾身在何許，但聞謖謖鳴松濤。無心得路超幽險，立身人與山争高。一從傷逝百無俚，低徊家國曷云已。神州破碎事如此，誰歟勿去肯效死。誰指義囷飽戰士，此中有人呼不起。英雄何用留名字，清泉在山聲滿耳，導吾游者二三子。

贈錢新之 永銘　三十年九月十日

猛憶淞南四十年，菀枯短夢付雲煙。事須妥貼操心苦，養到深沈見理圓。肯爲處脂聊自潤，寧因碎玉苟求全。公私風義分今古，知我新懷鮑叔賢。

君所董公私財幣，何止萬萬，國難期中，從不肯因幣價變動，以外幣易國幣。凡有所營，爲公者絕不參以私。余三十年來手創文化教育事業，幾無一非藉君之力以成，而彼此爲公，却非爲私，故末句云然。

別馬尼剌二十年矣，寓樓卽席贈新舊好一首　三十年九月二十日

鄉國經年殺伐聲，當筵南八淚縱橫。域中此後誰天下？海外於今幾老成。化去金錢纔屬我，重來喬木忍言兵。折磨桃李成松柏，冰蘗莘莘定向榮。人生何地不苔岑，情在危時一往深。二十華年成逝水，三千嘉樹滿新陰。昔賢多難興邦訓，吾輩先憂後樂心。鐃吹聲中今舊雨，黃龍有酒待深斟。

贈桂華山題其郊居　三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郊原繡錯見精廬，小駐巾軒静有餘。出盎奇葩花著葉，當階方甃翠平除。瓜蔬甘美珍來舶，子弟聰强飽讀書。圭順新城喧未隔，黎柴遺象感何如。西麗花(Caraus)花生在葉之邊際，白如梔子，舶來品也。圭順城紀念今總統圭順，與革命領袖黎柴墓均在馬尼刺。

分贈二十五年前斐游共朝夕之顔文初、于以同、張筠采、藍季獻　三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諸君二十五年前，朝夕相親豈偶然。既往塵塵春入夢，重來一一雪生顛。依人島衆終興國，壞我家居敢怨天。圭順喧喧城在望，黎柴寂寂墓長眠。

馬尼刺贈朱少屏　三十年十月一日

浮海五千里，交君四十年。親朋半生死，家國入危顛。久鍊成材老，深思見理圓。病吾一私耳，敵不在人前。

林子豐九龍宅招飲卽席感賦 三十年十月九日

林子飲我七十七年之美酒，一石不辭況一斗！咄嗟盤飧市遠難，醇醇家釀旨且有。主人遠自韓江來，潮汕風物信美哉。磐石校園桃李梅，舊游如昨不可回。停杯談笑山風催，龍山沈沈睡當户。披娜一曲相思譜，此身飲能歸何處，健兒百萬戰場苦。

九龍青山道雜感四絶 三十年十月十日

秋水伊人去不回，强收清淚蓄餘哀。一襟嵐翠飛無際，客自青山道上來。

劚雲補屋榜容龍，裙屐莘莘笑語中。學者精神惟不苟，卅年誰念樹人功。同濟大學校友會假容龍別墅集會，余講科學精神惟在不苟。

錦碎江山樂土焦，春歯滿目野蕭條。生憎南八當筵血，紅濺氍毹一搦腰。國慶日之夕，香港告羅士弌大飯店男女千人跳舞，若不知有大難者。

丹桂樹邊若有人，菩提庵裏了無塵。鑒將往者知來者，倚樹抽毫識苦辛。

栽花六絕　三十年十月十七日

取四十年前同學弘一法師偈語廣其意

此花我手栽，吾行花未開。好花讓誰賞？留待後人來。
花好人人愛，人人懶自栽。栽花真我事，那爲賞花來。
凡我所賞花，都非我手栽。我栽讓人賞，公道不須猜。
花豈爲人開，花開人恰來。人人賞花好，辛苦念誰栽。
花好天然耳，人功足道哉。有花儘人賞，何必記誰栽。
不須記我栽，不用問誰栽。栽花須雨露，雨露自誰來。

東溪一宿　三十年十二月二日

重重疊疊山，曲曲彎彎路。高高低低屋，碧碧黃黃樹。飛飛揚揚旗，青青白白布。滔滔汩汩水，來來往往渡。南南北北人，三三兩兩住。星星點點燈，輕輕淡淡霧。甜甜蜜蜜夢，親親切切語。曉角一聲催，此身在行旅。爲我謝東溪，飈車貴陽去。

出征亭　三十年十二月三日

川黔一路別三年，客舍新廚半黝然。尚對鄉官張武健，渾忘物價苦熬煎。飛車仄徑那可止，閟谷幽花誰與憐。愧汗出征亭下過，萬方誅力到霜顛。

烏江橋　三十年十二月四日

橋在川黔公路距貴陽一百零三公里烏江上，舊有鐵索橋，爲清光緒九年雲貴總督岑毓英、貴州巡撫林肇元創建，後廢，今仍其址以鋼骨混凝土爲之。長一百一十公尺，基高三十公尺，鑿山通道凡五公里。自二十八年一月至三十年八月落成，日役工人二千。正工程師爲薛楚書，凡耗國幣二百五十萬元，西南公路管理處長薛次莘有記刻之石。

烏江不烏君知否？豔於翡翠濃於酒，兩崖峭立如削斗。但聞日夕鑿雷走，馮河勇夫呼負負。陰森大澤鼉鼉興，幻作長梁猶飛騰。維楚有材晉用能，千夫三年聞登登。公尺度之長逾百，其高卅尺寬六尺。鋼筋凝土以爲脚，入水久乃不可斫。斥帑三百萬而弱，此址岑林所相度。從此橫江十萬車，招招何用喚卬須，董工者誰薛楚書。中華苦戰亦已久，其年三十其月九。紀功何碑碑在口，詩成時出橋成後。我來臨水心忡忡，水從涪陵長江通。我乘

此水亦欲東，詰朝桴鼓下吳淞。

為凌惕安題其先德光庭先生冰髯雪笠圖　三十年十二月六日

清修成縠墨，古貌寫勞農。屢悵山城隔，重來墓草封。能傳五車富，待告九州同。猛憶兒時景，霜髯東野翁。此圖恰似五十年前讀書先外祖家孟氏東野草堂，長日隨侍廕餘老人情景，故末句及之。

花溪初遊吳前溪歐愧安為導卽贈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

花溪尋花不可見，四山霜紅作霞絢。曲曲長虹臥雪湍，千軍萬馬恣觀戰。三年從政倘有成，小試略抑物價平。最近軍書苦鞅掌，碧雲窩絕酬唱聲。有聲忽地風送來，青藍萬袂蠕作堆。山市一鬨緣溪排，峨峨帕首饒風裁。其人仲家足腴秀，其物布穀鹽鐵煤。一時熙若春登臺，日斜人散車聲杳。喚將一抹溪雲掃，惟餘流水喧昏曉。

生死十三絕　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生死匆匆早了然，對君忍割愛纏綿。隔年今日知何日，此是千年第一年。
精明渾厚半由天，鍛鍊才華出自然。總是貪癡吾未絕，戀花長好月長圓。

勞勞四十二年間，天職如君完未完。一隊孤兒知勉矣，爲求泉下母心安。

君別人寰甫一年，半年加我別君先。「今番小別休相念」，慰我言猶在耳邊。

一一呼名解脫時，天堂深處住君宜。但求最後平安耳，點首彌留對大師。

大命縱君歸地下，勞生羈我尚人間。淒風冷雨虹橋路，同穴於今料亦難。

人言難得夫前死，君耗何堪客裏聞。抗暴功成吾倘見，自餘福澤總輸君。

生死商量解答難，誰先誰後欠團圓。不如一擲春申浪，雙失足成千古歡。余夫婦曾同溺黃浦二十年前事也。

自君一去無他戀，了此餘生亦大佳。却爲填胸家國恨，有情難捨亦難排。

此一年間百慮焚，一身常踏九州雲。愁中日月忙中過，但得休閒便哭君。

除却回生續命丹，劫餘破鏡再圓難。枉勞媧石殷勤補，那許情天碎復完。

獻君幽卉與寒齏，丹橘綦江歸袖攜。欲認風姿無別物，呼兒和淚檢娘衣。

收拾柔情夢轉粗，太平洋上去援桴。君靈憐我能加佑，走盡關山病也無。

貴貴謠

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貴人貴，賤人賤，自天降福君休羨。大貴貴，小貴賤，可憐王謝堂前燕。海空一碧天空青，

五雲暖擁王母軿。服箱漿酒飄秋星，仙乎冉冉升天庭。小臣攀號亦莫聽，但聞雲中雞犬環佩聲瓏玲。悲已哉！謂福無涯亦有涯。尋常百姓休怨嗟，孽海千家更萬家。就中白髮忠臣淚，一例飄翻血浪花。

小麥育種專家沈宗瀚夫人沈驪英積勞歿於試驗室，悼以五絕　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太平洋上浪翻銀，報斷華絃五十春。開卷一時奔熱淚，不堪我是過來人。

白下農郊謁女師，黔靈山翠照深卮。熱情伉儷誰能匹？吾哭夫人豈爲私！

麥隴花開早晚分，「中農廿八」揀辛勤。殺人毒卉知多少，去此一蕕代一薰。

新種成功在雜交，操家餘事更分勞。中華文化何多讓，居禮夫人未足豪。

寧湘桂筑轉榮昌，千里奔波種十箱。試驗室中人去也，當君苦戰死沙場。

謝王王孫以正氣歌句叢刻拓贈　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傾蓋江初夕，彫年鬢未皤。忽驚神煥發，不絕手摩挲。修戟同仇日，彌天正氣歌。清夷知有待，磅奈礡君何！

贈周季悔，知乃叔孝懷在津無恙，時季悔長民食供應處　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臣叔知無恙，登門吉語聞。沱江車碾月，渤海雁沈雲。去食民烏可，含和吾欲云。一歌存正氣，天末忽逢君。

內江元旦　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除夜驚天月，元辰壯國歌。幾門佳子弟，百戰碎山河。椒酒陳倉粟，花纓待旦戈。又新作民氣，責奈匹夫何！

內江道中　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平生足繭游江湖，所至登壇詔吾徒。民有瘠兮國有痡，匹夫有責奚踟躕。覩我生兮百年嗟隙駒，於道胡可離須臾。凡此口講指畫忘饑亦忘劬，聽者千百萬與俱，無賢不肖無智愚，環之若堵趨若鳧。卅年一日曾弗渝，往者飛車沱江趨，江干喚渡日未晡，稗木之街茶一壺。衆中有人躍出相驚呼，「君得非黃先生乎？」愕然出走臨通衢，覓室就浴滌舊污。浴罷神游風舞雩，室僕凝視忽喚余，「君得非黃先生乎？」問渠何盡識老夫，釜溪園草微雨酥，內江校月

黄模糊，某地某時俱不誣，君口余耳寧忘諸，類此往往相訝相壺盧。方知聽者在道説在塗，吾不辨彼彼辨吾。思之大懼汗流珠，若芒在背撓吾膚，十手指我十目視我其嚴復何如！抑又思之言之不可以幾若是夫！從此意氣不敢浮且粗，競競自矢幸無心失圖。以詩自紀紳自書，暴敵未滅人未蘇。

顧佛影寄示所作《還朝別》《酖忠記》諸抗戰雜劇及傳奇即贈　三十一年一月二日

蜀山陰陰冬不雪，蜀江澌澌凍不結。家海千里復萬里，於我若絶若未絶。五年瑣尾病不侵，衆中時復哀獨吟。雖闊猶憚踏權閥，雖土猶樂聞鄉音。渡江八千君最貴，挾筆兵間迴壯概。仲連東蹈已無海，信國北歌猶有氣。腐心《還朝別》，硬骨《酖忠記》。自餘怒駡雜嬉笑，碧碎河山紅血淚。文章有神神何存，旗亭黄河安足論。美而不文乃至言，倔彊鑄出中華魂。多君寫作工夫到，風花舊染付新澡。巴窗讀罷仰天叫，國方厚我忍忘報。佛影佛影，吾瀕老矣君年少！

王孫歸　三十一年一月十二日

蜀天臘月雪不霏，江流暖和催芬菲。龍蛇莽莽起全陸，乘流東去我欲飛。既過空苓峽，直

下城陵磯。伐大鼓，揚大旗，高樓黃鶴驚仙機。潯陽九派禹跡微，江南花樹春陰晞。九峯三泖青草肥，腸斷王孫歸不歸。

一年　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了了一年夢，翻翻百變新。愁將勞自遣，悲與寂爲因。亦作扶搖想，其如執著身。縱心忽長往，旋轉渺乾坤。

陳三才　三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三才，吴縣人，留美學電機歸，創業滬上。抗日戰作，汪兆銘降敵，三才謀狙擊之，事泄被害，歌以壯之。

書生作賊賊計滋益凶，書生殺賊殺術或未工。金風剪剪鳴秋淞，白郎林袖藏龍鍾。左手捉其腕，右手指其胸，一擊不中隳全功，壯哉三才人中龍。負笈萬里重洋通，百工有學君是宗。餘澤既及千兒童，大義咸奮冠髮衝，謹厚亦復心理同。嗚乎漢賊不兩立，敵我不兩容。請讀虜廷侃侃君親供，人憎柔靡三吴風，從此鄉恥雪闒茸。民紀廿九秋涉冬，雨花臺血翻天紅。嗚乎殺賊不成兮，君當爲鬼雄。

王白與嘗示我遊女德純詩絶妙，頃聞祝髮，感賦　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往從白與讀新詩，想像柔嘉恍見之。三字封名珍夾袋，一緘開報早披緇。盡空色相袪塵障，如是聰明發大悲。身出世時心入世，忍看四海血成糜。

百年嘆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蟲蟲舍命趨燈熱，蟲爛燈枯兩滅絶。凍禽守死抱古松，與松同命撐霜風。福兮禍伏危轉安，生於憂患死逸般。昭昭寶訓匪可刊，謂予不信演與看。擎酒脯，揮戈矛，逍遥椅子當濠溝，抗戰淺水灣西頭。棘門兒戲一旦收，峨冠赭服擁街帚。主僕易位曳之走，袒衣白晝褫當牖。尚憶良宵舞袖紅，披娜一曲千人同。嗟嗟夷氛慘記忍繙讀，（《夷氛聞記》一書，記清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間夷禍慘酷狀甚詳，今恰百年矣。）定海夜樓婦羣哭。百年往事天好復，假將魔手翻成局。誰蕩羣魔洗甲兵，誰衛國族心忠貞？惟仁與勇拯衆生，此洋他日返太平。

觀周方白及其夫人陸傳紋畫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夕讀君畫，卅年懷舊情。故交重三代，浩劫愴羣生。物理皆心會，風華各性成。婦才尤

俊絶，眉案寫雙清。

題徐聰佑夫人畫二首　三十一年三月九日

花階紅雨淚斑斑，慘綠槐根老更頑。不覺滿樓湖海氣，五年蜀道夢吳山。

斷楮零縑盡史材，滄桑情話疊妝臺。南風不櫛猶堪競，清到垂髫小秀才。夫人壻吳縣孫幾伊，九齡應童子試，人呼爲小秀才。中州某君十二齡入縣學，一日與幾伊同席飲，有盛譽某君幼聰者，江問漁先生笑應之曰：「誠然，但在我江蘇尚不足異。」問江蘇秀才得毋有年更幼者乎？答雖九齡亦有之。問誰，先生立指隔座幾伊曰：「此君是也。」合席驚愕。幾伊應童子試，主試者知吳縣事李超瓊，有女嫁蜀中，艷傳其事，於是蜀中喧傳幾伊爲小秀才。

題聰佑夫人畫紅梅四絶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雙江寒冱忽回春，尺幅圈朱手自珍。一樣紅顏君不俗，天教清福伴才人。

數點丹心天地和，明窗争訝醉顏酡。素懷自是饒冰雪，無奈沙場戰血多。

湖祠鶴守冷無聲，雪海香銷夢不成。走盡天涯人欲老，蜀山深處晚霞明。

了了三千色相空，獨居和靖爲誰容？平生脂粉都無分，忽地孤山一抹紅。

題聰佑夫人畫牡丹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能哀煢獨富斯智，不欺平民貴亦可。此花種福非無果，春城如錦復如火。只慚平生結緣寡，終如浮雲之於我。

重慶大學校園有茅亭曰寅初亭，徘徊其下，成一絕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茅龍經歲困泥中，忙煞分曹門草童。報道先生今去也，一亭閒卧夕陽紅。

韓止石國鈞耆年罵敵，不屈死，哭以四絕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識公甫定共和年，百日同官淺淺緣。繞屋簿書繞池樹，瞻園留得夢依然。

誰識彌縫魯叟心，悠悠彼口鑠黃金。獻詩寫到深微處，讀罷遥聞淚滿襟。

早歲清勤善撫民，彌留罵賊見精神。平時才略危時節，行義如公有幾人？

五年耆舊半凋殘，胡元倓字子靖馬良字相伯朱慶瀾字子橋王清穆字丹揆、同愈字勝之去不還。上有日星下河嶽，各留正氣在人間。

夢五絶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夜夜夢君來，君來笑口開。佩君之天才，寒門春意回。

夜夜夢君偕，爲時短亦佳。縱談家國事，我能開君懷。

不忙亦不閒，君態常安安。醒時人一個，夢裏兩相歡。

夜夜夢君生，何曾夢君死。君死吾不見，信君未死耳。

夜夜夢君生，四十年間事。有情信如是，此情彌天地。

沈衡山假朱氏熙園招飲，同席張仲仁、于右任、江翊雲、郭沫若諸子即席六絶　三十一年四月七日

軟軟風絲淺淺舠，嘉陵春思怒於潮。百花開盡猶能醉，不逐時芳意自高。

無端雲際滯行蹤，忽地重洋戰血紅。天意留公揮露布，未妨舊舉署民傭。

民意長吁更大呼，洋涇橋月夢模糊。文章價比頭顱價，忍向當年問有無。

品到羣芳仗爾才，酴醾花下鬥深杯。願簪五色文通筆，直上三江爾雅臺。

浮圖隔水望雄關，此去吴頭楚尾間。一樹島櫻零落盡，花壇只當獻俘看。

三人必有吾師存，作障人權合坐尊。慚愧贈君無別物，一囊債券長兒孫。

既讀郭沫若所爲《屈原》劇本，復觀上演，成二絶句　三十一年四月八日

不知皮裹幾陽秋，偶起湘累問國仇。一例傷心千古事，荃茅那許辨薰蕕。

陽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別有精神難寫處，今人面目古人心。

車中謡三首　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黄魚

黄魚黄魚，載之一車。轀輬鮑臭古有諸，長鋏再彈今何須？吾鄉石首春登厨，山人足鮮周邊隅，勿憚爲犧眞吾徒。其魚其魚有是夫，非我安知魚樂乎。

拋錨

一度拋錨，我心摇摇，再度拋錨，衆口囂囂。綦江百折深復深，杜鵑灑血紅千岑。停車仰首坐晚林，亡國有淚無古今。嗚呼！蜀有史兮不忍讀，血乎淚乎忍相族。前車覆，後車續。

下江老

下江老，司機爾力亦爾巧。爾隨大府來何早，五年敵氛猶未掃。西南一線僅通道，國人惟

嗟！司機司機爾何知，不教而用是棄之！一事差令人嘆息，寧去鄉，不從賊。

訪問漁湄潭，臨行並以留別，得八絶句　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識君三十度星霜，別緒從無今歲長。便訴烏江到湄水，恨無雙鯉我心將。

鞠躬從未識艱難，嘔盡心肝一社團。我告妻喪君告病，老懷都欠一年寬。

山城瀟灑小江南，樂我多聞益友三。聽罷絃歌聽泉去，味從籛裏羨醰醰。

書生報國百無成，愁聽司農嘆息聲。五萬萬金新換券，息肩初感一身輕。

滿路桐花凍欲堅，吾鄉一例拗春天。物情水水偏相濟，水碓臨流汲水便。

入門一碧樹成陰，報道先生輟苦吟。刻畫君家一枝筆，暫將勞力代勞心。

纔來便去太匆忙，道長平生亦自傷。昨夜百杯拚侍醉，身心滋復恐君妨。

多少朋儕苦念君，茲行有語獻同羣。佳兒佳婦佳山水，君病三分減二分。

答贈浙江大學祝廉先教授文白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吾行倘爲獻詩來，重荷先施費剪裁。盾鼻文章中興頌，辟雍師弟不凡才。眼前罨畫溪山

勝，劫後金絲宅壁灰。珍重三潭歸夢月，秋蒓須醉六橋杯。

既別問漁湄潭還寄兼貽黔中諸友好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一綠雙湄繞大庠，山城著意媚春光。爲寬吾友懷雲樹，來坐諸生話海桑。剖竹引泉資碓力，試茶合席泛杯香。西南莫小朋簪聚，天運貞元起一陽。

讀《屈原》劇本與沫若唱酬之作，和者紛紛，感而賦此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盈室由來嘆菉葹，不堪天步促艱危。因君絲管鳴孤憤，報我瓊瑤盛一時。自愛愛人尊正則，鼓宮宮應感靈奇。三閭去後亡三户，血淚凝將讀史詩。

黄桷坪道中　三十一年五月八日

拗春天氣好蒔秧，拗春春盡猶寒也，與蒔秧皆吾鄉川沙土語。强慰羈愁當故鄉。半夜雨添三寸足，千村人一逐犁忙。庭花已盡桐陰凍，野舍偏傳琴韻長。不是征衣灑籬落，渾忘敵騎誇荆襄。

題豐子愷爲俞友清畫紅豆卷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的的珠圓長綠柯，離人有淚比如何？此心白到天堪表，無奈沙場血染多。

佛座蓮　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鄧鳴階成都寓廬庭栽雙株，亭亭一綠，狀若芭蕉，而花紅若赭，高出檐際。問園藝學專家，知爲佛座蓮，國産也。賦此以張之。

蔭喝當庭結衆緣，丹心終許上通天。高華風格慈悲性，第一東方佛座蓮。

悼譚創之其茳，早歲銳意革命，晚乃長西康省參議會，水死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百花潭月一樽遲，寫到生平宿草悲。虎自初生善跳擲，人從既死識權奇。西川乃有此人在，袁世凱稱帝，君爲書署己名，勸成都將軍陳宧獨立。陳語人，四川竟有如此之人乎？民國廿八年夏始識君於蓉郊。中國無如今日危。事急求公公去矣，汨羅千古哭湘累。

重遊青城常道觀　三十一年六月十日

已惜芝軒與世辭，更嗟常道失椿師。彭椿仙道士先我來百日逝，老友程芝軒居士住青城亦先一歲逝。授書公得傳人早。掛劍吾悲宿草遲。巨刻降魔扶正氣，代耕勸士慰歸思。常道觀諸道士爲慰勉山

下居民之從軍者，代其家屬耕。忽登峯閣懷无量，觸耳嚶鳴金畫眉。老友謝无量居青城山頂祖師殿山閣甚久，甫去。

常道觀臨別留贈心瑩道士　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雙江漩玉壘，萬木矗青城。蒿目彌天地，襟期一死生。詩碑人上口，夢榻鳥鳴更。三寶吾能說，堂堂在不争。觀兩碑鐫吾詩。

灌威雜行七首并序　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民紀三十一年六月，偕陸君叔昂培亮（中華職業教育社四川辦事處主任）、賈君佛如觀仁（中華職業學校校長）、傅君志章煥光、葛君蔭培（二君農學專家），赴灌縣籌設農村職業學校。度地略定，乃留陸、葛二君視察白龍池，而自偕賈、傅二君及農學家吴中倫、吴敬立二君，以陳君新伯爲導，自灌縣沿岷源北行。經汶川縣城至威州，折而西，沿雜谷腦河，經理番縣城而至雜谷腦。凡所見聞，與所感發，成七律七章，以示同行諸子，并寄贈途次新知舊好，暨關心腹地狀況者，俾共教正焉。

一夕千軍萬馬來，我尋溪店解裝纔。直疑窮寇珊瑚海，忽逐游魂灔澦堆。山勢陡從巖瀑

合，市容冷傍嶺雲開。九坪大八關前路，香送村鬟劚藥回。自灌縣行初夜宿東界腦，「三腦九坪十八關，一鼓一落到松潘」，此松灌道中流行語。

一逕巖腰犖确成，馬王坡險客心驚。幾時水石能平怒，底事山花半隱名。地涌崩崖盡龜坼，江橫飛緪勝猱行。忽愁關外游程阻，當午晴風虎虎聲。汶川道中，飛沙關長日風怒吼，行旅畏之。

金川武略紀清廷，大將旌麾此地經。自昔長梁溝兩戎，卽今朽索纜雙亭。孑遺屯地諸蕃赤，斜睇縈天一髮青。名讓白熊揚海外，檻車分享御廚腥。草坡索橋，揚名海外之白熊，實產此地。

一路山童草不肥，劫餘何地覓生機。斷崖流石容全毀，煅木成灰利亦微。物力天豐人力靳，采花客去蔘花稀。沙崩岸覆江流絕，癸酉奇災付慘唏。汶川至威州，山被毀於一、濫伐材木，二、燒墾，三、燒鹹，四、燒山采藥。民二十二，疊溪山崩地震，岷源之一段瀦爲兩湖，死數千人。

籌邊樓下校場旗，雜谷腦河來會之。寸草無遮山盡裸，葉岩可累屋棋危。觸霧雞寒晴能雨，垂老津梁樂不疲。苦憶維州情話熱，憂時圍坐夜更遲。威州至理番，山更禿，皆頁岩，土人取以壘作高屋。

兩字同音豈異詮，岷江汶水不須箋。遠從石紐初生地，下紀玄圭底定年。成敗何煩分父子，懷襄終竟奠山川。飛沙關共都江堰，一例收功後嗣賢。飛沙關相傳禹出生地，岷江卽汶川，汶通

岷，猶蚊通蟲。

雄碉百丈鎮關門，忽地斜坡碧草痕。艷說贅髦傳十舍，哀聞祭屈醉千村。經旛飄轉諸天動，法服莊嚴一市尊。維麝有臍噬何及，遠輸香舶海雲屯。雜谷腦以端陽日至，地方女多男少，至數家合贅一壻。寫經於旛，高懸空際，風轉動之，謂功與誦經埒，亦有水磨轉經者，產物麝香爲大宗。

不見郭海封景岱三十年矣，忽握晤於梁仲華灌縣寓廬，即贈並示仲華　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始我識君三十初，宣南翩翩綠雙裾。更三十年再相見，嗟嗟人生堪幾面。君家項城豫東南，竊國有玷鄉何堪。祓除之責誰與擔？中州靈和君所含。劬劬十年飽苦甘，君雖不言我所諳。男兒報國不可得，退而之鄉殊自値。期月小變三年革，一國諸鄉之所積。魯中彌縫匪不力，忽焉血變河山色。此局雖輸枰未收，亞東有楗繫西歐。太平後漚逐前漚，捷足誰得在自求。德有斐希特，我有亭林叟。復國以筆或以口，收功都在百年後。天乎中華倘加佑，國人大悟弗自負，拚此殘生驅敵走。坐眠一牀書，起舞百杯酒。一君高歌我擊缶，祇應風雨共白首。百年鼎鼎復何有？但見都江雪浪虎風吼。

答王公璵　三十一年七月一日

吾念公璵甚，危城最後時。眼昏雲壓壘，血湧路成糜。太息華陽鎮，傷心醉白池。不期無盡劫，天外尚飛詩。公璵前任松江專員。

題張表方所著說仁說義兼爲之壽　三十一年七月六日

利病珍良苦，扶危仗後凋。休休尊一老，諤諤恥羣僚。剛正因無欲，彌縫使弗澆。祇應仁者壽，元著拜超超。

題王白與藏清乾隆間李復堂鱓畫竹卷，畫凡四紙，其一爲陳石遺索去　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因疏成勁密成清，落筆猶聞風雨聲。瀟灑襟懷貞固節，善從規矩寫神明。天壤王郎豈易才，案頭看竹日千回。石遺風趣君風義，萬一祇愁墮劫灰。

秋　三十一年八月九日

祇應不息澹窮通，了了圜周大律中。暖我客窗一明月，煊天兵火五秋風。敢寬國恤勤家

難，稍體民艱仗歲豐。妙悟春江思好句，落花隨水自流東。落花隨水自東流，姚生維鈞句。

維鈞修畢大學業寄贈　三十一年七月五日

萬里求師自有真，蒼凉一闋《沁園春》。學成已報家山破，誰識平生意苦辛。

有感調寄沁園春　姚維鈞

孤鶴高飛，越海冲天，别盡舊人。且拓開新境，聊酬壯志，快翻怒翼，早拂輕塵。林露何依，窠雲何託，誰識長鳴自有真。流年改，念來時任重，茹苦含辛。交親，散落如雲，又何用朝朝暮暮情。任花開也好，月圓也好，等閒聚散，更不傷神。遍歷艱危，飽經貧病，夕照山城寄此身。無言久，有一腔熱血，相映紅輪。「林露」三句炎培易。

靈璫詞後三絶句　三十一年八月一日

將别惜此聚，將聚惜此别。多君慧心人，立言故精絶。

無窮家國感，不是兒女私。若説兒女私，靈娥其知之。

一心迎自然，人天豁遥襟。離合與圓缺，此象亙古今。

靈璫詞　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維鈞既畢大學業，將自筑來渝，踐白頭之約，謂此最後一度月圓，在離別中彌足珍視。約以七月二十六日，即陰曆六月十四日月圓之前夕下午八時至九時，異地同時賞此月色，而各寫所懷，余因成斯製焉。

一

佳日兮辰良，孤月兮雙江。山房兮雲樹，張之園兮夜未央。思佳人兮來遲，訴家國兮迴腸。乞靈娥其諦聽兮，願在耳而爲璫。

二

維九峯與三泖兮，靈秀孕乎海隅。有小市曰澧溪兮，春申蜿蜒乎通渠。悲故劍之莫求兮，神傷乎干鏌之墟。惟諸姚之多才兮，既代有乎名姝。憶丁閨之酬唱兮，（丁時水夫人姚。）才華照耀乎鄉閭。敵騎兮長驅，鄉書兮久疏。剩明月多情其雙照兮，壹不知夫消息之何如。

三

烏江兮赤水，春一枝兮驛寄。媲嬙兮彼姝，請傾誠兮師事。戢戢兮家世，澧溪其里兮姚其氏。天涯奈此鄉親兮，嗟萬方其一概。迨沁園一闋之驚人兮，始刮目以相視。於是申言心曲，閒敘家常，問何因兮求師萬里，更何忍兮別母高堂。徒憤夫大好江山之

既破兮，誓欲奮纖纖以扶將。悲弱質其無能爲兮，望師門而徬徨。因文兮生情，閑情兮秉禮。時問暖而噓寒兮，每相憐而相慰。書愈投而愈密兮，意彌真而彌摯。念佳人之易得兮，信難求乎同志。顧曾無一言之及私兮，發乎情兮止乎義。誠惟天之可表兮，仰靈娥其鑒止。

四

城闕兮芙蓉，講幄兮春風。忽李姝其入室兮，驚先夫人之遺容。謂惟彼友姚姝兮，神情小異而大同。倘兩美其必合兮，不辭蹇修以相從。俾三者其一體兮，信人間天上之情通。嗟嗟松後凋其既雪兮，菊徒傲乎霜叢。曾足儷海棠秋艷兮，仙樂春紅。語深深其淺淺兮，書疊疊而重重。紛惟一愛之所涵兮，終乃兩情之交融。願啓告夫靈娥兮，曾足語夫庸庸。

五

大哉愛乎，既蟠天而際地兮，更彌綸乎萬有。不因物而厚薄兮，不與人爲左右。知者鑒其一誠兮，不知者謂盲行而狂走。悲破碎之版圖兮，誰補苴乎罅漏。哀民生之昏昏兮，發彼蒙兮誰之口。嗟獨木兮難支，寧謂求助兮無謂求偶。俱不羨夫如花似玉兮，但欲得勇敢而忠誠之戰友。誠寤寐其旁求，乃有緣兮邂逅。此惟以德不以色兮，曾弗先

要乎聚首。彼惟多福之自求兮，雖凡百其猶樂受。月兒爲問彼姝兮，許吾言爲當否？

六

維時山風習習，園露瀼瀼，懷伊人兮千里，倘獨坐其愁涼。算明夕之團圓兮，偏今宵別裏之難忘。不知皓魄之西移兮，坐驚人影之加長。勿使畫屏無睡兮，願早卸夫晚妝。幸靈娥爲我周旋兮，相見乎黑甜之鄉。

題維鈞扇　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林能蔭暍扇能涼，一樣人前服務忙。料得年年人念汝，秋風珍重自收藏。

答穆藕初　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不德萬家盡衣被，無心一笑亦經綸。祇應此曲娛聾聽，不利當時知我貧。餘事詩篇一商榷，卅年肝膽兩輪囷。翻因黽勉添酬唱，共憶家山話苦辛。

婚後自渝東滬張伯初並諸友好，半年前滬報訛傳余婚事輯入珍聞　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語出傳訛枉自珍，事當徵實却無聞。不期榔栗天偕老，更縱巴窗夜論文。家國綢繆成黽

勉，江關詞賦伴艱辛。劇談差喜無餘忌，一愛彌綸澈舊新。

重九謝友約醉　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打頭葉葉井梧黃，五載江城鬢欲霜。有約登高苦風雨，無車簡出謝壺觴。不圖偕老添吟侶，莫爲憂時縱酒狂。天賦吾生蕭瑟性，呱呱三日便重陽。吾生農曆九月六日。

國民參政會卽事二絶　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

午夜喧喧尚議堂，一年拚此一旬忙。天人百策關軍國，高閣堆成紙萬張。

觀音巖上市聲稀，夜夜夫人迎我歸。過盡千車人不見（夫人句），一天風露溼君衣。

附維鈞作

觀音巖上久徘徊，販者紛紛飽橐囘。過盡千車人不見，一燈遠送屐聲來。

送問漁返湄潭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吾愛江夫子，春風滿鬢霜。邇來嗟聚散，每別恨匆忙。忠骨清難掩，天懷病未妨。福君好山水，不遠復康疆。

重遊北碚温泉公園，維鈞偕行，得八絕句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嘉陵小三峽，久別悵如何！暫許携裙屐，重來訪薜蘿。賫愁山入霧，挾怒水掀波。秋雁江心影，猶聞訴棹歌。「挾」「掀」「訴」皆維鈞所易。

隔歲朋簪集，遥聞三月三。流觴分綵韻，得句獻琅函。戰鼓愁新緊，吟囊思險鑱。一樓焦徹骨，空欲數風帆。七年前來宿數帆樓，今年元旦樓毁。

新治開西蜀，偏隅讓北碚。苦心化狂寇，小試訝奇才。無使繁華極，誠須大本培。相看真刮目，歷劫我重來。

惡寒天與暖，雲氣石根流。沸水青銅洗，叫霜黄栗留。池荷香蓋落，道柏筆鋒遒。應惜斯文在，圖書壞壁收。

十年思締造，衆力策辛勤。花好樓當月，魚游沼在春。艱難留浄土，飄泊慰羈人。江舶一聲笛，終迎世象新。

煙蘿十五里，言上縉雲山。心潔尋初地，峯高俯衆鬟。甜茶花白緻，「緻」維鈞所易。板栗葉青斑。雲際松如海，聽鐘試叩關。

四海兵戈沸，百年桑海翻。林泉變朝市，巖穴避衣冠。直過朱門哭，相忘白骨寒。山名吾

忍說，獨樂此林巒。歇樂山。

淞波秋淚剪，巴雨夜愁燈。國破家何在，茲游感不勝。中興關世運，偕老得吟朋。蜀國二離碓，嘉陵見未曾。

附維鈞作

良緣愛山水，買棹泛嘉陵。雨歇天將暮，風停煙自升。尺峯隨地起，舟浪霎時興。金碧林端現，相攜拾級登。

爲愛溫泉浴，名園得俊游。仰天驚雁陣，俯檻數江舟。夕照琉璃瓦，霜紅花好樓。故鄉亦佳麗，涕淚幾時收。「尺峯」「舟浪」「叩天」「俯檻」炎培所易。

此日三首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夜夜愁雲接曉昏，年年此日更何論。圖書半燼珍遺挂，風雨如磐妥夢魂。久別故鄉餘想像，大難來日是兒孫。今朝添得摻摻手，一剪寒蔬意漸溫。

舊恩留念遍親知，憐到鄰猧失護持。嗟我老來偏健骨，共君夢裏總平時。殘妝檢點全家淚，客館蕭條一卷詩。此事冥冥疑有力，枯楊天爲長新枝。

何年情海竟全程，翻爲新情長舊情。戰報漸宜供祭告，歸期敢望及春明。不堪家國長歌

哭，倘許人天一死生。寄語兒衣今已暖，巴窗刀尺夜聲聲。

悼熊純如育錫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數從上蔡問平安，忽報安生返道山。名世文章函牘在，不彫太璞性天完。識公已入中年後，論治常憂國力殫。莫使絃歌因亂絕，翠微雲護一峯寒。

爲胡叔異題畫梅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胡不煊煊畫牡丹，巴窗著筆總酸寒。試從疏影窺塵世，一片繁華走百官。

贈藕初二絕 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磊磊交情四十年，升沉百態幻雲煙。絳袍玉帽誰能識，早歲登場一曲傳。

燼餘老屋倚山根，霧壓山城白日昏。只合名心收拾盡，詩成子細與君論。

答寄陈筑山蓉郊寓廬有贈 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濯錦江深隱最賢，平欄聽水欲忘言。我慚太上超情海，天賜勞生耦硯田。滿紙兵戈疲日

課，懷人風雨逼殘年。巴窗雙影憑誰寫，黽勉成篇一惘然。

元旦偕維鈞携兒必信江上行　三十二年一月一日

晴嵐故故散林皋，容易春風發歲朝。江上漸疑鄉訊近，天涯猶見土風操。野舟逐水帆張飽，山市穿雲磨轉高。詩料探囊知幾許，請纓小札出兒曹。必信請從軍，以現習電機，無相當訓練班可入，府令暫緩。

有感　三十二年一月八日

每乖世好苦求真，但適天懷樂茹辛。遠慮豈辭招駭俗，孤芳時復恥隨人。難安耿耿嗟存舌，不已勞勞患有身。却曲未愁妨坦蕩，心樊養得盎然春。

劫後渝州公園江亭晚眺，偕外子作，調寄大江東去　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　姚維鈞

艷陽冷碧，儘沈沈，斜射歸帆煙水。壞堞危垣，迷望眼，人在天涯千里。苦憶年時，蒼涼百劫，一剎成生死。江山如醉，孤亭雙影空倚。　誰記，客舍流光，親恩白髮，夢見悲還喜。忽地驚心傳竹報，畢竟平安何似？等是飄零，家愁國恨，園樹猶如此。生機多少，應憐叢棘芳芷。

月夜贈維鈞　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與君綿邈話生平，一角山樓劫後撐。衆醉酣時艱獨醒，兩情真處不須盟。身疑夢境諸般幻，月愛中天一鏡清。妨足蒙茸芟不盡，夜行吾勇爾聰明。

舊曆歲朝立春共維鈞聯句　三十二年二月五日

冉冉歲朝春，綢繆一歲新任。早梅懷暖意維，初雪孕清神任。漫話雙江夢，遥憐百戰身維。隔宵喧竹爆，民力念艱辛任。

舊曆歲朝立春壽沈信卿恩孚八十　三十二年二月五日

艱得歲朝春，公今八十人。憂時艱望治，信道苦求真。卅載升沉共，三秋夢見頻。平生知我感，曾未論斷斷。

識公四十年矣。民國成立以前倡地方自治，以後參省政，皆與公共之。嗣復共教育公團二十餘年，新聞事業十餘年，文化事業十餘年。往往我發其緒，公守其成，論道，論學，論治，論人，是非臧否取舍，殆無一不闇合。民七遠游，里人欲選我爲省議員，而懼非金不得，又懼我不樂爲，以白公，公正色曰：「君等不耗一文而選出之，彼必不辭，苟耗一文，彼必不應。」公之知我

類此。

新春雪飲藕初家卽席贈　三十二年二月六日

去年元旦雪花飄，今日飛花又歲朝。劫後滿園春意動，興來合座土風操。越雕酒熟家千里，古可羹香客百瓢。應爲鐃歌作前奏，江雲一曲徹層霄。

鄉訊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苦念從軍六及瓜，驚傳賫盜百糧車。夢邊又緑江南草，劫裏翻紅蜀道花。亡命幾人驚虎穴，良家十郡慘蟲沙。傷心委地書千卷，算汝成仁亦可嘉。「亡命」維鈞所易。

妙高峯歌爲方子珊將軍先覺作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長沙城外雲團黑，妙高峯下血浴赤。民紀卅年之除夕，將軍殺敵建奇績。斯時敵燄方張鴟，如潮大至不可支。孤城一命猶懸絲，將軍善以少擊之。亙五晝夜曾弗疲，十盪十決出愈奇。矢盡援絶敵不知，倉皇引去莫敢窺。危者轉安險轉夷，但見盈野橫敵尸。壯哉長沙却敵第三幕，鄰將壁上齊錯愕。中華男兒功卓卓，元帥酬勳不次擢，舉國歡抃躍三百。將軍爲

誰方先覺，芒碭大風雄如昨。

喜雨二絶　三十二年四月三日

往歲田愁旱，今春雨喜多。花陰纔霢霂，峯頂忽滂沱。山閣雙吟屐，田家一緑簑。惟誠動天鑒，艱食問如何？

衝泥上坡去，破夢打窗來。漫滴愁心碎，終迎笑口開。入塵平百物，解禁醉千杯。又恐山行滑，初陽紅上臺。

清明渝都江干望祭先父母　三十二年四月五日

苦憶東塘路，年年此薦新。孤兒忍衰老，今日又清明。有樹空垂蔭，何人禁采薪？天涯幾行淚，憂國更思親！

清明渝都江干望祭先夫人七首　三十二年四月五日

惻惻復惻惻，三年作寒食。叫君魂不歸，老我身爲客。

匆匆瀘州行，瀕行兩凄絶。曾不忍生離，可堪成死別。

蜀道屐猶健，虹橋墓已封。今夕諸兒女，鄉心六處同。
不見九州同，乃驚百物貴。斗米索萬錢，民生嗟其奈。
客窗降新伴，餘事能論文。佩君之懿美，師我還師君。
百年亦何有，天壤長相對。無死亦無生，三心融一愛。
此心此江水，東流倘到家。一尊瀘州麯，一剪巴山花。

春歸　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國破驚心訴蜀鵑，春歸淚眼送江船。分明天意羈吟屐，一爲花時費酒錢。坡樹綠梳煙直，窗曦紅幕鳥聲圓。瀟瀟夢榻醒山雨，處處秧歌激水田。

悼牛厚澤三首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磊磊心腸僕僕身，各將志業照輪囷。鄱陽雅語聊爲壽，百歲名齊相老人。
載筆周游亦壯哉，我慚度隴尚徘徊。滔天未易長城壞，忍踏延陵墓草來。
恩仇一夢墜空雲，君叔何曾惜此身！里老勝聞說遺愛，長官勤政縣民勤。

秦子翰才自蘭州函告，隴人爲牛厚澤先生生前舉辦教育實業有功，於六月六日舉行蒙難紀

念。先生嘗爲民勤縣長，縣人謝鎮宇猶能縷述先生善政云。回憶二十年前，先生往來西北與東南間，吾兩人志事略同，故蹤跡至密，中華職業教育社初成立，先生與會，享壽至百有一齡之馬相伯叟亦與會，人戲呼爲牛馬大會。不圖盜殺君叔，志決身殲，而余至今尚未獲登隴一拜宿草也。

蔡蔚挺寄示其十齡孫德達摹刻贛縣精忠祠岳武穆送張紫巖北伐詩，即題却寄

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金石南天富，章江吾昔過。峥嶸尚詩碣，破碎又山河。愛汝天才卓，嗟今國難多。精忠曾賜額，何以有風波！

女當時生四十韻

三十二年八月七日

六六不知老，素食偏健飯。吾妻方盛年，一索易所贊。生男不足欣，生女曾足嘆。頗嫌逃兵役，豈樂弄柔翰。父女年相差，六十四有半。唤聲十三妹，十二兄亦冠。大羣姊與兄，蜀隴桂星散。一姊滬故居，摻摻手鑰筦。一兄游域外，海峯阻雲雁。甥姪森庭階，相形汝總短。諸姊笑責妹，後至罰百錢。嗟哉母孕汝，百計求穩産。晚香花初胎，酷熱蓐全汗。驚

號母呼母，宛轉旦復旦。母存爭一息，兒墮驚偉幹。痛定忍思痛，深心毖後患。兒口索食急，母乳破皮爛。不惜乳血流，但愁兒食斷。普告爲人子，既長教汝看。彼嗜殺人者，看此手應戰。自兒在腹中，刀尺疲母腕。文褓天吳飛，繡袓紫鳳綻。生事萬方艱，尺布寸金換。身勞心更勞，拮据咄嗟辦。地下亦有母，思之淚欲潸。愛汝若己出，佑汝天聰亶。今歲吾家忙，五兒齊降誕。姑汝或姨汝，報之惟一莞。謂於國有獻，斯言滋益赧。養之而不教，亦徒勞負版。兒乎倘好游，父脚風塵慣。兒乎倘好文，母腹詩書滿。兒或好飛行，機聲在霄漢。名兒曰當時，兹義汝尋玩。雙江何深深，一綠陰如傘。呱呱蕉林下，主人善翼卵。吾識汪倫情，生生德何限！囊藥兼囊詩，句好珠成串。苦戰六七春，物匱事求簡。相期飲黃龍，未擬分紅蛋。

贈李思敬與工程師楊子英婚　三十二年九月十日

錦江春濃秋轉清，月華流艷芙蓉城。天上宫闕郎手成，降階玉女郎親迎。李楊韻事長生殿，千年曲奏霓裳遍。在天比翼無盡期，降落人間永歡戀。

題沈叔羊畫茅台酒　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喧傳有客過茅台，釀酒池中洗脚來。是假是真吾不管，天寒且醉兩三杯。

悼穆藕初　三十二年十月三日

瑣尾相携忍息肩，一生一死兩蒼顛。將身自致青雲遠，有德能忘濁世賢。合坐笙歌常醉客，萬家衣被不知年。巴窗淒雨彌留夜，捷報遥聞尚莞然。

六六生日祭母四首　三十二年十月四日

春歸草不枯，命盡心猶熱。我今六六年，母存年八八。哀哀五四春，長與吾母訣。當其終訣時，既死乃復活。復活惟一言，苦念三兒切。三兒今老矣，雖老殊未衰。小妹滯海壖，大妹入蜀偕。行者僕僕身，居者困米柴。居者壻在牀，病久心忘齋。旦日以書來，悟道襟恢恢。行者服其勞，抱布蚩蚩來。所職通有無，一廛新裙釵。兒生乃碌碌，議堂席許陪。以口復以筆，欲喚聾聵開。一言慰吾母，兒孫立滿階。在母血緣下，二十有八胎。天乎放母歸，母歸應開懷。「僕僕」「新」維所易。

夢母母如生，念母母未死。想像兒生年，劬勞自今始。母喪何蕭條，得金遺篋裏。哭罷皆錯愕，遺言在兒耳。他日兒娶婦，聘錢將以此。母自兒幼年，遠謀乃如是。兒長不治生，家

居百無似。衣不知新舊，食不問甘旨。所恃惟婦賢，此福問誰賜？先糾而後維，後先成二美。今日祭吾母，維實司刀匕。幼孫維所育，捉之習拜跪。舍母更與誰，家常話無已。大哉生我恩，親哉母若子。兒憂母亦憂，兒喜母應喜。兒生良有憂，大羣方擾擾。寇從東方來，奪我江山好。淞波翻血花，六年失歸棹。瓜期士莫代，糧藏民被盜。思痛還未定，大旱復大潦。兵凶年更凶，天乎浩劫浩。義旗舉五洲，寡助彼失道。制勝誠可期，料敵未宜藐。平生報國心，口誅而筆討。未一執干戈，所獻何乃少！兒孫志從戎，誓欲寇氛掃。全民敵愾心，舍此無爲寶。天乎忍奪母，奪母一何早？不見國多難，亦莫見再造。地下母有知，或反增煩惱。一言慰我母，母訓今了了。誓不復偷閒，永懷以終老。

雨中送問漁返湄潭

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

蜀犬吠日日始怖，苦借秋霖釀秋霧。巴窗長夜聲復聲，滴碎客心無處訴。老我年年坐議堂，堂開堂閉十日忙，低回家國空盡傷。君來何暫去何促，善葆神明謝塵逐。時乎時乎匪可復，知君未戀雙湄綠。

衡山七十初度，公子叔羊就棗子嵐埡樓居所見畫長幅以娛之，成三絶句

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

一樓風雨鎮相望，各抑羈愁當故鄉。生恨棗嵐坡下路，歸燈泥滑夜昏黃。

剛腸矢願不平平，折角朱雲老有聲。公退蕭齋書百卷，石交冷卧座縱横。

未妨畫本抵吟箋，雨嶂晴洲好景全。應識白華馨潔意，舞將美筆爲延年。

郊居

三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花弄文章鳥弄歌，郊居偏接自然多。譸張曾是生機促，考訂應非戰報訛。夢裏洶洶兵日月，壁間寸寸我山河。金風自借秋陽力，籬落黄英奈爾何！

春訊五首，憲政實施協進會成立後作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天心七日一陽回，忽報寒飛六六灰。百里有山皆入霧，雙江無雪却看梅。惺忪漏盡鐘鳴際，想像嫣紅姹紫來。此意微芒非易識，定知衆蟄待乘雷。

最是霜欺雪壓天，峥嶸孤幹不知年。著花妍醜拚忘老，負鍤辛勤漫自賢。消息分明迎大

地，功夫倘許讓先鞭。圖成九九知何日，準辦鈴旛護萬千。

春去春來客未歸，一江盼斷柳依依。陽和有脚徐橋散，信古何心柱下違。水味自家知冷暖，晨光忽地送熹微。翻因冰蘗孤成性，懶逐長空雪絮飛。

忍復華繁説六朝，有花齊放馬齊驕。天涯望望容張儉，海外栖栖策繞朝。一路歌鐙喧甲第，十年泥雪踏丁橋。雨雲盡入春婆夢，終信貞元起運遥。

巴窗夜夜作愁霖，冷逗春痕上酒襟。帝殿差池涎在尾，臣門似水澹明心。不知力穡三時苦，種得情苗幾許深。天道於今争一息，飛龍四海戰羣陰。

所見二絶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餓莩當衢不掩膚，鶉衣人市影蠕蠕。傷心通遠門前路，誰付監門入畫圖。

歸期愁近路愁艱，破浪風帆去去閒。未見清明藏霧日，不成章法隔江山。

周定宣廷元自天水寄孩用飾物贈我新生女答謝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六六偏忘老，迢迢忽念君。梅花隨使到，繡褓與孫分。渭北青瓜酒，十年前君嘗以飲我。湘西露布文。蒼黄十年事，飛將巷名聞。君居天水飛將巷。

歲除枕次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七年淞浦千家夢，萬里巴山一枕雲。久客漸於風土習，殘更時有雨聲聞。大難日月匆匆過，並世恩仇了了分。金穀正須愁六府，文章祇愧策三軍。

送從軍青年 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

國運翻新信可爲，同仇義在百何知。長纓請自三台始，危廈欣看衆木支。空巷鼓笳身是膽，雙江荼火彩爲旗，七年蓄艾寧求得，受命元戎自此辭。

長兒方剛先我物化，自渝之蓉，將轉樂山，親臨之途次三首 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十二日

天遣愁人意稍舒，散將春色滿成渝。黃黃菜甲香初熟，點點嵐峯淡欲無。國破復堪家蕩析，吟成都化血模糊。寒氈拚當沙場臥，病榻何辭講席劬。方剛臥病三閱月而死，病榻中猶爲武大諸生分班講哲學。

風颭春城處處旗，傷心麗景不成詩。千村白屋新油瓦，一路紅梅向暖枝。泉下偏宜尋骨

肉，雲端忍復望峨嵋。艱難遠道疲驢力，慚愧吾身强自支。民廿五年偕先夫人游峨嵋，導游者方剛也，今母子皆物故矣。

邅迴鳳驛更龍泉，繭足風塵又一年。丱角長纓明大節，上丁小隊課春絃。索居知過須投杖，決勝乘時仗著鞭。發篋茂陵秋稿在，興亡强弱炯機先。方剛謂：「人類昔以自私勝，今以互助勝。互助者助人亦恃人助，故似弱而實强，自私者，損人利己而失助，故似强而實弱。兩時代生存方式恰相反，希特勒輩實因誤解《天演論》派優勝劣敗舊學說而害人自害。」見於其德日全盛時遺著。

題羅伯濟《青城集》

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爲於無爲爲有成，成而不有爲不争。大寶不先慈儉并，廣魯天下天下寧。寰海擾擾今苦兵，曷不反求之青城。青城有祖猶龍驚，道五千言一夕傾。其間亦有有韻文，先生因之以詩鳴。道乎可名不可名，吾兒方剛業此有所受。賚之以終書莫守，吾哀投杖離羣久。

題羅伯濟《北征集》

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雪柳紛裘葛，風輪倏海山。鏖文驚曉角，偕計走春官。四十年前事，燕梁楚蜀間。吾懷子雲筆，就學寫方言。

題陳夢龍先人輝山遺墨　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天谷通真宰，奎文應列星。佳兵促傾蓋，寶墨受趨庭。金石能餘事，嬴劉未墜型。華碑最精絶，嶽峙更淵渟。

都江三絶　三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都江利國二千春，嬴得留題楮墨新。到處山川天賦厚，李家父子少傳人。

飛沙雲際蔭靈旗，風簸繩橋兀不攲。大地生生供俯拾，榿林籠竹用咸宜。

榿林籠竹亦纖纖，天許詩人妙手拈。治水治詩同一物，物須近取不傷廉。

贈吴庶咸有序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余每至成都，必訪庶咸老友。頃者訪之郊外，爲吾兒方剛之喪，抱余大慟，既而縱談國事，臧否人物，對余頗下碱砭，余知過矣，書此特謝。

直使羣居愧索居，剛腸熱淚寫真吾。平生澹静能明遠，老卧南陽一草廬。

眉州　三十三年三月四日

笑倚巖城眺大峨，千年吾欲起東坡。眉州山色荆溪水，易地相看勝孰多？

工師　三十三年三月四日

工師愛材如愛才，工師善用亦善栽。眼前一綠油油木，都是前人手種來。

黃桷　三十三年三月四日

隔江黃桷樹陰圓，漫笑庸材衹自全。但使勞人資蔭暍，將身利衆豈非賢。

過榮縣寄呈香宋　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

嚴陵冷釣富春魚，香宋辭官榮縣居。於富於榮寧足戀，其名其實竟何如？野桃自散諸天錦，奇字能迴過客車。便悵剡溪人不見，催詩山綠已侵裾。

答謝香宋見贈兼示翊雲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三江歸客乍停車，天半瓊瑶忽拜嘉。但看筆花飛有力，定知林鶴壽無涯。得朋已慶西南捷，市屨何愁大小加？擬借郵吟當褉飲，公其頷我共侯芭。

哭方剛墓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生不求人强自支，死留清蜕伴峨眉。三江窈窕堪遺世，百卷叢殘欲付誰？最後解人空爾索，方剛治哲學，以解答最後問題自任。諸生廬此復奚辭。墓地其弟子李生樹芳所贈，李宅在焉。王師大定中原日，翻待衰翁祭告兒。

附 黄方剛墓志

方剛一生清正，抱道有得。言行一致，誠愛待人。取物不苟，箸書講學，到死方休。雖其年不永，亦可以無愧於人，無愧於天地。

長兒方剛，窮研哲學，歷任廣西、東北、北京、四川、武漢各國立大學及華西大學教授，東北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凡十六年。以清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生於江蘇之川沙，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殁於四川樂山武漢大學教席，年四十四。以同年月葬於樂山凌雲鄉馬鞍山東一公里許，其及門李樹芳贈地。箸有《道德學》、《蘇格拉底》，餘叢稿未印行。母王糾思，妻微華蘭，子十九、海川、岷江，父黄炎培哀記。

贈柯定礎璜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鮫鯢怪舞晉水黑，金絲響絕壞空壁。巋然一老坐朝夕，塵塵往事復堪憶。有心者柯子，抱道窮自得。興酣落筆中堂書，餘事畫本常臨摹。天龍矯若雲卷舒，此中沈沈意有屬。時宜不合先生腹，劫餘民物慘心目。廿年邂逅并門秋，揭來風雨同巴州。忽聞海旗復大仇，先生吾亦欲東耳，故山猿鶴偕白頭。

輓沈信卿　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風義吾師友，悲懷鬼故新。先生絕筆詩：「遠悲故鬼近悲新。」一生嚴立範，晚歲苦求真。形影升沉共，公私夢哭頻。艱危生蜀道，寂寞死淞濱。

題畫松柏　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柏與一松，歲寒長青葱。我欲置君萬紫千紅中，一試凡眼何去從！

不成　三十三年五月九日

不成餘旖旎，重復與纏綿。書燼饑蟫壽，碉撐怒角堅。谷花翻錦繡，林月耐嬋娟。歸思將勝載，五千江水船。

爲復旦大學諸學友講憲政畢，宿北泉，共內子維鈞合作一首，自作一首

三十三年六月一日

數帆樓北夜光寒維，好月翻宜背後看任。此地重游天與便維，諸生數問國何安任。遠張燈火知黃桷維，大澥塵襟弄碧湍任。市笛一聲驚敵襲維，嘉陵雲樹忍盤桓任。

我無求飽却求温，幻出雲花沸百盆。銅洗藏珍開有日，柏林防玷牓無存。塵封客散農莊路，鐘歇僧栖學舍門。一自珠量村店米，埽花帚倚冷牆根。

聰祐夫人畫菊十二本，有以大紅袍名者，爲題二絕。時抗戰暴日及八年矣

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采采黃金正滿衣，山家忽報賜宮緋。秋深錯作繁華夢，五柳先生晝錦歸。

江斷沙崩欲十霜，秋容淡到不成妝。隔籬拚浴刑天血，揎袖西風戰一場。

渝都江蘇同鄉會大厦落成四絶 三十三年七月一日

望望家山淚不收，十年蜀尾夢吴頭。江東子弟多才思，彈指嵯峨百尺樓。

江山龍虎兩中興，六百年間拜二陵。城郭人民今一哭，白天萬骨肉何能。

通遠門高麗旭暉，南冠十萬一戎衣。翻愁抗暴功成日，蔓子將軍忍别歸。

諸君不見七星岡，大厦功成萬木撑。邦本伊何民是主，無民無國亦無鄉。

初秋觀音巖下 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瑣尾浮生欲十霜，艱危短鬢尚雙江。蓬瀛清淺魚龍陣，衡嶽忠靈日月光。百感每隨村柝沸，一燈初傍井梧涼。無端巖路噓成市，血汗千夫拾級忙。

亮疇齒盡脱，行嚴就參政會席，爲一詩嘲之，强余同作，因卽席成二詩 三十三年九月十日

天教磨吮遣終凶，誰是含和量有容。自拔奇才超齷齪，飽嘗世味得開通。一寒夕惕脣亡日，不礙春生口角風。太息輔車荒大義，三原則付劫灰紅。

平生從未與斷斷，翻羨囘甘飫菜根。養得童顏中自豁，悟從柔道舌猶存。文章恥拾人餘慧，鄉黨爭推衆一尊。吾欲名君當嚙缺，堯由齊拜大師門。

哀韜奮有序　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鄒韜奮以各地生活書店支店被封，於民三十年二月二十四夜半大哭別我離渝走香港。是秋在港尚數度深談，港陷，流轉至上海，以民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病歿。

嗚呼韜奮！嗚呼韜奮！天乎韜奮！
勝利在門，强暴在室。嗚呼韜奮！
妻兒何在？老父何在？嗚呼韜奮！
何爲而來？何爲而去？嗚呼韜奮！
何爲而生？何爲而死？嗚呼韜奮！
嗚呼！韜奮！天乎天乎！嗚呼韜奮！

題畫桐花　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春老桐始花，春去花猶凍。風風雨雨中，獨客巴窗夢。

壽江問漁恆源六十歲五首　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佳兒佳婦佳山水，往歲吾詩道著多。天爲先生增壽考，客從太學伴高歌。翻因籠藥安吟榻，每發郵書感逝波。幾輩華繁門若市，一般惆悵斧無柯。

準擬還家醉百觴，客中歲月亦堂堂。平和性格根天賦，美富門牆立雪望。鐵道舊胠莊叟篋，黃巾今擁鄭公鄉。白門楊柳梁園雪，滿了吟囊空宦囊。

早許商山末座賢，惜陰堂燭照春筵。一卿無恙嗟千里，此會於今又十年。民二十三年，趙竹君鳳昌八十，馬雋卿士杰七十，李耆卿錫純六十，先生五十，集趙惜陰堂爲壽。莫苦哦詩妨養病，自名補學樂窮研。知君道與年俱進，不舍方增似此川。

江海鳴求得幾人，素衣不許染緇塵。易園屏俗長耽佛，漸叟書空若悟真。百計呼天猶我輩，一筇扶老有餘春。雙湄染出雙裾綠，伉儷雙健兼以爲壽。病裏偏聞轉道輪。

勞勞爾我各？惹得濃霜滿鬢絲。亂踏湖尻窺火口，嘗共觀日本箱根火山。卧看霄彈毀車皮。俗呼鐵道列車曰車皮，民二十六同赴濟南，途次敵機毀車，幸卧田野中免。飄蓬與共誠堪笑，先生述懷詩：「此身自笑似飄蓬。」危廈能扶不自疑。應念蒼生方水火，斯人肯出豈嫌遲！

答金靜庵毓紱有贈　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夕松花卧雪篷，經旬壁水飯晨鐘。江山文藻歸吟屐，寶藏蛟龍召首戎。名道不言周柱下，圖書有幸漢關中。功成大義春秋戰，與子偕行亦欲東。

寫實　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窗月淡淡簾霧垂，警笛不作空清夷。倚枕罷論諸家詩，紺黄手線停結衣。萬籟凍寂鼻息微，夢甜忽破兒樓啼。褰衣趿屣直上梯，大者餌之小乳之。一夕數起亦不辭，屏兒別室意何爲？父眠無擾寧母疲。大哉天下慈母慈，山旭初紅春風吹。曉妝儼又千童師，歸來廚下調甘肥。

南泉行七十韻　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車三十里，自重慶市渡江至南岸海棠溪，坐公路車行十八公里至南温泉。四望萬重山。路繞花溪窄，工開蜀道艱。昔游經信宿，今病得休閒。垂暮添孩抱，偕吟尉老鰥。幽蹤勝梅鶴，旅食慣瓢簞。讓坐客心愧，歐茵僕力殫。峯名「建禹」識，泉出建禹山下。館席「仰光」安。宿於仰光旅社。莽漢

呼忘禮，金吾號詰姦。鑾鞾喧橐橐，士燭滴斑斑。旦日湯初試，冬天池不寒。潤多膚去癢，浸久體能胖。祇覺春駘蕩，寧愁氣沸渹。露天匏有葉，戲水石當欄。朝食尋炊竈，冥行偏市闤。聽音出鄉曲，解甲隱堂倌。四時春餐館主婦川沙同鄉，其壻以海軍人員而爲店役。友好邀傾蓋，妻孥合辦餐。林烈專(競)夫婦邀餐，女妙音，肄業某中學，每生每學期徵一切費幾及兩萬元，設備極簡陋，病無醫藥，迫令學生函告家屬學校種種優點，嚴禁誹謗。昨宵牀屧倒，驀地室扉彈。落月顏疑夢，因風翼聚摶。「妙音」初別後，中學二年間。竟苦誅求酷，何嘗設備完。采薪缺治療，搜簡禁嘲訕。此類行衝髮，醫言坐鬱肝。彼傖胡可忍，吾病豈相干。天步況危迫，日來將大難。西鑾收北緬，東又喪南丹。刑賞殊民意，崩離長敵頑。名城亡轉眼，大將厚胡顏。詩思白無敵，銘辭湯有盤。于思都棄甲，矍鑠不勝鞍。與國評翻沸，枯枰局破殘。洛嵩縱馳騁，桂柳失巑岏。賫盜鄰糧借，從軍洞火觀。嫠憂恤周緯，商值降齊紈。奔命飈轅血，驅饑露井眢。骨封山作冢，齒掩土成團。士也心無鬥，天乎鼻欲酸。凡諸兵禍慘，不許報章刊。謀野情難釋，匡時責敢寬。放懷姑汝置，拭目請君看。撲地皆新築，薰天盡顯官。幾曾思黨義，誰復恤民瘝。展望雲成壘，奔流水下灘。清陰容並坐，情話且交攀。同是天涯客，長言靜裏歡。琴心傳驛疊，詞淚「沁園」潸。澧浦家千里，虹橋路一彎。思親子惆悵，哀逝我汍瀾。有國嗟棋累，無家愧錦還。辛勤完學業，黽勉共憂端。風雨多髦俊，文章小坫壇。興亡爭一瞬，

婉孌奮雙翰。憩坐圖書館，看抛蹴踘丸。斜陽紅上艇，絶嶂碧驚湍。陸線鷗程並，波紋翠羽乾。嫩晴光瀲灩，細雨瀑潺湲。詩句碑題烈，仙緣洞遇慳。歸樵聯婦屐，罷讀散童冠。蒸氣波流白，辭柯葉凍殷。路遺知鈔賤，有人遺失五元鈔票於路旁，無人拾取。戍斷惘衣單。秋盡容蕭索，民勞命苦孱。忽聞靖黔筑，已告靳樓蘭。塞外陵歸漢，苦守衡陽之方先覺將軍被俘，冒險脱歸。軍中虜仰韓。海空援且集，國族運攸關。終轉敗爲勝，相期功補患。窮檐出塗炭，周道去榛菅。政柄公羣衆，人權重一般。霽開霞五色，喜報竹千竿。隄坎輪重越，圜橋洞五環。中興誠密邇，佳景忍盤桓。勿藥吾將已，枚文七可删。

病中謝董時進閔光前贈柚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綦江之橘蒼溪梨，蜀産不與凡品齊。墊江老農種新柚，中瓤清洌外皮皺。美哉欲奪沙田甘，仙乎合上綏山壽。近郊移植十里黄，不脛乃走盈市筐，補入《爾雅》名亦香。《爾雅》釋木，柚乃材木，非果木。眼前突兀登吾几，黄蘇白茹病良已。枚乘《七發》「秋黄之蘇，白露之茹。……此亦天下之至美也。」董生爲我謝閔子，昨夜沙場夢多士。安得化爲大砲千，柚俗有呼爲砲者。盡驅醜虜東海邊。安得化爲砲彈萬，三山膽落勝且券。

南温泉客館度歲　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樓臨水霧當窗，三面看山綠繞廊。今夕辭年驚月色，幾時歸醉話家常？暫寬物絃尋天演，欲潔貉毛薦國殤。概此萬方吾忍老，空留清白對滄浪。

壽陳筑山六十　三十四年一月十日

我生謝絶人稱壽，亦少詩文壽吾友。諸友索詩懶莫酬，斯言酬董必武兼酬柳亞子。太丘恢恢六十春，天人之際能具陳。半生護落空道長，嗟嗟吾乃過來人。一卧錦江驚歲晚，梅花應勸加餐飯。一事君須盡日鍾，獨山東去無敵蹤。

菁園四絶　三十四年一月十一日

小住觀音巖下安，極天金碧得奇觀。出門二百七十級，步步渾忘蜀道難。

風姨與我看山便，剪破花垣不等邊。笑問工師此何意？新型一九四五年。

呼娘學步跌當門，疑是雛孫是外孫。六六齡差父若女，優生學者試深論。

二十八年長食蔬，室無經卷有妻孥。生生物族權天賦，超絶三民一信徒。

滇西克復，送李印泉根源西歸　三十四年一月十三日

天傾地塌赤縣赤，吾爲義戰吾師直。此局將輸終未輸，西南一著活猶得。怒江虓怒馳王師，騰衝二年乃復之。死者萬家今已矣，皤然一老哀千詩。送公西歸雜笑涕，八千餘幾佳子弟。凷石從今磐石安，江南血花幾時洗？

爲江綱題石刻名章印本　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

完白不作四海闃，浙西六子餘秀逸。二金蝶本未漫漶，吾生雖晚猶飽看。缶翁高年得三絕，書三畫二石第一。突兀而弁寢饋斯，父子斆斆石經室。春花好，綠葉扶，戰急紙絕泥亦枯，君刀吾筆兩踟躕。

觀梅汪山范崇實家留題二絕　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雲外柴扉占半山，長鑱未許主人閒。自兼花木平章事，端合幽居不羨官。

庾嶺寒烽驛路荒，聊因香雪夢吳閶。軍中老子今何在？萬本梅花一范莊。

附：借友車上汪山觀梅，載花而歸。浣溪紗調

花底鋪箋筆著花，案頭瓶角兩橫斜。花應憐我出無車。臘盡雙江寒欠雪，春來孤嶼夢還家。鶴飛誰與守三巴！

公園二絕，維鈞合作　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跨劫風欄接遠蕪，一亭紅倩凍雲扶。公園歲盡荒游屐，寒裏殘陽淡欲無。
水落沙明鳥欲迴，天驅山色過江來。丁丁樵斧峯頭路，壓雪蹊茅開未開。

黔山血　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長沙二日忽不守，衡陽死守亦莫救。敵騎駸駸及桂柳，市民火梃宵登陴。去去無啓中樞疑，且日盡室無一絲。身爲民望先去之，哀哉流人人一命，行行敢抗將軍令。欲渡無楫出無車，土著猶可客則那。黔山西望森槎椏，蠕蠕一逕奔長蛇。後方飈轂何轆轆，有車載客級凡六。坐者立者各局促，壁廂大索絡客腹。窗外秋千舞客足，方丈之頂立百鵠。自餘尤足劌心目，車底版支前後軸。客臥其上動則覆，須臾無死死轉速。始信人間地有獄，此非地獄乃天堂，僅乃得之金傾囊。道旁千萬窮餓者，逃威無所淚如瀉。一聲鐵笛扶摇風，橫衝直搗人潮中。石梁窄窄何能容，蟻羣澗底血濺紅。穴壁納車通一霎，車頂紛紛舞秋葉。

或碎其顱削其頰，死者有魂寧及懾。山迴路絕金城江，夜車成列衆雜哤。轟然巨聲震天發，連珠演響爆萬骨。道旁居者無一活，殺人者誰抑自殺！子失其母妻失夫，襁負不勝擲路隅。神喪魄奪惟怪呼，骨肉不識如醉愚。亦有仁漿遠莫致，遲遲索我枯魚肆。朔風連宵山雪霧，槁餓不死亦凍殭。斯時文武官何在，未聞寇至先氣餒，人人明哲藏身待。斯時百萬兵何爲，若者黃巾若赤眉。嗟哉敵騎百有奇，縱橫劫殺聽客爲。獨山拱手滿上嬉，非不桓桓饑且疲。一夕數驚寇潮湧，筑垣斗大纛萬衆。誰歟守者此城甕，僨軍之將賈餘勇。

題畫馬

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馬乎不幸生天家，天閑老汝空長嗟。不如上坂服鹽車，馳驅汗血勞有加。堂上不合散芻豆，驚看蹀躞閒槽久。不去沙場踏血紅，却立寒窗親翠袖。畫者無心筆自工，披圖欲拂霜蹄風。少陵名句通羣理，與人一心成大功。

息争

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早從不息識天行，亦仰猶龍悟不争。憂國心腸三合作，照人肝膽兩同盟。操戈祇召紅羊慘，驅魅應須白日明。料得十洲城下日，瀋陽一夕悔佳兵。

菁園之夜　三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菁園移住又三年，劫外童丱信有緣。別院金絲喧壞壁，層峯燈火燦圜天。社樓公退風鳴柝，巖市人歸月上弦。堊竹堂成仍比樂，吳頭蜀尾一山川。中華職業教育社有堂曰比樂，渝築堂仍其名。

文化三章贈郭沫若　三十四年四月八日

天地不滅，文化不滅。人類不絕，文化不絕。或箝之口，或奪之筆。人奪其名，我葆其實。

文化真美，羣醜忌之。文化真善，僞善畏之。日月經天，誰能蔽之？萬古江河，誰能廢之？

文化之田，實生善禾。禾之不熟，民食則那。孰灌之田，無小一勺。一勺之施，惟我與若。

自重慶飛延安　三十四年七月二日

飛下延安城外山，萬家陶穴白雲間。相忘雞犬聞聲裏，小試旌旗變色還。自昔邊功成後樂，延安城宋范仲淹築以防西夏者。卽今鈴語訴時艱。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蒼生空淚潸。

䌷之威歌日本簽字投降之日作　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一丸鈾彈飄空裂，幾千萬人命全畢。廣島長崎取次滅，熱光所射生生絶。余殺人子亦已多，即今食報理豈訛。匪不縱横雄一世，恢恢天網其奈何！蒼頭異軍起東北，戰禍終始此一角，大東亞夢今應覺。誰弄珍珠港外兵？誰襲瀋陽城北營？幻想神風翊皇運，荒唐一宇開八紘。昭和終入降王伍，墨墨索里尼誅希希特勒斃彼宜虜。求降一電出江户，其年一九四又五。八月十日之上午，山城狂歡我慘悽。寡妻孤子野哭迷，九一八後那忍説，如山白骨誰肉之？日月重光旦復旦，和平之旗今燦爛。百年四海或好亂，何以威之一鈾彈？

痛定詞六首　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余生十七年甲午卽丁國難，八一八禍作，痛國亡之無日，屏棄一切，矢與周旋。抗戰既作，故鄉淪敵，閶闔流轉，足遍西南。今者河山全復，日月重光，成詩六章，不自覺其哀苦之情多於歡慶也。

萬國金鐃凱唱回，五雲飛舞勝旗開。山陽歸馬滋心蠹，城下牽羊識罪魁。埽穴不曾威斧鉞，挂弓空復上蓬萊。芒芒五十年閒恨，一白神州骨作堆。

北漢山烽忽燭天，大東溝浪欲吞船。蒼黃汶上歸田日，慷慨終生弱冠年。廿一條成圓帝夢，五三案慘始兵連。皇姑一震憑誰問，擢髮何能數積愆！

千年文化一源通，殺羿於今乃有蒙。東海歸帆纔贈策，北營暗箭忽鳴弓。淞濱再戰揚眉後，壁上諸侯咋舌中。忘却自焚兵火戒，夜郎欲以小稱雄。

八紘一宇嚮言新，樹敵無端遍四鄰。狃勝欲狂成瘈狗，佳兵弗戢毒生民。珍珠港後珊瑚海，小笠原前斐立濱。當日秦謀曾勿用，東西一例豈無人。民二十，歸自日本，向政府報告日將對我發動侵略，主席爲動容。外交當局說，日本真欲打，某不會知道，某能知道，證明日本還不會打。不三月，九一八難作。一九四一年，美大使格魯告美政府，日可能攻珍珠港，美海軍調查局答，日果有此計劃，不會成爲東京之談話資料，不信有此事。不數月，珍珠港事發。

幻想神風折敵旗，坐看落日迫崦嵫。陸空海解三軍甲，蘇美英聯一字V。維音，VICTORY之簡寫，勝利義。廣島功收原子彈，浯溪頌妙受辛詞。幾人切腹途窮後，畏罪東條悔已遲。

豈真天意佑中華，痛定祇應閉户撾。謀國百年休誤國，良家十郡早無家。愼防未死灰重爇，忍見相煎豆泣嗟。苦憶江城驚亂笛，憑君慰問到梅花。

天長集姚序（附録）

（《苞桑集》中從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一年八月所作，曾輯單行本，名《天長集》。）

我們結婚後第十天，外子黄師屬維鈞作《天長集》序。

《天長集》是黄師在抗戰以後的第二部詩集，自民紀二十九年十二月起至三十一年八月止。這一個時期，黄師的熱情和血淚，總匯在這部集裏，裏邊全部作品，維鈞很榮幸地享受了拜讀的優先權，深深感到了它的纏綿，它的生動。

從黄師的作品上，可以窺見他的抱負。他在社會上服務幾十年，有理想，有計劃，能實行，而也有若干見效的事業。「詩者，志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黄師的志願，自然也湧現在他所發表的詩裏了。

黄師是富於熱情，而又富於敏感的學者。他秉受着這兩種天賦，具有愛國愛人類的熱忱，發表在筆和舌，就成爲動人的文字和語言。一般人説應酬詩詞很難見長。讀黄師《天長集》，其中除自感自惕的詩詞外，頗多應酬作品，他的忠勇和真摯，横溢於字裏行間，爲公爲私，都是熱情的發舒，敏感的流露。由此知凡有感而發，因情而抒寫的文藝，總不失爲佳作。蕭《選》詩多贈送酬答的作品，能够給千古人們的傳誦，也是這個道理。

《天長集》中有幾首創格，黃師自註：「不拘曲調，直寫情懷，意在去典就俗而無傷於雅。」這一點維鈞對黃師抱有極大的希望。中國自五四運動後，雖高唱文學革命，然而至今没有找到一條新的途徑，舊詩既難合時代的要求，新詩又乏易於遵循的軌道。文學是領導社會的，是時代的曉鐘，是民族的先鋒，所以適合時代要求的作品，一方面是代表大衆的呼籲，另一方面又是訴之於大衆的意識。現代文學應領導着社會的一切趨向大衆化。黃師的創格，在抗戰以後第一部出版的《苞桑集》及目前將付印的這本《天長集》中，均載有若干首。這些並曾在香港印過專集，名曰《白桑》，惜付淪陷。這雖然是試作，它的形式和精神，尚近於時代的要求。希望黃師繼續努力，在文學史上造好一條新的軌道。

姚維鈞寫於陪都張園

民紀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孔生子日

白桑

序

凡動物所發出的聲音，雖似無所爲的，實則都在要求他方了解。例如風和日暖中間，鳥兒坐在樹枝上頭，一唱百和著。吾人雖沒有能了解鳥語，但窺他們的神情，不是求友，便是求偶。下至蛙鳴蚓唱，都是這個道理，所以作聲定會成羣的。到狂風暴雨時候，多數鳥兒噤著口，偶然發出奇慘極苦的怪聲，我認爲是求援的表示，更是急迫地在要求他方了解了。人類所爲歌唱，或者拿它來文飾些，稱做詩，同樣地包含着一種要求，就是要求他方了解。

可是事物的演變，往往會抹殺本來意義的。《三百篇》中間，不少閭巷歌謡，原是通俗的作品。演變又演變，如果這種詩能念給老婆子們聽，得她們的了解，就被認作一種特殊的風趣。可見當時的詩，早已不爲一般人了解的了。就是歌唱，聽衆僅因音調的抑揚，使情感上起一種反應，或調和著，或激奮著，至於歌唱内容，究包含着何種意義，完全不知道，這又何嘗是歌唱者的本意。

我嘗抱着兩種志願：一，作詩歌須與唱合；二，作詩歌和唱，須與話合。

說到這裏，我傷心了。有一位兒今吾，名叫自，被人稱爲當今中國數一數二作曲家的。我嘗對他說：我歡喜作詩，而不會唱。你能作曲，——他並且能詩，於古今人作品，研究得相當精熟，但不多作——又能音樂，能唱。我們合作起來，完成這些志願，不好麽？料不到工作沒有開端，他才過三十歲，便過去了。

自從對日抗戰以來，東西南北奔走着，積了不少見到的，聽到的，和接觸着的，寫成幾十首、幾百首詩。中間却有一部分與話合的，一部分雖不相合，却打破規律而還與話相近的。本在要求人家了解，索性把這些抽出來，印成一單行本，請教。

這些作品，我並沒有都滿意。因爲除了一小部分以外，並沒有都和白話合得攏來。有的，不過規律上解放些。要知道學過一些規律，回過頭來學做不規律詩，比做規律詩，還要困難。

可是不論規律的，非規律的，總得有些詩味。黃酒也好，白酒也好，總不可忘記加些酒母。到底酒雖有黃白的分別，沒有酒母，不成爲酒的。我常這樣說：至於我所愛的，是加入酒母的酒，黃酒白酒却沒有分別。我所愛的，是有詩味的詩，雖然承認非規律而合於白話的爲合理，却並沒有菲薄過規律的。

這本小册子，不能不給它一個名字，就稱做「白桑」，沒有什麽意義的，等於人們姓張，

姓李，姓王，趙，不一定都有意義的。

黃炎培

民紀三十年九月對日抗戰第五十個月香港

《白桑》，三十年九月在香港付印，不久，香港陷落，這本小冊子，變做劫灰了。現在，補充了幾首，和內子維鈞商量的結果，分做兩類：第一類，和白話合的。第二類，雖和白話不相合，但打破規律而和白話相近的。而把《重做人三章》，當個開篇，還加了些註解，重印起來，請教。

三十一年九月九日炎培

開篇

重做人三章（半解放體詩）　一九三八、一一、二三，成都。

這是作者六十歲時的自我批評。那時流亡在四川。學習解放體詩，從此開始。

一

六十年，過去了。
　努力無成成亦小，一切何足道！
國難來，重做人，
　今後做人不怕勞苦和艱辛。
我用一分精神都爲國，
　我過一寸光陰全爲民。
民得再生國再造，
　我願賣力賣到老。

二、

六十年，過去了。
　也曾苦幹幹得少，一切何足道！
敵寇來，大屠戮，
　一刹眼間，兵火連南北。
我寫詩歌，我爲民衆哭，
　我寫文章，我給民衆讀。
喚起民衆血沸騰，
　抗戰必勝國必興。

三

六十年，過去了。
　區區貢獻付一笑，一切何足道！
國難來，我再生，
　誰死誰生？願跟頑敵拚。
與人一心，要入羣衆羣，

打開門户，爭取民主與和平，
燒得我心太陽一般熱，
照見我心明月一樣明。
「身非我有」，記得此言否？
早把我身獻給人民，獻給國家有。

第一類

縣官嘆　二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明是一頂千斤大石冠，壓住我小小芝麻綠豆官。
分明是萬弩齊發，把我縣官活活地射殺。
要我幹得够，偏又牢牢地拴住我的手，既縛住我的兩肘，却又一鞭一鞭趕我快快走。
不是我没有天良，無奈左一樁，右一樁，幾十幾百樁，都丢在我身上。
我的精神哪有特別的强，我的時間哪有特別的長。
罷了！包袱抬抬，竹槓敲敲，横竪是幹不了，横竪是辦不好。
只是一般老百姓如何得了，而且害及國家民族前途不少。
望上官慎重地思考，是區區親身視察的報告。

留贈會理福幼幼稚園　二十九年六月四日

「屋無烏」！「屋無烏」！烏兒在枝頭高呼。
慘！慘！也許是遭難同胞，求生不能，訴冤不敢，化個烏兒，飛上枝頭叫喊。
小姊姊！小哥哥！聽啊！這烏兒又在高呼。
是什麼鳥呀？「屋無烏」！「屋無烏」！（杜鵑既老，作聲如此。）

玉米饝饝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奔波，奔波，行盡了重重疊疊的巒坡，踏進了殘垣敗垛，借個凳兒坐坐。餓！餓！
走出一位白髮婆婆。
問：「有吃麽？」
端上一盤臘黃黃的玉米饝饝。說：「這玉米啊！是山村頂珍貴的長生仙果。粒是新舂，
粉是新磨！有天然的香，熱騰騰地新出鍋；有天然的甜，不用那蜂蜜調和。」
問：「這饝饝要價幾何？」
說：「昨天只五分一個，今天要一個角兒一個。」

請問婆婆：「饍饍的價漲得那麼多，爲的是什麼？」

婆婆反問：「米糧的價漲得那麼多，先生！爲的是什麼？」

宜賓雨夜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滴瀝！滴瀝！滴瀝！窗外的雨，枕上的客。雨是綿綿密密，客是清清寂寂，構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宜賓一夕。

滴瀝！滴瀝！想我前方百萬將士，在那砲火下，濠溝裏，拚他們的生命，盡他們的天職。

滴瀝！滴瀝！想我幾千萬同胞，在陷落地帶，飽受暴敵的壓迫；求死呀，不甘，求生呀，不得。

滴瀝！滴瀝！忽然一片砲火的紅光，一陣飛機的大聲，狂呼着：反攻！反攻！予打擊者以打擊。衝鋒！衝鋒！落花流水的暴敵，被驅逐出了某一區域。是什麼地名？我也不識。但見海水是黃，山峯是白，江流是黑。忽然一片火光，一陣機聲，什麼都不見了，都不聞了，一場雄夢，我身還是在山城古驛。

滴瀝！滴瀝！滴瀝！

鼕鼕歌三首

從樂山飛瀘州，兒方剛、兒婦微華蘭携三孫孩十九、海川、岷江，吹喇叭，打銅鼓，送至江干，爲此歌付三孩唱之。

一

鼕！鼕！鼕！嗚！嗚！嗚！打着銅鼓，吹着喇叭。
前面是爸爸，後面是媽媽，今天送我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大笑哈哈。
鼕！鼕！鼕！銅鼓；嗚！嗚！嗚！喇叭。我和爸爸、媽媽、爸爸的爸爸，大家愛我中華。

二

鼕！鼕！鼕！嗚！嗚！嗚！打着銅鼓，吹着喇叭。
前面是媽媽，後面是爸爸，爸爸的爸爸，明天接我的爸爸的媽媽，爸爸的媽媽，道我乖乖。
鼕！鼕！鼕！銅鼓；嗚！嗚！嗚！喇叭。我和爸爸，媽媽，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媽媽，大家愛我中華。

三

鼕！鼕！鼕！嗚！嗚！嗚！打着銅鼓，吹着喇叭。

前面的媽媽，爸爸的媽媽，後面的爸爸，爸爸的爸爸，明年接我媽媽的媽媽，媽媽的媽媽，中國菜，好吃啦？中國話，好聽啦？

鼕！鼕！鼕！銅鼓，嗚！嗚！嗚！喇叭。吾和爸爸，媽媽，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媽媽，媽媽的媽媽，一齊愛我中華。

江船中　二十九年三月八日

一

幾千里長江，衝開了幾百丈懸崖。

容許了那渺小的人羣，耕它的土地，拾取它的山柴，撈捕它的魚蝦。

渺小的船，艕是顛顛趺趺地盪着，風帆是一葉一葉扯着，很客氣地謙讓那來來往往的電輪，汽輪，仗着西洋人吐棄下來的科學淺識，搖頭擺尾地一聲聲長笛，短笛，表示它無限的矜誇。

二

遠望高高下下地夾岸青山，慘綠的樹陰，滲和着碧沉沉的晴天煙霧，掩護着山頭和山

脚無數杈枒。
真個是黃金世界，從晴天煙霧裏透露出一層層山田油菜開花。
是詩境啊？
是畫景啊？

三

一隊勞工，靠父母一般地珍寶般付與他們的筋骨，無年無月地像秋雁般打着一行行飛槳，在風霜雨雪裏，炎風烈日裏，齊聲高喊著「恨喳」！「恩喳」！
一個個青年，手擎着報紙，恍惚感受了沿江沿海敵人大砲送發出來猛烈的音波，左一個在發狂，右一個在長嗟。
也有人正嚴密密地包藏着些在內地很容易換取好價的貨物，費盡心機，希圖逃避那關吏的巡查。
全船幾百條生命，顯然交給那被人稱爲船主或領江，却是事實上的領袖，從幾番「檣艣灰飛烟滅」後，提心弔膽地緊握住絞盤，穩使那機車。
還需要火夫、舵工，和一切工友，一個個打起着精神，整齊着步調，没個歪斜。

四

只有那無情的江水，永遠地從它的行囊裏，夾帶着無量數的泥沙，要付與李二郎父子大業繼承人水學專家。

五

這一切的一切，是天呀！是人呀！

曹顯亭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重慶。

記重慶曾家岩中國共產黨辦事處工作的小同志。

一個灰黃色軍衣的孩子，埋着頭在寫字。

「你多少年紀？小弟弟！你家哪裏？」

「我十五歲了。我家河南省舞陽縣裏。」

「你念過幾年書呢？」

「我哪有工夫念書！先生！我打了三年游擊。一年裏不知打多少游擊！」

「打游擊好呢，念書好呢？」

「我要念打游擊的書。先生！我念了書，還要去打游擊。

先生！我的大哥在打游擊，我的妹妹在打游擊。定要把日本强盜從大門裏打出去。

我念書，我寫字，就爲了這些。」
「我愛你，我敬你。小弟弟！何不留下你的姓名呢？」
「曹顯亭」，提起筆來寫出三個大字。

還得努力　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走出曾家岩馬路，在一大羣男女老幼中間，依了順序，攀着街車上去。
坐呀！年老的坐呀！抱小孩兒的坐呀！一陣喧譁，隨着車身的顛蕩，一左一右的傾斜。
賣票！賣票！小朋友，忙着叫喊，用他的口；忙着工作，用他的手；小小的身軀顛顛跌跌着，像風中楊柳。
問：「你讀過書没有？」
答：「初中一年了，當不住的饑餓逼來，撇着書包便走。」
「你每個月得多少酬？」
「先生！十二塊錢，請問生活哪裏够。」
「小朋友！你還得努力，你看這一大羣乘客，有的做買賣，有的服公役，你可懂得！有

你的勤勞，才有他們走路快速而安逸，去盡他們的職責。」

「你可懂得？他們直接爲了生活，間接爲了報國，爲了幫助抗敵。」

「小朋友！你還得努力！努力！」

五十年前的今天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瀘州。

今天是農曆四月初八日，是我母孟樾清去世五十周年紀念日，那年我十三歲。

一

五十年以前，天塌似的今天。

天呀！誰信我娘會從此長眠。

娘呀！娘去哪裏呀？兒願跟着娘到天邊。

二

我爹在廣東，說娘病了。歸去！歸去！踏破了海山萬重，

到家門，吃一驚，娘何病？娘無病，病因兒病而生，

大兒病了，娘身當；九齡妹病了，娘更忙；四齡妹又病了，娘更慌。兒病一個個好了，而娘

上床。

天呀！把兒病換來娘病，救活了兒命，斷送了娘命。
娘呀！三個孤兒，到老沒有和娘通一信。

三

小橋過去，濃綠的湖桑，圍繞着五十畝農場，幾十丈花牆。整片的海雲籠罩下，一座村莊。
是我十年苦讀的東野書堂。
堂開處，一位主人翁，粗布的衣裳，豪俠的心腸，是我母親的老父（孟陸餘老先生是我母親的父親）。
仁慈的老父，無日無夜地伴着他的病女，呻吟復呻吟，到無藥可投時，一枝殘燭，相對着五更風雨。
唔！是鬼哭麼？不，是竹林的風，是遠港的艣。
這中間，寫不盡悽慘而憂惶的情緒。
人說兒時樂，怎識得我兒時苦！

四

朝陽射入紗窗像鮮紅的血。
震天的哭聲猝發，帳幃全撤，

娘啊！眼看你一生永訣。

看呀！看呀！

「口綿」微微地在翻動（我鄉風俗，人初死，用綿覆死者口上，如還有呼吸，綿卽動，我母口綿果然動了），

止住了舉哀大衆。

忽然地張目而視，說：「在哪裏呢？來呀！三個孩子。」

「娘啊！『奎』在這裏，『冰』和『兼』在這裏，都要跟娘在一起。」（奎我小名，冰、兼兩妹名。）

話未了，聲越來越小，

天呀！娘從此去了。

五

我哪信我娘已死！我哪信我娘眞死！

盼哪天，忽然歸來，就倒在我娘懷裏。

無奈長眠不起，只許孤兒嘗盡夢兒滋味：

分明眼見娘鳳冠霞帔，莊嚴地安睡；

分明陪着娘早餐坐起；

分明靠着娘的膝前，很親熱地呼我名字。

最難堪，醒過來，空歡喜。
　這一類的夢，兩三天一次，十來天一次，
　　到如今，一年間只一次兩次，
久之，久之，
　始疑人生眞有盡時，
始疑我娘難有歸期。
天呀！可憐我娘復活一分鐘間，只丟不掉三個孤兒。
娘啊！娘心裏只有兒，兒心裏還有誰？

六

「奎！誰在那裏閒蕩過日子？你看！
　公公怎樣？婆婆怎樣？
　爹在外邊又怎樣？
　農家一個個忙得怎樣？
只有你，既不讀書，又不做事，
　　怎麼對人得起？」

這是不肖兒子給娘病裏一場激刺。
兒今牢記：
　兒懶惰，娘生氣；
　兒勞動，娘歡喜。
娘呀！兒今懂得求真理了。
　兒今願爲國家，爲人民賣力了，
可饒恕兒！
　可疼愛兒！
娘啊！活着死着，兒要永遠跟娘在一起。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重慶。

通遠門

通遠門過了。流水般的車兒，望着上淸寺那邊，如飛地走，
一陣陣江風，在呼呼地吼，
　抖！抖！黑暗裏高擎幾隻乾僵着的手。
「賞我幾個錢呀！讓我買碗稀粥來餬餬口，從前方奔到後方，天呀！到今朝餓得十分難

受。」
車裏的貴人，低着頭兒想：
「昨夜有三家應酬，今夜有五家應酬，喝不了怪膩煩的酒。」
剛把眉兒一皺，車燈兒電光閃出，
「呀！是人呵！是鬼呵！」照見一個顛顛跌跌的老醜。
這老頭兒才一抬頭，早車兒去久。

自覺了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

可愛！可敬！我幾千年中華老百姓，他們心地是多麼乾凈！多麼公正！
抽稅呀！貢獻他們的金錢；徵工呀，貢獻他們的氣力；徵兵呀，貢獻他們的生命。
他們爲了國家，也不管怎樣貧，不管怎樣病。
他們爲了國家，任何犧牲，但知道服從命令。
只指望，全家歡樂，兒孫昌盛。
他們只指望，歲歲豐收，風調雨順。

他們對於官府，只指望，好青天施行善政。
可是，不得他們歡心時，千萬人詛咒着，會立時倒運。
國家不幸而敵人來到，當然，他們總指望着抗戰必勝。

二

人羣天天在進化着，自覺的思潮，挾着全世界狂風暴雨，打破了心淵恬靜。
今後怎樣呢？
他們義務終是盡着，權利也思問問，也懂得了權義雙方平等。
命令是服從的，同時憧憬着自由神聖。
「國家至上」，「一切一切，爲的是國家」，「一切一切，靠的是國家」，到認識清清楚楚時，
他們的肩膀像鐵一般堅硬。
要負起責任，從艱危中取得生存和安定。
他們懂得了：這是存亡生死的關頭，絕對不許走錯途徑。
誰配做他們的導師呢？怎樣做他們的導師呢？
導師！導師！還要深深地反省。

思鄉

兒童節兒歌　三十一年四月四日

一

我的爸爸！我的媽媽！
哪里是我們的家？
我們家在海邊，碧綠的水，連着青天。
爸爸媽媽不要哭，
兒帶爸媽回去，造一間新屋。

二

我的哥哥！我的姊姊！
我們家在哪里？
我們家在長城底下，一大羣黑的羊，白的馬。
哥哥姊姊不要吵，
我跟你們回去，唱個雄雞叫叫。

第二類

淮民謠二首　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一

淮山重重，淮水溶溶，潢川以西，信陽以東。
尚俠好義民成風，詰朝東來敵燄凶，凡有血氣同仇同。
胡爲乎深宵破屋捆載從，縲絏其身囚其容，縉紳子弟樂雍雍。
民有口，何可封？民有意，誰與通？千村寫出桃符紅，「吾民不反對徵兵，只反對不公。」

二

淮流旁通，淮甸屢豐，潢川以西，信陽以東。
詰朝東來敵燄凶，有錢出錢誠足風，此心既同理亦同。
胡爲乎苞苴往往白晝逢，爪牙密布相彌縫，單開甲乙責正供。

有錢去，無錢從；富益富，窮益窮；人情天理夫豈容？「吾民不反對派款，只反對不公。」

貴人謡　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貴人之車春雷聲，聽不到吾民之哀聲。
貴人之車雖甚澤，照不見吾民之菜色。
貴人日食俸萬錢，一錙一銖盡出自民間。
吾民終歲勞動食不足，輸與貴人作威福；但願貴人有威有福，保吾江山衛吾國，區區血汗亦天職。
敵騎來，貴人走，出京師，奔漢口，艨艟大艦載瓦缶。
貴人去，吾民留，敵彈飛空風颼颼，機槍橫掃逐火牛，傴使吾民求生不得，覓死無由。
休！休！但見挹江門外，百丈江心，萬千飄蕩生人頭，寃魂逐水水倒流，眼見貴人逍遥坐卧漢口之高樓。

來鳳驛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來鳳！來鳳！

綠水如迎，青山如送。
我來兩度，朝看趕集魚蔬，夜聽鐘聲梵誦。
有庵雙鳳，有橋三洞。
登高一望，左邊是白波蕩漾的稻田，右邊是整片青青的麥隴。
一道清溪，遠遠地從青山脚下，曲曲彎彎，穿過了連環橋洞；直送到一片一片農田，一所一所村莊，替他們灌溉，供他們汲用。
真個是雞犬桑麻，山環水擁。
初不料擺在眼前，家家壞屋坍牆，個個臉黃肌腫。
更可憐是成羣童丐，無衣無食，充滿着大街小衖。
這是什麼原因？使人不懂。
我懂了！
來鳳！來鳳！一般螻蟻的食糧，都給鳳凰吃掉；終歲的勤勞，哪够一月一年的進貢？
來鳳！來鳳！還怕來者是鴉非鳳。
鴉片的毒氛，使有家者傾家，有業者失業；末了，把生命一齊斷送。
豈但亡身，直將滅種。

到如今敵兵來了，空中狂舞的飛機，滿地砰硼的炸彈，「國家」、「民族」的怒潮，打醒了千年大夢。

朝朝看軍訓威嚴，處處聽同仇歌詠，説不盡個個精神，人人忠勇。

來鳳！來鳳！來鳳！來喚起那善良純潔的國民，還得救救那無告可憐的農工大衆。

讀沈衡山《寥寥集》三章 二十八年一月四日

一

《寥寥集》，真寥寥，薄薄小書三寸高，三十三題，五十六首，短句兼長調。

瀟瀟！懷人風雨十年遥(集中語意)。

膠膠！雞聲唱到東方曉。

一編在手，讀得神來，早完了。

寥寥！吾讀君詩，我愛君詩好；我讀君詩，我恨君詩少。

二

《寥寥集》，寥寥天，天與先生富厚的情田，天與先生强烈的心弦，却與先生獨來獨往的精神，外孤高而内纏綿。

吃苦飯（集中語），七人而已；隔一牆（集中語），有婦人焉。
祇看月在天邊，更無人在花前（皆集中語意），將孤懷寫上詩篇，《寥寥集》，寥寥天。

三

抛却《寥寥集》，烈烈而轟轟，蘆橋砲火千人醒，吴淞血雨萬人驚。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集中句）！從今認我是中國人，從今許我做中國人！
我一心散作萬千心，我一身化作萬千身。
國難如此殷，我儕不見摒（反集中句），從今莫作寥寥吟，讓我烈烈轟轟來做復興國裏自由民！

二十八年二月二日

吾愛

吾愛！吾愛！愛我中華天然美麗的家鄉。
吾愛！吾愛！愛我中華——地上農林兮，地下礦藏。北起黑河兮，南盡西江。女有織兮蠶桑，男有耕兮稻粱。子弟有學兮聰且强，國不幸而有難兮與子偕行。
予打擊者以打擊兮，與汝偕亡；以赤血衛國兮，與日星增光。
吾愛！吾愛！維大仁大智大勇兮，保我中華國命之綿長！

成渝道　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成渝道上萬千客，春深狐氅火一般赤，道旁羣兒比菜猶無色。「嗟嗟爾無衣，嗟嗟爾無食。」泣告貴人：「生成命薄誰憐得！我生非無衣，我生非無食。我衣我食，化作嘉陵江上雲，樓臺金碧神仙宅。」

箬帽　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一車千里奔西東，春人號寒如秋蟲，時來箬帽窮忽通，虛窗障住當頭風。衆客感謝冬陽烘，造福民生唯汝功。帽亦有言：「吾生行事誰能記？赤日下，春雨裏，早伴勞農共生死。君欲論功，算自今天起。憑君意，我弗計。」

蜀南紀游二十八首

一　重慶出發　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去！去！三個大車兒，別了行都，向何處？

試從頭細數：丁年六七，老成三五，平分五組；更不少從游，新儔舊侶；却爲西南慶得朋，齊向蓉城進取。

小龍坎，小小風波，算躍過龍門初步；直跨老鷹岩，多少山城，一霎眼波溜不住；黄昏時候，斜風細雨沱江渡。

到明朝，日未西傾，走盡成渝路。

行行回想，想江翻海覆，百萬健兒戰苦。

（注）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二十一人，民紀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自渝出發。

二　成都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成都五日忙纔了，拜軍民當道，訪七賢三老（外二老物故），索公文資料，聽諸方報告。

剩一肩行李蕭條，還挂個奚囊，待裝詩稿。

更無片刻休閒着，既不許文君罏畔逍遥，又不曾司馬橋頭吟眺。

問濯錦波清，浣花日暖，辜負春光多少？

三　樂山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驪歌忽唱，感夫人送我多情，臨歧凝望；道一聲珍重，便電掣雷奔，奔向樂山道上。

早忙煞專員縣長，演說登台，坐談設席，打動了丱角諸生，蒼頭老丈。天真爛漫童年好，問報國吾將安往？公餘一棹滄江，佛頭無恙；只斜日雲封，不見峨眉惆悵。

四　牛華溪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昨朝卅里訪蘇稽，今日牛華廿里溪。溪聲緩，市聲遠，此地是鹽巴產岸。忽看十丈飛泉雲外飄，無數枝條，恰似茅龍新換茅；行雨行雲，暮暮朝朝；似楊枝滴露梢，似灌頂醍醐妙。是何技巧？向井中汲取鹽泉，仗日光風力，水氣散將多少。借問鹽官何處？行人遥指五通橋。

五　犍爲　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五通橋入犍爲治，問犍爲舍人，長眠何似？直上紫雲宫外，化工神妙，平地樓臺起。美哉犍爲！銅山嵯峨，岷江縈紆；山前錯落村居，江上往來舟輿；竹根之鹽可煑，嘉陽之煤可儲；清溪竹木滿車，五穀穰穰滿家。

其地其人，可歌可呼，我愛犍爲，還問犍爲愛我無？

六　宜賓　二十八年四月四日

宜賓古國西南僰，此地滄桑無極；剩巖穴深深，玉棺未蝕。
征塵乍拭，又風動市民千百。
敍昆一路通朝夕，料鹽鐵書成，桓寬未識。
況牛轡蠶絲，茶芽桐液，都合海疆貿易。
司令紅纓威武甚，聽馬哥頭一聲得得；偏愁昨夜泥溪，咫尺萑苻不息。

七　南廣三青年　二十八年四月六日

三個小英雄，愛國汪童，典兵未及去從戎，看甘心投筆，別母而東。
張耀光乎！尚彬儒乎！舒光明乎！姓氏都應付史公。
一紙書來，慰問慈容；無以兒爲念，待他時殺敵成功，還家一騎，高堂拜見樂融融。
此義大堪風，愧煞青年多少，標語一場空。
問俗來南廣，熱淚欲沾胸。

八　南溪　二十八年四月七日

瀛洲仙閣今何在？一片蒼涼沙渚；沙沉處，徹夜寶光騰吐。

富媪何曾愛寶，未應遍地嗷鴻苦；貨棄地，良堪惡。
一齊抛却私囊，普天下莫非國土；況艱難天步，民生國計誰來顧？
南溪一夕，聽父老，哀腸訴！

九　江安　二十八年四月八日

春陰漠漠桐花凍，斜風一舸江安送。
城外竹如山，稍補江村生事艱。
試看亭亭萬個參天綠，農家十年葺新屋，長夏清陰消暑溽。
筍味甘於肉，籬落疏宜菊。
道人冠，僧人鞋，製爲百器惟心欲。
爲輿爲筏，山行溪行穩輕速。
以之爲紙，千年文化綿綿續，開民智，匡民俗。
以爲箭鏃，殲彼凶頑，復我邦族。
其心虛，示好學惟日不足；其節堅，示立品清貞不辱。
嗚呼諸生！可以人而不如竹。
女師英英，於鄉有聲，我書在楹，「尊師尊世閥，愛竹愛江城。」

（註）蜀過清明節轉寒，名桐花凍。馮，江安望族。若飛夫人吾鄉莊思緘先生蘊寬女，異鄉相見，贈之聯：「後學尊師尊世閥，平生愛竹愛江城。」

十　瀘縣　二十八年四月十日

江雲重重，江流溶溶，多少江城，盡在畫圖中。
黃昏踏上瀘州市，想當年交兵瀘納，護國成功在此。
到如今，一十六萬家，九十六萬人，蜀南大郡誰堪比？
滄桑漫記，讓郡廨燈張，山堂箋約，勉了乃公事。
多謝一江風，送我隨流東復東。
萬一昆陽雷雨護送到吳淞，何待他年家祭兒孫告乃翁。

十一　羅漢村詹叟　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

曲曲沱江碧，流入長江一色，十里洞窩少息。
危壁仰攀百尺，奔瀑天然有力。
落日歸途羅漢村，有鰥詹叟窮倚門，霜顛藍縷裹破褌。
歲朝典兵掣籤何喧喧，里正來告兒掄元。
獨子免役誰與論，親隣醵資供晨昏，詹叟初未得一文；大府頒穀情意溫，詹叟亦未得

一升。

問叟何因囁嚅不敢言？荒江一舸慘然別，三齡雛孫癡立望江泣。

十二　隆昌　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客裏光陰草草，舟行倦了，換個車兒也好。
尋常谷口經行慣，初不道小小山村，潢池弄盜。
飈輪轉眼隆昌到，看小試牛刀，弦歌善導。
弦聲裂，歌聲咽，血洒沙場熱。
剩萬戶篝燈夜績，猛回頭，鴨綠江東，麻衣如雪。

(註)隆昌夏布向銷朝鮮。

十三　自流井　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內江之糖自貢鹽，天下美味誰能兼，舊遊忽忽三年淹。
炎炎地中火，汩汩地下滷，自流之井泉自流，釜溪之水釜自煮。
美哉此土！天助自助。
鼕鼕戰鼓，我思淮浦。

十四　敬告青年

中華國魂何在？民族復興何賴？
兒孫代代，只處處青年可愛。
與君一紙書，贈君千萬句：「愛國愛人自愛」，此外更無他語。
言在口，文在手，我是青年之友。
青年乎！立我志，百年後；修我學，一長够；舍我身，爲國有；言不欺，行不苟。

十五　簡陽　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如此江山，黃金天錫；如此生靈，艱難衣食；眼前一切，留與吾人努力。
細雨歸車過簡陽，韭葉麵條陣陣香，我「排道」，君「帶黃」，一餐使我長毋忘，榕城十畝王牌坊。
忽聞龍泉官道來暴客，昨晝三車男女血濺赤。
（註）蜀俗：麵爛煮，呼「排道」；煮生些，呼「帶黃」。

十六　成都再發　二十八年五月三日

西州門外長隄柳，北沂都江，西攀金頂，南泛烏尤，問留得屐泥幾厚？一車今又！
看滿縣花飛，人物何論新舊？
滄江再渡烟波穩，只莫待橫流，一篙難受。

料大峨此日憂齊，低蹙眉峯雲綯。

十七　雅安　二十八年五月四日

蒙之城，巖巖容；蔡之峯，青葱蘢；雅河一脈流其中。
出塞入塞人西東，邊城落日摩肩從。
美哉風土！秀哉士女！清風雅雨，誰固吾圉？
（註）漢源舊名清溪，多風，雅安多雨，故有「清風雅雨」之稱。

十八　觀音鋪（雅安觀化鄉之一村）　二十八年五月四日

彼姝，當爐；羅敷，有夫。
嗚鑼，催科；債多，奈何？
荒村觀化徘徊久，溪山深處多佳秀，隔溪塑個山神醜，殘肢叫乞街頭叟，無褌野孳陳當晝。
剩金碧門楣，珠璣文字，付與風欹雨朽。
不待誦君詩，早想見當年輻輳。
溪聲如舊，隔着十年前後，更赢得詩囊淚袖。

十九　榮經　二十八年五月五日

高山四月桐花怒，朱櫻初熟穀始布。
輕輿來自雲深處，山石滑突不成路，輿夫顛跌不成步。
勸君莫嘆路難行，一路千夫血淚成。
勸君莫責輿夫急，昨夜囊空烟未吸。
滎經之水，巖石嶙峋；滎經之城，寶氣氤氳；赤鐵褐炭天所珍。
天自富，人自貧。

二十　大丞相嶺　二十八年五月七日

大丞相嶺雲封墨，臥雨黃泥一夕。
四十五里上坡，一十五里下坡，才抵漢源縣驛。
我馬將瘏，我僕將痡，我行奈何，料重賞下勇夫必得。
試囘憶半生足跡，蓋嘗東渡仙霞，北遊八達，南登大庾，西跨越城，且不數雲遊海國。
竹杖芒鞋，是客裏書生本色。
念百萬健兒殺敵，便藍筆忘勞，那算盡吾徒天職。
平明忽報晴開，雲破處，一丸紅射。
讓舍輿平步雲梯，聊示勞工愛惜。

看一徑幾成垂直，相傳三大峯灣，絕頂易遭不測。二陵風雨，九關虎豹，談者猶爲心怵。吾生淺學，亦稍聞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者不惑；况登高度盡金針，每百步衹須暫息。山窮水盡疑無路，仗鐵索雙崖不隔。儘從容，聽瀑蠻坡，看花鬼壁。猛尋思諸葛平蠻偉績，慚愧十年以長，就從今盡瘁吾躬，一死云何不能？我本是尋常旅客，只安排儒者胸襟，且鍜鍊老來足力。

二十一　漢源　二十八年五月十日

雙崖夾出草磧平，作城其上風有聲。出城綠崖曲折不復記，忽然高花大木別有一天地。南北不百里，裘葛不終朝，寒溫熱帶次第交。廣覊大纛士成列，來自西南種有別，十步芳草盡人傑，諸族一家今鑄鐵。大哉中華魂！沃之義士血，此意欲說不忍說。念哉諸君！失地未復恥未雪。

二十二　大渡河　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洪流欲發未發，大渡河邊喚筏。

盛説當年諸葛，辛苦南征士卒，畢竟爲誰辛苦，報答主知猶未。

我亦渡瀘五月，家國憂思刻骨，慘絶燕齊吳粵，留此中原一髮，倘令諸葛復生，忍卧南陽以没。

迷途非遠，補牢非晚。

抗暴在乎整軍，扶元在乎增産。

塞者通，荒者墾；工爲用，農爲本。

療其瘡痍，作其懶散；濬其知能，保其勇悍。

民氣爲之先驅，國交爲之後盾。

政策采自輿情，而無自滿；官人惟共賢才，而無私袒。

諸族融爲一家，五音調之寸管；幸無輕視邊陲，即此復興關鍵。

公道運以誠心，何止南人不反；後公千五百年，望古蒼涼何限。

二十三　倮族　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輕輿盡日摩山腹，合眼但聞溪瀑。

武侯松，翼王柏，幾輩英賢，山民百代馨香祝。

八站平開上下行，貧富偏分南北。
幾行木屋，村人遥指山椒，黑白分居倮族。
耳雙環，腕雙鐲，厥狀揚眉深目。
一事使人愧恧，倮無男女，不染罌花毒。

二十四　越嶲　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紅紅白白四望平，萬花捧出越嶲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傾國且傾。
傾家傾國，猶恐不速，通衢大屋，官膏推銷，惟日不足。
國利一二，無補大局；利八九者，貪官豪族。
越嶲城外天雨粟，此花此粟天下毒。
越嶲城內鬼夜哭，哭告賢明之當軸：家雖窮，勿吸兒孫血，兒孫血盡家亦絶；國雖貧，勿食國民肉，國民肉盡國亦覆。
哭告當軸：爲禍爲福？爲榮爲辱？千秋萬代，誰被謳歌？誰蒙怨讟？一惟諸公一時一念之所欲。
又況今時復何時？江山大半敵占之；蠕蠕枯骨誰與支？諸公鄭重最後其三思！
昏昏陰黑無窮期，忽然一線開晨曦，越嶲城南文昌祠，四十三人自動受戒樂可知。

惜哉救人未救徹，煌煌標語空堅決。
種者售者吸者國有常刑設，却看夾道紅燈兀自半明滅，子矛子盾將何證。

二十五　漢源西昌道中　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山城一夜雨有聲，綠山一徑水與人争行。
一宿白泥灣，再宿登相營。
烏蠻荷戟列隊來歡迎，帕首跣足氅珞瓔，亦有雄俊秀發天生成。
娶婦必逃例至再，生兒以後乃守貞；蠻俗奇詭難具名，恍談天方遣深更。
長途逸事如山積，王屯之雞不可食，田壩之犬不可得，無端懊惱幾遊客。
我却移情雙古柏，越嶲城南庭園闢；自根分幹筆立直，頂陰濃翠皮瑩白；亭亭參天八十尺，不知何年何人植？
峯雪入夏猶皚皚，蠻花野草天然紅綠不待栽。
溪流侵屐好拭埃，嵐翠撲面如潑醅。
瀘沽一水聲喧豗，柔桑初日碉樓巍，溪龍赤巖土乃灰，禮州以上眼界恢。
到處錦屏畫筆披麻開，蘭成鬱着江南哀，此行忍爲看山來。

二十六　西昌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千山萬水望着西昌走，來到西昌一片愁雲厚。
安寧河水不安寧，此是農村衰落之主因，亦是人事失修之特徵。
瀘雲一白，卭波一碧，生長江南佳麗地，到此欣欣有喜色。
俯仰低回，憂從中來。
昔者林木蔭翳，今則童山崔巍；昔者平疇禾麥，今則砂礫蒿萊。
坐令千家環海，一雨成災。
月黑山高，烏蠻出巢；人被掠，屋被燒；登城瞭見熊熊火，但聞遍野聲哀號。
縣長佯不知，里正亦已逃。
請械自衛官有罰，移居失業生不聊。
我聞蠻童及歲成家日，必掠漢娃以自豪，以一掠二最低限，不則親鄰騰笑嘲。
蠻長漢消，白慘黑驕，一隅吾族淩夷盡，何待東鄰更奏刀。
嗟嗟！棄我者官，厚我者天。
瀘沽礦藏二千萬噸之磁鐵，全寧歲產千七百擔之絲綿，圓圓若柱之蔗，童童如蓋之棉。
物力如彼其雄厚，民生如此其顛連。
今者，中樞決策在先，省府受任至專，萬衆來蘇徯我后，庶幾登彼岸而出深淵。

惜哉餘毒猶在焉！

我行郊甸，我過村店。

車有載，載雅片；倉有儲，儲雅片。

父老欷歔而語我：殺人者雅片；青年痛哭而告我：亡國者雅片。

夷漢糾紛，曰惟雅片；萑蒲刦殺，曰惟雅片；昏夜苞苴，曰惟雅片！

問西昌特色爲何？第一是雅片，第二是雅片，第三是雅片。

但願他年吾輩重來都不見，毋忘敵騎駸駸已過湖湘綫。

二十七　西昌會理道中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十三鐵索河橋長，河西有堡曰德昌，其土宜瓷名一方，韶齔不櫛皆戎裝。

區官按事坐堂皇，縲紲不赦公冶長，何年何罪皆不詳，按册問之雙目瞠。

縣長手令來，烟捐早收繳，以貸抵銀貸須好，中央禁令須觀竅。

縣長體貼殊入微，保長甲長同一肥，百分之四點五扣數亦不菲。

玄麻灣西一碗水，小高橋北一把傘，既過鐵匠房，東行卽老碾。行人遥望淚如綫，村墅殘破不成片，其人被掠物被踐。

行人毋多言，虎在山前面。

在山有虎，在區有虎，兩虎食人同此土，哀哉吾民一般苦！

（註）一碗水，一把傘，鐵匠房，老碾，皆村名。

二十八　會理杜鵑　二十八年六月四日

安寧河畔天忘暑，會理城頭鵑啼苦。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朝朝暮暮，風風雨雨，漫認作千年杜宇。

是百萬同胞，困於弱，困於愚，困於貧；以致死於病，無人調護；死於匪，無人防堵；死於飢，無人收撫。

聚無數孤魂，化作寃禽，啼向畫堂深處。

要滿城文武，趁酒酣飯飽餘閒，一齊聽取。

多仗枝頭好友，聲聲相助，殺人者雅片，誰種誰收誰賣？「行不得也哥哥。」

「快快布穀」！「快快布穀」！都不是尋常鳥語。

餘音縷縷，向吾輩一羣游侶，問：「諸公何所爲（去聲）而來？何所爲（平聲）而去？」

一　蘇稽四首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雅河西去是銅河。交流處輕搖一舸（去聲）。
三十里康莊，小小坡陀。
竹影生波，桑老修柯，菜摘連科，問今春農事如何？
却望峨眉山色，日下雲多。

二

滑竿兒，來去匆匆。
十個勞工，九個煙容，臨上征途吸一筒。算「流差」命合窮。
君休問，西場水口，百盞燈紅。

（註）流差，常年爲滑竿夫者之稱。

三

阿娘鞋小兒天足，新婦長袍，阿婆短服，去去趕場忙碌。
青油菜，白萊菔，全家活計，盡在�籃兒角落。

四

黃絲經，白絲經，蘇稽市上如雲。
當街高坐，收稅先生，問繭兒一斤，值幾角幾分？

舶來利器換多金，敢怨國權統制，生愁惡霸豪吞。

望峨眉二首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

羨煞峨眉，直上峨眉，金頂春深踏雪來。
放眼天空地闊，不見崔巍。

二

別了峨眉，長憶峨眉，斜日雲開翠作堆。
一幅遠山近水，人在雷塠。

我愛犍爲二首　二十九年四月一日

一

犍爲！犍爲！美哉犍爲！
左邊是岷江紆迴，右邊是銅山崔巍。
山下農村錯落，江頭商船來回。
趁着朝陽初放，多少戎裝男女，敵愾一齊來。

犍爲！犍爲！是犍爲民衆的犍爲。
美哉犍爲！我愛犍爲！

二

犍爲！犍爲！富哉犍爲！
有竹根之鹽，有嘉陽之煤。清溪竹木成材，平疇作物栽培。直上紫雲道觀，化學中心工業，神妙不須猜。
犍爲！犍爲！是中華民國的犍爲。
富哉犍爲！我愛犍爲！

游滇池龍門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昆明湖水摇天碧，湖上晴雲一色。
多少山樓，沙鳥風帆眼底收。
半山亭，三清閣，一逕羊腸繞着，直上龍門誰鑿。
五字壁間留，游人悟得不？
凡事天人配合，努力造成勢力，「誰敢不低頭」。

（註）龍門石闕上鑿此五字。

十月一日夜半成都郊外即事，時中秋後四日　二十九年十月四日

芙蓉城闕霜華重，怪鴟叫破千家夢，霎時人海潮翻湧。
白髮紅妝，扶杖携囊，一齊奔向何方？
爭揀取深深丘壟，密密菰蔣〔平聲〕，宛如沙雁宿秋涼。
絶不見一星星火，祇留得中天白月寒光。
大聲隆隆天搖盪，白虹赤彗凶垂象，連珠嗶喇震地響，幾家村落烟塵上，殘齒飛白血濺絳。
民命捐，國命延，月缺終復圓，國破終復全。
國無恙，民無恙。
照見千門萬户黄金榜，榜開字字峥嶸，記吾家，人長征，「光榮殺敵」，「殺敵光榮」。
（註）成都出征軍人之家門榜四字曰「殺敵光榮」。

觀滑翔機表演三首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

天空是一個鳥國，也來一「僞組織」。

緊緊地張開兩翼，恰似顏魯公書「十」字，長橫短直，寫向長天一碧。

左一傾，右一側，緩緩行來，像寒雁孤征，忽地翻身，學秋鷹一擊。

既沒有機聲，又沒有烟氣，靠什麼東西來發動的呢？

懂得麼？懂得，靠滑翔的力。

二

飛！飛！飛機。是飛機麼？非。非機怎麼也會飛？

前一個飛機，後一個非機，前一個倡，後一個隨，牢牢一縷情絲，却分付并州一剪，海闊天空任所之。

倒也自由自在，衹見升雲，不會沉泥。

原來此物了無奇，一雙翅膀，是浮力的根基。有升降舵指着高低，有方向舵指着東西。人坐中間指揮，只上升時仰仗提携。

既簡單，又便宜。是初步的航空普及階梯，是含有特殊意義的青年野外游嬉。

三

吾想！吾想！潛艇何嘗限戰爭，苟擴大製造，公開使用，精益求精；從此水晶宮闕，魚蝦友侶，人羣生活一番新。

使空際航行，亦堪定泊，得此安然基礎，立現出空中樓閣層層。

這小小滑翔機呀！進一步而自力飛騰。身越小而輕，製越簡而靈；便於家藏，適於袖珍。

從此人羣活動，個個乘雲來往，家家拔宅飛昇，青天碧海，變成整個的人生大本營。

到那時，回想若干年前，成都城角，抗日聲中，秋陽光裏，這幼稚園的課程，直哄動了整千整萬，傾巷傾城，未免啞然失笑，少見多驚。

雖然，在這門智鬥力的世界裏，求我國家民族安全生存呀，文明幸福呀，還得從文化長途上面，努力於不斷的不刊的發明。

建瀘處長歌　二十九年十二月四日

建瀘處，在何許？

占得南垣尺土，眼看大江東去。

背着忠山，教爲官者忠於民，忠則勿奸；教爲民者忠於國，忠則勿讒；是何等訓詞深厚，在烟雲繚繞中間。

試上江樓，東望三千里外，無數健兒白骨，高堆着，黄鶴樓頭。

更東望五千里外，問一剪吳淞血浪，知爲誰流？

念吾鄉多少弟兄姊妹，在賊中陷着，求生不得，覓死無由。

是誰家國土？是誰家鄉土？是公仇？是私仇？不去收回誓不休。

建瀘處，少年三五，有幾個中年爲伍，分擔着後方的任務。

這樣朝朝望着，這樣宵宵夢着，在壁間寫着。

吾與汝，牢記取，千萬同胞男女，給暴敵鐵蹄壓住。

（註）建瀘處爲「川康建設期成會瀘縣辦事處」之簡稱，在南城垣一號。

辦事一得歌

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

辦事有規矩，且讓我首先考慮：爲的是什麼？要的是什麼？

考慮得清清楚楚，然後分條析縷。越是紛繁，越要理清頭緒。

誰輕，誰重，找個中心握住。

誰先，誰後，定個進行順序。
或相關，或不相關，須彼此互相照顧。
其事其人，最好是分工互助。
我有過，快須改過，人有過，勸之覺悟。
要徹始徹終，全神貫注，五分鐘最後關頭，絶不許放鬆一步。
一生憑我至誠，任眼前何等危難，儘着我身奔赴，這也許是成功要素。
算區區，三十八年間，得來甘苦。
我爲此語，新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建瀘處。

自赤水河返瀘州五首　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

昨夜赤河小住，一枕溪聲戰鼓，平明重踏來時路，回首黔山，山外山無數。
數人物黔中幾許？有吾宗興學金昆，（黄幹夫齊生昆仲最早創學校曰達德。）大府寫詩玉女。（吴達詮主席女公子元俊，寫印其父詩。）更多少新交舊侶，一齊没在雲深處。
剩一片離懷，仗郵筒寄與。

二

夜捫絶壁如履夷，朝踏斷崖方悟危，危莫危於東門箐，未登已使心魂驚。

曲曲「之字拐」，一拐不知其幾里；百折千盤，到此臨無地；一失足，死而已。

百丈巉巖大有人，鬼斧丁丁聲四起，一個個嵌在玲瓏壁裏，造像龍門酷似。

勞勞一世，彼生天成佛何因，都只爲一件人生大事。

三

前村「一盌水」，後村「五十米」，多少村名，創造知何意？

傍山結草苗家村，西南零落族僅存，苗漢異服亦異言，苗女佩環聲鏘然。

嗟嗟！涿鹿一敗五千年，有種不復能自全，誰謂興亡可聽天？

方今抗戰全民族，後車宜鑒前車覆。

四

美哉永寧，蜀南稱尊。一水雙城，以水得名。金尼鄉北路入平，蓬萊橋下水見清。（敍永有兩城，中通橋，跨安寧河上，曰蓬萊橋。）

有水則富，無水則貧，長途南北貧富分。

今年田有秋，喜溢農夫面，入市徧詢糧貴賤。

物既多，價自貶，金粳玉黍人争羡，穰穰滿家我親見。
一事尤令人感嗟，已無寸土栽罌花。

五

南山磵嵯峨，北山塔突兀。物雖二，義則一。試讀墨經畜字繁，一般防守兵家言。
新磵舊塔，江門開峡，一水中通，一逕旁達，長二十里，雙崖如夾。
上有丹容卅六峯，峯峯高下景不同，有臺集鳳巖飛龍，就中玉簾泉玲瓏，琤琮不間夏與冬。
遥看已令神飛躍，一箋請與山靈約，抗暴成功醉吟屐。

梅游渝州南山作　三十年一月一日

一

路轉峯迴，
一縷縷寒風，暗送香來。
風過處，千樹緑梅，萬樹紅梅，向百花頭上先開。
紅是沙場戰血，看焦土幾多壯麗。

綠是仙子衣裳，勝彩雲散後悲哀。

二

山邊水邊，村東村西，
那復記，今日何日？此地何地？
生怕紅顏綠鬢，一刹那，冷化春泥。
都只爲孤山和靖孤栖，把梅花當作山妻，勾起傷心人無限悲悽。

梨院之夕　昆明沈立孫招飲其家—梨院

黃浦江頭，昆明城外，總此一輪白月。
照見沙場，百萬健兒裹血。
同是天涯契闊，多謝主人親熱，看覆髮聰明，扶筇康勝，惹起滿堂歡溢。
有懷誰說？
儘萬般國恨家愁，都付與清箏一闋。

黃自不死　三十一年四月三日

作曲家黃自，字今吾，江蘇川沙人，小字四由，既歿四年，其叔黃炎培聽黃自之弟子奏黃自所爲曲，哀其志，歎其年不永，因作此歌。

碧海清天。波平如掌。
一陣陣罡風，捲起掀天惡浪。
無數青年男女，在齊聲高唱。
吾師乎！吾師乎！
無奈孤舟獨槳，只留得琴聲海上。
海雲開處，那個山頭；蒼顏一叟，飄揚着國旗在手，是大中華護國老人長壽。
喚出吾師小字，芳香滿口。
喚一聲，浪回流。四由。
喚兩聲，天低頭。四由。
喚三聲，大中華萬歲千秋。四由。

紅桑

序

十年前，我寫《天長集・序》，深切地期望黃先生多寫些一般民衆能夠讀而且能夠懂得的詩，黃先生很虛心地積極地望着這方向努力寫作。《紅桑》詩集，就是這十年來不斷努力的結果。一九四六年黃先生在《苞桑集》（舊體詩）自序裏寫着：「《苞桑集》分三卷，共三百八十題，七百六十七首，最早是二十六歲江户寓樓雨坐聯句，到末首先後跨着四十二年了。」在那樣長遠的時期裏，寫了那麼多的規律極嚴格的舊體詩的一個作者，現在能夠寫這些解放體詩，真是夠努力的了。

《紅桑》前面一部分，是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黑暗時期的產物。作品裏所有感慨，所有描寫和呼籲，充分地表現了作者憂國憂民的熱情。

《紅桑》後面一部分是新中國時代的產物。生命力充沛的黃先生，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努力地工作，顯然生氣勃勃，充滿着對於祖國建設和人類解放的無限信心與樂觀主義的精神。在這新社會新生活中吸取了新的主題，通過他熱烈的情感，寫出了這些詩，真實地反映了新中國的面貌和遠景。

我們的新中國，現在已進入了開始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我更深切地期望黃先生在目前抓住新的現實，擔任起新的任務——社會主義改造，首先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爲社會主義者，然後通過自己的作品，真實地、具體地反映現實，給全中國人民以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

《紅桑》後幅附印《苞桑集》以後詩選，這些當然還是嚴格的舊體詩，但依然會充分反映每一個時期的生活情況。

姚維鈞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日，北京。

前言

我想寫解放體詩，還是一九三八年我六十歲時開始的。當時嘗試地寫，寫得很少很少。後來維鈞和我過共同生活，很鼓勵我。在她所寫的《天長集・序》文裏，曾經對我寄予深切的期望。以後寫得多些了。一九四一年秦翰才老友在香港爲我印小册子，我就半意識地題名《白桑》。一九四六年我在《苞桑集》自序裏，曾經這樣説過：「我對於解放體詩，還想努力一下。」

後來，吳蘭同志在香港看到我幾首解放體詩，願代我付印，寫信來問我，我就加選幾首一併寄給她，而把六十歲時所作《重做人》三首排在前面*——像《重做人》這類詩，我就稱做「半解放體詩」——拿來説明我主張寫解放體詩的動機。我這本小册子，維鈞取名《紅桑》。自一九四二年以來，凡我所寫詩，大概都和維鈞推敲過的，這本小册子當然不會例外。

寥寥二十幾首詩，從我兒童時的苦況，少年時天真的愛國心所招致萬死一生的災難；

* 《重做人》三首已見于《白桑》集，《紅桑》不再選入。——編者

後來經過長期黑暗政治和帝國主義嚴重壓迫，對日艱苦抗戰；到抗戰勝利，政治越發黑暗，終因人民革命的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樹立了國際間新的聯盟局勢。七十年來，國家民族的衰盛廢興以及我個人苦辣酸甜，都包含在這些詩的字裏行間。

至於詩味够與不够，詩體解放得够與不够，我是經常這樣想的：今天的我，很願意充分接受明天的我的批判，尤其歡迎讀者的批判。

《紅桑》香港印本並不多。我所有的，快散完了。最近尚丁同志從上海來北京，談到我的詩，促使我把近年來所寫解放體詩挑選一下，共二十九首，併入《紅桑》。還把《苞桑集》以後的舊詩共八十七首附在後面。這部分舊詩，前半寫黑暗，後半寫光明，是很好的對比，一併付印。維鈞爲我寫了序，我自己還寫了一篇《寫在紅桑的後面》。

黃炎培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

陶行知不死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

陶行知先生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去世的。

一

我真不懂：

　辦的是教育，

　　教的是民衆，

　　　是婦女，

　　　　是兒童。

教他們清清白白地做人，

　有了手，要做工。

拜誰做老師？

　大衆。

教什麼，學什麼，做什麼，

　是一貫的新的作風。

只有這些，
也没有敢觸犯什麽「法律」，
也没有想和你們比英雄。
然而，然而，
曉莊終於被封。

二

「先生！誰在教你賣力？
白的，你不許人家説它是黑。
這世界當然屬於有錢有勢者呢！
廣大的羣衆，讓他們胡塗地過去，不好麽！
你偏要教得他們明明白白，
教他們站起來，
真站起來了，天下不從此多事了麽！
要是人們都這樣，這世界還了得！
你想：

這是誰的國家？誰要你教他們愛國？
你偏要教他們：曲，就是曲；直，就是直。
我們不能容許你，
像你這樣的人，先生！簡直是「要不得」。」

三

先生！哪裏去呢？
有錢有勢人不要你的了，
自有人要你：
廣大的羣衆要你，
窮人們要你，
苦人們要你，
小孩子們要你。
先生去了。
千千萬萬人哭你，
送你，

一年一年不斷地在想着你，
　永遠想着你。
光想你，够麽？
　不够。
　要追上你。
來！來！大家來追上你。
　曉莊不滅，
先生不死，
永遠供養在窮人們、苦人們、小孩子們、廣大的羣衆每一個人的每一顆赤裸裸的心裏。

一九四七年九月四日，上海。

天快亮了

一

哇！哇！
　哪一家被丢掉的嬰兒，
　在一聲兩聲的啼。

很遠很遠裏，
　唱出了千聲萬聲的雞。
天快亮了，
　窗縫裏，魚肚白的光條在飛，
碡碌！碡碌！蠢笨的車輪，
　硬碰硬地，和它鬥争着的，是石塊和乾泥，
　一陣陣味兒，
是貧農們的「黃金美鈔」(蔣介石到末路的時候，濫發「金圓券」，一文不值，一般以黃金美鈔爲唯一的財富)，
　是大户人家撒下的臭東西。
　前一個拉着，
　　後一個推着，
一拐一拐地蓬着頭的阿娘，
赤着脚還不到十歲的阿弟。
　他們不要睡覺麽？
　　他們爲着生計。

二

齁！齁！
　才從舞廳裏踱出，
　　倒向牀頭，
　　　萬事都休。
那裏還了解有人在焦憂，
在乾愁？
　腦海裏一起一起可愛而可敬的朋友，
費鞏呀！
　李公樸呀！
　　聞一多呀！
一椿一椿故事，
　使人悲傷着，憤恨着。
一會兒去，一會兒又來，
　像吳淞江上的潮頭。

噹！噹！

學校裏的鐘聲在吼，

天，亮了嗎？

還沒有。

小心呀！

這叫做「偷牛黑」（天在將明時轉黑，上海四鄉農村稱爲「偷牛黑」，那時候牛最易被竊），

慎防奪掉你們最忠良的助手，

天真的農民們呀！

這是農村最險惡的關頭。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杭州。

閉了

特務監視下去杭州超山看梅花。

一

閉了。

「呸！國家的事誰要你忙！」

算罷！
逛逛西湖也好，
　看看梅花也好，
談談笑笑，
　把心絃鬆掉。

二

坐上西湖號（一種從上海到杭州特開的遊覽火車），
　還沒到杭州。
　男女老幼，
不滿五齡的當當（我的女孩子）
　寫字，
　剪紙，
玩個不休。
「她沒有玩出要不得的花頭，
　怎麼不讓她自由！」

「莫講下去了，
　你話裏常常有骨頭。
小心！穿制服的在你背後。」

三

水也溶溶，
　日也融融。
淺藍的天容。
　一絲絲輕風，
　　懶洋洋的槳，攪破了湖底的晴空。
我懷疑你裝胡塗，
　我詛咒你假朦朧，
南北雙峯啊！
　也不說，
　　也不笑，
在陶醉中。

四

路在轉，
　峯在迴，
沿着杭州海灣，
　走上了杭塘公路(杭州塘棲間)，
發見了五十公里的路牌，
鼻管裏一股輕微到不成刺激的清香，
　在吸引我們，
　來！來！
真是「香雪海」，
　成千成萬株中間，
　　瘦瘦的矮矮的一株，
　　　顯出了龍鍾老態，
　　高標着「宋梅」。
還不是和尚們狡獪！

難道我還不會，
　讓我胡亂地指出——
這山是晉朝的山，
　這海是漢朝的海。
我們這些人都來自唐虞三代。

五

和尚們報告分明：
　梅樹一株，
　　梅子可收穫五十斤。
話梅啊！半梅啊！風雨梅啊！
經過一番調味，
　每年換得不少錢文。
這才是幾十百年老梅存活着的命根。
没有生產，成什麼農村？
　没有物質，還有什麼文明？

綠蕚仙人呀！
是文人的幻想；
孤山處士呀！
是無聊的人生。

六

短短超山游記。
趁着長長的歸程，
車窗下，
筆寫個不停。
他們是乘客麽？
一小羣緊緊地靠着我身。
也没通過姓名。
也不說，
也不笑，
只輪流地向我注射着的他們八隻眼睛。

怪！怪！

車快進站了。

擦！擦！擦！

三個男客突然地從我身邊擦着走了．

每一個從他衣袖裏掏出一件東西，

交給那最後起身的女客，

是什麼？

勃朗寧。

海行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

香港天津途中。

一

看！看！

這不是我的家麼？

好一片大陸，

很雄壯地橫躺着，
　從南到北。
無情的暮色，
越來越黑。
　多麽可怕呀！
教人家一會兒歌，
　一會兒哭。
這大陸中間還有多少兄弟姊妹，
　從萬死中偷着一生，
　　他們的手和足，
不，連着他們的思想，
　一重重桎梏。

二

海浪那麽洶湧！
　一個離開了大羣的海鷗，

他無聊麼？
不，不，
他羞恥了。
一株枯黄的楊柳，
啾啾喳喳的嬌歌，
是同類吧！
還在歌舞中。
他早下決心了，
把偉大的生命，貢獻給天空，
是當然的囉！
只有大仁能鼓起大勇，
他想把呼嘯來代替吟咏。
看哪，
海浪那麼洶湧！
他在憧憬了，

張開着有力的翅膀，
從陰沈沈霧罩下，
幾時迎取一輪新的太陽，
紅！紅！

上海解放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上海。

贈上海市長陳毅將軍，附獻《苞桑集》。

一

解放！解放！
六百萬市民歡喜得和發狂一樣。
龍華塔在飛舞，
黃浦江一陣陣浪花在鼓盪。
一百二十萬軍民大遊行，
多麼熱烈！
多麼雄壯！

莫說上海市，
翻遍一千年地方史，
自有「上海舖」*以來，
要算最偉大最光榮的一趟。
問誰來解放？
全國人民在歌頌着，
是人民解放軍，
是中國共產黨。
他們是這樣的誠懇，
謙和，
虛心，
「百密」會有「一疏」麽？
上海和上海以外，

---

*民國以前，上海最基層政治單位稱「舖」。在黃浦江邊有兩區——「上海舖」「下海舖」。這是上海名稱的起點，舊時「法租界」以南，稱「十六舖」，北有「楊樹浦」，皆此例。

每一個縣，
每一個鄉，
每一個村莊，
向着四面八方不斷地在察訪。

二

勝利！勝利！
不用空言來慶祝，
要每一個人展開他的才能和力氣。
怎樣增加生產？
怎樣繁榮經濟？
「私」的方面要顧到「公」，
「勞」和「資」還須兩利。
困難是有的，誰來解決？
靠政府，
還得靠自己。

外國朋友們，
　我們當然歡迎做生意。
可是要平等。
　要互利。
老早反對帝國主義。
中國人，尤其是上海人，
五十年前，
　大東門，
　老商店。
　一位白頭夥計，
家住「租界」旁邊。
他終身沒有踏進洋場裏。
說：怎麽讓外國人管理我中國土地？
　是中國人的奇恥。
這老頭兒天真地恰代表了一般老百姓心理。

到今朝，
人民抬頭了，
要自主，
自立，
自給自足，
決不甘心還守着半殖民地。
帝國主義者們！
只想替生產過剩到
快要脹死的資本家們搶市場，
搶不到，妄想「封閉」。
好吧！
看你們會脹死，
看我們不會餓死。

三

芭桑！芭桑！

這七百六十七首詩，
寫出來是用莊嚴的筆調。
寫出來的是沉痛的心腸。
從清末昏黑的社會，
經過了軍閥的搗亂，
和暴敵的猖狂，
直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我個人呢？
想永遠保持着清白的節操，
更想從清白中間保持個性的剛方。
又想從剛方而清白中間，
小試我才能，
爲社會服務，
讓早別人間的我父我母，
對那丟不下的這個兒子，

稍稍寬慰他們臨死的憂傷。
人生最可憐的，
是誰來教我？
誰來養我？
抬頭一看，
多少人在街頭叫乞，
多少人在鬧着知識饑荒。
想！想！
最完全的方法，
是「有教有養」
最基本的方法，
是「教使自養」。
多少年來，
我嘴喊乾了，
我脚奔乏了，

還手寫了不少不少文章。
這區區的抱負，
　小小的擔當，
　　將使讀我詩者，
　　　體味到這位做詩人，
語——重！
　心——長！
中間還很自然地反映近百年歷史，
　是血寫成的，
　　是淚寫成的，
微弱的燈光，
終於發展成爲强烈的陽光。

四

將軍！將軍！
我問你：

這十幾年來，
　你究竟打過多少勝仗？
　　你究竟帶過多少大兵？
怕連你自己也搞不清。
你部下的指戰員，
　到處秋毫無犯，
你這位大將軍，
　却又逢人談笑風生。
　　唔！我記得了，
你何嘗是軍人，
　你是文人，
　　是詩人，
你是三十年前，
　上海交通大學草坪上，
　　聽我演說，

被我歡送出洋的一位學生。
誰能料到三十年後的上海，
靠了你，
靠了你們，
變拘捕埋殺爲自由，
昏天黑地爲光明。
將軍！將軍！
我用淚寫成一部詩史。
寫的是書生愛國——
艱難悲苦的人生；
你却用血寫成一部史詩，
寫的是人民革命——
雄奇燦爛的前程。

* 陳將軍告我：「上海解放後，重到交大操場，景物依然，三十年前，一羣出洋留學生，我是被歡送的一個，演說者除你之外，還有蔡廷幹、朱少屛。」不錯，當時我所代表的是江蘇省教育會。

將軍！將軍！
　我是你五年前延水的吟朋，
　是你今天上海市一個幸福的市民，
　不！不！
是一九〇三年六月滿清劊子手大刀下的餘生。*

天安門（六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告成。

一

　中華人民共和。
新的國名定了，
　齊聲義勇軍歌。
歸隊五星旗下，

* 一九〇三年六月，章炳麟、鄒容案發，我奔走演說，地方官以我罵清帝后，拘捕下獄，電兩江總督、江蘇督撫奉令就地正法。電到前一小時，我被保釋，急走上海，亡命日本，詳見《南匯黨獄始末記》。

二

大野秧歌四起，
　紅顏白叟黃童。
中國人民領袖，
「出一個毛澤東」。

三

趕走帝國主義，
　歡結好友蘇聯。
今年一九四九，
　中國採用公元。

四

遼金元明清帝，
　帝京此地千年。
是人民的首都，
　今朝還我河山。

五

禮砲五十四發，

單位恰符政協。*

震起中國國魂，

「民主」「和平」「統一」。

六

是自家的政府，

是人民的武裝。

晝旗夜燈一色，

天安門外「紅場」。

七

紅場三十萬衆，

赤旗象徵赤心。

*原詩如此。据查，當時參加政協的單位共四十五個。——編者

赤心保衛祖國，

赤心愛護人民。

八

爲了革命犧牲，

是「人民英雄」們。

英雄永垂不朽，

立碑中華之門。

見到了世界的主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

周恩來總理公宴亞澳工會會議代表們，伊朗代表阿里•麻莫德•沙德和我談得很好。這裏把兩人談到的和沒有談到的寫成詩，獻給他。

一

今天，

我才發現了世界。

沒有勞動，

世界怎麼會存在？
存在，
也不會像今天的偉大。
我興奮了，
　我見到了世界勞工代表們，
我見到了世界的主人，
　我見到了世界。

二

今天，
　我才認識了人類，
人類的生存，
　靠它的文明：
文明的表現和傳授，
　靠它的手。
　要是你，

没有見到手的勞動的代表，
哪裏是人類啊？
你只算没有見到。

三

新的中國，
它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
它把工農聯盟做基礎。
中間分析起來，
是工，
是農，
是兵。
他們的汗，
他們的血，
調合起來，
灌向中華國土。

灌！
　灌！
不斷地灌，
開花了。
　什麼花？
是中國人民民主。

四

十三國的代表，
　從莫斯科來到，
　　來到了中國人民的首都——
北京之郊。
他們代表着什麼？
　代表着生產，
　　代表着文明，
代表着民主和平和康樂。

代表們！
　人們的幸福，
你們的辛勞。
　呀！
　　如何是好？
要享受，
　要不怕辛勞。
享受，
　是人們辛勞以後應得的酬報，
辛勞，
　是人們在天職上應有的報効。

五

我呢，
　是腦力勞動者中間的一個。
　　曾經這樣想過：

地球上，
為什麼老是他欺侮着你，
你壓迫着我？
為什麼不把幾十個國家溶化起來，
團成了一個？
為什麼，
各說各的語言，
各寫各的文字，
文化上相互地封鎖？
依我想來，
各民族間，
有它的語言，
但該有一種世界共通的語言，
有它的文字，
但該有一種世界共通的文字，

有意思，
　充分地表達，
　　才不會錯誤。
就使世界上還有兩個陣營罷！
　也何妨和平共處。
而況從愛好和平的人民說來，
　原沒有分什麼你我。
從此天下一家呵！
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
　這些，
　還有待於大家努力，
我們該負起責任來這樣做。
代表們！
　我們唱個歌兒罷！
要用最雄壯的格調，

最調和的音波，
這不是哪一國的國歌，
而是全人類和平之歌。

斯大林大元帥七十歲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北京。

一

人，誰不在求生存？
爲什麽，
人類演進到今天，
種種制度、名義，
老是人欺騙人，
暗裏是人剥削人，
明裏是人掠奪人。
更明些，
人殺人。
黑暗啊！黑暗，

從哪裏找光明？
歐亞兩洲的邊緣，
北極海之濱，
有一個國家，
經過了千艱萬苦的歷程。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取得了勝利。
執行了土地法令、
和平法令。
三十二年間，
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
變成了強大的工業國，
惹起了全世界的震驚。
它生產力激增了，
相伴而來的，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看吧！
　羨慕吧！
我是蘇聯的人民。」（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
這中間，
　第一位導師是誰？
列寧。
　繼續着，
　　把社會主義革命大業，
　　　發揚光大起來，
終於造成空前的光榮。
　這二十五年來，
領導者是誰？
斯大林。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幕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
希魔憑着西綫戰勝的威風，
突然惡狠狠地發動了侵蘇戰爭。
從黑海到北冰洋，
二千哩長的戰綫上，
眼看着敵騎縱橫。
從基輔的淪陷，
到斯大林格勒巷戰，
簡直是「一髮千鈞」。
凡蘇聯的友人，
没一個不是緊張，
没一個不是關心。
當局者，
不慌不忙，
把空間換取時間，

充分發揮出組織力量。
　軍火製造，
　　糧食生産，
大量地相伴而進行。
　同時在國際間，
紮穩了反法西斯的聯合陣營。
　那時候，
法國屈服了，
鄧扣爾克又撤退了大隊的英軍。
　美國揚言：
暴日在東邊牽掣下，
　欲西顧歐陸而無能。
偉大！
　偉大！
斯大林格勒一夕的反攻，

殲滅了三十三萬希魔好戰的驕兵，
完全決定了敵我輸贏。
從此，
扭轉了整個世界大戰的局勢，
終於一九四五年五月，
解放了柏林。
八月，
雄師東指了。
配合着中國人民的戰鬥，
關東軍遭遇了慘敗。
三天內，
接受了昭和末路的投降。
這一場世界性的惡戰，
出最大氣力者誰？
是哪個國家？

蘇聯。
最艱苦地，
最英勇地，
主持挽救這最危險的局勢，
終於取得最後勝利。
使世界人民不致完全迫害在希魔掌下，
這是誰呢？
斯大林。

三

勝利了，
和平了，
方慶幸世界從此取得長期的安寧，
怪！怪！
獵人發見了被打到半死的惡虎，
動起心來了。

想！想！
為什麼不把它
醫好起來，
養胖起來，
讓它全心全意地爲我用，
拿這惡虎來嚇唬另一個獵人？
它忘記了一個故事，
慕尼黑醜史裏的張伯倫。
還不是利用希魔的凶狠，
想暗中結成反蘇同盟。
惡虎到底是惡虎呢！
一面侵蘇，
一面就來攻英。
一九四一年，四二年，四三年，
那時英倫三島，

危險到怎樣？
　苦痛到怎樣？
請問養虎自衞的張伯倫，
「玩火者火燒」，
　還不够丟人！
美帝更「異想天開」了，
伸着一手，從掌心裏疊起幾個華爾街的小金圓；
另一手，舉起原子彈的空匣，
「你跟我走嗎！
給你這般可愛的金圓。
　不跟我嗎！
你還不怕原子彈的凶狠？」
它嘴裏還嚷着打，
實際上只是拿來威脅利誘人家。
　要大家跟着它，

做帝國主義的犧牲。
那時候，
人類中間有一巨人，
他看清楚了全人類心理的趨向。
它在裝腔作勢地嚷着：
打！
打！
打！
他在詞嚴義正地答覆着：
和平！
和平！
和平！
他說了就會做，
他會拿出力量來保衛和平。
「你當我没有原子彈嗎！嘿！」

它用原子彈來屠戮，
他用原子能來生產，
來縮成動力，
化整爲零；
來開鑿江河，
改正地形。
一切都是有利於人生。
它用原子彈來殺人，
殺死千百萬人；
他用原子能來造福於人，
養活千百萬人。
讓全世界人們來公評：
誰暴？
誰仁？
這巨人是誰？

斯大林。

中蘇訂約歸來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一日，北京。

歡迎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從莫斯科歸來。

一

歸來了。

歡迎！

歡迎！

這一遭，

使世界兩大國家携手。

乾杯！

乾杯！

熱烈的克里姆林宮的酒。

五星旗，交叉着鐮刀和錘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
緊緊地靠攏着，
一先一後。
兩大國人民的思潮，在交流。
全世界人民的思潮，在準備接受。
一個個名詞：
「友好」，
「同盟」，
「互助」，
深深地鐫刻在八萬萬人的心頭。

二

歸來了。
歡迎！
歡迎！
這一遭，

一紙文書，
　震動了五大洲。
嚇得帝國主義者們，
　好戰者們，
　　一齊發抖。
造謠啊！
　眼看它丟醜。
「起來！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起來！」
喊破了全中國人民的歌喉。
原子能，拿來建設了。
還想把氫彈來嚇唬人，
　呸！

還不是「銀樣蠟槍頭」。

「蒼龍」「縛住」了，

「今日長纓在手」。（毛主席二萬五千里長征過六盤山詞：「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我們要「持久和平」，

我們要「普遍安全」，

看！

看！

八萬萬人鐵的拳頭。

丁香花下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六日，北京。

北京西交民巷以西，近和平門處，有宅一所，是二十年前東北軍人所建，後賣給某酒商，今購歸中央人民政府輕工業部。宅有東西兩庭院，滿疊山石，有亭、有台、有沼，丁香十株，當春怒開，給大家公餘欣賞，我成一詩。

淡淡的春光，

東西院交流着花香，

一株株像雪花凝結着，
風來了，
微微地在空中蕩漾，
花，多麽精緻！
好像經過玉人的纖手親裝，
多麽清雅！
多麽高潔！
自由自在地不求人欣賞，
緑蔭襯托着，
還圍繞着一叢叢緑竹，
假山缺處，
沉沉地
緑遍了長廊，
…………
女的，

　男的，
　　年壯的，
也有些年老的，
　一個個清早學習，
　　上下午辦公完了，
一齊陶醉着春光，
　你一拳，
　　她一脚，
一個球來，
　打破了花陰，
開出一個窟窿明亮，
　　…………
花呀！
　你身經了多少風霜！
　　你眼看了多少滄桑！

你也曾插上妝台邊的緑髮，
到頭來却親見那軍閥收場，
你也曾清醒地呵斥那賣酒家，
造成一羣羣爛醉如狂。
到今朝，
你抛棄一切了，
花呀！
枝頭的鳥兒在歌頌，
暖風和麗日在稱揚，
你已經走入了「自由之鄉」，
跨登了「獨立之堂」，
滿園開放着的是「民主之花」，
一陣陣散給人間的是「和平之香」。
且住，
門外還有多少游人在悵望，

你將怎樣熱誠地歡迎他們，
帶他們進來，
來！來！
一齊欣賞這無私的春光！

人民解放軍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

「八一」建軍節頌人民解放軍。獻給朱德總司令。

一

自有人類，
從沒有發見過這樣的軍隊。
任何凶狠的敵人——
蔣介石，陸、海、空人員幾百萬，
到它的面前，
粉碎；
任何現代化裝備——

美帝國主義飛機、大砲、坦克，一批又一批，送給蔣介石，
到它的面前，
連人帶械一齊來。

二

這算什麼！
儘管百戰百勝，
何嘗覺得它可怕，
只覺得它——
可愛，
可敬。
每一個大城市，
解放了，
風雨中間站着，
馬路旁邊躺着，
連一杯白水送給他都不飲。

老百姓湧上來了，
　爭先地——
　　歡迎他，
　　　擁抱他，
難解難分。
呀！
　它和老百姓怎麼還可能「分」呢！
它本身就是老百姓。

三

「起來！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夠解放人民。
　中國一部近世史，
清清楚楚地寫着：

「五四」是有組織的羣衆運動第一聲，
　後來經過了多少嘗試，
　　吸取了多少經驗，
「八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着的民衆開始正式地武裝起來，
　來發動革命戰爭。
它又飽受了長期的多少艱苦，
　這中間那裏還數得清！
休忘！
　休忘！

四

二萬五千里長征。
二萬五千里，
　它從南方的五嶺，
　　向西繞一個大圈兒，
來到了陝北長城。

鐵都打成鋼了。
看一陣陣落花流水般的追兵。
從此，
它深入了農村，
怎樣秋收？
怎樣春耕？
盡量地吸收了切實而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
從艱苦中間獲得了充沛的生命。
靠天嗎？
靠人嗎？
不，
不，
自力更生。

五

八年抗日，

它從長期的艱苦中間壯大了。
　左一隊游擊，
右一隊游擊。
從黑龍江連接到了海南島，
　還從逐步的「土地改革」中間，團結了愛國的農民不少，
擴大武裝，
　加强組織。
蔣介石藐視它了
　前前後後，
　　多少戰場，
　　　「一面倒」，
　可恨又可笑；
美帝國主義毒忌它了，
　枉用了心機，
　　不打自招，

請讀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艾奇遜白皮書的報道。
到今朝，
它已經解放了中國整個大陸的男女和老小。
毛主席！
朱總司令！
偉大！
偉大！
是正確的方針指導，
是崇高的精神感召。

六

哪裏像軍隊！
學習，
操練，
運動和游戲，
批評和檢討，

一天又一天，
從早起到夜眠，
簡直是一羣學校青年。
它生活在樂園，
它操作在農田，
替老百姓服務，
什麼都心甘。
哪知道它善於作戰，
不用說了，
已經取得了全世界人民的稱贊，
哪知道它還善於團結，
團結了自己，
還團結了全國人民。
請看西北，
多少兄弟民族，

人民解放軍到了，
快快樂樂，
如手如足，
無拘無束。

七

永遠光榮的「八一」，
在一九二七年的今天，
它是誕生的第一個清晨。
從南昌的古城，
創造了中國的新生，
在這二十多年中間，
說不盡它的奇蹟，
寫不盡它的奇勳。
它簡直把五萬萬多人的大民族翻了身，
還鼓勵了東方許多被壓迫民族，

使得太平洋人民民主壁壘一新；
它將聯合各國人民力量，
來保衛世界的和平，
人類的安寧。
任何人對它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要求了麽！
儘讓你們提出更苛刻的批評。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

你將永遠做我們的導師

送中央人民政府輕工業部顧問蘇聯造紙專家謝爾久闊夫回國。

謝爾久闊夫！
我們這一羣人，都是科學的信徒，
下大決心爲人民服務。
你是專家，
是數一數二的專家，
這短短的一年零幾個月，

謝謝你：

從工作上，

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還毫不客氣地，

糾正些我們的錯誤。

這些，還是初步，

已經替我們打下了很好的一部分建設基礎。

二

人類的思想，

從那裏記錄下來，

傳播開來，

只有文字會表達得清清楚楚。

把文字寫在紙上，

够了麼？

不，

更有效地印刷在紙上，
書也好，報紙也好，
傳送到千里萬里之外，
保存到千秋萬古，
靠它把文化負責傳布。
謝爾久闊夫！
謝謝你，
指導我們該這樣那樣做，
費了你很多很大的心血和工夫。

三

木漿不用說了。
華南的竹子，
川西的蔗，
長城外的枳機草，
揚子江上的蘆葦。

對這些，
我相信你倒是最感興趣。
有標本，
有說，
有圖，
用了不少細膩的工夫。
地大物博的中國，
你想從紙的原料上開一條新路。
這些，
每一個地區，
都有你的足跡；
辛苦！辛苦！
每一個工廠，
每一個工人，
都認識你這位

數一數二的造紙專家——
謝爾久闊夫。

四

謝爾久闊夫！
我們共同的敵人，
它正不惜窮兵黷武，
自掘墳墓。
記得麼？
鴨綠江邊，
長白山前，
它還不是丟人地葬送了多少隊伍。
我們爲了繼續支援前綫，
惟有加緊生産來完成任務，
凡於國計民生有關，
都得負責供給。

而况紙，是軍民文化生活所必需。
　說來是輕工業，
責任倒不輕哩！
謝爾久闊夫！
　我和你，
代表着愛好和平的世界兩大民族——中，蘇。
謝爾久闊夫！
　你將永遠做我們的導師，
今天歸去了麽！
　　你身歸去了，
　　你心那忍得歸去。
　　我們歡送你，
　　敬你一杯，
「倒帝那！」（俄語「乾杯」。）
讓我向大家高呼。

西藏和平解放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

一

好！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
五萬萬以上男女，
是好姊妹，
是好弟兄。
過去和現在那些可恨的敵人，
國外也有，
國內也有；
陰狠狠地挑撥我們，
離間我們。
錦繡般的大陸，
大陸的西邊，
有山，

有湖，
有礦，
有林。
可愛的羔羊，
被欺騙了，
迷路了，
找不到母親。

二

母親來了，
又仁慈，
又威武，
是中國共產黨，
人民解放軍。
人民解放軍啊！
仁慈，

靠了它來保護我們；
威武，
靠了它來趕走敵人，
抵抗敵人。
人民解放軍啊！
不妄取人民一綫，
不妄取人民一針；
一面行軍，
一面築路，
築起路來，
大家可以行，
幫助了交通運輸的改進。
什麼東西，
隨你買，
隨你賣，

公平麽？
公平。
世界上有這樣好人，
同時世界上有那樣壞人。

三

錦繡般的大陸，
大陸的西邊，
長江啊！
黃河啊！
都從那裏發源。
西藏是全世界最大的高原。
有高高的喜馬拉雅山，
山之上，世界第一高峯，
珠穆朗瑪峯，
這是我們自定的峯名，

遠在一七一七年。
經過了一百三十五年，
倒說是給英國人額非爾士發見了的，
將「額非爾士」峯名向世界宣傳。
侵略者什麼東西都要侵略的，
在陰謀和暴力之下，
我西藏人民一時陷在痛苦的深淵。
雖然，
我們有覺悟的一天。

四

覺悟了，
西藏的土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環，
永遠地分不開；
西藏民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的成員。
是一家人，

　萬不該你猜我害，
　快快地，
一齊回到大家庭來！
來了，
　路過西康，
　親看到一大羣一大羣兄弟民族，
　　團結在漢族一起，
說不盡相親相愛。
感動了，
　覺悟了，
　　來到北京，
看到了「五一」勞動節六十萬人民大遊行示威，
　很榮幸地上了觀禮台，
　　高高的天安門，
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親臨之下，

二十八響禮砲聲中，
　湧現出一片紅海，
千萬人揚着國旗，
　多麽威武！
　　多麽莊嚴！
千萬人唱出國歌，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起來！
　　起來！」
覺悟了，
　起來了，
一齊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來！

五

　紅的五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將插遍西陲一角。
根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
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
區域自治的權利，
當然允許給西藏民族；
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各項改革，
中央不加强迫；
西藏現行政治制度，
不予變更；
達賴喇嘛固有地位及職權，
不予變更；
同時維持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
一方表示公平，
一方争取團結；
還積極地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逐步發展西藏的工商農牧，
　改善西藏人民生活，
　　痛苦者使之快樂；
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
同時還保護喇嘛寺廟，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習慣風俗。
這一切都實行的，
決不輕於一諾。
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
　由中央供給，
　只要求地方政府協助購運糧秣，
主要是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鞏固國防，
　逐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
但對鄰邦和平共處，

願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
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
這一份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簽字了，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簽字了，
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勤政殿極度莊嚴的一幕。

六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千千萬萬人歌聲多麽響亮！
在毛主席精誠感召下，
班禪一行，
達賴代表一行，
獻禮，
一前一後，
赴宴，

一左一右，

主席在中央。

班禪說了：

「只有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之下，

才能實現達賴和班禪的團結。」

達賴代表說了：

「爲了擁護毛主席，慶祝達賴和班禪團結而稱觴。」

幾十年來兩派糾紛，

將從此收場。

滿院的花香，

滿堂的燈光，

兄弟民族，

男女來賓，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服裝，

「錯瑪喜魯」（藏語「請用完」），
　乾杯，
爲的是西藏人民和平解放，
　中國大陸人民完全解放；
「錯瑪喜魯」，
　乾杯，
爲的是達賴和班禪言歸於好，精誠團結建設新西藏。
「錯瑪喜魯」，
　乾杯，
　　爲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的長久健康。

中國共產黨三十年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北京。

一

偉大！偉大！
　陽光普遍地照耀着百姓之家。

甜蜜蜜地，
暖和和地，
像一齊倒在母親之懷。
還堪回憶麽？
昨夜，
無情的風猛吹着，
雨猛打着，
可憐而又可愛的這民主的嫩芽。

二

真欣幸的，
什麽路綫，
什麽路綫，
中間有些，也許認爲這樣地幹是有效的貢獻。
失敗了，
失敗了，

倒積下了不少經驗，
到底真理給哲人發見。
真理是早給哲人發見的，
無奈一時還没有成熟的條件。
過去若干重要關頭，
到今朝都値得大大地紀念。
最値得紀念的，
是一九三五年遵義一場會議，
才在思想上在領導上得到了正確的基本的改變。
事情已經很急迫了，
欣幸！欣幸！
終於獲得一致的覺悟，
一致的擁護，
證明了真理普遍。

黨，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人，一年比一年加多，
力，一年比一年加强。
這些是自然的了。
難得的，是——
質，一年比一年加良。
這不是偶然的。
對大衆緊密聯繫，
對己自我批評，
這些武器，
會從人羣中放出萬丈光芒。
只有流水是不腐的，

事實已經證明，
　並不是誇張。
到今天，我識得了，當時延安一席談，
　我估計過低了；
我所得到的答覆，是正確的，
　「只有人人起來負責，
　　這好政府才會久長」。

四

很寶貴的發見，
　是民族統一戰綫，
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綫。
　工人階段領導問題明確了，
　　工農聯盟問題明確了，
　　　明確了，
使黨和革命更得到迅速的發展。

中間的一點，
民族資產階級，
是可以争取的，
只需有一定的條件，
不能認做敵人危險。
這些有他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了。」
請讀又深刻又通俗的哲學文章，
《實踐論》講得多麼確切明顯。
一切一切是天才的發見。

五

說不盡的磨折，
「中華人民共和國」，
用什麼鑄成的？
是千千萬萬人民英雄的血。

從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圍攻，
　大渡河的水，
　　草原的雪，
深深地印在上邊的是什麼？
二萬五千里長征脚跡。
　更經過了八年間一面和國內反動派鬥争，一面抗日，
　　一切的一切，
　記也記不清，
　寫也寫不完，
「即使你有五色生花的筆」。

六

「紅旗漫捲西風」，
　人們被叫醒了，
　　在長期沈睡中，
被鼓舞了，

環繞在它周圍的大大小小不同民族的革命運動。
它是强大無比的人民民主堡壘，
是精銳無比的人民革命先鋒。
抗美援朝，是它英勇地還擊了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
它之所以成功，
它把政治思想滲透在以工農爲主要成分的軍隊中。
它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偉大！
偉大！
世界每一個角落在歌頌着：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八日，離京途中。

小別

一

小別了，

一程又一程，
　我身易別，
　　我心難捨。
回頭看，
青白的雲花掩護着，
　長城之南，
　　西山之下，
一大羣男女戰友們，
左一單位，
　右一單位，
工作呀，
　學習呀，
從青年到老年，
　從年頭到年尾，
　　從清早到黑夜，

他們想把解放後的祖國重新建設一下。
事來了，
忙；
事完了，
耍。

二

一望無邊的綠化了的平原，
初升的太陽照耀着的農村，
翻了身的農民，
勞動者，
快活着，
房屋、
衣服、
農具，
有的新，

有的半新，
蓬蓬勃勃地充滿着活的氣氛。
火車開出農村了，
站員們，
　小販們，
立正，
有禮貌的農民們，
一齊立正。
呀！
　怎麽當得了呢！
　正應該讓我向他們致敬。

三

我念崔可均，
　把美髯裝點他的青春，
我念張青葉，

崔可均、張青葉、孔昭從都是中央輕工業部工作同志。

抗美援朝，
她受傷了，
但願傳聞非真；
我念孔昭從*；
他算學的根基，
得到了大算學家的好評。
我還念宋春化*；
他是早期的勞動模範，
獻出了新的發明。
數也數不清，
他們都想做出新中國青年的典型，
都將創造那光明燦爛的未來生活過程，
同志們！

---

* 勞動模範宋春化，一九五〇年國營天津紙廠改造製紙機成功者。

真理只有一個，
　咱們都是一家人。

四

偉大的祖國，
　河山多麽美麗呀！
　一片天然的錦繡，
物資多麽豐富呀！
　民族又多麽優秀！
在中國共産黨組織領導下，
　站起來了，
扭斷了重重疊疊地幾千年來封建和官僚、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的鎖杻，
再把刀鋒小試，
　使鴨綠江邊的驕兵望風潰走，
　　侵略者的內心發抖；
對內，爲了發展生産，還在和水、和蟲、和天然搏鬥，

這些，
都是保衛國家和世界和平必要的步驟。
起來！
起來！
一齊動員起來！
我將貢獻一切所有，
祖國需要我的時候。

新旅大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大連。

一九五一年夏秋之交，寓大連休養了一個半月。二十年前，亦曾三度來游，那時正日寇佔領着。今天的旅大，是人民中國的旅大了。

一　勞動公園*

勞動創造了整個世界，

---

* 大連勞動公園，原名中央公園，已毀。一九四九年全市工人、學生、職員、工商從業員等，在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義務勞動號召之下，合力修治完成，作爲解放後的新紀念。

勞動創造了這個公園。
　一片地，
　　一條路，
　　　一道牆，
工人們，
　學生們，
　　……………
　　　靠他們的力，
把舊的新起來，廢的建起來，
　布置得多麼莊嚴！
沒有花一錢，
直立高空的亮晶晶的「五一」塔，
　反射出萬丈光芒，
　　掀動了全市人民的眼簾。
有五色水雲環繞着露天舞場，

有一萬人圍坐的露天講壇。
　座談池裏座談。
座談些什麼？
抗美援朝，
　把美帝驕兵，
　　打得落花流水，
　在鴨綠江那邊。

二　小平島漁村*

太平洋的西偏，
　遼東半島的尖端，
　渤海灣的左邊，
　什麼軍港，商港！
　星星漁火，
　從荒寂到繁榮，

* 小平島漁村在大連西郊三十里。

不過百年。*
到今朝，
三三兩兩大大小小的漁村還散布着，
在山邊，
在海邊。
小平島是中間的一環。
我去訪漁民漫談：
我看到幾十百個男女兒童，
都念了書了。
「學校就在那邊，
我們上學總不要錢」；
「自己的漁網，
自己的漁船，
自己打來的魚，

---

* 大連灣百年前只有一漁村，名青泥窪。

交給自己的合作社，自由出賣，
政府還貸給資金，
許我們陸續清還」；
「爲了解放舟山，
我們是集體受過訓的；
我是四等功臣啊！
蔣介石兵太不行了，
遠遠裏望着，
一開火便不見」（孔姓漁民說）；
「嘿！
不要說了，
小鼻子們（老百姓稱日本人），
活該的，
他們親戚的親戚都餵飽了。

累得我們老是啃那吞不下去的橡子麪。*

哈！哈！

我們有今天」，

海波照着一大羣漁民笑容滿面。

三　港灣碼頭工人

海波都在起舞了，

我們還不認清主人翁的身分！

潮汛挾着暴風雨突然湧來了，

半夜裏大家自動地向糧庫集中搶運。

過去十二小時是一工，

今減爲八小時了，

但，三月份平均每工運貨八噸的，

---

* 橡子麪是以滿山野生的橡栗等果實磨製的，性劣，食之腹瀉，味又辣，很難下咽。日寇每年將地方所產好糧掠去自食，而將此物強迫配給人民，此物是已處死刑的漢奸張本政創制而獻給日寇的。

七月份突飛地平均超過了十二噸。●
出自己的力，
運自己的貨，
多麽興奮！
工作啊！
學習啊！
配合起來，
多麽好的機會，
還不上勁！
抽得一些些空閒，
一小組，
一小組，
貨堆上邊，

● 大連港灣裝卸效率是直綫上升的。過去每人每日十二小時，今減爲八小時了，今年三月份每人每日提高到平均八噸四百公斤，七月份突然提高到平均十二噸四百公斤。

頭碰頭地，
展開了學習課本。*

四　秋林公司

怎麼許多蘇聯的貨不見了呢？
秋林公司，
東西好，
價又平。
正爲了這點，
怕阻礙了新中國國貨的銷行，
除掉自己還不能製造。
必要時，
蘇聯也樂於補充，
但絶對不是競争。
連蘇聯駐軍，

* 運貨工人工作餘閒，在貨堆上展開課本，小組學習，我所親見的。

也用新中國國貨了，
必要時，
才運自己的東西來供應。
咱們不像資本主義國家，
老是搞那套生意經，
咱們是相愛相讓相扶助的好弟兄。*
老大哥！**
還義務勞動，
來幫助我們農忙的鄉村。

五　白玉山、萬忠墓

高高的白玉山，
從那裏飛來的塔！

* 現在的秋林公司是蘇聯公營的，但和中國民營商業一樣地向中國政府納稅，原賣蘇聯貨，今絕大部分改賣中國貨，蘇聯駐軍連紙煙都用中國的，不够時，才運蘇聯煙來補充。
** 老百姓呼日本人爲「小鼻子」，帝俄時，呼俄人爲「大鼻子」，今則稱蘇聯人爲「蘇聯同志」，一般很自然地稱「老大哥」。

原來是日寇打敗了帝俄，
　表揚它的戰績。*
呸！
　什麽「表忠塔」，
　　可恥，
　剷平它，
　　有什麽可惜！
一會兒望見東麓萬忠墓，**
　使人憤怒，
　　使人感泣。
遠在甲午之戰的前夕，
　狠絶！

---

*日俄戰後，日寇於一九〇七年就旅順白玉山建塔，以紀念日寇戰功，名表忠塔。

**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戰，日寇陷旅順，大屠殺三晝夜，市民男女老小被殺者無法計數，僅埋在白玉山東麓者，已達一萬八千多人。此埋屍處，解放以後，標志爲萬忠墓。

慘絶！
一萬八千多義民的屍骨。
我向全市人民建議：
把這塔題名萬忠塔。
建一座碑，
前前後後事蹟一齊寫出，
舉行一個盛大的題名儀式。
「萬忠塔」！
「萬忠塔」！
國恥從此洗雪，
永遠紀念着當時旅順人民爲國犧牲的壯烈。
六
是新的旅大，
是人民的旅大，
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旅大。

三十萬日僑遣歸了，
一個個工廠多謝蘇軍完整地交我們接管。
街頭和村裏，
沒有見到一個二流子在偷懶，
偉大的潛在的生產力在發掘，在進展。
可是，可是，
一面建設，
一面還得戒備，
張牙舞爪的敵人正在門外，
什麽不凍的港灣，
什麽歐亞兩洲海陸交通的要塞，
就爲了這些，
五十年來塗上了一重又一重數不清的鮮紅血債。
到今朝，
一切過去了，

留下來的，
凝結着的，
是中蘇兩國人民無盡的友愛。
友愛！
空前的友愛！
還得深一層想，
遠一步看，
看我鄰邦在東邊。
東邊是誰？
是從日帝、美帝前後幾十年刀鋒下，砲火下，過去這樣地，現在還是這樣地千錘百鍊中的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朝鮮。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

贈蘇聯愛倫堡、智利聶魯達兩詩人

我愛山，但嫌它太高，

我愛海，但愁它太闊，
把相親相愛的人類，
　無情地一羣一羣的隔絕。
我多謝飛機，
　多謝舟和車，
把人類間的友愛裝載起來，
　從那壁運送到這壁。
呀！
　我錯了，
　　哪有真的友愛，
　還須借飛機，借舟和車來裝載！
同志們還沒見麽！
　世界上兩件東西，
　　它們沒有相接，便會相吸，
　　是什麽？磁和鐵。

人類間最高的友愛，只有借磁和鐵來顯出他們親熱。

二

世界上最天真的，
只有詩人。
從古到今的詩人，
沒一個不善於笑，
善於哭，
他唱出詩來，
自然地也會引人笑，
惹人哭。
這些笑，
從來不會是假笑，
哭，從來不會是裝哭。
一般是真性情在驅使，不受任何方面的拘束。
同志們！

要聽詩人的哭聲和笑聲，
只須從秋天聽取號寒的蟲鳴，
　從風和日暖的春天聽取樹頭的鳥鳴。
詩人自然愛好和平，
　可是，
　　在凶狠殘暴的敵人面前，
詩人還會怒，
　哪裏寫出詩人天真的怒？
只有從不平的山澗裏直瀉着狂吼着的瀑布。
　只有詩人發出天真的怒，
展開他精鋭無比的詞鋒，
　能使全世界敵人們一齊恐怖。

　三

飛機呀！
　舟和車呀！

我到底喜愛你們，
你們會仁慈地載送我們衝破那陸海空大氣的沉悶。
尤喜愛的，
你們會裝載了詩人們在空闊的大宇中間，
讓他們盡量地吸取美麗而新鮮的詩料，
唱出詩來，給大地的人們廣泛地傾聽。
這是最天真的詩人之聲。
可是，
飛機呀！舟和車呀！
你們真不幸！不幸！
世界還有不少傻子們，
自己不好好地求生，
偏利用你們，
做殺人的工具，
來發揮它們凶狠殘暴的好戰的本性，

結果，走上了自殺的途徑。

同志們！

必須認得：

世界上最天真的最可愛的是詩人之聲，

世界上最虛假的最聽不得的是什麽？

是「美國之音」（美帝國主義廣播一般稱「美國之音」）。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北京。

呼家樓

北京東郊農村訪談。

一

「你們多好！」

「先生！屋裏邊坐下！」

剥！剥！

剥掉了外葉的菜，

雪白的一把一把，

「幹麽？」

「擺在外邊兒出賣。」

「有捐麼？稅麼？」

「先生！

什麼沒有的囉！」

「兒子呢？」

「那邊兒打磨。」

二

「好青年！

你多大了？」

「十四歲了，

先生！」

「你磨的糧，

自己喫呢？

賣呢？」

「先生！

喫，喫的是一家門。」

「一家門多大？」

「只是我和爹媽三個子，

沒別人。」

「這是什麼呢？」

我指着場邊大窟窿發問。

「天快要大冷了。

先生！

這是菜窖。

把菜埋藏在裏邊，

蓋一些稻草，

隔多少天，

也不會變掉。」

三

「菜園子，

今年年成還好麼？」
「乾些，
天没雨好久，
菜反而可口。」
「怕的是蟲麼？」
「不，
人民政府是好的，
區公所有藥水了，
什麼蟲都不愁。」
爺兒兩口，
讓你磨包穀，
讓我打菜頭，
很悠閒地一大羣的雞，
一頭胖胖的狗。
「再見了！」

「再見！」
走出了村門，
回頭看，
三大字，
「呼家樓。」

夢裏的母親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

童年失母，無夜不夢，漸長，漸老，漸疏。昨夜七十四齡的兒子，忽然投到他訣別了六十一年的母親懷裏來了。

一

鮮紅的太陽，
照耀着高樓的紗窗，
娘呀！
你怎麽一點兒没有老！
你還是這樣梳妝，

你還是這套衣裳，
娘呀！
　怎麼好久不見你了呢？
我愛你，
　我想你，
　　好苦也，
今天面對面地坐在你膝上。
　我，永遠是你的兒，
　　你，永遠是我的娘。
太陽永遠是人間的太陽。

二

娘呀！
　我坐你膝上，
你教我識字；
　教我寫字，

我現在會寫了。
娘呀！
　寫給你看，
中國翻身了，
　中國的老百姓，
　　喫盡了千辛萬苦，
終於得到解放。
靠什麼呢？
一巨人掌握着的是真理，
千萬人獻出來的是鮮血。
　千萬人中間的一個，
是你的孫兒，
　這一滴血，
是你傳給他的血。
娘呀！

也就是你捐獻給國家的血。

三

娘呀！
　你應該興奮了。
我替你抹去臨終時的慘容。
　我要求你笑，
娘呀！
　我要求你勿去，
我跟着你，
　我永遠跟着你。
娘笑呀！
　阿呀！
娘的面容在變。
　變了，變了，
娘呀！

你是誰？
你是象徵麽？
象徵什麽？
象徵世界人類嗎？
我愛你，
我從你膝上倒向你的懷裏。
嗜！
哪裏來的曉鐘？
嗜！嗜！

大家貢獻出我之所有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北京。

中蘇訂約兩周年，中央人民政府輕工業部的領導幹部在龔飲冰副部長家公宴蘇聯專家。席上，新發明稻草半料紙漿專家威烈基金獻所作詩，並朗讀楊珉華同志譯我去年所作詩——《夢裏的母親》，我就寫這首詩來答謝專家們美意。並譯寄蘇聯謝爾久闊夫專家。

一

我常這樣想着：

什麼都不是我有，
我什麼都没有，
若說有，
只有父母傳給我的堅強而熟練的體力和腦力，
使用了七十五年，
這架老機器還没有生銹。
爲了祖國，
爲了人民，
我早下決心了。
決心貢獻出這一些些我之所有，
我祖國，
我人民，
正在需要我的時候。

二

是佳賓，

是好友，
　咱們手握着手。
　　光是咱們麽？
　　中蘇兩大國聯盟了，
八萬萬人民一齊站起來手握着手，
嚇得帝國主義者們發抖。
　「抗美援朝」展開了，
看美帝在鴨綠江東丢醜，
　到今朝，
戰，不行了，
和，又怕羞。
就玩弄它最後最毒辣的手段，
　有組織地有計劃地向我陣地和後方，
用飛機大量地散播那種種毒菌、種種毒蟲，
　這顯然還是初步試行它屠殺全人類的萬惡陰謀。

起來！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起來！
一齊爲了打敗這滅絕人性的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奮鬥。

三

同志們！
專家們！
是好友，
是佳賓，
我們要努力「三反」、努力增產來支援朝鮮戰爭。
紙是文化傳布的利器，
本身也是文化的結晶。
中國一千八百年前，
用破布用魚網很粗糙地發明。
進步了，大大地進步了，
我們只把黃金比稻粒，

沒料到稻草也是黃金。
　從稻田裏到車間裏，
專家威烈基金！
　到處滿滿地散播着你的偉大的服務精神。
　　依靠你的發明，
　　　生產時間特別快，
　　製成的品質特別精。
還得謝謝專家羅金諾娃，
　親身下廠去試製，
你是新發明的有力的第一證明人。

四

我兩度去過北滿，
　曾經用詩用文描寫過北滿風光。
但沒有登過牙克石豐富而美麗的高岡。
　多謝！多謝！

維特曼（造紙專家）組長、
　專家布利好特（森林專家），
專家別羅夫（建築專家），
　專家日特果夫（機械專家），
還有維諾哥拉多夫（供水專家）副組長，
他們每一個獻出所有專長，
　他們每一個姓名，
將在新中國工業建設史上飄香。
　我常想念着，
專家謝爾久閣夫，
　幾時再度來到東方？

五

銀行行長的家庭多好（龔飲冰副部長兼中國銀行行長）！
專家威列基金！
　你的詩我讀過了。

讓我在席上開出一張支票，
今夜的談話，是很好很好的詩料，
我將寫出詩來，
作爲向專家們薄薄地和紙一般的酬報，
一會兒支票兌現了，
酒杯裏蒸發出的詩情不少。
借了它，祝頌專家們國內國外一路平安，
祝頌威列基金夫人傷肢快快地健好。

六

誰像太陽，
散給我們温暖和陽光？
誰像母親，
傳給我們强壯和聰明？
誰呢，使全中國人民從被剥削、被壓迫下翻身？
毛澤東，

誰呢，領導全世界人民一步步走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樂園？
斯大林。
專家們！
同志們！
在兩大偉人領導下，
咱們全心全意地一齊把我之所有貢獻給人民。

新中國成立三周年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一

新中國成立了三周年，
我和農民們談天：
「好了，
每一個農家，有的是田，」
「也不愁吃，也不愁穿。」
工人們，

有文化宮，
　有俱樂部，
有療養院。
大家高高興興地，
生產！
　生產！
　　努力生產！
　推廣了不少先進經驗。
新中國建設開始了，
　政治的建設，
鞏固了人民民主政權，
　經濟的建設，
要社會主義工業化完成，
　還得努力十年、十五年。

二

三年的時間不算長，
　人民解放軍，
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
　把中國整個大陸完完全全地解放，
　　一直解放到西藏。
多少不同的民族，
　生活在温暖的大家庭中間，
　　和弟兄一樣；
人民解放軍，
　不居功，不逞强，
但願做世界和平大廈的棟樑。
　首先保衛着亞洲，
　　保衛着太平洋，
堂堂正正和平會議的召開，多麽輝煌！
中蘇兩大國間同盟互助是不可分的了，

誰是我的友？
　誰是我的敵？
我的友要「援」、
　我的敵要「抗」。
新中國人民的眼光多麼雪亮！
　一條條街巷，
一隊隊兒童在高聲唱：
　「雄赳赳！
　　氣昂昂！
　跨過鴨緑江。」

　　　三

都在這三年當中：
　物價穩定了，
　　財政穩定了，
首先是三大運動成功；

接着「三反」「五反」運動，
掃蕩了千百年來社會的惡風；
發病率、死亡率開始降低了，
爲的是展開了愛國衛生運動；
七十五天「荆江分洪」，
「天蘭」、「成渝」，*
短短的期間，
路路皆通。
靠的是什麼？
羣衆。

四

新中國，
三年了，
這三年中間，

* 「天蘭」是指從天水到蘭州的天蘭鐵路，「成渝」是指從成都到重慶的成渝鐵路。

最偉大是思想改造。
教育工作者們！
　文藝工作者們！
一般工作者們！
　各部門，
各階層，
　有的正在變換着——
有的已經變換了——
　他們的舊的頭腦。
私營工商業家，
　必須注意到國家的利益，
　　工人的利益。
光是打算自身利益，
　這個算盤太小。
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
自私自利，
這些都是腐朽的一套。
高度的愛國主義，
結合了國際主義，更好，
爲的是國家，
爲的是人民，
是一切一切總的指標。
人民政協規定下來的共同綱領六十條，
是總的號召。
思想改造了，
會表現出行爲的改造，
一齊趨向着社會主義光明大道。

偉大的中蘇友好和中國長春鐵路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杭州。

一

再没有更偉大的友好，
　像蘇聯幫助我中國，
　　首先幫我趕掉那企圖吞併我們的日本强盜，
然後真誠地正確地帶領我們一齊走上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光明大道。

二

再没有更兇惡的日本强盜，
　佔領我東北錦繡般的河山，
屠殺我東北成千成萬善良忠實的人民，
　這中間被屠殺的愛國男女青年更不知多多少少！
噴天的血，
　染紅了遍地的青草，
從一八九四年，

到一九四五年，
一切一切，
够慘了。
三
一九四五年八月，
驚天動地、排山倒海的兵威，
一口氣地把關東軍趕掉。
偉大！偉大！
偉大的蘇聯！
靠了它，
讓我全東北愛國人民，
一齊重返祖國的懷抱。
偉大的蘇聯！
幫助我們够了！
還不算，

看到新中國的百孔千瘡，
　礦山呀！
　　工廠呀！
　一切生産機關，
　　文化機關呀！
　在没有移交以前，
破壞了的，修理得好好，
殘缺了的，補充得好好；
更難得是熟練的工人和幹部，我們是不够的，
完完全全地教練成了整套；
然後一齊還給主人，
　不短少一絲一毫。
這些中間特别表示偉大真誠的友好，
就是經過共同管理而正式移交的北從滿洲里南到大連那麽長的中國長春鐵路一條。

四

長白山的峯高高！
渤海灣的浪滔滔！
這北從滿洲里南到大連的中國長春鐵路，
是歐洲大陸和太平洋間唯一的交通要道；
是東西兩半球間文化交流物質交流的大橋；
是結合中蘇兩國八萬萬人民力量來保衛東亞和平進而保衛全世界和平的指標；
是愛好和平的歐洲、亞洲和環繞着太平洋各國人民精神團結往來的介紹；
是全人類聯繫並發展有生力量的和平幸福根苗，
我將告慰我東北五十年來爲祖國而抗敵犧牲的地下同胞。

五

偉大的中蘇友好，
偉大的中國長春鐵路，
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紀念館，
到今朝，
開幕了，

中蘇兩國人民友好萬歲！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萬歲！
全世界人民的導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領導者、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大元帥萬歲！

紅領巾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杭州。

贈給紅領巾的小朋友們。黃炎培、姚維鈞合作。

一

紅領巾！
　光榮的紅領巾！
紅呀！
　紅到了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中間有的是什麽？
紅得像火一樣熱的愛情。
　愛呀！

愛呀！

愛咱們的祖國；

愛呀！

愛呀！

愛咱們祖國的人民；

愛呀！

愛呀！

愛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

二

紅領巾！

光榮的紅領巾！

紅的世界，

紅的中國，

產生了紅的英雄。

小英雄！

紅的小英雄！
要學習，
要勞動。
紅的小英雄，
志氣一天一天在飛揚，
身體一天一天在堅强，
偉大的中國，
偉大的世界，
一切呀！
一切，
在咱們身上。

三

紅領巾！
光榮的紅領巾！
紅呀！

像早起的太陽一樣。
象徵着小英雄們，
　　向上！
　向上！
太陽呀！
向上！
太陽，
　又有熱，
　又有光。
小英雄們！
　咱們的光，
要消滅全世界的黑暗，
　咱們的熱，
偉大的今朝。
　雄赳赳，

氣昂昂，
　跨過鴨綠江。

鮮紅的朝陽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北戴河。

從渤海灣邊寄給中國人民赴朝慰問文藝工作團第一歌舞隊唐尊文同志，請他傳達給朝鮮人民軍、中國人民志願軍並向他們致崇高的敬禮。

一

鮮紅的朝陽，
　出浴在碧綠的海上，
　　海和天結成一色。
那邊是「抗美援朝」的戰場，
　中朝兩國戰鬥英雄們在殺敵。
到今朝李承晚集團還在叫囂「武力統一朝鮮」，
　說明了三年前是誰發動侵略。
美帝！永遠地記着，

鴨綠江邊，落花流水的一幕。
到今朝，困住了，
冒進，不敢；
脫身，又不得。

二

三年了，
產生了幾百千萬有名無名的戰鬥英雄。
黃繼光，
張積慧，
邱少雲，
解秀梅，
…………
數也數不清。
羅盛教，
爲了救人而自我犧牲。

崇拜英雄的小朋友們，
　把一連串姓名報告得分明。
這些戰鬥英雄們，
　爲的是什麽？
爲的是争取祖國安全和獨立；
　爲的是保衛世界和平。
是争取和平，
　但也不怕戰争，
毛主席早這樣指示我們。

三

慰問！
　慰問！
和「最可愛的人」們，
　一塊兒唱歌，
　　一塊兒跳舞，

多麼起勁！
仰仗隊員們，
口頭傳達；
祖國千千萬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
誰都願意向「最可愛的人」們慰問！
把千山萬山的森林，
一齊變成了筆，
也寫不了他們心頭的愛，
和心頭的敬。
祝你們早早勝利歸來，
把勇敢而忠誠的戰鬥精神，
從建設工作上發揮起來，
不管是文教，
不管是財經。
「最可愛的人」呀！

戰鬥靠你們，
新國家五年計劃的完成還將靠你們（當然老的小的一齊努力）。
這小小的詩歌，
當做送給「最可愛的人」一封短訊。

黄炎培 姚維鈞 當當 丁丁 方方 岡岡

馬克思頌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北京。

讀了《資本論》第一卷，温讀了《共産黨宣言》，寫這首詩來紀念。

一

倫敦市，
市中心的西偏，
學校區，
來來往往的是青年，
中古式的大廈，
多麼莊嚴！

是圖書館，
是博物院圖書館，
題什麼名？
不列顛（全名是「不列顛博物院圖書館」）。
進了門，
首先取得了領書簽，
一人，黑臉，美髯，
埋着頭在翻檢，
在抄寫，
不斷地在書堆裏鑽研。
這樣，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十年，還不止十年，
踏的地爲他而凹，

　坐的席爲他而穿，
是在十九世紀——
　五十、六十年代之間。

　二

好繁榮的工廠，
　渾濁的空氣，
　　轟隆轟隆的聲響，
上工，
　放工，
一大羣放，
　又一大羣上，
怎麽？
　十歲童工也有，
六歲的也有，
連四歲的都叫他們站在做工椅上，

不滿十小時不放，
這般小的孩子們，
哪裏撑得住呢？
太不人道了！
太不人道了！
天天竟把鴉片來餵，
餵成小猴子一樣，
簡直不讓他們成長。
荒唐！
說不盡的荒唐！
旁人在憤怒、在頓足，
老闆們在狂歡、在鼓掌。
人，黑臉，美髯，
看得明明白白了，
一齊寫在他的書上。

三

到底是一現的曇花，
　一會兒繁榮，
　　一會凋謝，
總跳不出週期性的變化，
　爲的是什麼？
它們都是靠剥削剩餘勞動來起家，
　只知有我，
　　不許有你，
　更那許有他！
一會兒，
　他們感到危機！
　　大危機！
問題在無法使市場更多更大，
　儘管飛揚着殖民大旗，

儘管奔馳着帝國的砲車，
無奈市場和生產力間的矛盾，
前者數學級數的增加，
無法配合後者幾何級數的增加，
噹！
喪鐘在響，
噹！噹！
是那家？
資本家。（二、三資料都出《資本論》第一卷。）

四

生產工具必須國有，
必須消滅私有財產，
第一聲這樣高喊，
請讀《共產黨宣言》，
「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

　無產者失却的只是鎖鍊。」
「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還不够理想麼！
這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條件。
　第一步是：
「各盡所能，
　按勞取酬。」
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特點。
　先後給天才者發見了，
　　從莫斯科到北京，
從二十世紀一十年代——
　到四十、五十年代，
又出現了新民主主義，
　由此而來的，

民族統一戰綫,
人民民主統一戰綫,
眞理都在眼前,
是誰發見最先?
讓千千萬萬人,
千千萬萬家,
信仰他,
紀念他,
敬禮他,
人人心裏頭,
家家壁上頭,
一人,黑臉,美髯。

作者自注:馬克思臉黑,家人朋友呼他爲黑人,見我所讀《馬克思傳》四十二頁,美髯見遺像。

寫在《紅桑》的後面

有人問我：「你寫了這些自稱解放體的詩，自己認爲滿意了沒有？」答：我並沒有滿意。我曾經有這樣一封信寫給我在南京的朋友嚴覺之先生論寫解放體詩的：

「我們改寫解放體詩，不是好新，更沒有厭舊，只感到舊詩太脫離羣衆了，寫出來很少有人懂得，連受過教育的都不一定懂。我在《苞桑集》自序中曾提過這些意見。可是，寫大衆能讀的詩說起條件來，千難萬難。第一要問：寫給那些人看？農民呢？工人呢？婦女呢？……有些詩的內容，首先沒有能配合得上他們的語言。儘管用了『的、了、麽、呢』，還是不中用。是內容、思路、想法、語彙、字眼，我們和他們完全不對徑。——有些他們也各用各的。——我們儘管東跳西跳，很不容易跳出文人雅士羣。有的還跳不出古典圈、對偶圈。結果只有讓作者自拉自唱、自吟自賞，這一羣人越來越少了，到絶跡的時候，這一種詩也會絶跡。當然寫得好的，後來人也不會丟掉它的。

但我絶對不是悲觀，倒相反地認爲這是進步。

我報告一兩件事：中央輕工業部有一位處長原是模範廠長。他喜歡寫小說，特地辭掉

職位，去和工人羣衆相處，專門學習他們的語言，了解他們的思想，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寫成一本小說，工人羣衆歡迎了；又有一位女作家，專寫小說，想寫給農民看，還覺得不對徑，去杭州西湖的西邊，深入農村，和農民共同生活，快有一年了。大概不久可有一部農民認爲滿意的小說出世。

現時，放在面前，有這樣一個問題：工農大衆，受了新的教育，識了字了，熱切地要求讀物，尤其是文藝作品；從教育方面說，也應該好好地供應他們。所以，上邊這些作家用這種苦功，是很有價值的。

要用這些苦功，像我現在是說不上的了。但不管怎樣，這種工作，總是值得努力。到底這是一條適合大衆要求的新路。我是誠意地願接受維鈞前後一貫地對我的鼓勵。

可是話要說回來，舊詩要是做得好，也着實够味兒。『不薄今人愛古人』，我認爲杜子美的說法是有理的。」

問：那末就你所看到的詩，你認爲標準的有没有？我答：我腦海裏經常保留着幾首詩，我隨便寫出來讓大家看：

我將永久地被人喜愛，

我用詩來喚醒善良的情感。
在殘酷的時代裏，我讚頌自由，
將號召那對於失足者的同情呼喚。

——普希金

這一類應認爲是最高級的詩了。譯者誰，我忘了。

在今天我個人所了解的是：詩除掉上邊所說幾種條件以外，還必須用活生生的材料，火刺刺的情感，赤裸裸地自由自在地揮寫出來，才能够喚起人們大大地感動。下一首詩，我認爲用的是活生生的材料，而自由自在地揮寫出來的：

布達佩斯　馮至

一九五〇年的初春，
我在這裏住過十天。
住在馬爾基特島上，
散步在多瑙河邊。
匈牙利的朋友一再地，
和我談起當年的苦難，
德國的法西斯匪徒，
怎樣盤據着河的兩岸。

許多建築被燒燬，　所有橋樑都被炸斷，
每個布達佩斯的市民，　都有一段痛苦的經驗。
一九五二年的冬天，　我在這裏住了一夜，
美麗的馬爾基特島，　和從前一樣地親切。
匈牙利朋友的談話，　却有了很大的改變，
只述說兩年半的建設，　再不提當年的苦難。
多瑙河上建築了新橋，　多瑙河下正開鑿隧道，
將來的地下車站，　要像莫斯科那樣美好。
建設使新的奇蹟，　一件件在面前出現，
它把七年前苦難，　好像推到七十年前。

我個人正望着這條道路上努力。當然一時不容易走得好，我的方向確是指着這邊的。

我願意把下邊我所寫的兩首没有定稿的拿來向讀者請教。

懷仁堂觀波蘭人民共和國瑪佐夫舍歌舞團演出　一九五三年五月九日，北京。

一

二十世紀的頭幾年，
　我在學校裏，書還沒有念完，
呀！波蘭給人家瓜分了，
「波蘭」！「被瓜分了的波蘭」！
激起了中國一羣一羣愛國青年們的發狂和辛酸。

二

世界不斷地動盪，
　人們在用血和肉來争取解放。
一幕一幕過去了像黑夜，
　光明上升起來像太陽。

三

快快地過了五十年，
　波蘭的男女青年，
　　這樣的活躍！

這樣的快樂！

他們的國家已有資格被提名做朝鮮戰爭的中立國。

四

曾經紅着眼圈兒

用淌熱的淚水哀弔那過去的波蘭，

像你這老年，

那得不展開着笑臉用高度的興奮來歡迎今天活生生的波蘭人民共和國的歌舞團！

一九五二年除夕，杭州。

謝荇絢姨姊手製棉鞋從北京寄贈我杭州病中

（這詩料雖是家庭瑣事，但自覺一片真情被揮寫出來了。）

一

下雪的西湖，

正發見「落凌」（水滴成冰條，稱「落凌」）的時候

接受了醫生的要求，

經常地沿着漫長的湖堤，走！走！

脚底一陣陣寒流，

難受！難受！

二

從那裏帶來的温暖，
真正是「雪中送炭」。
頓然地從脚心直暖到脚背，
旁人說：這叫做「粉底朝靴」，
我笑了：
「呸！封建。」
踱幾步，
自家看。

三

一雙鞋算什麼呢！
姊呀！姊，
你幫助我們多着哩！
飛機下來的小丁丁（第二孩），

一送、送到你懷裏；

隔幾時，

小方方（第三孩）又送給你；

再隔幾時，

小岡岡（第四孩）又送給你，

你是無私的爲我們服務。

爲我們麽？不。

有了你，

我和「維」才能多多少少地替人民辦事。

八年抗戰勝利歸來，

那時候，

我真有些「搭搭底」（上海土話，貧乏極的形容詞）。

什麽都没有了，

多承你一件件給我，

也不顧你自己。

紅桑　寫在《紅桑》的後面

姊呀！姊，
　還記得麼？
連你自己的衣，
　通過了維的手，
　　穿上我身了。
這些事如何能忘記！

四

人在湖邊，
　月在天邊。
姊呀！姊，
　我們和月兒一樣，
　　都是再度團圓。
可是，
　不平的社會，
男子們，

今天斷絃，
　明天續絃；
女子呢，
　姊呀！姊，
　　不經過解放，
你那會有今天！
到今天，
已經被吃人的禮教壓迫了二十五年。
到今天，
　大家踏上了光明大道。
姊呀！姊，
　你也已經跳出了黑暗世界。
大家全心全意地做國家工作人員。
　我們很快地回來了，
西湖的白堤，

打擾了。
　再見！再見！
北海的白塔，
　久別了，
　　恭賀新年。
歡送了一九五二年，
　歡迎了一九五三年。
看到了鞋的雙雙，
　想到了人的雙雙，
月在天邊，
　人在身邊，
秀在你身邊，
　維在我身邊。
我願在這裏複說一遍：今天的我，很願意充分接受明天的我的批判；當然，尤其歡迎讀

者們的批判。

苞桑集以後詩选

《苞桑集》詩，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爲止。以後所有作品，還有不少是《苞桑集》這一類舊詩。直到解放，這一時期所寫，大都先後發表於《國訊》、《展望》兩刊物。兩刊物之終於被迫停刊，我詩或與有力焉。解放以來，這一類詩寫得很少，最近由減産而幾於停産，《苞桑》癈而《紅桑》興。取《苞桑集》以後所有這一類詩，經過維鈞和我推敲去取，得三十一題，八十七首，荇絢同志爲我重抄，附《紅桑》之後。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黃炎培

十年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上海。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離滬，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才歸。

勞勞邛海更巴山，跨劫人歸老轉頑。一别夢懸生死外，十年家墮有無間。風塵自檢衣緇未，雞犬都驚鬢雪還。剪取緑淞方强笑。村雲捧出血花殷。（「檢」原稿「問」，維鈞易。）

吾心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上海。

老叩吾心矩或違，十年回首祇無衣。立身不管人推挽，鑠口寧愁衆是非。淵静被毆魚忍逝，巢空猶戀燕知歸。誰仁誰暴終須問，那許西山託采薇！

憶菁園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上海。

對日抗戰期間，借住重慶巴蜀學校之菁園危樓四年。

不堪出峽後，昔昔夢菁園。有月與歌哭，惟山爲曉昏。破書獨客醉，危埡一樓尊。歸亦無家耳，椎心處處猿。

雞鳴壺十二韻得雞字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上海。

壺瓷質，六角形，高半尺許，上圍較廣，無柄及嘴，封其上口，頂左圓穴一，徑半寸許，有欄，右伏一雞。壺身全白，獨雞冠紅。雞身下小穴一，壺腹内有壁，左右平分，近底有穴相通，置酒或水於其中，持而摇之，雞鳴聲大作。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勝利之月，章君繼南特製以贈，上題「雞鳴勸酒」，章君别後未知其所在，忽忽一年，寫之以詩。此是試帖體裁，童年應試，必須習此。五十年來未曾涉筆。戲存一格。

凱唱東歸客，曾無長物携。解裝方話舊，合座忽聞雞。六角層釉潔，全身半尺低。碧醽堪淺注，赤羽儼高棲。小大巔留穴，均平腹築隄。凌空試輕擲，報曉便長啼。起舞宵張幕，將翶旦警閨。杯盤嫌寂寂，風雨慰淒淒。疑有幽靈伏，能令聽覺迷。信知禽有德，何惜醉如泥。厚餽思巴蜀，精工壓泰西。繼南章氏贈，雙款謝親題。

題秦翰才滿洲僞國官印集存卷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

古來王冕真尤物，一代龍興枯萬骨。運盡六宫飛血花，世世願無生帝家。白山黑水艷天府，人心不歸亡可睹。帝俄於此覆三軍，日閥終焉敗爲虜。應悔當年城北營，吞胸一彈患莫補。覺羅末運尤堪悲，狐埋狐搰曾不知。執政大同帝康德，可憐垂髫喧復辟。不爲堂堂民國民，

乃作兒皇傀儡役。秦子支離東北歸，歸裝纍纍腰懸肥。開卷朱泥光有耀，恰爲滿宮寫殘照。

（作者還著有《滿宮殘照記》）

賣字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上海。

老來賣字是何因？不諱言貧爲療貧。早許名山題咏遍，未妨墨海結緣新。傷廉苟取誠慚愧，食力傭書亦苦辛。八法在心先筆正，臨池白首學爲人。

夜讀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南京。

時奔走參與南京國共和談。

眼底千姿百態奇，心絃顫斷一絲絲。秋燈獨客鍾山下，老舍文章魯迅詩。

苦口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南京。

國共和談瀕破裂了。

蒼生痛哭豈無人，苦口嘵嘵又一句。夢逐河邊新萬骨，觴歌白下醉千春。纔驅敵去思勞止，復爲誰來點卒頻？縲到和娘絲已熟，受降城月尚如銀。

陰凍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

六七年來和平民主運動終於失敗，難道和平民主運動真會失敗麽！

莫道陰霾凍不開，天心終見一陽回。閉門忍聽千家哭，袖手何曾萬念灰。枉欲投鞭平黑水，寧愁抱蔓到黄臺。鄰翁走告軍符急，夜半搜床里正來。（鄉人來告事實如此。）

兵餘湖游九絶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杭州。

剩有寒苔緑到門，千今百古與招魂。誰家絃誦琴巢裏，一樹霜紅寫燒痕。（西湖汪惕予宅，千今百古琴巢今廢了。）

四十年前始此游，宣公祠後讀書樓。成羣乳犢雄於虎，宿草悲楊（白民）更弔周（季浩）。

教育人生孟憲承，子夷少歲我良朋。不須更話梅庵雪，微照先生早見稱。（維鈞亟稱陸微照師，今始獲暢談。憲承二十年前共編《教育與人生》者。俞子夷最早共事教育者之一。）

采藥汪翁（千仞）去不回，言農許子（克誠）亦蒿萊。南屏山下無人過，那許雷峯入夢來。

秋水有莊蘇有墓，西泠一例冷荒埃。光陰栩栩真過客，夢裏蒙莊來不來。

日日飆車載大羣，血花涌作滿湖雲。受降城外新歌舞，鬼哭北高峯下聞。（日寇陷杭，日日自城

中搜捕青年，車運北高峯下，一一刺腹未死，灌射硝鏹水死之。號聲震野。鄉人告我如此。）

芒鞵踏遍劫餘灰，手撥重霾開未開。倚醉是歌還是哭，湖山漫笑爾無才。

霜晨霧夕乍勝棉，秋盡明湖碧可船。欲拾自然供話茗，蕭蕭亂葉晚霞天。

愛從朗晝尋殘月，淡淡幽弧倍有情。記取崦嵫成寂寂，冥行多仗汝聰明。

元旦三絕句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上海。

去年一月內戰鬆，今年戰火北西東。天乾不見雪花白，只見血花滿地紅。

去年一月「政協」開，今年「決議」燒作灰。借問將軍馬歇爾，將軍端爲何事來！

去年勝利都望好，今年人人喊苦惱。「沒人要的鬼鈔票」，「打什麼仗！吃不飽。」

題畫竹寫贈中華職業教育社三十周年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上海。

不逐時芳品自尊，冰霜翻爲護柴門。生機都付千竿直，看汝干雲長子孫。

願言四絕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上海。

願當廣道奏清琴，識曲何須覓賞音。多少行人流汗過，暫聽一闋亦平心。

願收萬卷一樓支，開卷晴窗客共之。予取予求有成約，不須更問主人誰。
願開小圃種羣花，不羨如雲上客車。但放花蜂來采蜜，蜜成甜到萬人家。
願求嘉種手親栽，想像清香陣陣來。他日大羣供賞玩，人人有福看花開。

韜奮死三年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上海。

我悲君死何太急，死時國恥不曾雪。君死早，三年了，君若生今時，不死於病，必死於淫威。淫威淫威何可以久長！千年史實，多麽彰彰。怎樣上場，怎樣下場！君其安眠，曉鐘鏜鏜。

憶紐約西橋村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上海。

昔游西橋村，手握愛迭孫。先生耳失聰，湛然智珠存。灌音初發明，録我上海語。語語主和平，先生大嘉許。臨別先生言，我死無所戀。願携試驗室，入地有新獻。再度劫彌天，回思心愴然。時我猶壯齡，一九一五年。

一枝筆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上海。

青年張在森，一九四二年中秋月夜，抗日戰死金華城西三十里白龍橋下，余既爲之傳。茲者

吾友董木天（鐸）君以昔年蘇北之戰，死一敵將，得筆一枝，鐫有中村岩吉名以贈余，余因轉贈在森乃翁伯初先生，存作家珍，傳之子孫，永留乃祖在森英勇殉國紀念。

贈君一枝筆，我未致詞先下泣。此筆非贈君，乃贈君家殺敵成仁小將軍。將軍投筆一何早，三年軍事學既飽。孤軍轉戰金衢道，婺江月色中秋好。戰雲壘壘壓城堡，男兒報國恥身保。白龍橋上塗肝腦，浩氣燭霄山月小，一彈成仁天拂曉。彭殤壽夭何足論，將軍求仁乃得仁，更無餘恨留此身。吾友董子遺我戰利物，書云蘇北之戰戰死敵將一々敵將胸間得此筆，其氏中村名岩吉。此筆轉贈充家珍，傳與君家子孫之子孫。無忝爾祖光千春，永慰殺敵成仁將軍魂。

今年「雙十節」三首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上海。

今年「雙十節」，「厚黑」最高潮。部部牛皮大，官官竹槓敲。民謠千里草，國事一團糟。戰火連南北，江淮到吉遼。（厚黑學一書都是諷世語，說面皮越厚，良心越黑，在今時越行得通。）

今年「雙十節」，無比大坍台。億億貪污案，鄉鄉選舉災。（各地僞國大選舉代表，鬧得雞犬不寧。）走私河卒過，（豫省友人言，平常商人走私渡黄河，先行賄蔣方守軍。某數日，守軍祇覺生意特别好，一聲號砲，「走私商人」出其不意，蔣方守軍被殲滅了。此「走私商人」，卽被懸賞十萬萬元購首級的人民軍將領及其部隊所喬裝。）

主席黨捐來。（國大賄選主席，反動的國民黨向它的黨員和非黨員大勒捐。）「國慶」從何說？中華正倒霉！
今年「雙十節」，「國慶」向東洋。未議和平約，先開貿易場。謝恩千戰犯，漏網一天皇。媚倒山姆（讀作平聲）叔，珍珠港已忘。

一團糟應南僑報紙索文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上海。

老夫七十頭未禿，半生滿清半民國。滿清民苦專制毒，民國依然民慘哭。中間暴日兵來侵，八年戰骨如山陵。暴日敗降實未降，中華復興何曾興。「政協」功成忽然毀，內戰可已而不已。伏尸萬人，流血千里，莫談國事談者死，去年昆明「聞」與「李」。今年「達姆」殺學子，全國哪還有生氣？嗟嗟同胞，南洋可憐，日貨傾銷，南洋爭先。沿海走私之船，滿地貪污之錢。七顛八倒，一切一切，只爲一人有權民無權。一團糟，告南僑，諸君起來，千急萬急，此時不起，更待何日！老夫別無話可說，没有淚，衹有血。

憶張家花園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上海。

十年蜀道遍吟筇，最憶張園日夕從。萬急飛符收戰債，一鳴警笛斷行蹤。昏燈巖黑扶歸

伴，曉屐林喧聚學僮。草草堂成支塈竹，霜簷曝暖坐俞翁（頌華先生）。

玄武湖秋感三絕句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南京。

黃花心事有誰知，傲盡風霜兩鬢絲。争羨湖園秋色好，萬千寒葉正辭枝。

紅黃設色補寒苔，點綴秋光枉費才。畢竟冰霜誰耐得，青松園角後彫材。

那有秋紈怨棄遺，金風儘爾鼓寒漪。誰從草際憐生意，百萬蟲兒絕命時。

吾年七十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

早讀陳編夢大同，不期寰宇兩傳烽。官從謝後言尤激，身縱潛時用豈窮！（我壯年時，袁世凱指稱：這一輩人就是八個字「與官不做，遇事生風」。）老我舟車勤史筆，即今民物繞吟筇。心心求矩知何在，善化小私成大公。

超山觀梅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杭州。

三台曾觀古唐梅，超山觀梅今始來。晴空欲眩一片雪，獨幹老了猶花開。此山宜梅土殊衆，山民資生免飢凍。八九百年一二存，坐令游人思趙宋。唐梅宋梅證已稀，艷稱六出形

漸非。此花古拙飽桑海，卽今山外喧金鼙。

寫褚慧僧先生（輔成）生平五首　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上海。

分治還須定一尊，斯人老矣舌猶存。蒼黃三十年成敗，只當江河日下論。（先生於民初卽主張於分治競進中求國家統一。）

南北終疑貉一丘，幽縲兩度迸離憂。祇知有國寧知黨，頭白登壇又十袠。

坐君滇徼我中樞，有策匡時應鼓桴。最憶延安城外水，墜歡那許拾吟餘。（一九四五年七月先生偕赴延安。）

無言還比有言宜，此意深深痛可知。別我樓頭情一握，報君襟角淚千絲。（最後一次趨視，先生謂大局到今日，還有什麼話可説，吾輩不説還比説好，我衰非病，願君珍重。）

謀國無成志豈灰，無文字處有餘哀。白門衰柳羣鴉舞，報道先生去不回。（先生恰於南京僞國大開幕之日歿於上海，留有遺囑。）

五斗歌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上海。

淵明不爲五斗折腰去作官，我乃肯爲五斗折腰來作書！作官作書曾何殊？但問意義之有

無。作官不以福民乃殃民，此等官僚害子孫。如我作書言言皆己出，讀我詩篇，喜怒哀樂情洋溢，讀我文章，嬉笑怒罵可愈頭風疾。有時寫格言，使人資警惕。我今定價一聯一幅一扇米五斗，益人身與心，非徒糊我口。還有一言，諸君諒焉，非我高抬聲價趨人前，無奈法幣膨脹不值錢。

維鈞四十生日四絶句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

迎君長夏海棠溪，入握情絲未是迷。出處商量關大計，將身許國兩心齊。

議堂夜散倚巖迎，講幄朝開課讀聲。好句菁園留話月，兩情真處不須盟。（末句月夜贈維鈞舊作。）

防洞逃威幸命留，公餘佳日亦清游。北碚雲氣南泉月，佳麗吾鄉淚未收。（「故鄉亦佳麗，涕淚幾時收。」維鈞北碚公園句。）

勞勞天職召煩憂，一自東歸謝唱酬。終小「丁」「姚」老風月，米鹽兒女亦千秋。（我鄉丁時水、姚吉仙夫婦以吟咏終。）

李（公樸）聞（一多）陶（行知）二年祭三首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上海。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公樸、一多先後在昆明被害，二十五日，行知在上海病死。

睢陽厲鬼豈無靈！喬木黃昏敢厭兵。爭念爨空人去後，年年紅藥爲誰生。

大埸學舍正新茅，金馬剛風又怒號。身死故應心不死，瓣香處處李聞陶。

秋非秋兮春非春，衆歌衆哭曾不聞。臨風欲酹都成血，地下人觴地下人。

趙香宋先生去世，略其生平，附之以詩

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上海。

趙先生名熙，號堯生，別號香宋，四川榮縣人，清末以名翰林爲監察御史，因彈劾滿清權貴慶親王奕劻及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而名益震。先生是四十年前真能抨擊豪門，真能打老虎者，當時並未因之革職，且未受譴責，可見清廷雖極腐敗，猶重正氣，猶憚輿論。先生以今年九月二十九日病歿於家，年八十二。

重登蜀道尚無期，一老驚天不憖遺。分韻記陪歌樂酒，還鄉見答剡溪詩。（本事都載入《苞桑集》。）拳拳百輩心香疊，嶽嶽中年諫草馳。忽地繙帑朱璽在，人琴桑海百嗟洟。（報端聞耗之日，我方移居整理故籍，偶繙二十年前從北平舊肆購得之段注《說文》，一開卷，赫然朱文「趙熙」兩字。）

新居八絶句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上海。

七十無家復有家，一樓冷却市聲譁。閉門忍便抛羣衆，老讀差憐眼未花。

分付仙魚伴古人，十年小別飽酸辛。摻摻難掩滄桑迹，雙影一燈來去春。

從此新詩倚閣裁，冷香飛上句邊來。平生一事叨清福，修到梅花落又開。

迴旋拾級上螺尖，貪得天多占地廉。總爲晚廚香未散，殘陽飢雀鬥風簷。（新居屋一棟，占地僅一分有半，而樓有四層五十三級之高。）

倘許勞人此息肩，吾廬吾愛足蘧然。一弓却僅容錐立，退老有車無地懸。

柳站雷轟拾命微，巴窗雨打卧牆欹。勞生四海爲家耳，永永無忘在莒時。（一九三六年往來南京、濟南間，過柳河驛，日寇機炸火車頭，人幸無恙。）

魯叟彌縫亦可憐，「連」「牼」心事未應宣。彌天水火曾何補，慚愧殘生忍苟全。

浪傳迎我海參威，邏者䰰䰰忽滿幃。五日延安復何有，一編卜命早知幾！（原稿「餘望」，維鈞主用「卜命」）。

上海新居以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遷入，時特工已嚴密監伺，來客必抄車號，出入潛尾我後，衖門口一號屋，卽居特工，形勢一天天險惡，乃以友好助力，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猝

然化裝走香港，寓一月，轉天津，赴北京，初離上海三日，新居每夜猶燈火輝煌，車輛盈門，特工們安之若素，而不知主人早出走了。——編時補記。

諸友好陪遊頤和園晚棹雨歸

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北京。

漫樂晴湖苦雨湖，愛看湖底晚霞鋪。夜游倘破諸峯睡，時潤能令萬象蘇。投杖祇應鞭老驥，同舟忍自戀秋鱸。湖山還我人民有，詩思歸裝壓筍輿。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自滬出走後，五月十七日次兒競武在滬被蔣匪慘殺。諸友好陪我湖游，意在散我哀思，至爲可感。同游者柳亞子夫婦、盛丕華、王艮仲、葛克信、維鈞、當時。

北柳——整理在京近作得八絶句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北京。

北柳春深緑拂尖，南冠戀暖覆風簷。海桑三見今何有，宮餌「窩窩」散衆甜。（清帝廚精製「窩窩頭」，給那拉后吃，今此製流入民間了。）

林園跨劫引朋儕，「物論」瀾翻亦大佳。舊雨不來剩今雨，半從泉下半天涯。

誰汙墓壁惹羣呵，從賊作官卿奈何。惟恐削之猶不速，《春秋》大義斧新磨。（初入京，曾見湯爾和題耶律楚材墓壁詩於頤和園。）

和風吹散九門笳，有德於民不汝瑕。絳雪於今滿游屐，老來吾識太平花。（一九四九年北京和平解放，清宮絳雪軒盛開太平花，今開放了。）

不曾「解放」剩鸚哥，柏下茶香笑語和。儘爾能言今不罪，「人民」未怕是非多。

撑雲殿閣掩林丘，撲地琉璃露瓦溝。慣認長松當小草，祇因身坐最高頭。

八處西山亦等閒，却看東北萬千山。一從遼僭南都號，今向「人民」拱手還。

宮牆百曲亂城牆，以海名湖媚帝王。争向玉泉分一勺，家家流水卧垂楊。

頤和園今闢爲人民公園了三絶句　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北京。

汪汪一水覆堂坳，宛宛西堤鎖六橋。民族芳型人不識，驚呼玉帶墮湖尻。（昆明湖西堤六橋，第三玉帶橋，富有中國民族形式，堤南盡東折，又一橋名繡漪橋，與此相同。）

長廊何止萬人行，休沐狂歡工學兵。佛閣排雲香散了，黃鸝歲歲送春聲。

畫梁零落燕泥多，雕檻招摇篛笠過。一代龍漦何處去，白頭宮髻扭秧歌。

人民西湖十四首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杭州。

我游杭州之西湖，到今已是第二十八次。初度來遊，是一九〇六年。同遊的，今在杭僅存俞

子夷（現任浙江文教廳副廳長）一人。船工阿和，應亦老了。遍訪不知何往！在此前後所作詩，無非借眼前景物，抒寫些國族艱危，民生慘苦。西湖！西湖！四十多年來，我和你總是愁眉相對。今天的西湖，哈！哈！是人民的西湖了。前後對比，好像兩個世界。我呢，今番爲養病而來，時間特別長。多承湖上船工、車工們，漁民、樵民、農民們，小販們，職工們，和尚、尼姑、道士們，新舊朋友們，在一個一個訪問接談中間，給我不少活生生的詩料；同時發掘出火刺刺的過去没有披露的史料，我動筆了。一事一詩，先紀事、後寫詩。

一　天然的水庫

西湖面積八千四百二十畝，是一個天然水庫，北西南三面皆山。錢塘江北岸諸山之水傾注於此。

曲曲長虹卧碧波，人功畢竟勝天多。遠收天目千峯雨，遍溉杭郊萬頃禾。

二　自力生活的僧道

解放後，西湖寺觀分別組織僧道自食其力，分區負責護林。同時允許就地種茶，種竹，斫柴種種工作，自謀生活，亦有設工廠者。靈隱、净慈、清真等寺，都在政府給資大修建中。

到處叢林新組成，自由信仰自謀生。袈裟換却鐘魚歇，佛殿燈明夜織聲。

三　舟子有其舟

西湖游船新采聯營制，依游程與時間定船資，每日平均分得。每船每月分得二三十萬元，[illegible]

可五六十萬。船工夜則讀書。不識字者，令按速成識字法補習，仍分得船資。船盡爲船工所有，「船把頭」一律消滅。夫婦大都各有一船，生兒則交託兒所。與船工們談，個個頌毛主席大恩。眉飛色舞地說：我們現在「木佬佬好」了。「木佬佬好」杭州土語，等於很好。

從此家無凍餒憂，西湖舟子有其舟。一千文字一枝槳，善與羣謀亦自謀。

四　秋瑾墓

革命女子秋瑾臨刑書「秋風秋雨愁殺人」七字。吴芝瑛既仗義葬之西湖旁，建風雨亭，更於所居小萬柳堂中築悲秋閣。方秋瑾被逮，紹興知府請示浙撫，浙撫以問湯壽潛，湯覆以「殺有餘辜」四字，遂被害。辛亥光復，一部分浙人擁湯爲都督，就職月餘。去職之日，黨人圍湯，欲誅之，湯逸。浙友語我如此。

革命堂堂女子身，一亭風雨泣行人。柳陰深處悲秋閣，讀史知誰殺伯仁。

五　白雲庵

南屏山下月下老人祠白雲庵與三潭印月隔湖相對，陸行僅曲逕可通。清末革命黨人常在庵秘密集會，僧月輝掩護周密，辛亥光復後病歿，開會追悼。見鍾豊玉《光復杭州回憶録》。鍾與高爾登、王盂南從上海車運槍械彈藥到杭州接濟黨軍，三人偕司機趙某坐火車頭，開足火力，撞開城門，黨軍大振，杭城光復。

革命風雲出世身，荒庵曾爲護殷勤。自由他日思潮湧，閒却多情月老人。

六　陳其美銅像毁了

湖濱公園陳其美躍馬銅像，解放後，民衆提意見毁去。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聯合爲中國革命同盟會。辛亥甫光復，其美令蔣介石暗殺光復會領導人陶成章於上海廣慈醫院。今西湖岳墳前有陶成章墓。

躍馬雄姿今不存，爲功爲罪聽輿評。廣慈白日誰飛彈，從此同盟慘内争。

七　秋水山莊

西泠橋下有鑑湖秋俠墓，有史量才秋水山莊，即今北山路七十七號上海總工會工人休養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侵略東北；明年上海「一二八」戰役，各界人民成立組織，推史爲長，擁護十九路軍抗日作戰，蔣介石忌之。某日，召史往，初談甚洽。臨别，史握蔣手慷慨地説：你手握幾十萬大軍，我有《申報》、《新聞報》兩報幾十萬讀者，你我合作是了。蔣立變色。陳果夫、立夫多方與報館爲難，一度報紙被停郵，逼報館撤幾人職。其一即我，其一是陶行知。不久，史被狙殺於杭郊外自杭回滬途中。時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凶手傳是戴笠訓練的杭州警官學校特工人員。主其事者俞濟時。一説戴俞與二陳合謀殺之。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墳。當年壯語成奇禍，縞素詞壇十萬軍。

八　初陽臺

登葛嶺初陽臺，想起一故事。一九二六年五月清晨，我曾在此發見二青年露宿。問知是朝鮮籍。同行二十餘人。朝鮮爲暴日吞併，被迫逃亡來此。問願何往？答：中學未畢業，願就學。乃索取其全部姓名，由江蘇省教育會商得江蘇若干中等學校同意，每校免費收容兩人。明年江蘇省教育會被國民黨政府解散，我出亡。此二十餘青年，未知所終。

病後登高力尚綿，初陽臺畔漫尋仙。欲從「抗美援朝」日，重問眠雲幾少年。

九　畫經亭

海寧陳曉江留歐習藝術，繪阿彌陀經。境地人物共十大幅，百數十人，一一眉宇生動，面貌絕無相類者。脫稿未逾月，病殁。年僅二十八。其舅鴻痕老人建有卍字草堂於岳墳西，即在堂側築亭張畫，留爲紀念。此畫經亭一九二六年告成。

竟天天才陳曉江，畫經亭子倚層岡。「八功德水」源何處，留示人間衆佛光。

十　銅臭的劉莊

劉莊，粵人劉學詢所建。生時自爲墓。八妾各一墓。今三妾已葬了，餘妾不知何往！劉以承辦「闈姓捐」發家。滿清之末，政府賣官、獎賭、納賄，無所不爲。而以廣東闈姓捐尤爲惡劣。設闈姓捐公司。利用科舉，公司調查應考者之姓，編爲清册，另製籤條，每條分行排印二十姓，姓分兩種：如張、李、王、陳爲熱姓，稀見者爲冷姓。條列多數熱姓，夾入一二冷姓。公司

公開招買，舉國若狂。榜發，熱姓中選，購此條者得獎極微，或無獎。冷姓而中，購者得大獎。因此極少數人獲大利，大多數無所獲。公司與地方官吏朋分大財。劉之財源即此。每屆考試，凡握有某冷姓籤條者，多方行賄，以求此冷姓之中選。

西湖西去劉氏園，虛虛實實墓多門。若問盜泉誰最濁，此銅臭到不堪聞。

十一　想像中的雷峯塔

雷峯塔相傳爲吳越王妃黃氏建，又名黃妃塔，是一千年前勞工們高度藝術性作品。後被燬去塔之外廓。塔經火成紅色。一說是明末倭寇所燬。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時四十分塔自沉。恰值同時孫傳芳率兵抵杭，於是浮言紛起。而不知塔毀原因，乃在一般遊人香客迷信傳說，每人掘取塔根一磚以歸，謂可鎭壓邪魔。掘者日多，塔根既空，全塔自沉。

誰成誰壞究何方？入夢黃妃三十霜。論出唯心堪一笑，渡江匹馬值孫郎。

十二　玉皇山望錢江大橋

西湖之北黃龍洞，湖之南玉皇山及山半紫來洞，皆道觀。山半望錢江大橋，橋長一千四百五十三公尺。一縷縷白煙，浙贛鐵路車遠載粵東客貨通過大橋蜿蜒而來，滿市華南鮮果。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當時爲楊貴妃要吃荔枝，向華南飛騎傳運，今不用了。

黃龍洞北紫來南，有力黃冠自食堪。何用紅塵飛一騎？飈車滿載亂江帆。

十三　西湖建設新方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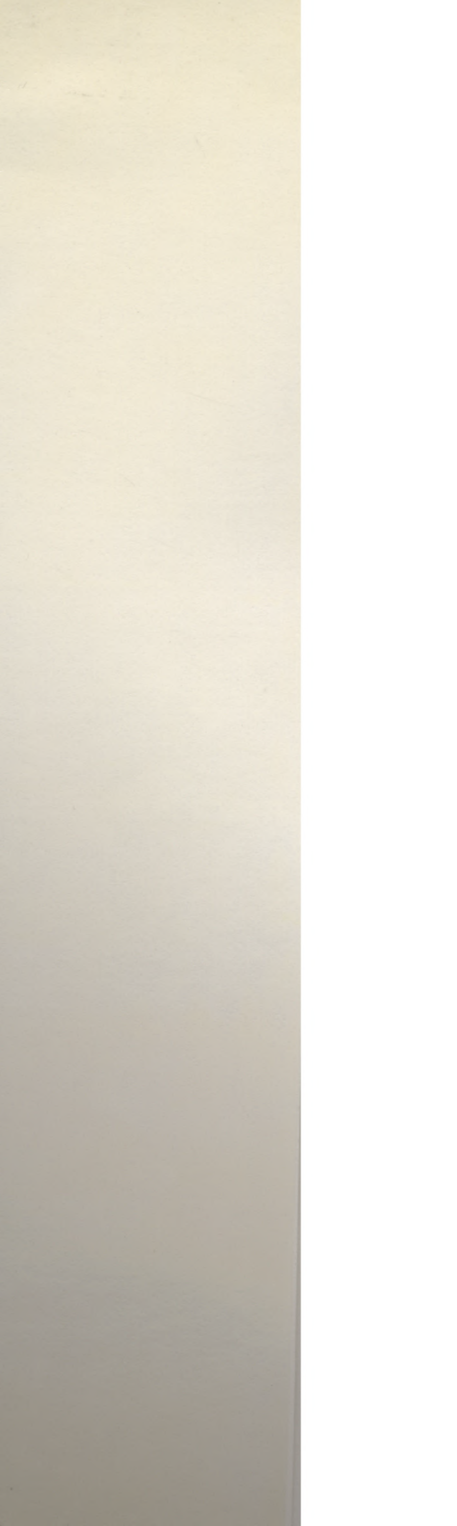
西湖是水利工程要地，同時是生産區、是風景區。過去建設，都給剥削階級特殊人物享受。今則供給勞工大衆一面生産，一面欣賞。此是人民西湖建設新方針。政府正在計劃改造中。

六橋菡萏九溪茶，山盡鳴篁水浣紗。耕鑿自分羣衆力，色香不斷四時花。

十四　人民西湖

西湖成爲人民的西湖，從此以人民西湖的姿態與全世界人民相見。

萬國簪裙友好濃，新妝襟筆舞勞工。湖山今日人民有，處處紅旗照水紅。



封面设计：姜解生

统一书号：11224·233
定　价：3.30　元